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三册目次

昭代芳摹三十五卷

〔明〕徐昌治撰

明崇禎九年徐氏知問齋

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序

臣聞作史之道必資於家學班史子長皆世職邪管以故史漢二編軒翥時古蓋文人之作貴操炎創史氏之筆尚信尚因故思廉因密者也延壽曰太師者也虞預以王隱為因蕭嵩以吳兢為因歐宋以劉昫為因去不得所借材紀述紛邈碑版譚叢雖繁載筆以從書不得其詳記在我

朝隆隆之治幾三百年自

太祖以神武而驅除羣雄

成祖以孝思而平内難

列聖相承蔚乎蕃茂凡政治之大如天潢戚里兵農錢穀以至士馬之毛耗太倉水衡問寄之會計與夫撫時

考律水利屯田河渠漕運
稽々之法一裒之於實錄
前代史與實錄判然岐
垂
本紀無史而以實錄為史
故修資者往々於因此
地作陽朱郡琅琊而為稽
卷而慨然也臣昌治少承父
兄之訓竊見
高皇帝掃除天下之勇於宇內

勇摩雄々亂於四方制禮
樂定郊祀設壁雖興端
肅宮壹而嚴宦寺罷封禪
而正神祇罷禮祥而定曆
數昧爽臨朝日晏忘食神
謀睿慮決勝萬里凡詔誥
命令揮翰立就皆為簡
洞達物情洵乎再淵恍悚
聲備人紀者執乃若
文皇以周公東征之師定天王

鎬京之業收交南羅海達通西域靖北胡述祖德表聖經置内閣儒臣制藩王兵柄海外稱臣者餘三十國嗚呼休哉至于封甌寧以紹祀懿文釋方黃之禁而思用練安非甚善治焉克有此以故世載永保愆忘不作矣

英宗之釋建庶人之罪也

憲宗之復帝郕王也

世宗之正一本也仁經義緯垂孝性成於于皇天昭乎金烏已難以更僕數者寧屢時漢軼周淩商邁夏哉嘗攬實錄諸纂充棟卻車來克有犯士林錄此不得記列傳之茂勳而野史姘濫賊讒蒐環東莞西蜀筆削善閣臣撰以洛誦錄間咨

歆故實上六二三百年操

援筆書稍異以甄序

光烈韶顯風聲章稍初

就東謀请稼水陸舟車

隨以揚摧乃前命之誠

不審存之而斯編猶在似

前陳持者曰深忝右与先

縱治少囲變請於家庭也

兄挾

國討賊以身殉其前

聖天子褒郵之典冠於一時策

日廟名青史咸与媲忠烈

而臣世學

國恩父書徒讀九句膝下之

日方縈正衛孺孝之未能

敢附詮評之昭聲乎在髮

因兄兄成踊尋煩領難附

信棄亭于以羽翮

鴻猷揚抗

重載名其書曰芳策莫夫

兮洛蜀而寓褒洋因迹敗而生感枕此叢書聊釋而以治議臣公事有年之幸國是為一成而已不務與之隱和也

崇禎九年丙子歲季冬

皇既武原華人臣徐

昌治書於知問齋

凡例

一編年編月

一分綱分目

一開明年號於中格以便披閱

一大詔誥大奏疏一一收錄

一召對廟謨敘述悉備

一建文帝遜位殉難致身錄元本而年號不遺

一成祖文皇帝未登寶位仍書國號

一景皇帝遵書廟號

一獻皇帝未追尊稱仍書國號

一表題策題雖不標名具載顛末

一名臣劄議列傳

一九邊漕河要害俱詳

一禎祥災眚及慶禳賑恤歷歷攷覈

一隨時隨地附刻忠孝廉節

一名儒崇祀道氏敘錄

昭代芳摹卷目

原缺第二葉

昭代芳摹卷目 終

武原臣徐昌治編述

太祖高皇帝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

聖主高皇帝起於濠州

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與　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上季子也、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至　上年十七

時値旱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殁、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四方兵起、穎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剽掠、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幟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洶洶不安其家、隙咸投入城以自保、上乃祝伽藍神、卜筊得吉、遂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諜、執見子興、子興見　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子興撫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爲女擇配、遂妻之、即　高后也、

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翊、爲萬夫長、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忽具饌與交歡、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山甫叔命諸兒曰、吾視若曹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

三月、元兵討方國珍不克、[illegible]不華爲台州路、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擧賊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謚忠介、[illegible]

徐壽輝攻破武昌、沔陽、蒙古威順王寬徹不花等棄城走、推官俞述祖死之、

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死、

黼沿城隍、收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請兵于江西行省、以拒賊、衛不報、武昌既陷、賊乘勝破瑞昌、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乃令以長木數千、冐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進、遇樁木、不得動、黼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弃城遁、獨黼守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州民聞之、哭聲震天、謚文忠、

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蒙古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

時董摶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按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摶霄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

八月、蒙古右丞相脫脫破蕭縣李二於徐州、屠其城、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

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癸巳 元至正十三年、

上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舉先歸附、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為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花雲	耿再成	華雲龍	胡大海	李新
湯和	陳德	耿炳文	鄭遇春	張龍	張赫
吳良	顧時	唐勝宗	郭子興	陳桓	張銓
吳禎	費聚	陸仲亨	郭英	謝成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珍、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illegible]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以國珍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珍為衢州路總管、

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
五月張士誠陷高郵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
知府李齊不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
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泰不華李齊皆不負所學
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
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 上與費聚等三百人
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聚衆
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

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
獨以二萬餘衆屯横澗山 上命花雲等夜襲破
之大亨乃舉衆降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貌
長軀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
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
鄉曲至是遇 上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
下計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
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
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
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
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國勝後改名勝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
竟日皆合 上大喜遂留幕下甚見親信 上從
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
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
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

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
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鷙
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至是
率所部伏謁 上命領前鋒
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
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
上將兵取滁州
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

騎尚未重欲退不可雲提劒躍馬衛　上橫衝其
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
滁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
運槊捷疾如飛　上喜其才勇卽命爲帳前先鋒
允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　上喜甚文忠
時年十二見　上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
見娘也卽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
姓朱氏英定遠人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
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爲子

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
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泗以二人
麁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
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擄滁州狠戾益甚子興
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上所將兵號
令嚴明軍容整肅大悅
蒙古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太子
秋七月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劉健擒賊

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建江縣巡檢劉
濟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濟中箭墜馬
健下馬救之俱被執濟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
善義而釋之使收濟屍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
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
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
蒙古哈麻進西番僧媟淫戲
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以西番僧爲司徒伽

璘眞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
供養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
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元主諸弟八
郎者與哈麻妹壻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
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
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皇太子既
長深疾二僧
甲午、春正月汴河氷五色如繪三月方解
九月蒙古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

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我　太祖高皇
帝帥耿再成禦却之
元帥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
滁郭子興不答　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
旣斃次將及滁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
梁壘元兵攻壘數四晝垂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
疑之　帝又以計紿之元兵不敢追遂引去旣而
元兵復大至將攻滁州　帝設伏澗側令再成佯
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兵

大敗滁城得完特憑勝趙德勝胡大海皆來從
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論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
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　受命
應在千日內
蒙古哈麻嗾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削其爵安置
淮安
哈麻有德於脫脫汝中柏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
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
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巳用半朝廷之官
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
汚清臺詔至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脫脫
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
義何在旣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
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
矣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
闊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
輩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刃自刎而
死

蒙古鴆殺脫脫於內苑
又自製宮漏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正月滁師乏糧
諸將謀所向　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
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
子興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後約相距十
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卽鼓

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
過期不見來火意天祐必已進遂率衆直抵城下
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縋兵出戰再
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
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
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
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
子興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
降子興益恐時守兵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於

南門使塡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
諭之拶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
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
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懼不敢進王從之
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猶未知和州已
拔命　上率徐達李善長覘和陽兵至界始知天
祐等已破城據之　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
屬　上總守和陽
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遣之
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三月子興卒　上統其軍
虹縣人鄧愈來附命充管軍總管
濠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略
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因臥田間夢神人
披金甲擁楯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驚見　上騎
從至與其徒乞歸附　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

時患無舟楫適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
兪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
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含山人
華高等各率舟師來歸　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
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
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江
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艫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　上麾將士以

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
石乘勝徑取太平路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
城張之通衢皆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
狥城中肅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 上第一子生
蒙古哈麻殺其故相脫脫 脫脫器識宏遠好賢禮士至于事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大臣何以過之

我師攻集慶路降將陳埜先叛與蒙古合兵拒戰于
秦淮水上埜先尋伏誅
埜先來攻太平 高皇帝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
逆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埜
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埜先 高皇帝釋不殺與
之語埜先詐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據降自
念失計心不自安及間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
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
以其謀告者 帝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
豪傑心乃召埜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
所適不相强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埜先既歸
收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福壽合我師進攻集
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埜先遂叛來拒戰於秦
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郭元帥子
興之子也埜先追襲我軍於溧陽經葛山鄉鄉寨
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
十人衣靑出迎埜先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
先行靑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擒梟刺之埜先死我

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丙申 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據漢陽爲都○
蒙古哈麻雪雪伏誅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
我師攻蒙古蠻子海牙于采石大敗走之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江以阻絕
南北欲伺間攻太平 帝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
舟聯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
而以大兵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

爲二我師左右縱擊飛礮中敵舟艦糜碎自辰至
午戰益急敵大敗殲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
牙以餘衆走集慶自是元人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我　太祖高皇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陳埜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昏方山與海
牙茂才等相掌　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
營大敗之進拔其營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
六千人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
疑懼不自安　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置

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卧榻旁　帝解甲酣寢達
旦疑懼者始安乃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
何可不盡力圖報庚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
軍鼓譟而進元兵皆破膽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
兵戰我師擊敗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走
遂克之福壽督戰不已遂死於兵平章阿魯灰參
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
死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萇軍
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剌不花海軍元帥榮撤及

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
萬　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
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將朝
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
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
者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
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
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
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

之置上元江寧二縣
是月有兩日相盪○方國珍降于蒙古爲海道運糧
萬戶兼防禦海道國璋爲衢州路總管○我師克鎮
江改鎮江路爲江淮府
金陵既定　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
士卒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
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
往戒之曰汝等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
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

等頓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勝廖永安等進
兵攻鎭江丁酉克之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
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康茂才率所部三千餘人
以從征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氏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殃民皆無家○太陰
犯昴○我師克廣德路改爲廣興府
秋七月張士誠陷杭州
諸將奉我　太祖高皇帝爲吳國公
遣使聘鎭江秦從龍

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遷江南行臺侍御史
會兵亂以老避居鎭江王師將下鎭江　上謂徐
達曰鎭江有秦元之才辯老成爲吾詢訪致吾欲
見之意達果得之而還　上即命兄子文正以白
金文綺往聘之既至　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
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
簡問答甚密常稱爲老生而不名
我師攻常州獲張士誠弟張九六誅之
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
請益師以濟之　帝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
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
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
善闘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
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
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
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
所獲
八月徐壽輝陷衢州○我師圍常州及士誠戰于城

南大破之○上如鎭江謁孔子廟遣儒士勸民農桑
丁酉三月　我師克常州
韃林兒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時濟南告急元董摶霄宣慰山東乃提兵赴濟南
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嫉摶霄功者譖之令守
河間長蘆摶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
果取濟南山東遂陷摶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
貴兵猝至摶霄拔劍督戰賊兵突前摶霄被刺無
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摶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

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専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自四方有儆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

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疏奏不省旣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帝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子妻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疋於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我師克青陽縣○六月有龍鬭於巢湖江

我師克江陰

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

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爲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我師徇宜興取常熟○我師取績溪

我師取徽州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爲太尉

九月　我師取武昌○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

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曾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稼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我師克池州〇我師克楊州〇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

死之

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敵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將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先是余闕使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 上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

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拘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倫赤遂得生還

我師克婺源州〇命提刑按察僉事分巡郡縣釋因

戊戌二月 帝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

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
不病潦蓄洩得宜若但使有司增飾官舍迎送奔
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非付任之意也
韓林兒將毛貴破薊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我師克建德路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
我師取浦江縣
李文忠取浦江縣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
爲義門俱避山谷仰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無

侵掠
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斗米金一斤
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鄧愈攻宜興久不下 帝遣使謂達等
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
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
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
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
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爲所

獲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竟被囚死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搠思監有罪免以紐的
該爲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
主方務荒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
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
奏詔收其印綬
我師克婺州
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 帝自將親軍副都指

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
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爲守
備遣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
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
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
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
行今以精兵迎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
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
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季彌章

深等遁去於是樞密院同僉寧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甲申　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廼知爲　帝駐兵之地丙辰置中書分省以袁貴爲元帥吳德眞副之以儒士王宗顯爲知府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

糧緩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徐壽輝將陳友諒襲信州

己亥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

方國珍與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姑示順從籍爲聲援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以次子關爲質　上曰古人虞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厚賜關而遣之

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貴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五月我　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

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特命爾守之吾將歸建康其備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朱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乘間取之此三人皆勁敵不可忽也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戰死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倂其軍

我師克潛山縣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帝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

客適數衒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罷普與客故謀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適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賚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雁汊登舟見友

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我師克衢州

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傴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明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鎔千秤鉤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朵粘等得糧八千石

杜鵑啼於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

我師克處州

初　帝定婺州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至是胡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

兵弱易取胡大海聞之大喜卽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遂拔桃花嶺葛渡二砦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遂克處州七邑皆下　帝初在婺州旣召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卽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　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樂平儒士許瑗至正初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謁 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謀者然後能知奇士 上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為知府

庚子四月 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為 成祖皇帝

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判花雲知府許瑗皆不屈死之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 主必滅爾曹斮爾為鱠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斮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雲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妻郜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敵夫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郜氏赴水死侍婢孫氏收其屍瘞之抱兒欲投他所爲陳氏兵所虜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付漁家媼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兒兒遂竊負之夜出宿蘭穴中明日出江滸傭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 帝所聞花雲兒也即呼入見孫氏抱

兒拜且泣 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云煒既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

陳友諒寇建康龍灣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遂取安慶復太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帝曰不可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帝自將擊之、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
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
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達百
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
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
茂才曰惟所命 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
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
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來有老
閽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今賚以

往則必信來無疑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
諒軍友諒見閽者即呼問之曰爾何爲來閽者曰
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閽者出書遂之
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閽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
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
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
諾歸具以告 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
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逼宵治之及旦而成命馮國
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

徐達軍於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
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帝總大軍於盧山令持幟
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
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
丑友諒果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
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者之謬已即與其弟號
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
勢銳甚時暑熱衆欲戰 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
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

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
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伐鼓鼓震
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
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
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
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
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百餘艘及戰舸數
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
所遺書 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言

於　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
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
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命
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
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
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
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
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
取安慶守之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
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　上召基入
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及定征伐之
計
秋七月陳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我師
克浮梁遂克樂平州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
昌○八月　上親征陳友諒

先是　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畿殲我名將又聞
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爲用及安
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
風溯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
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
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爲宜徑拔江州傾其巢
穴　上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
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
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

蘄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傅
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用爲將
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
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貴聚等三路督兵
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
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　上在
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棄營遁追擊之
俘斬五千餘人
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酒禁　上命誅之

昭代芳摹卷之二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正月劉廷瑞約降　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謁孔廟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　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於西山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約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悅

黃河淸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淸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淸至氷泮始如故

金華賊蔣英等殺我守臣胡大海降於張士誠嚴州守臣李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巳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遂殺愷及其子寅椽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李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椽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鎭撫其民旣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

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徇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處州賊李祐之等殺我守臣耿再成平章邵榮等率兵討平之、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將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 高皇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李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

率兵攻處州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

我 高皇帝還建康、

叛賊祝宗等陷我洪都右丞徐達等復取之、

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時鄧愈居故廉訪司閫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危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走還建康 帝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攻破之復取洪都祝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康泰走廣信爲追兵所獲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鄧愈鎮洪都、

田豐殺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平惟益都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約諸行營衆以爲不可

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吉安、

冬十一月蒙古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

蒙古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

先是擴廓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 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 帝以前所還使不

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帝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廓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利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癸卯春正月朔明玉珍稱帝於蜀國號大夏改元天統

張士誠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我師擊走之

五月朔陳友諒知院饒鼎臣等復陷我吉安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遂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友諒以三人徇于洪都下

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我 高皇帝率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伏誅子理走據武昌

陳友諒忿其疆埸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艣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所破 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

來以禦之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樹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煅鐵戟鐵鉤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中

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　帝與言其故　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

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三月不下　帝乃召徐達常遇春還師援洪都秋七月帝自將救洪都會師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觜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諭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帝率舟軍由松門入

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鬬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鬬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　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命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

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搏火更戰　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鬬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至水湧　帝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　帝麾兵救之

一日與友諒衆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如其言舟之未及坐中砲碎舟已而敵砲舉碎

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　帝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無數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將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　帝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鬪敵者令敢死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熾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煙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友仁眇目有智數驍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明日　帝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殲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　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　帝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且將莫能辨敵益驚駭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

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敵舟猶不知尙呼號搖櫓如故命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　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出湖將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　帝既駐師左蠡遺書友諒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遣金字旗遍迴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　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

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
岸控湖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友諒
忿恚不答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
彌壯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於
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
友諒糧絕勢益困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
船百餘艘趨南湖觜為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
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順流而下自
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

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矣帝乃遣樂人具牲
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
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
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
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此擒其太子
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及指揮
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
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樞副乘夜以小舟竊載
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

[illegible]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廼改洪都府為
南昌府遣兵追陳理於武昌
時有周顛者建昌人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
必曰告太平上每出顛必前遮拜命沃以燒酒
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能死我乎命㩦以甕積薪
煨之火息起視亡恙然乃令僑蔣山寺上幸
寺顛以手畫地為圈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
一桶既而王師征友諒行至皖城苦無風顛曰只
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

不三里迅颷猛作倏忽達小孤友諒滅顛遂去莫
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
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糧不與
帝至建康
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
請曰陳友諒兵強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我勞
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上曰友諒兵雖衆人
各一心適勞於東又馳於西我以時動之師咸不
震之勝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

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旣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絶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十一月帝至建康

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愼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illegible]陳友諒驍將單騎入中事 上方坐胡床呼曰郭四爲吾殺賊英持槍刺殺一呼賊應手斃 上解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甲辰春正月 高皇帝建國號曰吳

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 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晩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郎中諭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

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爲治以成功業又曰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 帝復往武昌視師陳理請降湖廣江西悉平

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於洪山 帝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定邊氣索後數日 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 帝

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
偽生靈耳汝行必不汝誅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
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　帝意
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理至軍門俯伏戰
慄不敢仰視　帝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
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
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
出門妻子貲裝皆俾自隨王師困武昌凡六閱月
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饑困　帝

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

三月　帝至建康

帝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康封陳
理為歸德侯

江西行省進鏤金床毀之即陳友諒床

定官制○以劉基為太史令○時偽漢平　上與基
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將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四月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
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封爵勳爵有差以
韓成為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命有司歲時祭之錄
成子觀為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
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
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蒙古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搠思監太子愛猷識
理達臘出奔

八月張士誠取江浙

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木邇罪失勸令自
陳老疾避位去即逼取符印士信自為丞相又脅
普花帖木兒為請王爵普花帖木兒不從從容沐
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木兒聞之
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
浙

上痛念起兵以來死事諸將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張子明為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〇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

十一月命平章湯和救長興擊張士信兵敗之、

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恚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巳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乙巳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

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帝命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龍鬬阱獸豈能逃逸但城破之日當以保全生民爲心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帝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 帝命勿殺故困服之至是天瑞援絕糧盡遣子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帝聞遇春克贛不殺甚喜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降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

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

文正 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 帝撫之愛如己

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使守江西驕淫橫暴奪民婦女所用床榻僭以龍鳳爲飾 帝遣人責之文正懟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奏之 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卽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 帝遽至倉卒出迎 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載與同歸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 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

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張士誠遣李伯昇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右丞朱文忠擊敗之

先是、帝以謝再興守諸全叛降於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號二十萬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遣廬令建倉旗爲必拔之計守將胡德濟

堅壁拒守告急於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衆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邀釣臺烏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扼之分署諸將各爲備禦自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令諸軍啣枚走新城山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車上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守輜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既而直營右數里望見烟焰勃興疑爲寇兵會處州參軍胡深亦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我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既交文忠躍馬衝其中堅當者迎刃而斃敵中軍驍將周遇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俱懾失色遂大潰弃兵甲走自相蹂踐我軍躪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

三月白虹貫日○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發兵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幽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夏四月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

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

先是、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入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能變軍恤民則仁聲彝聞彼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

僉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
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至襄陽守將弃城
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元僉院張德山羅明
以穀城降
我師克温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
命戍常州○我師克崇安遂攻建寧參政胡深爲陳
友定將阮德柔所執遇害
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攻城下朱亮
祖卽欲攻之胡深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

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爲
解迫深進兵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
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
深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遂爲所執先
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
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
一方賴之及死 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六月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加李思齊平章政事
邠國公○蒙古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

皆伏誅
孛羅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威順王之子和
尚忿其無君數言於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
勇士陰圖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
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
奮出砍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被執伏誅時遇
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縁城而
上砍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命鄧愈戍守襄陽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

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 帝諭之
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
於商殷將亡而向摯先歸於周今令爾歸襄陽招
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圖
存又賜鄧愈書曰爾所守之地降於王保保若汝
之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腸從者
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
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僨
事甚易古之良將以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

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悉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蒙古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來獻府州縣地

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蒙古平章佘思忠以其衆降

九月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還大都

置國子學於應天府

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取泰州

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帝欲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達兵趨泰州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又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帝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搗吾之虛爾宜備之又聞欲誘遇春深入俟我軍去泰州既遠首尾衡決不及救援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且寇兵初駐范蔡港觀望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

我師克泰州

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遇建康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

十一月太白辰星熒惑聚斗○張士誠遣兵寇我宜興徐達率兵擊敗之○十二月熒星掩房○張士誠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丙午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諭之曰、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
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為明、苛刻為能、下
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

二月黃河北徙、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日、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
蒙古所授宣勑印章來請改命、○置兩淮都轉運鹽
使司、○三月蜀明玉珍卒、子昇嗣、

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
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騾港、夜率
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遁去、達宿兵城上、民
皆安堵、令指揮蔡僊華雲龍守其城、達率兵取興
化、先是 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
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為興化要地、實
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
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我師克濠州
先是 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為張氏守、而觀望未
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審成敗之勢、察
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況濠梁吾 主上祖
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謁陵之心、無時
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泰州、攻高郵、取淮
安、猶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願

閣下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濠城、使吾
主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里父老之望、竊又
為閣下籌之、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
無所成、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機、非
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
所惡聞也、濟得書不報、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
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
時孫德崖久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
乃出降、

高皇帝如滁州
帝發建康往滁州省陵墓　帝追念　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帝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致鄰黨二十家以守陵墓滁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諸父老宴飲極歡　帝又曰

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皆歡醉而去

方國珍遣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我師克安豐

初　帝往滁州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獨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會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宜令遣兵絕其餉道竹貞連來之戰一鼓可克之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參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達克安豐卽

分兵趨徐州既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五月　帝還自滁州

帝還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滁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以遂生業　帝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廢弛親昵奸回民心離怨而貴用無

博士許存仁進講洪範休咎徵之說上曰上下交修斯爲格人之本

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察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卿等宜竭忠宜力以匡不逮

庚戌拓建康城

命劉基卜地於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

命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伐張士誠

李善長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

一徐達進曰張氏驕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娯耳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鋭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顧達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集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善撫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人給一紙 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 上曰不然士誠與張天騏潘原明相爲手足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 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必叛從張氏以諭此言

常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至太湖常遇春擊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與張天騏分兵三路以拒我師達遣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抵其城士誠遣朱暹王晟戴茂呂珍李茂及其第五子率兵六萬來援屯

城東之舊館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將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與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邀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

蒙古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八

郡○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

星孛於東北

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上諭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愼方略

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　上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徒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

冬十一月我師克湖州

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東軍散走遇春兵攻烏鎮徐達復攻昇山水寨士

誠五太子盛兵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月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於湖州城下李伯昇出降

我師克杭州

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

令兵圍餘杭遣人諭謝五曰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潘原明懼遣方彝詣軍門請納款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李勝奉士誠所授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文忠進

原明等宣　帝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送英震建康　帝誅蔣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從朱文忠節制

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張士誠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士誠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

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固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

十二月陞右丞朱文忠爲杭州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定以明年爲吳元年

命有司建廟社立宮室

謂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斵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

亂由是起吾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
固而已新殿成命博士熊鼎編古人行事可爲鑒
戒者書於殿壁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
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年小明王殂
丁未吳元年三月俞通海敗張士誠兵於滅渡橋復
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上幸其第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　車駕
復臨幸哭之慟　追封虢國公配享太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
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
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
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
固守山東
九月親命參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
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　帝以
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國珍得書不報復以
書諭之曰吾兵下姑蘇即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
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猶可保其富
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不然爲偷生之計揚帆乘
舟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爲汝累舟中有自
生敵國徒爲豪傑所笑也方國珍大懼爲泛海計
至是命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先是命有司每歲擧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

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擧得賢者賞濫
擧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制之
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
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茲設文武
二科其應文擧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
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
觀其政事應武擧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
求實效不尚虛文
太廟成

四祖各爲一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

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上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因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

然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旣久欲突圍以戰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復遣兵與鬬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禍福興亡之計願公安意聽之昔項羽喑啞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厄苦心

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吾亦志恨無及然則今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陳友諒欲舉火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窮蹙勢極退生猝有變從

中起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亦不失為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卒狐疑莫能決役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信張蛻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府城圍既久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

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率衆渡橋進薄城下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橋禦以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士誠妻劉氏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士誠距戶縊李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上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瘞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

我師克無錫

胡廷瑞等率兵攻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莫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為況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我師克台州

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死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

黃岩、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
新內成、正殿曰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淸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爲雕飾、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謂起居注詹同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冬十月 蒙古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以劉基爲太史院史、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定國子學官制、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去疾爲副將軍、帥師討方國珍于慶元、○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與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
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卽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絶。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

卷而下諸將皆曰善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
春爲征虜副將軍　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
屯里山親畢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
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
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
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
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
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騭美事
好共爲之○檄諭齊魯河洛燕趙燕薊秦晉之人

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
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時有
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
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鴆兄至於兄收
弟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
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
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又加以宰相

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
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當
此之時天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
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
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
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
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
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今十有三年西

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
皆入版圖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
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
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
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
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爾民其體之如
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
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上遣世子
次子往論
沐浴陳臺

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趙德隨征、
○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

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人畏服、懋建乃勛、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唐臣等至沂州、宣令其子信偕往莒密等州募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宣卽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卽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

公印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鎭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鎭撫與其兄仁、走山西、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鎭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湯和克慶元、

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溫州、陳於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哺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遂率舟師襲方明善於樂清之盤嶼、敗之、湯

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
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
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
下乘海州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率餘衆入海
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
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
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

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
瑛及其兄子明善率家衆降送至建康於是方國
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 帝始怒其反覆
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
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
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宥方國珍
及弟國珉率部屬詣見湯和於軍門送京師入見
上諭之曰汝欵欵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
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望明以
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惟 陛下哀其愚特赦其
死 上曰群眛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
誰能識帝王之有眞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
心待汝其自安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
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閏丘戌○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諭曰古者以仲
冬頒來歲之曆以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
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將入梓基與

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 上覽之謂基曰曆數國
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
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卿等推
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及復以
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者
徐達克益都
先是 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
州不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軍於黃
河扼衝要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

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徐達命平章韓政分兵扼
黃河以斷山東援兵卽督兵塡壩攻其城援之執
平章老保與同知院等普顏不花不屈死遂徇下
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

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　帝每御西樓召諸議
律官講起居注熊鼎曰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
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及是始成　帝與
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

汪興祖下兗州以東州縣
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弃
城遁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
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
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
興祖禮之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
衍聖公

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
地降命指揮陳勝守之　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
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
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
以常安必須固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
所乘愼之愼之

胡廷瑞克邵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汪興祖
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弃城遁

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先是善長等勸　上卽帝位　上未之許善長等

力請曰　陛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
群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
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功未
覆于天下德未孚於人心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
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
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
卒致亡滅貽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
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
表勸進曰欽惟　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
子奉璽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束身而受縛，
閩廣在蔣之麾戲，必當臨御于宸居，俯從衆請，早
定尊稱。 帝曰，始吾卽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
今卿等復勸卽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羣臣
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以爲民主。 殿下之卽王
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
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旣誅項籍，群下勸進，
亦不違其請， 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於四方，感於生民，願爲天下計，
早徇羣臣之請， 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
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
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胡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疇出降，○敕征南將
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威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中書
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卽位禮儀，○大將軍徐
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

諭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
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
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
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
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
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師自明州，乘
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元平

章曲出領兵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
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蟻附
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
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
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遁去，參
政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柏鐵木兒積薪樓下，殺
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湯和入省署，撫
輯軍民，
上出觀圜丘 世子從行 木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勞四體、勤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平章邵榮祖勇善戰、與 太祖同起兵濠梁、常行之甚厚、自予與州運坐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伏兵、伺閒作亂、至是 帝閱兵三門出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發吹旗觸 帝衣、疑異之、乃張從占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帝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榮等、而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因作一兵亦忘恩義、謀為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輩、縱主公不忍殺之、我

等義不與之俱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沂大江、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 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衆潮逆退、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寇退、 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積歲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 上有事江漢、大軍變出東藩、覺無擾、皆良為之捍蔽也、

上因久不雨、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惧其煩擾于民也、既而大官羊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美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妣曰裕皇后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大誥天下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眞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内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册寶立 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

改宣徽院爲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蒙古與化守將兼萬戶弃州遁耆民李子成率衆詣湯和降

大宴羣臣於奉天殿

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綸憂之朕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

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上又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為國。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徒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帝自舊內遷新宮。○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 帝曰，昔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 太子為之。 帝曰，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搆之患也。且選名儒為之賓友，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諭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愼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古人致敬器於座側，以戒驕盈耳。汝等宜戒愼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群臣皆拜謝而退。

○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於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

之無以盡生息之道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如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中丞章溢壬辰蘄黃叛寇犯龍泉執從子存仁溢詣存仁劾願代賊聞溢名大書罰討溢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溢溢佼紿守者乘間脫歸衆甲兵擊賊

上與儒臣論學術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又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論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

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姓咨怨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備禦甚堅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所犯

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先是　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歎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乃退於省堂拔劍

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亦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楨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舁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為、爾籍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為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二月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秦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合歲凡九祭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自漢武則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雎上禮如

祀天而後世宗之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今擬以今後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周廟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皆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言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至太上皇廟始詔郡國立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唐高祖追尊高曾禰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終唐之世常為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罷移相岩而虛東向之位崇寧中主于肅說謂二德在七世之外乃建九饗為宗南度祀九世令饗門代各為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曰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制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為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為羣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為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〇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　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

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可不勞師旅愼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仍輿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詔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

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

孔詢篤學恭讓善詩工書襲衍聖公上曰既爵公勿事戲宜但諭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著爲令

禁士民易姓氏爲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茌平等縣皆降

楊璟遣千戶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遂下其城留兵守之

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輿帥師會參永忠征廣東○命中書議役法

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罷之

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拒命而叛達等遂進師攻之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

士塡壕以進俞勝遁去達等率師趨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樞密院判脫歡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於各廟 上

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
薦新禮　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
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富有天下
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
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
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
有所用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
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諭侍臣審察讒佞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諍者有讒
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
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上諭侍御史
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
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
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
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
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乎居
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
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
無實者亦略而不究

命選國子監生周璿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
月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
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
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
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
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卿等爲朕修女戒
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
守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眞遣使奉表迎降

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謂劉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
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
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得侍左
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
明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何暇論古法耶

蘄州進竹簟却之

廖永忠師至廣東何眞率官屬兄迎破邵宗愚誅之廣州平

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廣州民尤嫉之及而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肉進與其徒皆棄市廣州既平永忠遂進兵取廣西

○時近臣言山東間有銀場可舉 上曰銀場之興利民少而損民多見今彫瘵之餘豈可重勞民力

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曹權以城降○鄧愈至南陽蒙古叅政王國寶副樞蕭珍等以城降○徐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 上嘗遣使諭以書曰製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與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彝聞徐達至召君弼詢曰公與南朝數挍戰熟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爲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答曰

上歸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戰故奔投至此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復受命克彝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等率步騎自中濼進取河南

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

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陳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衆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温送款軍門、河南平、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豈可得乎、

楊璟克永州

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死、胡海洋等踰城入、參政張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就執、於是耒陽等州、皆遣人降、

蒙古守禦孟夏渠參政李成守福昌、知院張興守鈞州、以將哈喇魯守許州、右丞謝孚皆來降、○常遇春下汝州、遂下郟縣、○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守將脫目帖木兒弃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

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郭德成子興弟、事上爲驍騎舍人、性明爽、見幾避禍、以酒自放、上一日召授都督、懇辭不受、上發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兒弟皆登列侯、而爾獨未顯、故畀爾職、何辭爲、德成免冠泣拜曰、臣性狂愚戇、慢號酒嗜臥、儻位高祿重、必任職司事、苟不理、上殺我也、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上大喜曰、善人舉能若此、吾刑可措矣、德成嘗侍宴後苑、醉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數、上笑謂寧妃曰、汝兄醉風漢、乜髮如此、非過酒頭、德成嘗見其兄弟經營四方、會作不解法頭

笑其以虛名受辛苦皆如我飲中無聊已而窮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不撿以壽終、

廖永忠等克廣西梧藤等州、

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伺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央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橫鬱林等州郡、以次皆降、

車駕至汴梁、

常遇春偶宗異至行在謁見、上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逾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上勞之曰、將軍帥師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取山東之粟以給餉、由秦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其成其敗、俱係於天、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澌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蒙古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參政張彬屯西關、亮祖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

象鼻山下、攻城越三旬不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指揮使央與寧等、率眾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

攻城爲守者所詬詈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北
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
彬乃止衆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
屯田千戶宋眞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叅政那海遣
使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眞守其城遣
咬住等赴京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
率師討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黑氣起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車駕
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勑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
養鋒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緒今軍中士卒皆鼓
勇思奮況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
矣宜謂益都徐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
以俟征進徐達遂檄張興祖韓政孫興祖高顯等
會於東昌
閏七月徐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傅友德遊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爲
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
浚閘以通舟師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
揮高顯毛讓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
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
青州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
沽獲其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
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
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廣東何眞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叅政
何眞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弃官歸鄉里邑人
王成陳仲玉搆亂眞舉義兵擒仲玉成築砦自守
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眞笑
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慚謝奴求賞眞如數
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上成以爲將烹已也
眞置奴於鑊使奴妻然火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
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聞廖永忠師至
籍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詣京師 上褒眞曰

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卿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不血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矣授真江西參政

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閩地悉平○以張正常為真人去天師之號

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北遁開平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遂進兵至通

州營於河東岸常遇春營於河西岸達命衛吏田中為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衆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

元主聞報大懼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卿璧求活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修築通州城

八月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

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為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填壕登城而入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卜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右丞相張康伯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

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千餘人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皆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達遣指揮鄭椑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初 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紀綱雖內府之事亦宜糾察

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基啓　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目、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好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　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于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　上還、怨基者多訴於　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　上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大赦天下、○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兵略大同、○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故金時舊基也、

○下詔求賢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擢用焉、

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參政傅友德等率兵北平、取未下州郡、○都督孫興祖下永北、○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中山府、遂師師趨真定、○十月、大將軍徐達下河間府、○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取懷慶澤州、下潞州、○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克雄州、○命毁蒙古水晶宮刻漏、

召劉基還京師、

手詔曰、爾昔從朕於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鏖戰、砲聲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同盟勳册、庶不負昔者之多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青雲起、即伏兵、有黑雲起者、

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
接者此賊歸也仰御敉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滕
詣所指地果有雲氣如基言竟拔其城所謂指示
三軍往無不克此一微也
上嘗詰責李善長基曰善長勳舊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　上欲相楊憲憲
與基素厚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
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
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其人褊淺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嫉惡太深又不奈
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
求之如目前諸人未見其可也
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定諸祀典
遣文原吉詹同魏俔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封孔希學爲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
徐達克趙州○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來春舉
行籍田禮○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十二月徐

達克太原蒙古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由是舉兵出
雁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徐達聞
之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舉師遠出太原必虛北
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
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
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遂引兵徑進擴廓帖
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
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

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
達然之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
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
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
驏馬從十八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降擴廓帖木
兒遂走甘肅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定三師朝東宮儀
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遣符寶郎偰斯以卽
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賜璽書高麗國王王顓

知之○遣知府易濟奉詔以卽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示安南知之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雖深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揚雄何俾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僊也濂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帝初登極時京師所從連歲城而陰晦及祭告上親曰如臣可爲生民主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蒐風和也如臣不可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王日天宇澄清香龔精禋罵中星且天顏景運之後也

○上未立后時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太平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緝至衣襦勒給將士使分不乏時吳鉅上規事動合事機上嘗與觀天順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今豪傑並起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願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愿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日嘗言深合吾意及冊立爲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如朕昨同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

朕氏之苴粥參飯其固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隋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極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妃悅其意焉欲危朕后輒爲彌縫卒免于患若尤難于長孫皇后者矣朕因服御諫怒小過輒諫朕曰王忘昔之貧賤乎朕後爲傷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忘之朝罷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安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餘萬請論守臣罪 上日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民民長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并免所逋

○上以定鼎金陵以六朝國祚不永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謂群臣曰汴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稠覆不可重勞與[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又初言建于長安以漕運艱難而

此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報又書議遷
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翰林備徵鮑頻
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
可用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
曰在德不在
險也遂止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
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
之國家之禍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
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
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
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
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
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
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
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
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
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

殘暴之虞凡此數事皆欲著聲使後世
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非矣惟習于武夫至是詔太
學及郡學諸生習射
○上親祀地祇畢時有台者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
帝皇帝權柄在此 上驚曰微汝自號幾忘汝矣
即日召見賞賚不貲權柄者操舟爲乘 上與陳
氏鄱陽戰鄱陽流矢相及權柄急撥御座得免 上
深德之然賚極賞功微勞必錄獨忘權柄柄老病
居家目已失明至是乃蒙恩賞焉
○上製玉圖書以賜龍爲紐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
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金陵城完 上與劉基同閱視 上曰城高若此
非人可踰基曰然非燕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陵
遂符此讖
○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
山川形勢關隘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
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

昭代芳摹卷之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巳酉洪武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

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失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

命立功臣廟於雞鳴山

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

定太廟功臣侑享

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從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俟其卒進侑

命有司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

以危素謫和州

素仕元爲翰林學士與貢學約同死難竟背之徐達下燕以素歸　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　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　上曰汝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謫和州

上與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僧楊璉真伽奏毀宋會稽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又截理宗頂骨

爲西僧飲器天下莫不傷心　上歎息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元非世仇乘其弱而取之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而瘞於京城之南

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卿當體之

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北京河南潼關唐鄧光息

等處稅糧○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副將軍常遇春師至大同蒙古守將竹貞等弃城走○諭宰臣更議朝賀三呼之禮

二月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爲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修開局於天界寺

崇寧縣有貝瓊隱居殳山博通經史尤工於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教博士

學士王禕幼秀爽奇敏及長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元政亂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用危素張起岩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近徵署中書省椽尚略機務 上每稱子克不名問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

詔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遣太常寺行祭告禮○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耤田于南郊○夏久不雨

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於日頃刻弗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奉榼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

大將軍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爲西安府

時關中既附民饑 上聞之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克鳳翔蒙古守衛李思齊奔臨洮○夏四月大將軍徐達克隴州遂克秦州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大將軍徐達師至鞏昌蒙古守將梁子中汪靈貞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遣馮宗異征臨洮都督副使顧時參政戴德征蘭州○都督顧時等克蘭州○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蒙古守將李

思齊降徐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
初思齊在鳳翔、　上以書諭之、思齊見書有降意、
至是宗異師至、遂與臨洮降、報捷京師、　上覽畢、
卽遣使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
克捷、今李思齊納降、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
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
計、李思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
于京師、
大將軍徐達克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徐

達克會州、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
遣使持詔、以卽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吐蕃、
○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
安、以明守之、○蒙古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而
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
金牌張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良臣以其兄被
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出
迎、俯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逮暮、卽以兵劫

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薛顯被傷
走還、達聞、語諸將曰、　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
果如前日所謂、然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
公戮力剪之、於是右副將軍馮宗異參政傅友德
聞張良臣叛、率師自臨洮至涇州、乃先遣兵抄其
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都督副使
顧時略其北、參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僉事陳德
略其南、
詔追封皇外祖考爲楊王、妣爲楊王夫人、並建廟于

太廟之東、以時奉祀、
楊王姓陳氏、世爲維陽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
伍、從張世傑扈從、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
死、達岸、糧絕、討無所出、晝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
今夜有舟來載也、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
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
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畏舟
壓、凡附舟者、擲弃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
日取乾糇、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居數日、事將淺、

皆徬徨不安忽颶風抵舟元將大恐徧求祈禱者不可得穢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陽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　皇太后年九十九歲卒

常遇春克開平

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平章李文忠輔之敗故元將江文清兵于錦川元丞相也速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曰元兵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兵大破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薊北悉平

以宋濂爲翰林院學士

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次柳河川以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

七月七日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訃聞　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後勅塟遇春于鍾山之陰

廣西左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岑漢忠爲來安府知府黃世鐵爲向武州知州黃英衍爲太平府知府黃忽都爲思明府知府趙帖堅爲龍州知州皆世襲

蒙古將王保保遣部將韓札兒攻原州救慶陽徐達遣都督馮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宗異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欲以撓慶陽請得移軍遏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引兵討之札兒走

蜀明昇遣使來貢

蒙古兵寇大同、平章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
時慶陽未下、　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
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
與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
也、今大同甚急、若俟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
代出鴈門、至馬邑、適遊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
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又擒黠
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兵、乃身引數騎、
入山察視之、營於漫地、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間道、

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伯列悉銳來攻、文忠
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
死戰、自寅至辰、前營擾數至、文忠不爲動、頃之、度
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
生擒脫伯列、詣軍門、文忠命解其縛、與之共食、遂
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元主知事不濟、無復
南向矣、脫伯列至京師、　上曰、彼亦爲其主事、敗
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賜冠帶衣服、
八月、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
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耳目蔽矣、以爲腹心、腹心
病矣、馭之以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
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
爲非也、乃定制內使監、尚酒、尚醴、尚染、四局、御馬、御用、二司、內府庫、內會監、及置東宮典璽、典輸、典藥、典服、典乘、六局、又置各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官、東宮春和門、東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及各人數有差、
元史成、

李善長等奉表進　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
傳、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
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
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
上帥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吾定豫章、
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
也、且久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爲
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
諒圍豫章三月不解、　上乘兵伐之、召問中、中對
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積其首領、其戰必任
南康、　上因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
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
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衆謂不可救、中曰、亥時
當自出、如期果出、遂戰、氣大勝、陳友諒中飛佚死、
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解圍、中曰、
當在七月丙戌、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
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
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祭酒陶凱姿性通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汩汩不見艱難意初遊吳楚文多激慨沖更亂離去居深山中後經喪亂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稱古雅文事多公論定

徐達克慶陽誅張良臣

初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於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時王保保自寧夏遣竹符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遣寧夏求援邏獲斬之以狗城下張良臣復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爲羽翼姚暉葛行之徒爲牙爪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嚥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等知事不濟乃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

蒙古部將賀宗哲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遣馮宗異擊遁之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

吐蕃寇臨洮守河原指揮韋正擊降之諸郡土酋皆來降○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

甘露降於鍾山群臣稱賀

上曰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爲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群臣皆頓首謝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異之故宋濂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每歲見坐賜茶蘭舊章甚悉析至問廷臣臧否辭言其善者詩文每稱忠告且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宗不對

命圖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鳴山功臣廟

詔郡縣立學校

詔曰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

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府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斗，有司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北征還，入見，上慰勞之。

右副將軍馮宗異還京師，宗異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閫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其勳舊，姑置之。

設河東陝西都轉運司。○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於奉天殿。

庚戌三年春正月，命徐達等征沙漠。

先是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遂寇蘭州，圍城數重，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守禦鞏昌指揮于光將兵援之，遇保保兵于馬蘭灘，戰敗被執，不屈，遇害，復命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鄧愈、湯和為右副將軍，往征沙漠。帝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王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西安鳳翔二府饑，命戶部往賑之。

戶部奏須運粟以濟，上惻然曰：民日暮待食，若

須運粟，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即命戶部主事李亨、[illegible]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以太常卿胡惟庸為中書省參知政事。

二月，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上見後幾集韓郭員有感而然）

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命製朝服公服，以賜百官。○三月，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宜三事，命中書省采行之。

其一謂西北除孽未平一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寄撫請試屯田勸農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鎮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其三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毁其城郭徙其人戶於內地其四墾田以實中原自丁卯河南兵起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餘荒蕪田土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於官種外與之置於中外數受則中原漸可殷實少蘇轉運之勞流移人民亦得承安田野其五民在懷仁勇不妄刑殺儉素自持食不二味色皆耕耨所動夜宿城壕把戈荷戟備禦利名衛戚析學官崇向士習誥論制官無爲訟屯田予償業情詩奸封境帖然

大將軍徐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

夏四月乙丑冊封諸皇子爲王、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奮起淮右賴將帥宜力創業江左曩者命大將軍徐達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一二年間海宇清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吐蕃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徐達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所宜即定是日冊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大將軍徐達及王保保戰於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和林、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整衆出戰諸將爭奮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

置弘文館以胡鉉爲學士命劉基危素王本中睢稼皆兼學士、大學士胡鉉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益奮力讀書著詩經解顯史略事繼母展服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後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

五月大將軍徐達遣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而自將攻興元、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詔設科舉取士、

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等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蒙古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先死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卽督兵兼程以進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冊鎮圭與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 上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特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亡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

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二穗者一本三穗者十餘本）

詔封蒙古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豐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於龍山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命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封安南國王

以寧元進士累遷爲翰林學士 帝親製誥命錫之遣使安南將國王已逝國人請以詔印封王之子以寧守禮不從將詔印寘封還奏 帝大悅以其有用夏變夷之智舍生取義之節降 璽書製

詩十首褒之
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衆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
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
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
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爲不合於禮故皆滅
亡亦天意也朕覩羣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
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
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

邊場勞我師旅令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
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
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
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遂
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於太廟朕心
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
俘實有不忍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
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
天運致然也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

至朕憐帝王之後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
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前
王不敢過虐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
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
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蒙古
所授金銀牌印宣勑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
秋七月朔續修元史成○大都督同知康茂才卒
禮部尚書陶凱請進膳日奏樂不許
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爲飾○禮部尚書崔亮

請宗廟祭祀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從之○命中書省
遣人收瘞遺骸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詔翰林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
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著爲令○定
朝會燕享舞樂之數○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
遣使致書于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書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
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逃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

揄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
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為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
諡、以垂後世、用諡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買的里
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
無恙、但不知君之為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
駕出勞于江上、〇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
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詔大封功臣
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
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
誥、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
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
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放古先王之典、籌之
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
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
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
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
已列功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

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
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進封李善長太
傅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滎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以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備賜諸大臣功臣綺帛有差、〇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俞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〇初欲制鐵券而未有定制、聞台州民錢允一者、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焉、高廣有差、第為七等、剖而為二、一須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封汪興祖為東勝侯、既而有人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〇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薛顯封為永城侯、時顯有擅殺之罪、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諭諸將

曰右丞薛顯威虜湯逆王保保戰賀宗哲頭略意氣可稱奇男子然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北汀贈想又殺千戶吳富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鍘利其所權擊書殺而令之朕欲加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有之斷死者何寡令計以佚爵分其祿爲三一以黜竊之家一以賜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上論馮勝曰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遣今聞朕朕黙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國然小人略無忌言誠可愛情朕念卿昆弟相從劉閑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役人俾罰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幼力下無悉吝則家道昌矣徐司馬係楊州人九歲弄道旁 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肅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得人歡心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寒素及卒家無餘貲稱賢將云

勑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賚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 上嘉納之

大宴功臣

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艱難故戒勉也

祭戰沒功臣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凡天下行省十三府一百二十州七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

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

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致息忽復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歳時致享則于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辛亥洪武四年春正月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明玉珍皆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

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首尾夾之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乃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命給守邊將士綿襖、

修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是陡甃石爲隄以防水泄漢馬援嘗修築之歲久、堤岸圮壞至是始修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脩如中撰 昇遷京

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

初至官、諭以 上愛民之意、日引耆老訊以得失墾廢田、均徭科、尤慎庶獄、時朱亮祖舟師北征河涸舟膠、亮祖趨五千夫浚河、克勤不忍勞民泣禱於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克勤方孝孺父、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本部尚書

上諭之曰推鞫爲刑官之長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

三月給僧道度牒、

戶部奏定淮浙山東中盐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中書省奏給官月俸三石命但月支廩米一石不許月俸開端

以冷謙爲太常協律郎、

謙杭州人精音律善瑟工畫隱吳山郊廟樂章、多

所裁定有友爲吏貧不能自存、謙曰吾指汝一所、愼勿多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忽開、入其室金寶充物、蓋朝廷內帑也、其友恣取以出、而遺其吏引、庫吏得引以聞、詞及謙、併逮之、謙索少水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揷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但以瓶致御前、 上問之、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謙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避亂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明玉珍掠雲南、遇其叔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貞女、

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竪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所以防之極

嚴、戒履霜堅氷之意也、

以兵部尚書劉直爲治書侍御史、

諭之曰、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淸、使奸邪屛跡、善人菜進、則御史之職業盡矣、

平章楊璟進攻瞿塘不利、

夏四月穎川侯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 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阨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墮、則腹心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靑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眞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遂克階州、進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眞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督兵擊破之、世眞僅以

免浙江汀州田租

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
傅友德克綿州、
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順風縱擊蜀兵大敗大亨走保漢州、
六月傅友德克漢州、
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我師造舟進取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僞丞相戴壽僞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旣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迎擊壽等大敗之遂拔漢州

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德慶侯廖永忠克夔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幾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旣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於江流遂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戴壽遣兵內援乃留鄧興守城永忠分軍爲前後陣軍旣接乃出後軍兩翼夾擊之興大敗殺溺死甚衆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

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簑衣魚貫山岩石間
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
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
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
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舁舟
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
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
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
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

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
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
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蜀偽平章丁世眞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
寇秦州敗走爲其帳下小校所殺

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偽夏平
章丁世眞令番寇數萬來攻偽夏趙元帥復與世
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
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
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
世眞攻圍益急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
爲亂軍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
文州東門旣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眞弃城遁去事
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偽夏守金州九龍山
寨平章俞思忠聞傅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
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送至京賜第居京
師世眞逃竄山谷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
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

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詣軍門降
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羅峽
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母彭
氏泣曰事勢如此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
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欵永忠俟湯和至明
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
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
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

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潁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
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
蹂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
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
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按兵入、分兵徇下川屬
州縣之未附者、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已來、元之守臣、如御史
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徇國、臨難不
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有司歲時致祭、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
侯華雲龍統兵雲州、擒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
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全蜀已下、惟
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
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和等聞詔、

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
京師、蜀地悉平、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宋濂、以爲禮部主事、
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潁川侯傅友德
等、還京、論功行賞、
詔潁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
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
重慶、致明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

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都
督僉事何文輝、金朝興等、及各指揮千百戶鎮撫
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明日、上復諭中山侯湯
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遛
不進、非潁川侯越關渡險、直入飭關、致戴壽撤瞿
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
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
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爲公、緣功過不相掩、
封爾爲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奮、朕甚爲爾惜之、

和叩頭謝曰　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況敢希重賞乎

逮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流竄之盜與鄰境之人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

倉　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震初爲吉水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戶部尚書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瑣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王紗羅紋綺俾善待之

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征王保保

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征西將軍　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雁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

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款其兵令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謹慎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

凡平二百二十三洞并麥風安田等州悉平之各班師還京

二月諭羣臣各盡其職○高麗國王王顓請遣子弟

上憂天久不雨命皇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

入大學、○詔天下衆行鄉飲酒禮、
五月詔勸興禮俗、
中丞陳寧曰、法重則民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夫壘石之岡、
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
鱉不生、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秦有鑿
顚抽腸之刑、而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
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詹同曰、帝王之治無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

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
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
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於權謀術數、不可不愼
也、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征西將軍馮
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將上都驢降、
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
之、
文忠率都督何文輝臨玉、至口温之地、虜聞之、夜
弃營遁、道至哈剌莽來、虜部落驚潰、復進至臚朐
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於是留
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
而進、至土剌河、虜將蠻子哈剌章覘知之、悉騎渡
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虜稍却、復進
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
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
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
騎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

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清海勒
兵據險、虜疑有伏、乃適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
道、至桑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
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爲天助云。
作鐵榜、申誡公侯、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既已論功
行賞、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共
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
國典、令以鐵榜申明律令、凡奴僕一犯、卽用究治、

敢有藏匿者同一斬罪爾等各宜謹守以稱朕始
終保全之意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秋七
月中山侯湯和及虜兵戰於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
指揮同知黃存道死之○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
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
謂力不施於所綏威不加於所畏天下平定彼當
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

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
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
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欵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
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轍
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
地至是還　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

亦有可懼禎曰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
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
由此觀之可不懼乎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
文忠等回京士卒選駐山西北平
復以禮部主事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遣使書諭
故蒙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德
書曰朕觀前代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

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即殺君家待宋幼
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
衣生長君朝自辛卯盜起汝潁蘄黃間君家天運
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與師
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
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
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
德二生書曰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窮大臣

無不敍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
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安察之
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
族亦可長保
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
防邊
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
如守邊鄙等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修葺
城池嚴爲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

癸丑六年正月安南陳叔明表貢方物請封爵
二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始定養馬法
江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疋江南民十一戶養
馬一疋官給善馬爲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
百疋爲一羣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
損斃者責償之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
勸懲之
五月頒賜祖訓錄于諸王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
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
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爲之敍
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
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六月胡人寇武朔等州大將軍徐達遣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子興擊却之○秋七月以中書左丞胡惟
庸爲中書右丞相
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
選各省張唯王璉等十七名召見便殿親命題賦

詩稱旨皆擢翰林編修詔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又
選成均之秀蔣學方徵等皆拜給事中
上諮桂彥良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
惡頗[illegible]差太平未有期也[illegible]法數行而數
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民勞
而勿靖德以靖民民靖於德矣　上曰江南大儒
惟卿一人
以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仍
兼贊善○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

祀之

胡寇河州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統兵擊敗之○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等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賫勑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與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敗勝今

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

詔禁四六文詞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頒之表爲天下式

九月始分六科各設給事中○命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命諸司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鑄太和鐘成

其制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以龍簴建樓於圜兵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旣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擊之禮官奏曰昔黃帝有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 上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高麗王顓遣使貢馬却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

定大明律○十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

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乃法古哉

潞州遣官貢人參却之

大將軍徐達遣將擊王保保兵於懷柔之三岔村擒其平章康同僉而還○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

勅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
保安得不知、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今隨爾
往征、其心不可測、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
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
十二月、詔使王褘遇害於雲南、
往諭雲南梁王曰、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遣使者
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
不然、爾特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
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

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追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
兩可不決、匿褘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梁王不得
已出褘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褘、褘罵曰、爝火餘
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
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旦夕至矣、竟被
害、瘞地藏寺北、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
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褘始、
甲寅七年、勅諭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滎
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遣與李文忠、馮勝

還京、
藹州入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
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
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
之、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
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
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廣西行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安南陳叔明遣使
上表謝恩、辭老、請以弟端代視事、許之、○夏四月、都

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弃
城走、○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
陸齡討平之、○命置鐵冶所官、
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
子興、復鎮北邊、○召廣東行省參政汪廣洋入爲左
御史大夫、○五月、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
濂、請頒皇明寶訓、從之、○日本國遣使來朝貢方物、
却之、○西域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
秋七月朔、將圜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大石崖、斬故蒙古宗王朶朶失里及其承旨百家奴等○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卻之、○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詔曰、朕起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江夏既安、四夷順附、其欸服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密爾乃元君遺派、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

統其弟、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合兵加討、悔將無及、○詔諭大理曰、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今其圖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

左副將軍李文忠追擊胡虜於豐州、破之、

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遣老成宦者威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錦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進天者亡、君明天

理、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嘗爾保持、或得善終、君若不悟、他日加兵、禍不可測、皆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五年、今聞粵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

其詞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肆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十一月、孝慈錄成、命頒行之、

○孫貴妃薨、
詔禮官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朞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禮近人情、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朞、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内外遵守、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故兵、
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讎恣意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即詔

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
詔天下有司衛所、體訪存恤、
詔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還京
詔天下有司體訪軍民戰死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廩至京存養○倭寇登萊、吳禎總兵出海捕倭
浚開封漕河○御註道德經成
徙江南民實中都、

卷六末

昭代芳摹卷之七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鄭州知州梁斂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舉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如濟寧矦顧時六安矦王志酣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

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矦湯和等往彰德眞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諭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二月定外夷山川之次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

御製資世通訓成

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勿蔽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

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𢦏友諒于鄱陽繫士誠於吳會服閩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縛明昇降王破國於指麾之間斬將搴旗於談笑之頃收群定僞豈非開國之元勳與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止封爲矦而終復獲譴以沒

上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帝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始用親祭樂章

奪誠意伯劉基祿

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淡洋卒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胡惟庸恨之使刑部尚書吳雲怵猾吏誣基善相地以淡洋有王氣欲圖爲墓民弗與則建巡司之策以逐其家奏之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璉獄　上皆不聽惟奪其祿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浙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因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喜納之既而 上決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

初 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竟相之基大戚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啚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上 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卽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爲我密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 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 上亦甚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爲救解而

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

故蒙古廣平王保保哨等來降

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備胡○六月諭安南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往山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祖還京○七月朔日食

八月 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雲行將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等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辯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祇寺瘞之
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〇冬十月命

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海王講武中都、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
子祺請都關中略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然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然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涇渭灞滻之雄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以建都、 上善之子祺聞元祐黨人碑在融州岩谷中出而碎之彭州有沿江諸堰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代以竹木民甚便之

册魏公達長女爲燕王妃

十二月蒙古太尉吶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敗走之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修德進賢之道、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愼之伯顏帖木兒果乘閒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羊馬無算故元平章兀納反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
定親王宮室之飾
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
安南陳煓遣使來朝貢方物
六月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濂素寡飮宵侍宴 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

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命訊汾州考滿主簿成樂

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秩滿來覲、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剝削於民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十月朔日食

命中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

上曰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今觀律

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上以手詔發山東布政吳印

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善長受厚恩佯爲懇想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宜至殿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修凡此所爲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好人刺客陰謀事能戒愼之庶可免憂、

賜璽書勞福建參政魏鑑瞿莊

魏鑑瞿莊皆一姦吏至死、上賜璽書勞之曰、兩參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嘗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愼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詔求直言、

時有山西訓導葉居升上三事曰二事易見而爲患小一事難知而爲患大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

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易知而臣謂患難見者也　上怒其疎間骨肉逮死獄中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

十二月勅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元累遷顯官　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

芳墓　卷七　洪武　九　知問齋

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莫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　皇帝陛下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　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　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獎死節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進答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雨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　上覽奏而益重之命

芳墓　卷七　洪武　十　知問齋

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江西布政沈立本招故元吏部侍郎賴子中飲鴆死之

子中西域人官江西都事陳友諒陷贛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出奇計收復建昌出使廣東而廣已歸附子中變姓名浪跡江湖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楊憲過京師有弔之者

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嘗慷慨自
隨曰有强我仕者當以死答之適立本招徵子中
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祖父師友作
歌七章飲鴆而死

都督僉事濮眞征高麗不屈死之

眞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眞大罵抽刀剖
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 上曰濮眞
當危難秉義不屈謚忠襄與子璵生甫數月即襁
褓中封爲西梁侯以報眞功

丁巳十年春正月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旣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
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
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
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
謗罪當誅 上笞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
其心爲 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
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
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
言者耶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

夏四月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
吐蕃

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勑中書省臣曰向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
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
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俟死
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

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
不恤吾民者

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三月河間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各官來朝宜課殿最爲三等以稱職
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
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朝宴
者出然後退使知所激勸

所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者

暹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獻方物
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
於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上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
傅藻黃麟等以蔡氏左旋之說對 上曰天左旋
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
日月五星緯也朕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三
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
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
是而觀之則是右旋
戊午十一年進湯和爲信國公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蘇松揚台海濱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里達臘
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
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
府州秋糧○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
誥曰朕昔微時洊罹親喪艱於宅兆劉繼祖以己

乙巳朔日食 禁蒙古色目 自中書省 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勞功臣 勳爵以 吳禎等百 九十三人 潮

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恥茲大惠云
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概念實深茲特賜
爾爲義惠侯妻婁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以牲醴
祭之
西蕃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帥師
征之○十二月致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是年封皇子栢爲襄王桂爲豫王（後改封代王）楧爲漢王（後改封肅王）植爲衛王（後改封遼王）
己未十二年正月命湯和率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
以萊州知府董倫爲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爲
工部尚書○九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
擒三副使瘦嗉子等班師○丁丑討平蜀寇
冬十月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
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
父子而異觀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
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

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況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十二月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奏請作渠引龍首渠水入城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至是御史中丞涂節

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自縊卒、

詔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時丞相胡惟庸專恣、

禮部員外吳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

庚申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惟庸黨逆謀已定詐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迫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尚指賊臣第弗爲痛縮上方悟登城眺望則見彼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上念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埽戶六人、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

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

宋濂孫宋愼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陞六部爲正二品分理天下

廢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
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
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
獲其全部以歸、
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弟歸勿宣德成敬諾比
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
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
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止不以此
相試耶衆服其識
二月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
諭皇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褻
近之狎無酣歌夜宴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
無寵幸之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
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
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
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毋旦皇存而出日入
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氷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
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三月命戶部減蘇
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
臺事○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倭寇海上郡縣
爪哇國王八達那把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
使月餘遣還、
祭酒宋訥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商賈出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罷黜憤竇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嚮爲文淵閣大學士
定兩浙鹽額
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五百石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曰朕以菲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四姦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莠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其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于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詔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

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即胡廷瑞改名）停罷王府一切役作以昭上天垂戒之意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至是凡兩月然後受朝于正殿

○上諭刑部尚書都御史等曰凡論罪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先其父行賄求免御史為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應再三詳讞覆奏而行之毋重傷人命

○繫天下罪囚于烈山詔文武大臣錄之都督僉事沐春錄其可矜疑者奏釋數百人明年蔚州民告變所逃者指逆上命春馳往至則逃春厲兵襲而捕之推鞫得實曰其誣連者又全活百人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自作一之制度奇巧之妝作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絕其弊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請奏而內使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群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故亦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于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以卓敬為給事中

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自於上曰宮中朝廷觀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亢尊卑無序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但吾慮未及此耳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兆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餓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未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大赦 故翰林宋濂卒于夔州

太祖高皇帝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故蒙古平章朶兒不花入寇命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

始編賦役黃册○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二月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以孝義聞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獄有誣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湜曰弟在忍使諸兄羅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湜至迎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惟庸爲非耶即宥之擢爲叅議

三月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之例○六月海鹽捍海塘成

河南五溪蠻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殲其戍卒

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布政使司左叅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爲北平布政使司右叅議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爲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賢良方正蔣安素爲右叅政

九月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

友德等既受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廼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即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

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傅友德兵至湖廣即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羅鬼苗蠻仡㐹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搗烏撒分遣將士

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　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劒督師濟江達里麻卻數里而陳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

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擣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藍玉沐英克雲南

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剌瓦爾密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剌瓦爾密自與達的驢兒夜入草舍中俱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諸父老焚香迎拜玉

等整師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

封皇子權爲寧王（在大寧喜峯關外故會州地）○征南將軍傅友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適去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及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破之必矣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實卜

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大潰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望風降附

始置諸司勘合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儒臣制九奏侑食樂章成

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眷皇明　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

閏二月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之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酋段世閉玉師且至聚衆扼龍尾關（關下關）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崖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讙譟酋衆驚亂英身先

士卒策馬渡河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詔天下通祀孔子○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縣稅糧○烏撒諸蠻復叛

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

詔旌表遼東節婦

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

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彖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弃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讐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場居室又裴鐵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葬之日陳祭辭柩畢縊於屋西桑樹上爲動容稱歎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家

真定故元知印韓太初妻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倒遷和州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姑又患瘋疾劉氏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及卒劉氏欲合葬於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上聞之遣中使賜衣鈔官送歸塟旌表其門

五月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奠令諸儒議禮儀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

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上復命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值會傅友德進擊烏撒克之

八月皇后馬氏崩葬於鍾山

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后性恭儉初未有子上嘗育朱文正李文忠沐英等數人愛如已生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妃嬪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至以衣服器皿相尚必切責之上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上從之文正鎮江西荒淫無

・廢、取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充太平
破也、先取建康、堅守江西、友諒不能克、皆其智勇
也、況骨肉親姪乎、 上宥之、 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未嘗爲不法、救
之甚切、遂得不死、流雲南、 聞太學生挈妻孥者、
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永爲制、
后病劇、上强之服藥、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
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必以愛妾之故、而殺諸
醫矣、終不服藥而崩、 上終身不復立后、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
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
賢哉、故勑天下徵聘遺逸、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
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
錠、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
寺、
道衍名姚廣孝、好籀書、工詩文、善術數、能預知人
休咎、 文皇於時爲燕王、廣孝自請、曰、殿下能用
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洪武末、侍燕王
宴、時天寒甚、 文皇偶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
一點不成氷、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
作主、 文皇大喜、後爲太子少師、輔導東宮、
遣使勑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勑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敗烏
蠻于河渡、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
於金齒、撫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將軍沐英、
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貴
乎得宜、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
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雖無
礙矣、靄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
九月、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雲南諸夷復叛、右
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前太子正字

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教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覓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爲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于臣者、必皆進言矣。

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群盜、詔班師、

徵耆儒鮑恂等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尋賜還鄉里、

以監察御史任昂爲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陜國公

人

與、與滁陽王同名、其父郛山甫識、上於微時、命諸子謹事、復以女入侍、後爲皇寧妃、孝慈后崩、攝六宮事、次子英、封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之曰、國學爲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涖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涖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章、詩十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章、禮記十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

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〇倭寇浙東

三月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〇詔戒刑部尚書開濟審法

夏五月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爲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爲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爲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嫂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蓋古

者夫人沒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爲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

定文官封贈廕敘之例

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弃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不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

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贓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須給誥命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須給誥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爲一考稱職者須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廕敘之例五其一用廕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子之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

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廕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廕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廕者、皆於應敘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廕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敘用、其四、凡職官子孫、廕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敘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敘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稅糧、○秋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十一月、定祀歷代名臣、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公徐達出鎮北平、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為左都御史、以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參軍府左參軍劉達試刑部尚書、右參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

三月、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

夏四月、論平雲南功、

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藍玉仇成王弼先為有功、身受侯封、今爵及子孫、陳桓加封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世襲、仍各賜鐵券、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命禮部以八事榜示天下、

其一、州縣之官、宜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恤窮困、審冤抑、禁盜賊、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其二、為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闒茸、及蠹政病民者、黜罰、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具實以聞、其五、犯徒流罪者、

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
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達刑部
雜犯者准工贖罪眞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
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
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
六月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秋七月勑内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内官監文移
往來
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貢方物上收

蒙古所授宣慰司印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
所謂百夷者是也其人皆樓居地産象馬官民皆
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洪武十五年大兵既下
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
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故驛道
上從之○冊李氏爲淑妃攝宮中事
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爲禮部尚書○以秀才宋矩

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欽天監刻漏博士進大統
曆○河南北平大水命駙馬李祺等往賑之
閏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有司上言山陰縣民徐允讓夫妻節孝詔旌其門
元末兵亂允讓與妻潘氏奉其父安安避兵山谷間
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
殺吾父寇卽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
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
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

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
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曹國公李文忠有疾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及
卒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祭封岐陽王謚武靖賜
葬鍾山配享太廟
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踏厲奮發遇勁
敵膽氣益壯建立殊勳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釋
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胡翰講性理之學爲詩
辭雄壯可觀上命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

矣

十一月命遼東立學校○十二月詔修祖陵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二月詔中外條陳軍民利病政事得失

江寧處士陳遇卒

遇爲元溫州教授兵亂隱於家 上禮徵與語大悅禮待甚厚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每召見賜坐賜宴賜肩輿群臣被譴者率爲救解上諒其誠未嘗爲忤官其子亦固辭始終一致至

是卒賜祭塟及賻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布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

垕仲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權貴陞爲按察使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給有餘悉施貧乏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卒于官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巳未魏國公徐達卒

上自起兵濠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四征掃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師行事親析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故能輔成帝業爲開國功臣第一 上以達薨輟朝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朕思盡心國家安得復有斯人

武寧夜侍宴强之醉命內侍送至爲吳王時所居宿爲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即起

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 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不疑嘗南征至姑蘇聘一女子約之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令其他適女父堅求送女侍巾櫛武寧固拒更遺數十金助資妝以謝負約

三月策試舉人四百七十二人於奉天殿擢丁顯爲第一○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五
色雲見○朱善進覲心箴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
楚王楨討平之○六月詔禁諸司納賄
秋七月遣使勞鎭江丹徒知縣胡孟通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
韋棟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留之 上特
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勑曰乃者有司失職民
受其害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留知縣胡孟通縣丞

郭伯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寔繁爲之
官長者非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
平日爲政能盡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
狂瀾之中砥柱屹然疾風之餘勁草不偃特賜酒
二罇以勞之其愼終若始勿廢前功○時金壇縣
丞李思進亦坐事當逮邑民丁原德率數十人詣
闕言思進在官多善政乞留 上亦遣使齎酒勞
之
九月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
倂進兵勦捕
命蜀王閱武於中都
上第十子諱椿有賢德博通經義旁及釋典 上
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以諸書自娛閱武餘暇召
儒臣李叔蘇伯衡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
無虛日建賓訓堂延本祖謝錄及前代帝王經典
來復通儒術工詩文與高僧宗泐齊名承 召賜
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
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

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稱讚承天上賜自慚無德
頌唐虞 上見詩大怒曰汝用殊字是我爲歹朱
耶無德頌唐虞是謂朕無德雖欲以唐虞頌我而
不能也奸僧大膽如此遂誅之 宗泐博通今古
過目輒成誦善爲辭章 上幸天界寺見其動止
異常命畜髮授官固辭常奉詔著心經金剛楞伽
三經名僧二人爲首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
季用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赴

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築城役日用錢糧十羅又
病痢被楚謂子煦曰吾背力豈足堪此旦夕死汝
收骸骨歸塟之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
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
謫戍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曰訴不訴皆死萬
一吾父由讓獲見雖戮無憾遂陳詞通政司以聞
上憫其情赦季用復其官緣此得免復官者十四
人皆拜煦父曰非君有孝子吾儕為城下土矣
太白經天○乙酉彗星見掃翼○以翰林院檢討茹

太素為戶部尚書○詔修桑灘河堤○文淵閣大學
士朱善卒
冬十月彗星掃天廟○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湯和平古州詔楚王楨還國
擢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為常州府同知
以其不肯朘民之利以狥上官之欲遣庶吉士楊
靖齎勅勞之
十一月以進士秦逵為工部侍郎○十二月以庶吉
士楊靖為戶部侍郎○詔舉孝廉之士

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
民以禮遣送京師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高麗國王王禑遣使貢白
黑布一萬匹馬千匹○遣使勞蘇州常熟知縣成萬
奇
特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萬奇怒其越禮執
之事聞　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
雲南𤠥洞西浦擺金龍榜諸蠻叛命穎國公傅友德
率師討平之○置行人司官○三月諭戶部毋為聚

歛以傷國體
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存心省躬錄成詔頒
行之
上初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
可為鑒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復命
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
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遣行人齎勅勞嘉興府崇德知縣畢輝
以其剛正執法不容奸惡遣行人齎勅諭之仍勞

以醴、
遣使齎醴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好古上言行人王良至郡不職不謹嬪貨無厭、
上諭禮部曰好古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
安黎庶爾禮部即遣人齎醴以勞仍令械良至京
罪之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
德討平之○秋七月遣使齎勅勞蘇州知府王觀
蘇州府吏錢英豪先不律知府王觀廉得其狀箠

死以聞 上遣使齎勅諭之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
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中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
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
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奈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
年便棄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
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
槩以老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
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
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九月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麗水縣捕謀亂者知縣倪孟
賢疏辯其妄釋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
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
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
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

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 朝廷命
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
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
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
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治道嘉納之、
都察院請重犯法之刑不許、
冬十月頒志戒錄
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

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平聽征○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初　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麗憲章欲傚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

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昭代芳摹卷之八終

昭代芳摹卷之九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爲右參將率師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譎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愼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

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　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定荆楚平吳越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等聚兵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朕惟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尚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

大祀南郊禮成諭侍臣事天之實○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禁采銀礦

二月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於慶州

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虜騎有屯慶州者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往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并獲人馬而還

浙江布政使司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圖冊

御註書洪範成○焚錦衣衛刑具

三月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於大寧○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置福建緣海防倭衛所

五月遣使齎勑諭西平侯沐英等

勑曰近御史李原名帰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譎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爲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銃爲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

定親王啟
林五藏石

六月大將軍馮勝等進師駐金山
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剌吾至馮勝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馮勝等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剌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殷勤乃剌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贈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乃剌吾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

大將軍馮勝率師踰金山納哈出降遂班師
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酎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

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道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於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於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　上遣使勅諭勝等曰劉鎮撫至備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營大軍既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管將士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膏腴之地以便屯種如北平潮河川大寧金寧口

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瀋陽崖頭閭山願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參住從便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士之數具實以聞朕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衆帥令人械赴京

秋七月命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

眞臘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邏國遣使

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八月遣使戒諭北征諸將召馮勝還以藍玉行總兵官事

馮勝械常茂至闕茂勝之壻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御之及納哈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

九月故蒙古降將納哈出至京封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

安置鄭國公常茂於廣西龍州（以驚潰虜衆）○詔以永昌侯藍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爲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爲右副將軍率師進討殘胡○冬十月封朱壽爲舳艫侯張赫爲航海侯○置北平都指揮使司於大寧○詔建歷代忠臣廟于雞鳴山

命宋國公馮勝建第鳳陽奉朝請○十一月命普定

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征進○十二月大誥武臣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故所爲往往麗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上諭吏部臣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弃之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特能

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
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監察御史凌漢爲右副都御史
漢鞫獄平恕人有感漢者過諸途邀漢飲厚報以
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飲而
金不可受固却之時有廉得其事以聞 上嘉之
而用焉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

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
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
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
其阿朮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
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
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
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
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
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
顏凡三十有七人
定歷代帝王廟制
初歷代帝王廟五室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
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
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
最西一室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名臣凡四壇東
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十八人西廡第一壇九人第
二壇九人建於雞鳴山之陽
故蒙古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遣使勅諭大將軍藍玉左副將軍唐勝宗右副將軍
郭英
勅曰今歲四月十五日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
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
遠斥候以防不虞
三月策試擧人九十七人於奉天殿擢任亨泰爲第
一
〇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
日觀利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

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

遣使勑諭大將軍藍玉

詔申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鏞東川侯胡海等往從征虜大將軍藍玉北征遣使齎勑諭藍玉等曰邇者故元司徒阿速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

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先是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新附蠻夷陰相連結咸蓄異心西平侯沐英知夷人反側乃謂衆曰吾與若等約有功者必賞退卻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衆出營結營以待其酋長把事招綱之屬皆乘象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闌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勝追奔直擣其柵寨破之遂縱火焚其寨烟焰張天還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剌者最號驍勇復率衆死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即傳令馳斬隊將隊將懼奮呼突陣衆隨之無一不當百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

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英遂遣使奏捷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出郊迎勞英慰諭而遣之

夏四月大將軍藍玉師至捕魚兒海大破故元主愛猷識理達臘子脫古思帖木兒走之自是殘元之勢不復能振矣

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至百眼井去

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卅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入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百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金印、銀印等、馬牛羊俱十萬餘、遣人入奏、遂班師、

乙酉、五色雲見、

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爲左副將軍、陳桓爲右副將軍、曹震爲左參將、葉昇爲右參將、統領馬步諸軍討之、

友德等既受命、復遣使齎勅諭之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羅羅、厥後子姓繁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須預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奸謀、又曰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邃、其人與猿猱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

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

大將軍藍玉遣人送所獲故蒙古主次子地保奴至京師、賜鈔、居之琉球、

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

事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
妃聞之惶懼因自盡由是地保奴有怨言　上聞
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居主中國時有恩及民不可
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崇待亡國之禮
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
球仍厚遇資遣之
八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
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

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
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愼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
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左
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
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二十疋餘各賜白金鈔
文綺有差
宴征北諸將于奉天殿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御製諭武臣勑頒之將士

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穎國公傅友德
討平之
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
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
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
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平之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

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
元主妃者　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
涼國公仍鐫是過于劵
己巳二十二年正月以秦王爲宗人令
中書庶吉士解縉上封事論時政
縉吉水人以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上封
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　陛下進人不擇於
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　建不爲君用之法取之
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倚法爲奸之條用之如泥沙

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歎。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於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太常非俗學可肆宜妓非人道所爲。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申播種之時不用建除之謬。陛下天資消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輿師取貿眞僞莫明。神僊徵應誕謾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爲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當備七廟之制。奄寺宦官命掃除。公卿子弟教賢達。勅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於農隙。茶椒臬絲。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利之密也。古時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宜興復而廣益之。監生進士多困州縣。孝廉人才驟歷華要。椎埋負販者冠裳赫奕。賢者羞爲等列。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蹁勝官人沒商量之謠。宜任用忠良。弗任喜怒生殺

緝封事皆治平良規。聖祖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恩猶父子非常之遇也。

遣行人齎勅旌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

勅曰朕惟郡守縣令其職惟在愛民邇年有司任非其人往往與軍衛交通誅求朘剥重困吾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櫌民爾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具奏以聞朕深嘉歎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功。

三月命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率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川防西南諸夷。

遣使命潁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溼蛇虺蚊蝱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疢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

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

爾等一如所諭。

五月癸巳，置泰寧、福余、朶顏三衛。

遣使齎勑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于是天更元運，以付于朕。自即位来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里等知天命有歸，率衆歸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民悉

加優待，況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福余、朶顏三衛，以阿禮失里等為泰寧衛指揮，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荅奚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狠洞黃平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尋召從軍諸將皆還。○秋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八月，更定大明律。○禁武臣預民事。

徵趙撝謙為瓊州教授。

撝謙雅追古學，探造化之原，嘗與修正韻，徵為是官，作瓊臺布學範、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造化經綸圖說，俱手錄以授教，蠻俗自茲嚮風，瓊崖四州稱為趙夫子。丘瓊山出其門下。

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錫宴賜金遣還鎮。

安南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諭侍臣興治之要。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

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翰林學士劉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三吾愧服。○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

可不慎、

徵士梁寅卒、

寅家貧力學、一時名士多與之交、爲元集慶路訓導、避亂隱居、　上徵名儒修文、寅與焉、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授以官、以老病固辭、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

高麗廢其主禑立禑子昌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

詔燕晉王分道伐虜○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

高麗復廢其主昌立王瑤權國事、

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肫子禑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王瑤迎立嗣位、以績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若果爲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詔覓仙人張三丰

三丰魁偉美鬚髯、披一衲、或處窮僻、或遊市井、浩浩自如、有問之者、終日不答、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輒先知之、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或隆冬臥雪中、鼾聲如雷、時詠揚州瓊花云、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

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蓋以自況也、

以廣東龍川知縣陳敬爲吏部侍郎、

燕王率師出古北口征虜、潁國公傅友德等以所部從○申定官民服飾○三月燕王率師至迤都、故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等皆降、

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　文皇北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

部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
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卽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
花等駐廬帳於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
文皇囑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
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
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卽相抱持而泣倉
卒之頃各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
上馬走觀童諭以　文皇親至毋恐乃兒不花素
聞　文皇大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　文皇

且降辭色以待之卽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
營虜喜甚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
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
捷京師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命凉國公藍玉討定之○
五月遷楊靖爲刑部尚書沈縉爲工部尚書趙勉爲
戶部尚書秦逵爲兵部尚書令今後在京官三年皆
遷調○江南北海溢○河決河南
太師李善長自殺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公冤曰竊見太師善長
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
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
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而今
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善長於
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
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
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
之富貴者乎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

虀粉身絕宮汚僅保首領者幾人哉凡爲此者必
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
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
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
不幸已失刑而臣憫惻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
於將來也事枉冤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
下言者臣誠愧耻忘其疏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
耳就鼎鑊無恨　解縉奏善長冤狀辭亦剴切
都勻安撫司散毛散狥長官司蠻民作亂凉國公藍

玉遣鳳翔侯張龍等率兵討平之。詔禮部製公侯
伯屯戍百戶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勳勞，人賜卒百十
有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
鄉，設百戶一人統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
俾其自耕食。
召凉國公藍玉還京，尋詔還鄉，
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
三十疋，絞十疋，仍命工部具舟送之。

冬十月，降詔刊行韻會。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
盡當，命翰林院重加刪正。
命劉基孫劉廌襲封誠意伯，復以基次子仲璟爲閣
門使。
初，基爵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積忤胡惟庸，爲所
害。基子璉爲江西參政，又爲惟庸黨沈立本所脅，
發憤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朝廷憫之，命璉子
廌襲封，贈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賜鐵券，
子孫世襲。
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

先是，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謂非
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
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
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
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以不尊君爲主，如諫不聽則易
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去。
錢宰被徵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偶微吟曰：四
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
樂，睡到人間飯熟時。上廉知之，明日文華宴畢，
面諭諸儒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
宰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州縣知縣王佐爲翰林院侍讀。
○置景東、蒙化二衛。○十二月，福建布政司進南唐
書、金史、蘇轍古史。○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
左侍郎，肇昌教授李本立爲翰林院編修。○西番諸
夷遣使表貢方物。○諭刑部，令死罪輸粟北邊以自
贖。○相人袁珙入燕。

珙鄞縣人字廷玉少游湖上遇異人授相術諭八
古因輒驗　燕王聞其名落召至北平一見伏地
叩頭仰對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
神略內蘊真太平天子燕王問度在幾何時對曰
年踰四十鬚所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
王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珙為太常
寺丞子忠徹序班忠徹能傳父術宜德朝常侍
上言天顏怫肅恐宗人有怨變謀上者未七日樂
安反書至官尚
寶少卿致仕

昭代芳摹卷之九 終

昭代芳摹卷之十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秦安試國子祭酒○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策試會試舉人丑十一人於奉天殿擢許觀為第一○封皇子㰘為慶王在慶陽後徙甯夏松為韓王在開原模為瀋王在潞州桱為唐王在南陽○

論皇太子諸王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滅亡殷鑒不遠爾等當克謹克慎庶永保基業

更定太科官制○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數十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遣使敕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雷起東南爾征西北爾前行雷從後應實之光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

藍玉征虜歸至北平以名馬獻[illegible]皇不受玉慙謝歸見太子太子[illegible]平安也因說太子曰殿下試觀皇上於諸子中最愛者誰太子曰[illegible]之愛焉有[illegible]曰臣觀燕王英武得人心咸名日盛　皇上所最愛又聞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臣幸托肺腑願殿下自愛

擢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頤養聖躬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三曰懷夷狄四曰精選有司五曰褒封祀典六曰減省宦官七曰調易邊將八曰採訪廉能九曰增[illegible]

關防書奏、上曰所言知時務邊事變但謂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

丹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民晏然安業

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皇太子還自陝西○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命湖廣寶慶舍人倪基參贊淸平衛事（以上言西事而系之也）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穎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爲田圃不許○河決武陽

三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夏四月命涼國公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丙子皇太子薨（太孫[illegible]孝[illegible]在五日）

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祔葬孝陵東冊曰名以彰德諡以表

行古今通議爾皇太子標居儲位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特遵古典從公議賜諡曰懿文

詔都督聶緯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涼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初以聶緯爲總兵命俟玉至緯爲之副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黔寧王諡昭靖命其子春襲封侯往鎮雲南

（時英守雲南聞 皇太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聲飲食爲少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塑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附三代皆王爵英爲人克湛沈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

神有功不伐、爵賞不驕、凡得、上賜悉以給將士、
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剔奸
蠹、恩威並施、教化大
行、雲南遂爲樂土、

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
華蓋殿、
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閭閻陳古今孝
弟忠信、文學材藝、日以爲常
秋七月、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月魯帖木兒、大
破之、
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狼寨、攻破之、進至打沖河、三

星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進至水西、其
截路寨上酋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還攻天星
臥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
木兒復遁入栢興州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
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
要錄于內外諸司、
九月、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庚寅、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
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
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
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
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
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
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
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
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孝孺、字希古、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目十行俱下、
精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見輿冊所
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
從宋濂遊、同門名士皆出其下、

涼國公藍玉遣送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至京、伏誅、
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
木兒、幷其子胖伯、遂降其衆、班師、而都指揮瞿能
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閏十二月、更高麗爲朝鮮國、
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
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以刑

部尚書楊靖、首稱太子賓客、

上嘗曰、御史宸綱、糾劾部事、專察官吏、人信徇私、不同下人事之作、異愉、則事族惡不容、私擢進而苟容、悠視變不異、因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鍔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不足、屢被小人讒佞、刑者數矣、朕弃知其德、由宥其罪、奸人忌嫉、則謗訕滿朝、暫重無嬡、又謂儀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策、皆鑄文存法、愚踈斷路公行、鋼無可奈何、鳴呼、聽明決斷者以為非、淵德涵者以為愚、人之心、不古若此、苟以笑予、命原為中書舍人、善大者、惠賦虔菊抑毛宮殿城門牌榆、皆令原書、

乙酉、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玉為錦衣衛指揮蔣瓛告謀反、命群臣訊狀伏誅、

徽以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上謂徽奉職公勤、復其家、擢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有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吏得終喪、至是坐藍黨死、

啓徽素刻薄、嘗陷李善長、又惡解縉、欲中縉危法、然文太子亦恨徽、徽與太子錄囚、太子欲開釋、徽輒文附中法、太子為白、上先入徽言、謂太子曰、徽執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為本、上笑曰、汝欲這自為皇帝耶、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君曰、吾徽殺我、建文君為太孫、錄藍獄、命先斷徽手足、戮於市、

二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

論有司凡遇死充於倉監得民為後奏開者為令

邊聽燕王節制、

遣禮部員外濟善應、往祭廬山、為周顛仙立碑、○九月、復以劉三吾為翰林學士、○遣使齎勅、勞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為右春坊右庶子、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弟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懃、餘皆給道里費遣還、

封皇子楩為岷王、在岷州、後徙武岡、橞為谷王、在上谷、○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敘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為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群臣、

消有司 卿貸給 民

信郡中 初聚右 衆行為 曰入從 橋上行 狀元此 時北來 失首說 聖家有 生兒之 高後來 如其言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
○三月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張信爲第一、○命韓王濬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韓王松濬王楧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悌之情、
九月、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旣而母

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絶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

傷施浙 東都督 劉德揚 文等赴 視兩浙 防倭

定正蔡氏書傳成、蔡沉著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故正之
撒馬兒附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襄守通志書成、○穎國公傅友德卒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遣使勅周王橚發河南屬衞、

禁廢宮刑 閹之刑

馬步軍晉王棡發山西屬衞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
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萬等處勦捕野人、
信國公湯和卒、
先是和旣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毎歲必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賚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賜爵欽、刑爲塋壟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朝、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

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顧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衞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六本、二本二穗者嘉禾詩賜之、上親製○宋國公馮勝卒
詔岷王楩之國、
初岷王定都岷州、上以雲南土曠人悍、必親王往鎭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詔免山東及應天等五府稅糧、○始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勑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巳長至有奸賊之臣狥權利作聰明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

閏九月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秦愍王卒世子尚炳嗣

冬十月冊馬氏爲皇太孫妃 光祿寺卿馬泉女也

征南將軍楊文等平奉議州蠻寇

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鉄黃嗣嶶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江南巖蓮花寨等處擒戮其叛酋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

此葉北圖配補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復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

以某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擬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是也。

十二月令儒臣書尚書無逸篇於殿壁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僭用黃

羅帳幔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牀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爲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至是書成 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

十二月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

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朝鮮國王李旦遣使奉表貢方物○洪武志書成詔頒行之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爲禮部尚書

安南國以其前王陳叔明之卒來告哀○征虜前將軍胡冕討湖廣郴桂廣東潭源廣西平川諸蠻平之

○三月甲子燕王抵大寧擒胡將索林帖木兒等於徹徹兒山

文皇親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

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罷漢揚雄孔廟從祀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揚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　上納其言

八月免太平等五府田租○改六部諸屬爲清吏司

○頒表箋文式於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厭之乃命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

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爾諸將臣從朕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墮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甲寅晦皇曾孫文烇生

太孫允炆長子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二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邊、以備胡寇。○漢沔盜高福興等爲亂、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爲第一、

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寇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寇爲藍黨餘、皆胡黨、戴彝不與焉、詔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是真甄細

古州上婆洞蠻林寛作亂、龍里千戶吳得、鎭撫井孚、戰死、

吳得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於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斷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夏四月、諭燕王備邊、燕築大同城、

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却而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

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陞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

六月、策試下第舉人于奉天殿、擢韓克忠爲第一、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發戍、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帝聽、乃釋帝之

士尊俊學非易儲事競報洪武末二王相繼甍而
聖孫繼亦寡爲便更得一二年而位其立文皇
無疑而天下可免
數年戰爭之苦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

先是立茶馬司于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令陝西布政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某彼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置政平訟理二牌諭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爾等再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牌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牌宣德意遣之

八月以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冬十月停遣東海運○十一月平緬宣慰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爲左將軍徐凱爲右將軍討之

十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倡亂稱尊者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荊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六十九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　平緬蠻刁幹孟請入貢都督僉事徐凱執卜木瓦寨擺茵賈哈剌送京師伏誅○三月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璜胡椒等物○

勑燕王與代遼寧谷王禦虜○進齊泰兵部尚書陞刑部侍郎暴昭爲左都御史天策衞經歷周璐爲左僉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爲工部左侍郎羽林

衛經歷邊昇爲工部右侍郎（昇以言事編）
五月都督何福擒叛蠻刀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
甲寅上不豫○乙亥勅燕王統鄭制總率諸王備虜
物　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
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
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
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
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
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

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乂安黎庶以答　上
天之心以副吾托付之意
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
遺詔曰朕受　皇天之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
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
微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
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
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
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

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
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今中者推此
令從事
皇太孫治喪禮
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於是
倣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殿各
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爐
埽之陳祖訓於東直殿設軍縣於西直殿京官四
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

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算先是太
祖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衆　太孫入侍事必
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
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嘗深更夜分侍衛酣寢
際呼無不應應無不匙蓋終夕未嘗交睫也　太
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率諸大臣迎之
于大明門外群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
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孝舉

嗚嗚然有至德之思焉、
是月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以明年
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是日、葬孝陵、
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皆怨、 燕王入臨、
將至淮安、齊泰言于 帝、令人齎敕、勅使還國、
詔。行。三。年。喪。禮。
有司執例以請、 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
敢不如禮、有司奏遺詔在、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
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
定制、有司復奏曰、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
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 陛下
少抑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
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
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
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等眞以爲安乎、羣

臣奏曰 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
命、遂定儀注以進、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啓運、峻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
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尊母呂氏、爲皇太后、
立孝陵衛、○兼充員、○初省州縣、
帝本志、初著民、而所爲多戾、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併衛、明日併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幾日新、靡以干戈倥傯、日不暇給、而制不少休、
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郞、戶部主事夏原吉
爲本部右侍郞、○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
澄、預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
以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學士、
孝孺台州寧海人、幼精敏絕倫、爲文雄邁醇深、恒
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世謂程朱復出、洪武十
五年、以薦召見、 太祖喜其擧動端整、謂皇孫曰、
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以薦
召至、 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

授建文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

秋七月廢周定王爲庶人、

人告王反、 上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訊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列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

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句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

矣、時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問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燕王遂以道衍爲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吏部尚書茹常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爲吏部尚書、○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編纂官、○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廸爲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西方有聲如雷、○冬十月熒惑守心、

十一月監察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

縉時時直言、 太祖怒諭賜縉曰汝歸且讀書著述、縉歸家入年、 太祖崩、縉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以刑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

建文初、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强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於是昺出掌北

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以往、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深有補於時云、

以董倫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　太祖聞而善之擢左
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東參議　帝即位眷
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願老堂三字及
綵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略云桓榮設几杖於
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殳姝題舊學於神道而
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
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
所之歎　上甚嘉之

有祭酒劉崧者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
益產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其
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
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來待旦招徠逋逃慰
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尤慎威刑小人險狡輒
先事防制溫顏與語而見者凜然致任顯益謙下
開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
及官政文雅粹詩有唐人風韻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紳先翰林侍制褘之子也褘使雲南爲元孽梁王
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
未幾綬亦歿紳煢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
奇志服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
之曰子允有後矣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本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
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
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
非社稷之福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
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三
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上書論時政其略曰今欲

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
起布衣推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
下之半蓋欲藩四夷而衛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
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脛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
歎無非欲削六國之意也術文帝寬厚含容而吳
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謀反僅
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景帝寛厚不
如文孝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
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

不能辭其責矣哉　太祖高皇帝起布、漢高、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自斯明、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自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陝西自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土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逃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号馬是務、遼金元藉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未逾年、北平兵起、

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為翰林侍書、○洪武仍以

尚書守河南布政司事、○以王鈍為戶部尚書、鄭賜為工部尚書

尚書嚴敏慧有才幹、凡國家經制田賦徵公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公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

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王、

附勳臣傳

中山徐武寧王、名達、濠陽人、幼倜儻、沉毅有智略、年二十二、從上起兵、上即皇帝位、加中書右丞相、三年、大封功臣、進魏國公、右丞相、參軍國事、兼世襲、四年、賜王及常李鄧為四公、佃墳儀仗戶太王果曰大功明、年二月卒、葬贈武寧、上為神道碑文、王言簡慮精、當提兵將、令出不二、諸將若神明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至於封姑蘇府庫、置胡宮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可謂忠志無疵、昭光天日者、侑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次第一、子四、輝祖添輔增壽膺緒、長女仁孝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　洪武二十一年、輝祖嗣、建文君即位、特見信任、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尚[illegible]誠督諸兵北進、屢有功、召還、　文皇即位、勅麗芳幽繫、永樂三年、勅禮部藏乃乾、王著令五年輝祖卒、輝祖子釋迎、保見　上閔、名欽、之守墓南京上怒、謫居中都、弟承宗嗣、天順元年、守備南京開平常忠武王、名遇春、懷遠人、性剛直、勇力絕人、乙未秉崎、從渡江、兆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場大舟距三丈許、帆顛、莫敢先登、王後至、　上麾之前郎揄舟、飛大呼、下躍而登、衆從之、遂拔采石、厯浙大功、至破開平、元君北奔、脖宗王三人、及平岸棗任等、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卒、諡忠武、以至龍江上為文往祭、術孚　太廟、丁議慎不拎有功無過運籌決勝、不矜而儀、其從大將軍擧牆粉東、及兵

武原臣徐昌治述

建文皇帝〔[illegible]〕

巳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
祖高皇帝配○敕修太祖高皇帝實錄○追尊考妣
爲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
熥允熞允熙爲王○更定官制

是月文皇來朝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

劾王不敬　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
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
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帝覽奏
大驚袖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
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
寢

二月丁巳帝祀先師於太學○北平按察僉事湯宗
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
安置廣西○燕山右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逮燕府
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遣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
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
苦○夏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卒○召齊王
榑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幽代王桂於大同
黜岷王楩於雲南並廢爲庶人○五月選補儒學官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院侍詔○秋七月文皇起兵
於燕號靖難○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於靖
難兵○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出戰被
執死之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靖難
兵○甲申靖難兵攻懷來錦衣指揮宋忠北平都指
揮使余瑱彭聚孫泰兵敗皆死之○丙戌永平指揮
趙彝郭亮以城降于靖難兵

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爲
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爲右副將軍帥師北進

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
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
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

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犯罪餘皆不問今
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
王某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悲難逃先自焚死榑已
廢爲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
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
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安懷忠守
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

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
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率師並進

時帝乃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
謂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平素强不早禦之恐
河北遂失請命吳傑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
道並進期直擣北平據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
軍餉

八月靖難兵克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是時耿炳文兵至真定徐凱兵駐河間潘忠楊松
駐鄚州張玉謂文皇曰都督潘忠楊松扼吾南路
宜先擒之文皇悅隨率衆渡白溝河圍雄縣命王
爲先鋒破其東門潘忠楊松兵渡月漾橋接戰遇
伏大敗被執耿炳文部將張保降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堅甯忠顧成皆
被執顧成遂降于靖難兵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
營滹沱河南北文皇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
執幸得脫竊馬歸又令言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
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文皇至真
定炳文出城逆張玉朱能譚淵與戰炳文大敗奔

還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
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弃甲而降者三
千餘人於是李堅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
執文皇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縛與語曰豈非皇考
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
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
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

命高巍參贊李景隆軍務（）御史韓郁上言時政

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寧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親撥亂反正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橞還京師 召遼王植寧王權還京遼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

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閫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洽不爲備文皇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

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閫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

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赴援景隆敗奔德州

乙亥文皇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諶察舉發大兵討罪不已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惡

文皇傳檄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

不幸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弃典刑殘害骨
肉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
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
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
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統鼓叫呼聲
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
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齊尚書
黄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
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寡

敵衆景隆大敗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恭
居諸王之長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
班文職姦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
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
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徙肅王楧於蘭縣○參贊軍務高巍使北平
高巍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内有聖明君王外有
骨肉藩翰帝子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

旅皇三軍抗衡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
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説若和解使
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
厚臣所以得奉明詔冒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
言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殿下假誅左班文
臣實欲效漢吴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
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姦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
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矣況入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

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
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
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再修親好天
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
遠以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進攻大同
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艮李貫等一百一十人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以胡靖（初名廣）爲翰林修撰楊榮
楊溥爲翰林編修金幼孜爲戸科給事中胡濙爲兵

科給事中〇賜御史大夫寘於新署監察御史衣人
一襲〇胡廣可汗坤帖木兒及死剌王猛哥帖木兒
皆欵北平〇李景隆率兵援大同〇文皇還北平〇
夏四月李景隆郭英等約攻北平及靖難兵大戰于
白溝河敗績景隆走德州遂奔濟南
先是 帝特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
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夏
四月景隆與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
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
與靖難兵大戰文皇從三騎殿後遂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
庚申文皇復率衆渡河景隆諸軍進戰敗文皇後
軍房寬狼狽走文皇率衆復戰景隆等呼噪益進
矢石俱發注如雨文皇馬三易三被劍矢三服並
射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隄佯麾鞭若
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文皇復率
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文
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

委棄輜重器械輩畜萬萬計景隆璽書斧鉞盡爲
靖難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文皇復追至月樣
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文皇遣人
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靖難
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
教諭王省被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乃舍省省
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
名明倫今日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皆大哭諸生亦
哭遂以頭觸柱死參贊高巍參政鐵鉉皆自臨邑
入濟南

五月靖難兵圍濟南李景隆出戰敗績參政鐵鉉參
軍高巍禦却之
五月丁丑文皇率衆趨濟南己卯景隆出兵合戰
城下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攻之急濟南人大
懼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適矢令登陴
人皆哭呼曰且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
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
是時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

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且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鉉政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文皇比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文皇弃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鉉政隨機應敵、間出兵襲敗靖難兵、

八月靖難兵攻濟南不克、解去、

文皇攻濟南急、鐵鉉盛庸夜出劫戰、晝憑城隄禦、盡毀靖難諸攻具、靖難兵解南去、 帝即于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郭布政暨書生公能出奇兵隨行抵其定、南朝諸將潰遁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衆棣行間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公徼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

盛庸進兵德州、逐靖難將陳旭、遁歸北平、〇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以楊榮楊溥為翰林編修、〇九月承天門成、〇乙丑文皇至北平、〇山西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獄、既而釋之、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書文皇下義獄、後出獄中擢戶科給事中、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鏵山、斬靖難將陳亨、〇靖難兵破滄州、守將徐凱降于靖難兵、〇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〇以盛庸為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為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為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〇十二月靖難兵至東昌、盛庸率兵大

戰、斬靖難將張玉、
乙卯、文皇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靖難兵擊其左
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
皇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靖難兵爲火器所乘、大
敗、盛庸兵大呼噪奮擊、殺靖難大將張玉、丙辰、復
戰、靖難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
文皇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掎
角、邀文皇歸路、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辛巳、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疑命神寶成、
丙子、文皇至北平、〇三月、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
斬靖難將譚淵、次日復戰、盛庸敗走德州、
二月乙巳、文皇復率衆南出、己酉、至保定、盛庸合
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眞定、攻北平、
盛庸兵至單家橋、營於夾河、庸結陣甚堅、文皇掠
庸陣、陣旁火車大銃強弩戰盾固匝、不能動、靖難
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其
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搶庸陣後、靖難將朱能
張武等從文皇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
鐵橛、相牽率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
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者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
仆、是夕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
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
無使余負殺叔父名、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文皇
旣還營、復嚴陣、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將士
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
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晦、不辨咫尺、靖

難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
奔至滹沱河、庸走德州、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謝文皇、〇吳
傑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二月戊戌、
復戰於藁城、復敗績、
吳傑平安自眞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文皇率衆
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
方列陣西南、靖難兵攻其東北、文皇以驍騎循河
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下如雨、

矢集王旗、如蝟毛、平安陣間、綁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聲麾諸軍力戰、文皇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還、眞定、

以謫斥齊泰黃子澄、貽書文皇罷兵、文皇上書、請召吳傑等還、

文皇上書曰、比聞姦臣泰子澄皆以竄逐於外、臣十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然臣猶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亦操之事前、鑒甚明、陛下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少卿、

太祖征陳友諒、至新淦、時見吳黃程、堂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令誰看、也只因不長、飛鸞作靈救問、得聞立召見、置秋嶺久之、官階時經歷、襍事上以直諒知名、遂令爲閣進、今藏數所齊黃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

遣大理少卿薛嵒往報文皇、夏四月、嵒還、

文皇書至、 帝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姑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薛嵒持報文皇、又爲坊諭數千言、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嵒見文皇、問帝意云何、嵒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卽旋師、文皇怒曰、是紿我也、嵒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嵒、嵒戰慄流汗伏地、文皇令護嵒南還、

五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靖難餉道、不克、

文皇遣武勝上書、詔下獄、

文皇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嵒下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益

巳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宮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
庸頻疊發兵絕臣糧道要殺臣將士數百人臣將
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鬪而彼必欲求㬥略不見捨
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
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詔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
所不知不聞薛嵓之來性復皆經其軍中共可謂
不知不聞耶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今爲
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伏惟
擴明睿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

望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
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論孝孺意孝孺對曰陛
下罷兵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
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甘言遂縛㬥等下錦
衣獄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沛焚糧艑都督袁宇率
兵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于燕世子
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內臣黃儼㳝奸險
世子惡儼孝孺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
可間而離也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
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
世子得書不啓封幷安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
馳使告文皇世子且反文皇疑之問高煦高煦曰
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曰嗟
乎幾殺吾子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掠保定駐西水寨文皇還援保
定○限僧道田人五畝○八月靖難兵圍西水寨○
十月眞定守將都指揮花英等赴援敗績文皇還北

平○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不克因與靖
難將劉江戰於昌黎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
執○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
燕將劉江於平村敗績

安營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
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燕王召都指揮劉江問策
高煦請與江先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
二次砲響則決鬪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
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

宜令軍士人帶十炮、俟三次砲響之後、爲殿者放砲不絶、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安軍必駭散、已而果如其策、安敗走、

皇少子文圭生、

靖難後、唆爲建庶人、幽中都廣安宮、入靖甫二歲、其後英宗復辟之年、憐庶人無罪久繋禁、欲寬之、李賢從旁贊曰、堯舜心也、英宗遂請於太后、出之鳳陽、處館蕭來、聽婚娶出入自便、遣奩千玉入禁論庶人、庶人伏地哭、而且喜、自生年已五十餘矣、不識牛馬、

十二月、文皇復出北平、○勅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詔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壬午建文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戊戌、靖難兵破東平、指揮詹璟執吏目鄭華、死之、

鄭華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謫授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爾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illegible]家、托家人、無錫丞趙大進亟還州、州兵聞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去、華獨率民吏悉城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庚戌、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

伯瑋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急、都督[illegible]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次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

[illegible]

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靖難兵攻徐州、徐州兵出戰、敗績、

三月戊辰、平安及靖難兵戰於淝河、敗績、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illegible]

高郵[illegible]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將王騏攻破蕭城、恕死之、

夏四月甲寅、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靖難兵將陳文、王貞執其裨將丁良朱彬、

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斬其將王貞、文皇督戰急、幾爲安槊所及、安馬蹶、弗得前、靖難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援文皇得脫、

先是、王騏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顏美髯、乘白馬、提大刀、自西來、叱救騏、欻安馬驚而仆、[illegible]得脫、問其姓名、華狀陸神、

也至是一一符驗

燕王問袁珙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問所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曰可矣、遂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披髮而旌旗者蔽天、燕王顧問孝曰何神、曰嚮所言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燕王即披髮仗劍應之、廣孝有故人王賓者隱君子也、居吳中、不妄出入、廣孝至吳欲就見之、賓不可、再往、賓從後門出避、不應、遣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illegible]

甲戌、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復敗之、

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飲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

動、文皇不懌、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文皇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列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文皇數日不解甲矣、

辛巳、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琟戰死、何福敗走、平安陳暉馬溥徐真及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被執、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陳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戰靈璧敗、被執、文皇釋之、性善朝服躍入河而死、後追戮其家、彭與明、廉勤作已、[illegible]故言就逮、世斷[illegible]、出走西、在靈璧會河間戰敗、為兵所執、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變姓名、不知所終、

五月巳丑、文皇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盛庸營于淮、靖難將丘福朱能潛出盛庸後、庸走、文皇遂渡淮至盱眙、○庚子、文皇至天長、楊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靖難兵至楊州、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楊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

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擇力士莫敢視、彬禮弟宗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軍中、不屈死、之攻走出禮等于獄、

文皇至楊州、高郵指揮王傑降、文皇遂至儀眞、○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其除大難、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　一〇六月癸

北朔、文皇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敗績○遣都督僉事陳瑄援庸、瑄遂率舟師降於靖難兵○乙卯文皇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遂降於靖難兵、○庚申文皇營於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議割地、罷兵不聽、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欵、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景隆等啼、言文皇必欲得齊太黃子澄輩、帝急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還來、景隆等怪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偕行、

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糾衆勤王、○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
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與戰、
乙丑、文皇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之、文皇渡江、龔泰與長傳戊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朔弟搏効阱峙否則俱溺井無咲、文皇師駐金川門、泰知不可爲、遂自城上投下死、祭軍斷事高巍亦自經於驛舍、高巍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屈力保全、

谷王穗開金川門、降、文皇遂入京城、內宮火發、
文皇入城、 帝怒手詠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靖難兵起、增壽見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白

口保文皇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有翰林編修程濟者、先爲岳池教諭、上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爲翰林編修、至是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俄宮中火發、傳言帝崩、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閣藏上囉囉有聲、異之、令入緣藏登絕頂、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甚

故矣月始來此申申七月件守先來言師將至矣主入月的允日天時一附究任男孝寧樹及家人出行眾師軍東慶堂已舉燈兵而樹提業亦王東酒官立師日明日即去影恨頒日東子持門而使久矣師有不肅師當見本意欲留師幾日余何使之矣師京日夜夕見我而圖我那於四安道中見宣蹤來老避臣面斬此臣我稍自享逸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通臣獻必決我我也功得汝計相對而勸久之且曰世近宮闕不絕樹曰不汝訪視師衣被啟其國遣曰保命家人載衣師服師細綿大小針會十六件甲網朱帽用網布大小計三用十有六件自會十六將停佐十三日用漕儀屬黙師爲尚泐之行二帆巾服計遊廿三日天台雁宕建三師十矣見全屬己桃花祐山土人會與亦來於石來臣且云游友訴為此一飯然終不一見行兵衣已寒時武遇岩南岡郎諸人寺去、

文皇爲建文帝發喪、治葬、遣詔孝陵、即皇帝位、召文

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文皇入城、金川門、蹇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見馬首、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遂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文皇既登極、工部尚書茹瑺首入殿賀、文皇呼謂之曰、瑺、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瑺扣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悅、進忠誠伯、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即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衰而見、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又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磔諸市、

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盈寸、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盡出其下、就戮時、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役部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其幼子、賴魏澤容藏民間、

翰林院編修王艮、與子訣、服毒死、

文皇執黃子澄、責問不服、遂族其家、止有一子脫走、易姓名曰田經、遇赦、正德進士、黃表其後也、○齊太聞建文帝遁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彼亦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

見甫六歲給配赦還。靖難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修在朝相約同死退而縉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如厠回問家人曾飼豬否縉笑曰一豬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乎於是皆負約宮中火發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爲贊繫於衣帶遂自縊於東廡下後縉爲志士奇爲傳○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慟哭沐浴衣冠書絶命詞藏裾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兵部尚書鐵鉉

文皇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絶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吏部尚書張紞自經吏部後堂死左侍郎毛太亦即同死○刑部尚書侯泰不屈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𣏐子玘皆論死○刑部尚書暴昭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絶口至斷脛乃已○御史大夫練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

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御史大夫景清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劍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迭見又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韓永監察御史王霖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不屈死之○給事中黃鉞與蘇州知府姚善受詔總蘇松常鎭嘉興五郡兵

勤王文皇即位捕姚善善厲聲不遜死之或告鉞曰善欵服已得宥鉞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晩及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死國吾恐獨生乎祀畢獨從按察使奥奔入水死（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行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濇竟成禮葬之）浙江按察使王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

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抱其子欷歔如厠、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刎頸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閩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輒毀、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聞靖難兵已入京、亦自縊死、本立奈出州、徙崇德令衛鄉必有大志與海鹽沈汎集文嘉喜集來文詩集緊致覆義行諸南臺論諸、與實力辭不就、薪人稱爲孝隱先生嘗執手生相從門世之學者簡務料衆、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名時不取乎之質近所年日前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爲志就質造諸益業被累論要南

谷府長史劉璟、見文皇循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叛字、下詔獄、辮髮自經死○靖難後、治逆黨、監察御史張信葉希賢鄭公智河南試左參政鄭居貞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回遼府長史程通寶州知州蔡運俱以逆黨械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徐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

適百奏爲遂本立畢騎入其巢論頗逆利害諸爾著威感說歸附

六生、咸死於道、又有朱縣丞守金川門、靖難兵入、變服走龍寺而死、殯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濟謝昇俱協力戰守、靖難兵入、不留死之、長洲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慟哭不食亦死○刑部侍郎張紞、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旗、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昺與謝貴入與械去、昺以爲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擲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不服、死之、屍得還葬、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戚程亨輩、戚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夢昺披髮爲厲、出焚其屍、面色如生○燕府長史葛誠、靖難兵未起、誠與張昺謝貴言府中事、又嘗諫　文皇、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昺王非病、以不得　上心故、誠又密疏聞　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蹤跡、即發符逮府官旗、又令貴昺發兵內應、盡簿錄王府人、文皇大恨、殺其家○燕府伴讀余逢

辰、靖難兵未起、逢辰頗剛其謀、遺書戒其子曰、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禮部尚書陳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卽赴京師、文皇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熱令迪、迪吐唾、益指斥、迸俱支解死、既見於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死心、又有五噫詩詞、甚悲烈、蒼頭侯將保肯給其遺骸歸葬之、都指揮馬宣、時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出城戰、敗被執、罵不絕口、死之、○都

督廖鏞、巢人、祖永忠、靖難後、上以廖鏞與弟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兩人復命、　上怒收孝孺、刑之、廖兩子拾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甫畢、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遼、鏞毋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都指揮余瑱北平都指揮使、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依宋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之、○都指揮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

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爽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衛鎮撫傷本、爲太學生、精於道法、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椎、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遊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團瓜我輩種得熟、乃破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禮部侍中黃觀、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

黃冔、冔死節、觀、益自砥礪、嘗築翠微書舍、讀書鄉試爲省元、洪武二十四年、擢進士第一、奉詔募兵上遊、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瘞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攜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君避位、胡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籍其家、并逮姻黨、○兵部侍郎卓敬、生質秀敏、孝弟、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

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一黑
虎也、 文皇即位、責敬不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
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敬、不
聽、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
罪、神色凛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戶部侍郎盧
迥、跡爽不猾、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
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仕、傾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
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戶部侍郎郭任、調
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

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禮部侍郎黃觀、
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靖難初、觀不屈、死之、○兵
部侍郎陳植、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
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
衆奉迎、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具棺歛植、遣官
護喪、塟于白石山、○兵部侍郎徐垕、疏請移整風
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税、撫輯農桑、開政
教之路、塞興端之原、進賢退不肖、靖難兵起、奉使
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君遜位去、垕家殲沒于

京師、垕義與侃然杜門終老、○刑部侍郎胡子昭
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臨刑、詩曰、兩間正氣
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
郭、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紳繼等、皆謫戍、○
都御史茅大芳、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
太常少卿盧原質、父中、母方孝孺姑也、洪武二十

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雲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入台、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
太常少卿廖昇、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
善、紳博雅有史才、剛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摭
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大理寺丞鄒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靖難後、不
屈死之、○大理寺丞劉瑞、建文二年進士、廉明執
法、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劓
鼻而終、

○建文皇后馬氏縊崩（建文特六月十三日也）○越嶲侯
俞通淵從大將軍禦靖難兵、敢戰有功、白溝河之
役、諸將兵大敗、通淵遂沒于陣、（子㭿先卒、炎靖官二年、炎又嗣、）
（明年俊給𨂘衣、木戴卒、靖難後、家人𢥞嗣、不敢言、棃竹事、建文將、諸將多失世官、）
駙馬都督耿璿尚懿文太子長女、勇悍有武略、靖
難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行、璿力
勸直擣北平、已而炳文戰敗、璿悒悒抱病、時對
公主悲泣、建文君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梁
城侯李堅尚 太祖第七公主、素負才勇、充左副
將軍、從長興侯北進、遇靖難兵、諸將謹備西北、靖
難兵突擊出不意、破西南、長興侯大敗、薛祿擒堅
見 成祖、成祖謂至親、今至此奈何、械送北平、道
卒○都督趙清、師河南、兵守彰德、靖難兵至城下、
遣人招清、清對使人曰、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
清、清不敢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不敢弃命失職、
靖難後、召清還、清遂乞閑、不許、竟死之、
（都督徐凱、建文數年間、諸將被執者、無慮千人、已歸、懷來之戰、都指揮余瑱、眞定之戰、都指揮劉遂、庚辰、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滄州之戰、遲瑛、許原英、傑德州之捸、千戸蘇𤅩、辛巳、濟滄河之戰、指揮鄧散、陳剛、眞定之圍、都指揮朱榮、定州之戰、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壬午、渡淝水、指揮賈榮、接東平、指揮詹梁、長汝上、都指揮薛鵬、渦河之戰、都指揮林帖木兒、大平安、哈三帖木兒、婁鬼甲、淮河之戰、守將丁良、朱彬、指揮王費等、一百八十餘人、俱殉死難、）
知州蔡運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不諧
于俗、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盧振
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㔟力爲多、靖
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
夷其族○龔翊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
難兵首入金川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
撫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于
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
安節先生○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
頗好義、建文末、挈母妻逃去、 文皇即位、詔挨購
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謫曲靖衛、復挈母妻
以行、因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
臣、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
營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
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

原缺第三九葉

章幼之靖難後、爲衆所指訓鏞逆黨也、論死、家從
戍遼、○文皇清宮三日、詰問上所在、宮人指后尸
應焉、王遽出尸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
乎、特宮人遭戮略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監察
御史魏冕、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
人、仰殿前殿之、大呼義不與此賊同生、宮中火起、
或謂冕宜急迎附、冕毅色厲聲、曰使吾改臣節乎、
遂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監察御史王度、靖
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有小利之捷、敕度勞軍

徐州、北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四
年秋七月、論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生員高
賢寧、受學于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
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
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
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
紀綱時爲錦衣指揮、俾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
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食祿有年、義不
可、屈竟歸、不知所終、○工部尚書嚴震直、郷民訴

其弟侄、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
其弟侄、已而上事、降監察御史、靖難兵起、震直督
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舁至
北平、建文君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
雲南、見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得建文時羣臣
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
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修撰李
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
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

食其祿、當任其事、獨無一言可乎、後貫坐累繫獄
十年死、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召陳瑛
爲副都御史、○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
皇太子、遷居太后於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
天地於南郊、
以即位詔天下、大赦、
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汎掃區宇、
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

聲、震盪六合、忽一夜開朕、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於湯武、德澤廣布、至仁洞流、姪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於上、而不畏、地震於下、而不懼、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為高皇帝嫡子、祗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興兵討之、朕遵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犄之于與上、殲之於白溝、破之於滄州、潰之於藁城、麾

之於夾河、蹶之於靈璧、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閉宮自焚、以絕於宗社、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子、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降封允熥為廣澤王、允熞為懷恩王、允熙為敷惠王、

○幽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廣安宮、（建文太子文奎莫知所終）

○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以蹇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為戶部尚書、黃福為工部尚書、○初建內閣、以侍讀解縉、脩撰胡靖為侍講、編修楊榮為修撰、中書黃淮、參府審理楊士奇為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並直文淵閣、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制曰、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弘濟艱難、宜力甚多、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都督（丘福為淇國公、都督僉事朱能為成國公、都督僉事張武為成陽侯、都督僉事陳珪為泰寧侯、都督僉事鄭亨為武安侯、都督僉事孟善為保定侯、都督僉事火真為同安侯、都督顧成為鎮遠侯、都督僉事王忠為靖安侯、都督僉事徐忠為永康侯、都督僉事張信為隆平侯、都督僉事李遠為安平侯、都督僉事郭亮為成安侯、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都指揮徐祥為興安伯、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都指揮同知李濬為襄城伯、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

昭代芳摹卷之十二

武原臣徐昌治述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以陳瑛爲左都御史。○復封周王於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二月、以北平爲北京、革都布按三司、置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郭資、雒僉爲行部尚書、平安爲行都督僉事。○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爲地界三衛、

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爲朶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爲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及移封寧王於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散布興營諸衛於京府之境、而以大寧地盡畀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朶顏、自黄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逼近薊鎮、恒依三衛、朶顏最強、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阻絕、又刻我肢阻、闖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薊鎮三屯、常受其害、自羌僅僅收繞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以郁新爲戶部尚書

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大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

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夏原吉鄉薦遊太學、選入禁中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之、劾諸司急事者、上曰費之、新

請必罪、上怒、詰問誰教汝、對免已辭伊巴對即
中、因爲衆人殺而託意中耳、上曰、所爲非、此對
曰、室後君子殺臣、臣愚過爲死、上下其獄
半獄、刑部郎中又參尚書、尚書稍言前事、賜屬吉殺
尚書、上曰、聞樂吉能保尚書、汝欲殺、
陷屬吉、即劉賜中、與吉爲生者矣、

太白出昴北、○五月、上皇考妣號謚、曰
皇考曰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
大孝高皇帝、皇妣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
聖高皇后、
瀋陽中屯衛軍唐順請開衛河轉運、下廷臣議、
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浚縣界、逕運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命法司嚴責南陽鄧州官、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致
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畜牛本以爲
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
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六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九月、歷城侯盛庸暴卒、
庸安戢山東、致仕千戶王欽上庸罪狀、欽即陞指
揮同知、賞銀百兩、左都御史陳瑛復劾庸口出怨
言、心懷異圖、請誅庸、逐削庸爵、暴卒、
長興侯耿炳文暴卒、
陳瑛劾炳文僭飾龍鳳、玉帶僭用丹鞓、上曰、炳
文先朝老臣、亦爲此耶、其速改、炳文大懼、暴卒、長子
璿、駙馬都尉、坐罪死、公主亦憂卒、仲子瓛、先以都
督保山海、嘗請楊文攻永平以動北平、至是論死、
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爲刑科給事中、
命郡縣考滿官於六科辦事、各言所治郡縣事、

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李芳遠爲朝鮮國王、
勅解縉等修古今列女傳、○十二月、選天下殷實民
從居順天府、實京師、籍民富戶、○設北京國子監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
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
以建文遜去、大內火、皆燬故也、
甲申二年春正月、賜進士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及
第出身有差、
改封敷惠王允熥爲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祀、○命

稱楊以
內閣其
草

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
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
還不受日本餽　上喜厚賜之
命六科給事中庶務失中直言無隱
諭吏部選官以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以國子
監祭酒徐旭爲翰林院修撰
禮部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昔奏不謹當降　上問
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

守而於人寡合　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況兼
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修撰
夏四月簡東宮官以蹇義兼詹事解縉右春坊大學
士黃淮胡廣左右庶子胡儼楊榮左右諭德楊士奇
左中允○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高燧
爲趙王○冊張氏爲皇太子妃
靖難兵起時世子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
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卻高煦適引胡兵至
文皇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潛
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稱
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定於嫡長
且元子仁賢眞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
眞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
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快快
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癃土文皇不悅皇太子力
解得暫留京師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哈密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

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
者爲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
先是　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
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
以牛分給屯田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賑濟蘇湖（僧錄司左善世道衍姓姚賜名廣孝）
八月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是科一甲第二

九月、遣暹羅番船漂泊海岸、命導之去、

周王橚來朝獻騶虞、

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過祥自警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懼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冬十月、勅諭甘肅總兵官宗晟盡心邊務、

命法司奉天征討官有罪論如律、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

也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十一月、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士屯守、

禁錮李景隆、

乙酉三年春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

周述郎三周孟簡兄弟也命曰弟才可以先兄乃置述于後如二宋故事

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齎勅問安南胡查裴尊陳氏之故、

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宜蓮

令于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于世足以爲賢爾能力學進用志可嘉朕不爾罪、

改黃福爲北京行部尚書宋禮工部尚書、

三月、哈密安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

勅諭寧夏總兵何福、

勅曰寧夏多屯胡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築土城開門

以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於此無警則
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
兵則寇無所掠
安南胡奆遣使阮景眞隨御史李椅上表謝罪請陳
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齎勑諭胡奆俱行○改江
西道監察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俊民言瓊州府所屬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
黎人所居𦵏亡匿叛侵擾居民訪得宜倫縣熟黎
峒首王賢祐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

且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
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
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
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
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九月命設海外諸番朝貢館驛
禮部尚書李至剛罷改刑部尚書鄭賜爲禮部尚書
陞眞定知府呂震爲刑部尚書
冬十月駙馬都尉梅殷暴卒

殷入朝錐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
橋下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
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
人齒斬之謚殷曰榮定初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文皇與公主書言與兵不得
已令公主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
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既死公主牽文皇衣大哭
問駙馬安在文皇爲公主譴謎二子順昌景福
以順昌爲中府都督同知
福旗手衛指揮僉事

十二月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
中呂毅率兵護行
丙戌四年春正月河南南陽皂君山盜起命豐城侯
李彬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
北京○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
勑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也朕皇考高皇帝
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禮樂之傳渡江之
初首建太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
繼聖賢之道學今春時和朕躬詣太學如皇考故

事
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
達舉儲貳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
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識否士奇對曰講
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識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
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
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
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

賜進士林環等三百一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安
南季犛伏兵芹站弑其故主天平害我使人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
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
遂決意興師
書諭鬼力赤可汗通好復不報○夏四月命禮部遣
使求遺書○勑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
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五月廢齊
王榑爲庶人安置廬州

榑至國役驕縱陰畜亡命養刺客僭帝號　上曰
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
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温詞開諭至六七
不悛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
爵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　上曰數年兵
革災荒百姓困苦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
以此重累吾民不聽○考察北京及天下文武官
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

命成國公朱能等分道討安南
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
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
左右參將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
憑祥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
劉儁參贊戎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轉餉
征交趾　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
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
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

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立碑

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持
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
無窮。
命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漕運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
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
入白河至通州是爲海陸兼運也
闕七月文武群臣請建北京宮殿○冬十月征夷大
將軍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以張輔爲征夷

大將軍
十月張輔兵渡城壘關傳檄榜黎賊二十罪遂入
雞陵關沐晟兵至白鶴江遂奪宣江進攻洮江輔
兵渡洮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西都
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丸江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
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
十二月甌寧王允熙暴卒
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詔建 孝陵碑 侯石於濟山得石龜大尺其文玄慈閣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上視太學 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
丁亥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合兵破嘗江柵
二月出解縉爲廣西右參議
上初寵縉時儲位未定 上密詢縉縉稱世子仁
孝天下歸心 上曰已踰逾年冊世子爲太子進
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洩丘福等
遂謗縉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

阯縉力言交阯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
其地不足郡縣。 上遂疏縉出爲廣西參議
三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考 皇妣 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五月張輔沐晟追賊出奇羅海口擒黎蒼及其父季
犛檻送京師○皇長孫出閣就學

六月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福兼管布按二司事

詔曰朕祗奉皇圖恪遵成憲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日煃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賜鴻恩封爲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比其賊臣黎季犛子黎蒼久蓄虎狠之心竟爲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闔宗詭與胡姓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求詔襲王封倖成奸譎之謀輙逞跳梁之念僭國號曰大虞竊紀年爲紹聖欺占城之孱主奪其土疆要其貢賦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特遣使臣曉以禍福俾其改悟黎賊一聞謬來効欵求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蔕即遣送歸國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朕不得已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撲兇焰於方張興陳氏於既絕其國官吏耆老人等累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

郡縣淪污夷習于茲有年今幸遇汛掃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徇輿情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

兵部侍郎黑麟卒（麟爲御史時以非罪械棟則一體長及病見被刖者已而騎足趾腐盡乃死）○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粮儲

勑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皇后徐氏崩（后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　上矜念之　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小才而先之子孫戒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願無驕畜外家）○謚仁孝皇后

九月季犛蒼及其僞將相下獄赦澄芮等令有司衣食之陞柴胡等指揮僉事千戶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永樂大典書成

先是上諭翰林臣曰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爾等其如朕志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六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至是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
上親製序文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
奇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士奇問故士奇曰徐
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
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
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
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賜徐輝祖長子釋迦保名欽令襲魏國公
上曰輝祖與齊太黃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
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
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
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
戊子六年春二月書諭虜酋本雅失里不報
是時鬼力赤衰虜中迎本雅失里北行故再遣鴻
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意言我皇考太
祖於元氏子孫存恤保全如遣脫古思帖木兒還
爲可汗朕之心即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
宗嫡幡然來歸加以封爵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
無爲下人所惑仍不報
趙按福建御史趙昇及蘇楊二府進栢檜花瑞皆切
責之
昇及布按二司奏以栢生花爲瑞蘇楊二府言檜
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爲災有司往往
不問非奏栢花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也降
璽書切責之

六月交阯總兵官張輔沐晟等班師還京
輔等上交阯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
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之賜輔晟等
及諸將宴于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功次
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論平安南功進封張輔爲英國公沐晟爲黔國公柳
升爲安遠伯餘各爵級銀幣有差○禮部尚書鄭賜
卒改呂震爲禮部尚書以都御史劉寬爲刑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王景卒

景在洪武中歷教諭知州陞山西叅政坐事謫雲
南、上卽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
景對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
忘故主者云
秋八月交趾簡定反以沐晟爲征夷將軍劉儁叅贊
軍務帥師討之○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山西靈丘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
以英國公張輔充總兵官帥師討簡定○尾剌攻破
鬼力赤阿魯台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巳丑七年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夷
帝前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
遜去、帝疑遣胡濙等巡天下後又傳建文帝附
海去乃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因充冊
封使
楊榮陞辭留北巡扈行○勅蹇義黃淮楊士奇輔太
子監國
嗣後上還南京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
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寔
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
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涖祭左右請遣代
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偏體疾
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進行不敢輕
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
皆盡其當然者耳、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
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倒緘姓名請外書
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
皆就用矣（士奇早孤從母姓敏力學手不釋卷年十三通舉業爲鄉里師建文初廷臣薦士奇名儒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正統四年乞致仕不允與璽書褒美過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竭迪愼獄休養生民又能徵羅百司推薦才俊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茹瑺下錦衣衛獄
谷王穗開金川門迎靖難兵文皇卽位賜穗七奏
衛士三百及金銀鈔馬加歲祿三千石官其護衛
指揮僉事張興爲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爲指揮
使已而改封長沙既至國驕橫不遵藩職時忠誠
伯茹瑺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左

上御午門召學士解縉等三人從御廣門御私室北來諸臣上倉猝不前俱以好米飯歡喜不欲常遇不可過朝前并不宜辭表遠風此間流甚疾累居此久彼知之甚三人叩頭謝

都御史陳瑛遂劾瑺違祖訓、乃下瑺錦衣獄、卒獄
中、穗益無忌憚矣、
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平安暴卒、
平安力舉數百觔、果勇善戰、文皇惜其才勇、釋縛
簡銳卒護送北平、且令郭資善視之、已而掌北平
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至是 帝見安
忽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懼、遂自經、
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要者、爲書四卷、親爲之序、至是刊印完、
誅趙王長史顧晟、
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 上聞
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擇國子司業趙
亨道、董子壯爲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
夏四月、遣給事中郭驥諭本雅失里、驥不屈死之、
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
重光、○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
侯王聰等率師征本雅失里、○甘肅總兵官何福奏

虜脫脫不花來歸命、揚榮往甘肅受降、
八月、征虜兵至臚朐河、丘福等五將皆敗歿、
是月、寧遠侯何福暴卒、
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群臣交劾、福懼、自經、次追
奪侯、
長沙妖賊李法良反、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冬十月、賜皇長孫務本之訓、
上以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趨幸
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
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
爲監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帝在北京、
交阯季擴遣使胡彥臣請降、以爲交阯右布政使、復
反、
會試取陳燧等一百人、以上巡幸未廷試、
都御史虞謙巡視兩淮、啓蘇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
貸、 皇太子馳諭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
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廣實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勅召輔還、

簡定伏誅、

二月朔、上將親征北虜、命皇長孫留守北京、是

月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大閱于鳴鑾戍、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鹹苦不

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

出、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車駕次凌霄峯、登絶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

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峯之石、銘曰、維

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

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

率衆拒戰、上麾前軍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

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征

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

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駕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大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上因軍士乏食、令以御膳所餘糧鈔散給之、

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

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

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

次開平、宴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所以然者、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屏之也、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征虜餽運法、

上曰、向所造武剛車、輸運恐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築城貯之、設留守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隨軍而行、逾十日程、築一城、如是遞築、

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

七月、車駕至北京、　十月、上還南京、

辛卯九年春正月、命張輔爲征虜副將軍、會征夷將

軍沐晟討交趾季擴、

二月、賜進士蕭時中等八十四人、補乙丑殿試、

陳瑛有罪下獄死、

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
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
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
荅哈等諭意如能悔過還所掠卒姑赦前罪不然
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
舉賢能廉幹一人聽吏部考驗擢用所保非才舉主
連坐○閏十二月阿魯台納款請併女直吐蕃諸部
不許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埜心。
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
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
壬辰十年三月賜進士馬鐸等一百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夏六月勑戶部令郡縣及朝廷遣官不言民
艱者逮下獄○八月令選直隷應天及北京山東等
處民間勇健才藝子弟俾充皇太孫随從

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九月尾刺馬哈木攻破本
雅失里立荅里巴爲可汗○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
於方山○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
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十一月命楊榮經略北虜軍務老的罕來降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周新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
使尋改浙江廣有異政名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
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逃

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旗逮至陛前新
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也
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 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
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 上尋悟其寃
而惜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勑宥齊黃等遠親有告勿論
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
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

特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帝趣幸北京、皇太孫從行、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右政使、

晉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冬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擁衆窺邊、

十二月、張輔沐晟合兵敗賊于愛子江、擒季擴檻送京師、

十二卷末

武原臣徐昌治述

成祖文皇帝

甲午永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二月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賛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綴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

以武遠侯柳升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襄城伯李隆豐城侯李彬遂安伯陳英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保定侯梁英都督譚清新寧侯譚忠領左右掖討兀剌、帝發北京親征兀剌皇太孫從行、

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五月帝閱武於楊林戍〇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〇車駕至土剌河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迎戰大破走之皇太孫稱賀請還遂班師〇戊午駐蹕三峰山和寧王阿魯台遣都督桑兒只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賚賞勞之〇己巳車駕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

金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忠省兄會靖難兵起布衣田冠上謁與議云漸東奇上金忠願見殿下談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忠言殿下人半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來往青齊道上閱殿下賢睿服人心久矣若舉大事人材爲急成祖悅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及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愼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日而已或讚謗廷臣與宮寮過者上密令忠察審每再三曰無此事上或不喜即又言臣敢保其無他以故諸所全護者多忠端厚不洩人亦不知也忠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漏引爲己過不遺片紙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

秋八月辛丑朔帝至北京〇交趾陳季擴等伏誅〇

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　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
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溍等、於是坐溍等奉
表不敬、逮下獄　上曰、且宥士奇、溍在獄中、有省
愆集、溥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溥曰、性命叵測、
無徒勞苦爲、溥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溍靖難後、上坐奉天門左室、召見訪政務、儲
旨每朝罷、溍及溍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
上寢、即賜坐榻前、論議密務、不數日入內閣、專掌
制勅、既又選五人與共事、召直文淵閣、何與溍
入閣者七人、胡廣休、胡儼去、解縉詔獄、惟兩楊東
錫最久、東楊謀幄最密、掂總修累朝實錄、而溍圖
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
棠垢簡牘、君子弗常也、

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〇降晉王濟熺爲庶人、
賜勅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于天、自絕于祖宗、論
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
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
令終、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縉卒獄中、
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
聖明、名動天下、晩罹讒毒、中道天閼、不盡其用、其
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
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
雖野夫稚子、皆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
倦意、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詩豪宕豐贍、其教學
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
草皆佳、
二月、賜進士陳循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〇
禮官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息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呂震

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
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鎭守交趾、
五月、命陳瑄開清江浦、始爲支運、罷海運、
嚴妄告奸之禁、
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
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
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九月、昌平壽陵成、

十一月、麻祿國進麒麟、禮部請賀、不許、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
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
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
側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
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
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
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

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
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太孫同班而
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
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
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
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
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率行之、
秋八月、作北京西宮、○九月、老人星見、勑諭文武羣
臣免賀、○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勑

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月、帝還京師、
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爲我朝王羲之、命
陞爲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
仍令中書習其字、○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
李彬鎭守交趾、○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丁酉、十五年、春、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楊、
二月、廢谷王橞爲庶人、

橞在長沙、造戰舡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
陣、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製巧燈上
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
上朝廷、欲乘隙爲變、張與懼禍及己、因奏事北京、
白其狀、　上未信、橞又遣劉信持僞讖致書蜀王、
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燇因詭衆
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
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
告、　上見蜀王疏、嘆曰、朕待橞厚、不宜有此心、

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爲我言、我不忍信
今果然、立命中官持敕諭穗、徵至京、入見、上以
蜀王章示穗、穗頓首伏死罪、成國公朱勇等、諸
大臣廷劾穗、 上曰、穗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至
是楚王楨等各上議、曰、穗違祖訓、謀不軌、蹤跡甚
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 上曰、諸王奉大議、國法
固爾、吾寧生穗、二月削穗及其子賦灼賦熗爲庶
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無後、
三月、改封漢王高煦于樂安、遂令之國、

上巡北京、高煦有異志、陰蓄壯士、造兵器、及皮船、
教習水戰、僭用天子車服、挾私繫死無罪官民、縱
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逆謀益著、 上聞之、大
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衣冠、囚繫西華門內、條其
罪惡數十事、且誅之、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
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促即日行、
上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
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
戒、竟不悛、

帝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秋七月、尾剌馬哈本死、封
其子脫歡爲順寧王、○八月、通政司上言、歐寧人進
金丹方書、
上曰、此奸人也、秦皇漢武二主、爲方士所欺、求長
生不死之藥、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
之、方書亦與毁之、毋令別欺人也、
老人星再見、敕文武羣臣免賀、○九月、蘇祿國王巴
都葛叭答剌來朝、卒、○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

○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有樓閣龍鳳花卉之狀、禮
官請賀、不許、○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安南黎利反、鎮守總兵李彬遣
兵討之、利敗走、
三月、賜進士李騏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初令民運、○夏四月、禮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國
王源義遣使奉表謝罪、○五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大學士胡廣卒、
廣逢迎媚悅、以希恩寵、卒、謚文穆、○初解縉胡廣

侍燕文淵閣、上問曰、縉廣必同學任同官、縉業
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
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
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邊、欲使
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披
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
與之盟、終身不改、況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
解氏家宥、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
謹、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爲狀元、棄之若弁髦、何

恥無亦愧其女耶、一日、上問民間疾苦、廣頓首拜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奸黨、枝附株連、坐誣善良甚苦、上立命罷追詰者、
六月、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纂修天下郡縣志、
老人星三見、勑諭羣臣修職、○冬十一月、亦力把力
歪思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
己亥十七年春三月、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成、
唐拾遺于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水
耕火種、兩股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
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汴、廉得其名、還奏于朝、

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
國王者師、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
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明旦、普召衆
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
水、琮訥于應對、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諦字何
義、胡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媲大藏、探儒書、歷
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
頂禮嘆服、辭去、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
爲作室鷄鳴山、以爲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
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夏六月、遣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奴於望海堝、封
江爲廣寧伯、
庚子十八年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
學士、○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命安遠柳升率兵
討之、○侯柳升失律於卸石棚寨、都督劉忠戰死、○
山東都指揮衛青大破賊于安丘鰲山衛指揮王貴
復破賊于諸城、賽兒遁、山東平、
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

初於沙淨州舊坊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丈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坊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九月北京宮殿成遣夏原吉齎勅召皇太子詣北京

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齎勅召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

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楷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執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

定都北京除行在字稱京師改應天府稱南京

立京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

略曰停止工作罷西洋取寶沙汰冗官賑濟饑荒清理刑獄黜贓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上行其十四事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

料進士首 朝廷不當 含含像而 鄙鄙狀行 此安上怒 以夏原者 中狀訂之

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〇上御奉天殿、
受朝賀赦天下、
三月、賜進士曾鶴齡等二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修省求言寬恤
勑萬壽聖節勿賀 以奉天等殿遇災也、
遣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五月、交阯總兵官李彬請分軍屯田、從之、
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赦黎利為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〇十一月、戶

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繫械獄、兵部尚書方
賓暴卒、以李慶為兵部尚書、
上命大臣議親征北虜、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
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
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
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
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既而吳
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籍其家、與中
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
數乘間言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儉邪誑罔、上
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
為、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
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若儉邪未之見也、上怒由
是稍釋、置不問、皇太孫力救之、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〇倭寇浙東
三月、阿魯台攻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〇帝發
北京親征阿魯台〇夏五月、帝駐獨石大閱、

六月朔車駕次威遠川、阿魯台進攻萬全、
秋七月、車駕次胡原、阿魯台北走、遂旋師征兀良哈
大破之〇段民為山東布政司左參議、
時以賽兒未獲、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
女先後幾萬人、段民無定緩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
九月朔車駕還京、詔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
官上表賀平胡〇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
下錦衣獄、尋釋之〇冬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
失里、自稱可汗、

武原臣徐昌治述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以山陵甫畢未忍即吉也）○日生左右珥色赤黄白虹貫之○五色雲見○進楊士奇兵部尚書○以楊溥直弘文閣

是時 上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選侍講王進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

訓導何澄爲給事中輪對 上手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卽有建白封識以進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太宗配○二月始須各鎮總兵叅將佩印○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輔張從兄也）○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儼授華亭教諭許平尚少先師道訓勵諸生教行檢爲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外艱去詔奪情道過南京入見東宮詢及民間所對甚救時急務陞國子祭酒出內制度率以身教上心介然嚮慕　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　上俯聽甚說賜賚優厚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教尚恩義時諸生托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儼申諭得免儼既出內閣雖不復預機務諸大臣不自安凡朝廷制作修　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閒居日與學者講求問學方岳重臣待以師禮由然終日言不及私資性朴蒞問學該博凡天文地理曆律醫卜皆通其說解者俊焉）

贈劉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恤

敕求直言

敕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下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忻然聽納言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閒因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欲置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叅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亦

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蘊蓄不自省悔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議嘉猷凡遇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戈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詔恤刑

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亟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皆

專務殺戮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若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絶人嗣續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務崇寬恕佐朕父母斯民之治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以薦舉遷署丞事母至孝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 上曰能孝者必忠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又王讓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吏部右侍郎

以楊溥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北京六部復稱行在○以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國子監祭酒○命征

夷將軍陳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岷王楩於武岡

○夏四月南京地震有星變

上同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愀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楊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人亦流涕慰上 上曰卽吾不幸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
遣人馳報一夜甞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
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爲厚遇倍加歲祿
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
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
乎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皇太子謁皇陵祖陵孝陵○詔免山東等省稅糧
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

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
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
奇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 士奇對曰 皇
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
部與聞 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
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
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
畢命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
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

未必盡無歉亦宜有分别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
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進賢
輔曰進賢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
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甚有年未二十
者雖穎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
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
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覈務得博
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

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
愼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 上諭
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卽行之
夏五月修太宗文皇帝實錄○將祭先農耕籍田
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
尋下之獄
時勉以時政選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
武士撲以金爪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
言汝敬亦言事但改爲御史間四一起言事一章

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庚辰、帝不豫、命楊士奇寫敕、遣中官海壽召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帝崩於欽安殿、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文皇即位、立爲皇太子、漢趙二王、巧譖文皇、又賂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太子危者數矣、文皇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非賴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

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既即位、益行其志、約己裕民、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將陛辭、每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毋爲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敕法司、崇寬厚、戒深刻、重學校、嚴薦舉、樂聞直言、多見褒答、間有咈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少侍　太祖、聽講天象、長益探究、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氣、輒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在位一年、享壽四十八、葬獻陵、

六月辛丑、皇太子奔喪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庚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諭戶部、賑濟飢荒、先給後聞、毋責專擅、

秋七月、尊皇后張氏爲皇太后、○上大行皇帝諡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昭代芳摹卷之十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金幼孜憂去尋起復○敕死剌捏烈忽嗣父太平爲賢義王脫歡嗣父馬哈木爲順寧王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覽之諭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

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輕傜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三月陳智方政討賊黎利敗績於茶籠州○以張瑛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夏四月呂震卒以胡濙爲行在禮部尚書

初文皇北征太子監國漢王謀奪嫡造飛語文皇命胡濙往察密疏以聞胡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愼朕不及知也以爲禮部尚書

以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陳洽仍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命都察院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照刷各監局文卷簿籍○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鑑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

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

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敬以農事銘子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皆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行○八月北京地震○是月壬戌漢

王高煦反辛未帝發北京親征辛巳帝至樂安壬午
擒高煦乙酉班師
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
政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
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
朔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奏
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
為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
馬立五軍都督府諸子瞻坴瞻域瞻垶瞻墹各監

一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興于戶王玉李
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
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
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濬行
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
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
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倘
擒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惟叔
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倨傲不拜敕南面

坐語太大言曰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
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
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
具陳所見　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
討高煦輔臣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
事乎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
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上
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
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

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
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
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
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
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
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少師義少
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與中尚
書胡濙扈行陽武侯薛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
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

武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武對曰、
彼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高煦外多誇詐、內實
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
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今聞朕行、已膽落、
敢出戰乎、至即擒爽、戊寅、獲樂安歸正人、言賊初
約斬榮、取濟南、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
言宜引精兵取南京、衆不從、曰、爾領赴家奈我輩
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擾髒甚曰、此易
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傍、令

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擒獻倡謀朕與王
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定擒、或以王爲奇貨、轉
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
龍旗鉦鼓、千里不絕、　上令大軍熟食兼行、文大
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　上曰、兵貴
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
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辛巳、
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黮、我兵壁其四
門、賊乘城擧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

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敕諭高煦再遣敕、
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
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
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
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
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羣
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
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
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

斌等下錦衣獄、癸未、令薛祿鎭樂安、改樂安爲武
定州、乙酉、班師、命中官頌繫高煦父子赴北京、
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侯海錢巽錢常井授
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
民、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
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庶
人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
一日帝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
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
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觔、庶人頂
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而死

原缺第七葉

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兵俟升等至進兵○以張本爲兵部尚書○以陳祚于謙爲監察御史

祚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參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至是與謙同召爲監察御史

是年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二年春正月申明屯田法○二月以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爲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進張瑛禮部尚書○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兵擊敗之

南京地屢震○三月勅戒羣臣

勅曰朕祗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羣臣相與協恭用臻至理執德以廉爲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時有進豳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上坐左順門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事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堲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禦國之道 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

險已非我利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各賜銀圖書賜義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濙曰清和恭靖○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 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

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予以爲治貴有實效廵
符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誠能體古帝王之
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
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
廣欲行時廵之禮難矣
賜進士馬愉等一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
貴得真才以資任用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
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

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
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
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爾等其精擇之
朕將親覽焉
夏四月廢晉王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棡卒世子濟熺嗣王濟熺子美圭封晉世
子濟熺之弟濟熿嫉慶成諸王日訴濟熺之過於
朝竟奪濟熺王爵而濟熿嗣王又誣承奉左徵佐
濟熺爲逆遂治京師濟熿百方幽苦濟熺父子恭
王有老媪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於獄中令
馳驛召濟熺父子見文皇行在所上見之惻然不
直濟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濟熿
遣人結高煦謀不軌上擒高煦得濟熿與交通書
內使劉信又奏濟熿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軍欲
應高煦 上以敕符召濟熿至示諸所發奸逆狀
濟熿伏地頓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
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
屢上變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

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
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
交阯黎利陷昌江與王通請和通許清化諸州地與
利令指揮闞忠同利遣人上表貢方物
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
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修
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
和寧王阿魯台克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
遣人朝貢○騶虞復見楊榮獻頌

秋七月交趾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
寧不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以都督山雲為征
蠻將軍鎮守廣西
九月柳升遇賊死於隘留關
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
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
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
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
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

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遂壞後隊阻不
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
兵梁銘參贊尚書李慶皆死崔聚官軍進至昌江
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為賊
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
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
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
因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碩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
惡湯懼不容讒碩於裴遂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
頭言臣往年為御史嘗廵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
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迕惟
左右小人皆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
耳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致有誹謗 上曰朕固
未信遣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遂降勅
切責裴可立中外頌聖德云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
疾
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千同當世榮
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執死之
忠荊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
至是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畧使懷奏潛
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
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

從我同享富貴忠大怒唾地大罵奪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顙遂遇害事聞　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曰忠節

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若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冬十月王通與交阯黎利立壇爲盟退師

總兵官王通遣指揮闞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臣陳暠上言近者國人遁臣遐國衆語臣云大兵初平

黎賊即有詔旨訪求先王子孫而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不可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二人對曰與之無名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不若因其請而與之上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戈困於交阯之役極矣。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從之

十一月命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琦等諭安南立陳暠爲王命諸將即班師

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赦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携家來歸

皇長子生大赦

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逵卒

逵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文皇北巡時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文皇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

戊申三年春正月王通退師南寧

王通馳奏還　上覽奏勅曰通虧臣節遺笑蠻方

二月立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皇后胡氏遜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勅曰比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重以無子上表請

開陳詞再三、已從所志、就開州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昔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皇太子、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冊爲皇后、

勑諭三法司恤刑

勑曰、比聞刑罰失當、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復報、或播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舊惡、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略無畏憚、此何心哉、天地神明、昭鑒在上、

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上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解生民之塗炭、○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寰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

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足爲世主大戒、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夏四月、以黃福爲行在工部尚書、

初內官馬騏、激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累奏乞福進撫交人、比至、總兵柳升敗死、而福亦爲賊所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饌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

官還京以為行在工部尚書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依違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著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上意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疏之也

薛瑄為監察御史

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專心于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歎而已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妻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挾佳也妻在禁妻不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辨其冤三駁臺官銜唆振又曲庇御史劾瑄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詣益邃四方從學者日衆瑄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

閏四月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騏下詔獄籍其家蔡福朱廣薛聚于贊曾貴李忠皆伏誅

褒贈安南死事諸臣

李琦羅汝敬還自交趾黎利表言陳暠病卒利自守國俟命復遣羅汝敬徐永達諭利訪陳氏後以聞

秋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為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

上一日朝罷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閣廷臣中令誰可使掌憲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昔為京尹剛執不撓政淸弊革貴戚斂戢

上喜陞顧佐右都御史佐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暟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宜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

八月皇子祁鈺生○顧佐奏舉鄧棨等堪任御史命歷政三月遂任之

九月兀良哈犯瀋陽塞帝率諸將出喜峯關討之大破之于寬河遂班師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家北

諸關監皆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
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吉楊士
奇楊榮胡濙等各率其職、扈從、勑駙馬袁容侯張
信尚書張本都御史顧佐等、居守、車駕發京師、渡
潞河駐驆虹橋、召諸將諭曰、今日渡河道路所經、
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
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入薊州境內、
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刈穫之後、頗有遺
秉滯穗、 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哉、

駐驆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
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
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
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
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
棄也、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馳奏、兀良哈之
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是
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驆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
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夷虜無能

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
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
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
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諸軍可後進、夜軍士皆
啣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
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
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
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
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

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
生縛之、斬其酋渠、駐驆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擒
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
從之、駐驆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賚
將士、親製詩歌慰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
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酒
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
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上遂命都督任禮、太監
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部班師、

冬十月、賜蹇義夏原吉輟部事、
蹇義夏原吉從上巡邊還、上念二人老、不欲煩以
事、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與和萬全開、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與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棄國盡三百里云、
己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三月、遣李琦徐永蓮行人張璁敕諭黎利、
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鉀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

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
臣奉職貢、
夏四月、以郭璡爲行在吏部尚書、
寧王權上書謝罪、
上即位、寧王以大父行、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子
女、 上不許、賜女婦八十四人、重違其意、王又令
省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
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
王又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土田、俾衆子
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
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
不當奪以自養、王見 上英武、乃上書謝罪、稍戢、
托志神仙、
命戶兵二部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山海薊州屯
田
五月、初設鈔關
秋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
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 上大怒、逮觀父子俱至、

出臣下、密奏示觀、蓄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數千
餘兩、子輻旁制諸道、聘私滅公、皆明著實跡、觀不
能隱、皆引伏、士奇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
顯任、願姑屈法、以全其生、榮曰、予發戍邊、而令觀
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禁差正官、
敕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
曰、正官、掌印官、所總之事非一、又或各衙門官有
廉能者、輒坐名差委、亦不思所委止是一事、一事

雖完而誤衆事、自今不許差委正官。○上覽歐陽
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
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
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
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
公、亦猶此也、

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槩奏、修嘉興陸贄、湖州胡瑗、蘇
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院祠、從之

庚戌五年春正月、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吉天性寬平、麻德不報、扉怨不釋、其畫財賦、以前
妥爲先酎大體、碁煩苛、以故雖數典大役、供餉膳
給而民不驛騷、雖恒愊無籍餉、不務悦人、人無識
不識、皆詡吉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嫗吉、粟斬吉
稱覆有守城功、陳琉峙雖初欲殺吉、吉力薦瑄木
總漕運、阔恍爲長史、吉薦恍、陛侍郎、恕撫宵有從
隸汙所服金織賜衣帶、欲逃、吉曰、汙可浣、何懼爲
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諭曰、物皆可壊
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㨾精欲文書押之、固
風爲壘所汙、吏權郎內祖以俠、吉曰、汝何與、爵明
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破汙、上命易之、一聘卿大
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擁案歎息、筆欲
下而止者、聑其夫人、罰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
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
忍下也、吉嘗監修三朝實錄、又嘗治水東南、吳
人尸視之、二十年民安吏治、有古大臣風焉

命刑部、究治光祿寺增減供給之罪、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曰、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
定規、今擅自增減、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
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
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勺踐投醪於江、與衆
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二月、帝謁長陵、獻陵、三月還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上
請皇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
六臣見行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
用心、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
之力、輔等頓首對曰、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
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
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
垂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
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命上賜六臣酒饌、白
金文綺、　上還京、道中、過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
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

原缺第二六葉

五月以禮部郎中况鍾爲蘇州知府

鍾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薦其才時郡守多缺命廷臣爲舉選擇鍾在薦選知蘇州府其爲守專屬豪役搆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義者時時禮諸儒生宦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鄰羌者獻詩譏貪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毀羌過失揭府門者鍾術詈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羌名耳遂奏羌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令戶部遣官於甘肅大同等邊易換穀粟儲爲糧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歲年來各處邊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

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從之

九月陞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趙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直隸蘇松等

于謙嘗巡按江西平反寃獄稱爲神明民所不便釐革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 上親書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問民疾苦百弊湔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學畫遂爲規式兩省人皆尸祝之周忱由刑部主事員外趙府長史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知平官田民田加耗立水次便民倉議給裴河搬運民船過江米與築海鹽捍海塘海不爲患之類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令復職

希正仲淹之後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詣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害政害民通邑所患通政司以聞御建復職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

冬十月丙子帝巡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己卯獵岔道壬辰還京

車駕發京師駐蹕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

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亾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亾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十二月命禮部定歸德州張廵許遠南霽雲等祀儀雎陽有協忠廟祀廵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誾上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廵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含譽星見十九夜大如彈丸色黄白光耀有彗 占法含譽瑞星爲君上德孝豐與禮樂人民和悅夷狄來朝之應臣工表賀上撫而弗居戒勵彌至

辛亥六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張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靖難擢揚州知府歷工侍以至兵書至其錄高煦餘黨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逮廵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

祚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時上方博綜經史而祚之措詞若上未曾學問者遂觸怒云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五月交阯黎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秋七月帝幸楊士奇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楊士奇第士奇俯伏惶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上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賜蹇義等招隱歌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

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衆創起鬪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追封鄞國公謚忠武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

賜御詩蹇義胡濙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

惟爾四人贊翊之助、燕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絢耐光爾放慈

韓樂壽劉度幸進全盛貝費袁有道楊賢良、

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假幹公務、貪暴很籍

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宛縟、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勅免朝賀、○夏四月、發商輸粟塞下、○五月、開陝西平涼開城造烈孫道路、

少詹曾棨卒、贈禮侍、諡襄敏、

棨中永樂甲申進士、廷對 成祖親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授修撰、賦天馬海青歌、 上稱豪宏、上特召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 上屢摘罕書僻事問棨、悉能對、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有麗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者、督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三考皆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芳濃然爽致、所列皆不停揮、狀爲之工、極其天趣、工書法、草書雄放、有召人風自翰閣後獨步當世

巡撫都御史于謙進龍馬、百官請賀不許、

詔戶部、令府州縣修倉儲積、

秋七月、羅呂梁濟渠石閘、

命詞臣書豳風圖詩、揭之便殿、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

八月、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永樂中、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撫察、及得交阯、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共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

老敬賢之道、遂改福南京戶部尚書、

福持正不阿、諸臣不便、故改去、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保文學才行之士、

勑諭行在吏部、朕嘗敕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

又出示招隱猗蘭之作、庶幾羣臣咸知朕意、近惟

一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

無遺賢歟、爾吏部卽令在京三品以上、衆議推舉、

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共名來聞、以憑推用、

陝西進嘉禾、敕羣臣勿賀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民害、

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遂各處、盡收

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遂經故城、

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捽寧

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使復任、

命南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况鐘、計疏濬六湖

工力以聞、

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

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

水北、出嘉定與崑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

熟白茆港、

癸丑八年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上侍　皇太后

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收文武

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

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三月、賜進士曹鼐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旱飢、命中外寬恤

○五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

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鎮守松潘、○秋七月、初置武

驤騰驤四衛、

八月、熒惑犯南斗、○勑三法司、遣官恤刑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歷下足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請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閏八月、彗出天倉、○冬、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瑄卒贈侯諡恭襄爲人斷爽英毅弘度偉略稱人勇有謀談論公餘役間輒撰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並能中學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

十一月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皐謀反伏誅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存心寬恕持行廉潔○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交阯黎利死

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 上勅諭山雲曰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嵩利遣奏嵩死嵩之死利所爲也朝廷卽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阯黎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

五月命行人郭濟朱弼祭利○勅諭恤軍

秋八月以楊溥爲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幸文華殿三楊並侍 上諭曰先祖有幾人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洪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退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懾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

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請并獻前元玉璽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

既罷朝、頫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
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
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
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
歎也、
河南江西旱災、勅諭巡撫侍郎于謙周忱撫恤兵民、
○九月、張瑛仍直文淵閣、○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
歸、以爲中府左都督、○交趾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
章敞、行人侯璡諭麟權署安南國事、○鑄宣德通寶

錢、○十二月、甲申、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乙卯、十年、春正月、勅弛採辦買辦、諸役、
癸酉、帝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帝崩
於乾清宮、
壬午、皇太子（方九歲）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爲正統、大赦天下、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卒、贈太師、謚忠定、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質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有大臣之風焉
上大行皇帝謚號、

上尊謚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
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
尊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爲皇太后、○
冊封皇弟祁鈺、爲郕王、○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
命楊溥仍直文淵閣、
英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
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
音尚在、齋慄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
以圖唐虞之治。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

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
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加黃福少保、參
贊機務、
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黃福始、
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
祚父母皆歿于獄、葬猶未成服、祚因上疏乞歸終喪、制許之、
敕三法司錦衣衞刑科、凡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
旨明白、然後加刑、○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

鎮守甘肅○九月勅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

晞常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爲人謙愼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戍絶勾丁而誤及者其人訴晞貰無可饒其酒食令妻勸勝而出避之妻有覺色補絶糧而走獻夜其文狀戍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爲脱晩在郎署将同官一往事奔向胥曹輯焉意在職晞不爲意後主事没晞爲舉驗送之歸後至兵部尚書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

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勅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

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皇太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之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顔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干國事也○以黄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月以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

時有蹈孝子名銭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有子銭由是失愛父提銭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家資食不足瞻每竈突煙與釜甑聞氣熱然矣太倉娘訖護鞍銭不休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銭鞍困頓匍匐道中比歸復扣訴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鎭依依戸外歎入不敢備首稿涙下父泣太倉娘獨與其子居銭擔不見因服塵市中時私其乗問母飲食狀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銭往滞泣本迎母内自南終哦銭餓甚從之銭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銭少餓餓面黄而體瘠小族人半爲苯大六

昭代芳摹卷之十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帝御經筵

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慮也、遂抗章致仕去、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翱後爲太保、善知人、文武大吏、擁聚無譏、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其薦用、翱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願穎急淨力以故、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杜柱右南人、

三月、賜進士周旋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命行在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

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副總兵劉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

陞應天府尹鄺埜爲兵部左侍郎、

埜湖廣宜黄人、初爲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于父、父大怒曰、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又以書罵之、埜迎書曉誦、涕泣受教、

五月、初設提學憲臣、○以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

智武昌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末、永豐賊曾子良作亂、官兵擒而勦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請其有因飢而被誘脅者、不可令盡死、倡義捐俸、爲粥賑之、奏上、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脅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苟無實速自來、衆悉詣官

自告、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民、當貸爾、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勝計、

九月、內閣張瑛卒、○冬十月、兎剌脫歡與其部酋朶兒只伯讎殺、

丁巳二年、春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夏五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一定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上爲原宗詰佐、佐遂老去、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搆之去、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由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理寃濫、懲貪墨、抑豪强、直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待與富姻林私、李誚官廣西、林令二傔從李行、殺之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穆廉得蹤跡甚詳、一訊林卽服、潭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

驥沉毅有傳、有文武才、選擧奧附用法、驗明子瑜嗣侯、成化七年卒、子熊嗣、十五年卒、子[illegible]嗣

托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也、逐去、盡得其貲、穆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穆自幼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吹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沒不能殮、

秋●九月、朓朓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虜酋朶兒只伯入掠甘涼、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陝西軍務、禦之、驥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戒貴曰、努力破賊、樹功名、否無相見、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楊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石城兒泉、與戰、虜敗、尚數窺邊、近驥曰、虜未大衂、不畏我、不退去、我罷子夯命、遣諜知虜巢所在、復用貴先鋒、驥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朶兒只伯率數十騎遠走尋死、上勞驥金幣、

戊午三年、夏四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

左侍郎李時勉錢習禮爲翰林學士○五月江北大水○追復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官
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謫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淳訟簡沒三年民之懷思至今稱之勅部覈實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
六月大學士楊士奇等請清解發戍從南北所宜詔廷臣議行
秋八月順天貢院災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是科稱得士云
冬十月召王驥還京兼大理卿掌兵部事封蔣貴爲定西伯任禮爲寧遠伯趙安爲會昌伯○陞柴車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

車盡心邊務鼓糾劾將佐欺玩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潛沮自處特論益堅凡有功賞雖勅下必覈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
己未四年春正月遣刑部主事楊寧在麓川諭思任發不聽○三月賜進士楊鼎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逮湖廣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獄尋釋之
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滅絕天理濟亂人倫數事上怒遣官校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白覺廢爲庶人仍宥祚改南京御史尋陞福建僉事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質鳳陽人始由教官荐授御史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在山東尤多惠政
夏四月倭奴寇浙東
五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都督方政力戰死之晟還至楚雄卒○六月京師大水命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賑恤

戒論南京諸臣修省求直言、

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陳言、留中、

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信賞必罰、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三言降謫近處京畿、宜衡分其類、四言室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素諳良之政、五言朝官陞任、求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少習韜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室遏僧尼、

擬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各正三品俸、其以循良之政、卓冠一時也、

鍾剛正奇偉、深廉之操、一塵不染、操履之固、千夫莫回、令行秋霜、摩暴弗馴、惠流時雨、瘵悴弗照、又有魏觀蒲圻人、博學有文名、守蘇州防奸懲蠹、賑貧濟賢、䘏乎役賦、報政為天下最、陞四川參政、雖

其代役任守蘇、收以職、府治於士誠故基及浚錦帆徑、為御史張度所劾、上怒逮觀及高啓王彝並坐死、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降福建僉事廖謨為府同知、

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避之、自是振浙攬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

雲鎮廣西十餘年、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

庚申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斥奸嫉惡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錢、後贈太保謚忠宣、

二月、行在翰林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文淵閣、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榮曰、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

力也士奇服其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
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
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展墓還京卒于武林驛
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
遺旨撫順討逆竭勤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臨
機應變端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
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賑窮

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卒贈太師諡文敏
遣使齎勅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
謝各置勑書樓以彰恩寵
辛酉六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以定西侯蔣貴爲
征夷將軍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
督軍務郎中侯璡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大學士楊溥展
墓還朝○侍讀劉球上言
略曰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
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
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
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
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
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
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振不能從
球天性孝弟忠潔寬平議論堅正慷慨常依名節
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雅贍金春玉應人共寶
之如月蝸天犀也
冬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十一月定都北京

除行在字○蔣貴王驥等進攻麓川思任發走緬甸
遂旋師○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閏十一月以李
時勉爲國子祭酒○十二月脫脫不花及脫歡子也
先遣使貢馬
壬戌七年春三月賜進士劉儼等一百五十人及第
出身有差○論麓川功封蔣貴爲定西侯王驥爲靖
遠伯侯璡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贈方
政威遠伯諡忠毅
秋七月吏部尚書郭璡罷

璡在吏部嘗值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護璡獨不可曰主上沖年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至是璡請老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太皇太后遺誥吾自洪武中配仁宗昭皇帝三十餘年爲未亡人十有八年今命止此得全歸以從

先帝于地下足矣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栗爾內外文武羣臣宜盡誠輔導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惟愛人爲保國之本惟施仁爲愛國之道爾羣臣咸佐皇帝惇行仁政各秉廉公忠誠勤慎不懈庶幾克濟宮中大小庶務悉奏皇太后而行諸后妃家並須遵奉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初宣廟崩張太后卽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裁禁中官不許差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亂之 太

后頷之

雲南思任發復反以定西侯蔣貴爲總兵官靖遠侯王驥提督軍務討之

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

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
秩復倍于前○翰林侍講劉球疏云臣聞王者之
師不驕忿于一決必慮勝于萬全所以無敗事而
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于雲
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
之臣竊以爲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
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
況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
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暴露十二萬衆于

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
致雲南之米于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
多缺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
以事外夷必欲懲之則宏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
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
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
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
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于木邦車里諸夷以爲
外援俟寇出沒即加勦擒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

終不悛則二三年後根積有餘士卒熟其衜道別
議大舉

是年建文帝還居京師寺中

建文帝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在某寺呼寺僧謂曰
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
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僊偒爲我
也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
禮見比至　上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建文帝曰固
也此曹安得及事我耶吳誠在無衆以白　上命

誠往見誠亦遲疑建文帝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
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
汝侍膳吾箸挾一臠賜汝汝兩手皆托持不可接
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囓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
聞大慟反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養某寺中
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程濟隨至京莫知所終

建文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
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
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
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
蛟龍不敢吞又嘗賦金陵詩曰閒日乘輿看晚晴

忽忽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書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烏鴉早晚朝、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王直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賦才識、詩文精緻、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既秉銓軸、益廉愼、時江南二王、東王曰直、西王曰英、

夏六月、雷震奉天殿、

太監王振繫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

瑄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瑄、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私門乎、振聞憾、瑄臺官諂事振、劾瑄繫獄、瑄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得免歸田、

封元臣宋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立皇后錢氏○兀剌順寧王脫歡死、

脫歡之子曰也先、强盛桀驁不恭、時時稅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爲若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

太監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張太后崩、太監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於皇城、又作智化寺於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是年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二曰親政務、以總攬權綱、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六曰愼刑罰、以彰憲典、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臣見 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

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閑暇之時、訓練軍士、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王振怒球言總權綱爲詆己也、欲置球死地不得、馬順附振、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鑕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球魂附馬順子、數順之罪、順不自安、命緇流誦經度之、由是廷臣微

譴、輒見斥謫、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憸邪小人、極盡諂媚、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鬚、兒子豈敢有鬚、閭巷聞之傳笑、晞宣言于衆、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皆具金銀進見、初惟府部院寺大臣、後百執事、及在外郡邑庶職、無不進、有輒致千餘金者、遂以爲常矣、一夕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自東橫行詣門、適見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爲上在、步稍後、徹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將過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

王振素慕敬宗名、託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遺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爲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江慈谿人、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儼卒、○九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

之、○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故后靜慈僊師胡氏卒、

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太學成、帝視學、謁先師、○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晚年、呢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有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至是士奇卒、乃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然文貞爲本朝相臣、猶稱巨擘、

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鎭海瀆、

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死甚衆乃遣禮部侍郎王英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禱民禱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塍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秋七月兀良哈三衛寇邊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諒陳懷分道出塞擊敗之

乙丑十年春三月賜進士商輅等一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進內閣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右侍

郎以苗衷爲兵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以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始于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三月河南山西巡撫侍郎于謙降大理寺左少卿尋復巡撫

于謙在梁晉間年久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用事于謙素無餽奉振遂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聞之赴闕乞留復命巡撫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倭寇浙西○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諡文定

先是太皇太后張氏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張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不出溥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樹于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操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矣

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宜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爲不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國史謂三楊同爲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體溥有相度

九月以鄺埜爲兵部尚書○冬十月閱武近郊○十一月命京營總兵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十二年春二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爲國子祭酒○河南山西巡撫于謙丁父憂尋命起復以爲兵部右侍郎協理部事○以都督僉事石

亨爲左參將守萬全

亨伯父嚴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强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陞指揮使從亨參謀

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詔誥中秘書侍經筵

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江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

文呂原李詔劉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

夏五月陞王翺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習禮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推財賑贍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歸山十五年卒

秋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八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浙江處州賊葉宗留反命僉都御史張楷討之○太監王振逮覇州知州張需下獄謫戍

覇州民多游食需教之種粟麥桑棗令紡績畜雞豚民皆勤力不一年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有牧馬者生事擾民需笞之其領牧者譖于王振遂捕需下獄笞箠幾死謫戍遼城

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釁端圖爲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賜進士彭

時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臣體

夏四月福建寧化賊鄧茂七反遣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御師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鄧茂七建昌人聚衆集會願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聚黨劫上杭攻汀州據杉門攻光澤縣大掠

順流而下、攻邵武府、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縣、時
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以萬
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
歛之、貧乏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
成號集居民、劫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襲尤溪
縣、縣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將攻延平、據
王臺、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其勢益熾、
命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秋七月、以都
督徐恭、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璞、提督軍務、討浙江

賊葉宗晉、○九月、命侍郎孫原貞、鎭守浙江、都御史
軒輗、爲巡撫、○冬十月、雲南思機發叛、以靖遠伯王
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官、張凱、田禮、爲副總
兵、帥師討之、
驥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歛衆、據鬼哭山、及芒
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思機發遁、莫知所在、大軍踰
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詔增驥祿百石、
十一月、兵部侍郎于謙、丁母憂、仍命起復理部事、○
福建賊、鄧茂七、寇德化、永春、安溪等郡、知府熊尚初

逆戰於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副總兵陳榮
進兵攻鄧茂七、戰敗死、○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
閩浙要地、
朝廷慮葉宗晉、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榜諭脅從
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數
人、誅于市、賊聞之遁去、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朔、頒己巳大統曆於百官、
以寧陽侯陳懋、爲征夷將軍、保定侯梁瑤、平江伯陳
豫、爲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

監督軍務、帥師討鄧茂七、○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
參政張瑛、戰敗死之、○二月、鄧茂七復攻延平、總兵
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張楷還兵、仍討浙賊、金濂
陳懋、晉鎭福建、遣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下獄誅之、
福建鄧茂七反、凡三司官之親臨、皆得貸死、惟前
後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蓋因王
振當權、所惡若御史之官、故盡殺之、
貴州苗反、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饒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

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
酋終逋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
竊發攻圍城堡
周忱陞戶部尚書仍巡撫○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
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遂有是
擢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凜然恩威大著凡臨
衆奏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臆滯
設施嚴整與情洽後官民
皆遵守之號曰韓都御
五月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湖廣苗反以保

定伯梁珤爲平蠻將軍右都御史王來總督軍務率
兵討之○總兵徐恭進兵攻葉宗留敗績三司官沈
璘耿定王晟皆歿○致仕大學士黃淮卒○張楷招
撫浙賊班師
徐恭戰既敗績莫能爲計按察僉事陶成請招諭
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
惻宗留等環聽竦動遂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三殺
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張楷仍招降之楷遂班師
秋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珵頗知天文私與其友劉溥以不祥久
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遂命其妻孥南歸
也先大舉入寇太監王振强帝親征遂北狩
是年春也先遣二千人詐稱三千人貢馬曰此聘
禮也朝廷莫之知答詔無許婚意王振怒也先詐
報人數減其賞賜并所酬馬價也先媿忿秋七月
八日大舉入寇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
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
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

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
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命太監金英輔
郕王居守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
不允遂偕王振及官兵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扎
營明日出居庸關鄺埜請回鑾及雲中王佐竟日
號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
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
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
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狼

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織、罩營、雷雨大作、王振
惡之、頃之、又聞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
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乃密言於振、其勢決
不可行、振始有回意、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
等、車駕入、宜從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還至
狼山、虜追且及、遣來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
進軍鷂兒嶺、虜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是
日、駕至土木、日尚來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欲
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鄺埜

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
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
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
扶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次日欲行、虜
已逼不敢動、是爲八月十四也、人馬不飲水已二
日、飢渴之極、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
衝虜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虜遣使持
書來、以求和爲言、遂召曹鼐草勑、與和、遣二通事、
與虜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回旋之間、

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
長刀以砍我軍、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衆裸袒皆
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
親兵突圍、不得出、虜擁去、百官沒者、英國公張輔、
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
免者、遂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渴、稱達關上、虜
聚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太監喜寧本胡
種也、遂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十六日、上
在虜營、惟校尉袁彬隨侍、答應著彬寫書、差人回

京、奏討珍珠蟒龍段疋金銀等物、以賞也先、着人
隨至宣府城下、不敢開門、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
以其夜二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闕下、
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出紫陌、見軍士奔
歸、瘡殘被體、血污狼藉、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皇
太后遂遣使齎黃金珠玉蟒龍段疋等、駝以入虜、
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
八月、太后命郕王權總國事、○立皇長子見深、爲皇
太子、

皇太后詔天下曰迺因虜寇犯邊疾害生靈皇帝
恐禍延宗室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
家不意被留虜庭尚念神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
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見深立為皇太子正
位東宮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廷誅錦衣衛指揮馬順籍王振家滅其族
八月二十三日郕王臨午門左言官大臣次第宣
讀彈劾王振傾危宗社今在虜中為虜所用罪當
滅族馬順猶回護之當闕揚言衆怒曰此正奸臣

黨也給事中王竑捽順頭請誅郕王起入内使閹
門閭衆爭毆順蹴踏捲裂頂刻而斃或就脫順鞾
擊出眼血流閤門前時上直官軍候左掖門譁云
尚有王長隨毛長隨二人必頂拔尉捽出亦擊殺
之曳三屍陳于東安門
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宅在宮城内外凡數
處重堂邃室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
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
萬疋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僇于市其族屬無
少長皆斬并籍振黨彭
德清内使陳官等家
遣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繫錦衣獄○太
后以于謙為兵部尚書鄺埜沒于土木謙以本部陞用○帝出塞
聖駕十七日夜渡宣府河袁彬控馬渡訖也先謀
為布囊欲盛朝廷使羣騎蹂躪忽一雷擊死也先
所乘馬其謀乃沮又夜令人行刺刺者見一大蟒
蛇遶護御帳外畏怖而去羣胡皆曰大元之仇今
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呼也先曰萬衆
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
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
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

有萬世之美名乎衆皆曰若于是也先赴帳房叩
頭致敬奉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賄至即歸
聖駕郭登守大同閉門不納道人傳奏曰臣奉朝
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校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
大叫于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同
出見獻蟒龍袍括城中犒軍物金銀共萬餘兩迎
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遂去過猶兒庄二十八
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也先拜稽首乃
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帝酒歌舞

以爲娛、遂奉帝居於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
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帝、亦如也先禮、帝在營、
聖敬無斁、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
會大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異之、往覘天容、
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歎、効順益篤、
廣賊黃蕭養反、攻廣州、副總兵王清戰沒、
黃蕭養坐强盜、在郡獄中、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
漸生竹葉、同禁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
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出凡十

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遁入海中、哨聚羣盜、旬日間、
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城幾破、王清自高州引兵
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
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
出柴中、擒王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
開降、清罵賊遇害而死、蕭養遂僭稱東陽王、
以金濂爲戶部尚書、○九月帝在迤北、○癸未郕王
卽皇帝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
進內閣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以侍講商輅

仁、擢彭時入直文淵閣、

商輅官至台鼎、而家實蕭然、敝廬僅仙、使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毅清介廉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齟齬、獨持正、嘗曰、滿議可畏、以是見忌於人、亦以是受知于正統皇帝、

以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
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卿、審理副俞儼
爲僉都御史、○出楊洪石亨于獄中、總京營兵、○起
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以兵部郎中羅通守
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荊關、○冬十月上皇在迤
北、○也先遣使來議和、不許、遂寇大同、破紫荊關、都
御史孫祥走死、

喜寧教也先犯京師、可以挾索寶貨、又紿上皇欲
送還京、虜遂奉駕入塞、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
破紫荊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時承平日久、城外關上等處、倉場草束芻料堆積、
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
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
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

非討也、
也先犯京師、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祭器、遂大肆掠、
于謙石亨孫鏜等禦却之、
虜近京、也先奉上皇居土城廟、虜騎掠西北關外、
于謙石亨分營城北、都督孫鏜營城西、刑部侍郎
江淵叅賛軍事、尚寶司丞夏瑄陳策、請召宣府遼東、
各邊精兵赴援也、先遣使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
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叅議王復爲禮部侍
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于土城

廟、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
上皇進書勅、上皇視漢字書、虜視番字勅、也先貽
爾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楊善來、上皇諭
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虜益四
面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
散掠下邑、于謙督軍出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斃虜
死者無數、石亨遂統兵出安定門、挺刀單馬、進殺
數十人、石彪持斧率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振
天地、虜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會彪
率精兵千餘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
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復追至清風店、又大
捷、都督孫鏜逐虜至固安、又大捷、程信遂請勅石
亨于謙移營關廂外、禦虜、陳循又請下榜數道、諭
回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
先疑懼而退、兵入援亦稍至、是月既望也、先出居
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荊、楊洪石彪仍帥
兵擊零虜未去者、陳循請留邊兵守京師、給事中
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

弃、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
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
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
爲便、
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
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
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然能
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
阻、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夾擊破之、詔趣行其策、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璞鎮守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副都御史朱鑑鎮守雁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平江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營軍務。○以何文淵為吏部尚書。○以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

時邊事緊急，下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水磨鋥亮，忱取所積餘大侯鉄快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付急用。又正統間宮殿當餘輸計用牛熟萬除前進宿廢蚋，命俱賦時忱以議事起京遇諸從付將行出自有庭，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蠹，請出廄應厩同治印發綵米買皮膠鰾補納，以新易舊，而將便利其處事間而發多類此。

命兵部侍郎侯璡總督軍務，都督方瑛為副總兵，討貴州苗。○以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為監察御史。○十一月，上皇在迤北。○論禦虜功，以石亨為第一，封武清侯，楊洪進昌平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陞石彪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

時侍講劉定之條陳十事，其八曰賞罰，言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催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秩一品，天下之人未

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

傷洪起行伍，生長邊陲，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堅陛將帥，能用奇兵，遇虜必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勦殺，虜人畏之，呼為楊王。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惶懼，或欲逆棄其城，衆紛然爭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斬之，衆始定。城中老標雖呼曰，吾儕生矣，同設策捍禦，皆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鈐鑰粉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郭登者，聚昌侯孫子興之條，初為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動，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殺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皆相存亡，當不使諸君徒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扁值，於是晝夜督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率所部，并料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臘書馳奏，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近床進奉。壽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時譯使與官童隨侍，言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爲胡婿耶後史何以識卿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爾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媵御耳也先益敬服韃衆每夜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共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

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悅亦當進一言

命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福建賊鄧伯孫平之　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弃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以都督董興爲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討廣賊黃蕭養○也先遣使索大臣迎車駕○十二月　上皇在迤北○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翺禦却之○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母吳氏爲皇太后立妃汪氏爲皇后○册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太子生母也）○都御史張楷下獄放歸田

葉宗留之亂浙江三司官皆沒而楷但以撫賊班師賊復爲亂故罷楷

都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

提督孫鏜禦虜西城外將小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呼城門求入信不許號言鏜小失利即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愈危趣鏜戰必効死力　上立詔初孫鏜勞選城鏜兵亦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銃砲佐鏜虜退遂精勒不總兵子少保移營闕廟外禦虜

昭代芳摹卷之十六　終

昭代芳摹卷之十七

武原臣徐昌治述

恭仁康定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朔上皇在迤北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廷臣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事遂寢

内侍郎增有罪下獄

時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貽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率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羣邪趨媚

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上命錦衣衛捕治之後獲釋不敢復肆

虜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却之

是年正月賊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我寡虜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

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輙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勲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尤多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作百戰未嘗挫衂中將平參將表兼禮武而能文業而善斷無子以兄尚[illegible]承嗣之子嘗詩於朝爲後科嗣伯

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許入監上從事例與歲貢同

〇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〇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〇三月虜奉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

是月虜入薊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虜又入萬全寧夏至慶陽復奉車駕至大同諸虜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

侍講劉定之上言

一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蠹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惑奸究、一旦卒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夏四月、宣府遊擊楊俊擒喜寧、檻送京師、伏誅、

楊洪庶子俊充遊擊將軍、時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是月二十二日、上皇以久無使臣往來、而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乃令袁彬至也先處、說旨要差總旗高磐、太監喜寧達子哪哈出回京、也先依聽、上皇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令磐到宣府、與總兵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磐與喜寧飲、城下密約城上干進、湯時卽發短鎗、少頃鎗發、達衆走散、磐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哪哈出回營報知、上皇喜曰、這廝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如今拏了、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了、楊俊送喜寧至京、誅之、以功陞都督、

都督董興破廣賊、獲黃蕭養、誅之、封興爲海寧伯、

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赴虜議和、不許、

尚書于謙知　上意不欲迎駕、議曰、巽道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移文詰責許貴、

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虜入雁門關、

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虜酋阿剌遣使貢馬、請和、不許、

勑阿剌曰、我朝與爾、尨刺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興師問罪、也先又輒遣醜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承嗣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

授賞乃也先詭詐反覆今阿剌使至朕欲從爾但
問也先尚聚衆塞上意在脅挾義不可從
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賊戰死
處州賊陶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
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陶成稍却以避其
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
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
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蔭
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

立團營
兵部尚書于謙議揀選三大營馬步軍一十五萬
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常令在營操練以
備警急謂用就於三大營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
團營總兵官文臣提督即以兵部尚書
六月虜奉上皇復至大同肆行擄掠
秋七月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實爲禮部侍郎羅
綺爲大理少卿奉勅使虜
也先屢以議和不諧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
遣其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赴京請和禮部議奏
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諭大臣言官
絕虜吏部尚書王直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
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悅曰朕無意大位
若曹過爲朕疑今奈何異議于謙對曰大位已定
孰敢他議秖答使舒邊患耳帝意始釋太監興安
侗侗而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王
直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皇上使敢勿行乎
時李寔任禮科都給事中對曰寔雖才識不周適

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興安入內
復命遂陞李寔禮部右侍郎爲正使羅綺右少卿
爲副使馬顯陞指揮使爲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寔
等面諭曰遣書脫脫不花勅也先罷兵息戰圖永
遠之福又勅諭阿剌遣可汗及也先各白金百兩
金織文綺八一時閣臣及府部諸臣只言罷兵講
和絕不及迎回上皇之意寔等遂偕虜使完者脫
歡等行以七月十七日至也先營也先曰大明皇
帝因何差爾每答曰自王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

太師動兵遮留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令阿剌知院差參政完者脫歡賫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賫送賞賜給與太師并可汗阿剌知院以全終始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兵我寔心送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關保姚謙去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寔曰太師既是送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

不能無疑況又分兵各門厮殺姚謙張關保既爲使臣却使達達百餘人各張弓矢邀截亂殺寔不知二人爲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寔答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爲報仇兄被虜者弟爲報仇且軍士獲一首即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彼又差李貴我着送到大同城裏因何又不放回寔答

曰近時夜不收報說听到大同東遊離城八里見有殺死身屍四五十人拾得荷包一個內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朝廷如參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同來兩國和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又殺了寔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朝廷恩寵托爲心腹今賫銑金帛迎取上皇却又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朝

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爲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大明皇帝與我是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厮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明日引你去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賫達達可汗并阿剌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寔三十里見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猪炒燒酒器皿等物寔泣下行禮畢惟見校尉袁彬軍餘劉浦兒僧人夏福三人侍左右上

皇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殺牛車一輛馬一疋
以為移營之具上皇曰此先我來非為遊玩私已
之事乃為天下生靈將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
留在此寔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有
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搶殺人馬
圍京城喜寧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
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又阻住喜
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上皇問聖母及上安
否寔奏曰安乃問舊臣姓名甚悉上皇曰我在此

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與我將得衣服
冠帶靴帽來否寔奏曰陛下蒙塵羣臣及天下生
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言語不一又數次
差人來迎俱無回報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實不
曾有衣服帶來上皇曰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
并內外文武羣臣差人來迎我回我情愿看守祖
宗陵寢或為百姓也好若不來接我也先說令人
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祖宗社稷天
下生靈為重寔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觀今衣服

惡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上皇曰飲食之類小
節與我整理大事寔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寵
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上皇
曰我亦知此人終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鞋
賜酒飯畢次議大事寔以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
自責謙退避位之理上皇從之也先宰馬備酒相
待曰你每來時心裏可怕麼寔答曰自古敵國以
禮為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
遇賊寇將冒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

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你每認的上
皇可想他麼曰為臣盡忠為子死孝君父之恩豈
可忘乎我每之恩上皇即太師之恩可汗耳也先
曰然既是恩想何不取回寔答曰朝廷數次差人
賚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既是肯着我奉迎回
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大明皇帝勑書
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駕大明皇帝晋在這裏又
做不得我的皇帝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個好
名兒你每回去叅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

五人來接、我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輕易了你每
皇帝十四日、寔與也先辭、也先曰差來接駕的、約
至八月初五日、若不來軍馬擾邊、莫說我每失信、
本日往辭上皇、時伯顏在側、曰大人同可着人早
來、圖成大事、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袖出書三
封、令寔賚回、曰你去上稟聖母太后、上稟當今皇
帝、也先非要土地、非要歲幣、惟要蟒龍、幷織金綵
段等物、差人早早賚來、寔領命泣下、辭起程、與也
先所差右丞把禿偕行、

晋花可汗（卽脫脫不花）、遣使皮兒馬黑麻入貢請和、○遣
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郞趙榮、使虜、
李寔羅綺、以虜使把禿朝見、
李寔遇楊善趙榮於懷來、以在虜與也先應答之
辭、及彼中事情、幷奉迎上皇之意、具與善等言之、
俾無背馳、以全終始、寔等至京朝見、上御文華殿、
召寔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話、寔悉陳前詞、又問太
上皇帝如何說、寔頓首奏曰、上稟陛下、備陳太上
皇前旨、上曰、也先請和之意、虛實如何、對曰臣人

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忻悅、咸願和好、似有實情、望
陛下處置、上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虜使把
禿、奏討迎駕大臣、上不許、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
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奏再遣寔、奉衣物禮幣、迎復
上皇、上曰、虜情叵測、寔崎嶇去、不必更使、卽以
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懋直等、再上言、也先
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上
亦不聽、下大臣再議、李寔言、臣自兎剌還時、也先
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

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卽未遣、須先遣一二人
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伏望俯從羣言、別
遣材智大臣、往迎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
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趑趄、過期失約、
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入、干戈終不
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遣
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顧前
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
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兎剌甚厚、一

且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須賞給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卽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寔奉迎上皇、御史畢鑾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專遣人迎駕、不聽、

八月、楊善、趙榮至虜營、見上皇、癸酉、上皇發進北、

楊善等入虜境、答也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今日兩家和好、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來、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道等好男子、萬代人稱贊、也先曰

者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好禮數、宴罷、也先送上皇去、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次日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候乘輿入、然後就館、

千戶龔遂榮下錦衣獄、尋釋之、

上皇至宣府、千戶龔遂榮匿名投書于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石亨、于謙等不敢發一言、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還、無不踴躍、今迎復、禮宜厚、而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復位、否則貽譏萬世、上詰諸大臣從何所得、大臣言得書

於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殺大臣胡不告朕爲
匿名書遂榮恐累商殺乃發憤自白曰書本臣出
縛下錦衣衛獄上亦不能深罪也
上皇入居南宮勑免羣臣朝見
翰林侍讀商輅候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
朕還京願居閑卿爲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
武羣臣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
皇答拜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勑曰
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

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
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
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
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
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取辱國喪師有玷宗廟
又何頻見爾羣臣乎癸巳上宴疋剌使人于奉天
門明日上皇宴之南宮陛賞疋剌使人有差
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陞

侯進兵部尚書尋卒
先是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
中食且盡時普定圍尤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
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
趨貴州克降里蜒城羊賜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
平都勻諸圍俱解　帝嘉其功時暑雨方盛疫癘
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
命保定伯梁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英
陳友等征湖廣貴州等處苗寇

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
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
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于謙奏遣其有名號
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
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庸關巡哨大同宣府頼國楊洪祖政立功世襲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擒虜戒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
九月上皇在南宮○改江淵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

林學士○改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綜督機務○十
一月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封宣府總
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
普花可汗也先並遣使貢馬
也先念上皇遣人貢馬勅也先曰覽奏具悉太師
敬順天道尊重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
其善朕與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親毋勞太師念
所貢馬疋鼠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付來
使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致仕
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
居者候二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供酒一甌
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
一碗具嘉其勤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
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
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
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
取士也

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
延安門不許○荊憲王請朝上皇不許
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大理寺丞薛
瑄陞南京大理寺卿
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
王文卽訊坐誅反文淸抗章辨之獲免是冬御史
劉孜薦文淸粹學篤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
子之儒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

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籍竑至盡所以救荒之
術旣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
運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
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癘流
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瘞之竆晝夜竭精
慮事事竆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
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
上大饑　帝于樓櫓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
死矣後得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

飢死我百姓矣、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
一文曜附于謙内議患其黨比乃調曜於吏部、
三月賜進士柯潛等二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都御
史王來撫湖廣苗酋章同烈香爐山平、○文選郎中
李賢上正本十策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
一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絶玩好愼擧措崇
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詔付外既而
給事中李侃等以灾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

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爲置諸左右禮部尚書
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
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
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䦨笑編修楊守陳賦
銀豆謠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鑿良工、顆顆亂洒金堦下、萬顆珠璣真玉盤、得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鮮獸盡竹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顆民、斯將銀豆二十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
五經博士○冬十月浙江[illegible]進孫原貞爲兵
部尚書鎮守閩浙兩省地方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
一忱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尤擅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並出會計觀地豐凶事緩急爲施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
陞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
中國長策惟有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
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
内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

尺五寸、前後左右、横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
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
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内藏軍馬糧草輜
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
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備邊長策、莫善於此、遂陞
兵部右侍郎、
十一月、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僉都御史李
秉總督邊儲、參贊宣府軍務、
一秉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

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毎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帝以秉爲能

十二月進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于延安門不許○詔中書舍人何觀于外任

時觀辨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於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

壬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先是陳鎰鎮陝西慈厚淸愼悉民疾苦不作[illegible]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事各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毎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鎰至即雨雨久鎰至必霽人亦愛戴之比疇至除弊屏貪威望大著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疇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絶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竟不增戍

于謙石亨請討虜不許

時普花可汗與也先相猜殺謙亨乞統兵出宣府

大同討虜復讐上不許

二月也先遣使獻捷○有星孛于畢

夏四月命都督孫安鎮守獨石以葉盛爲山西參政協贊軍務程信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

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弃之于謙曰弃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入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

兩、買牛千餘頭、犒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
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
是乎取給、盛在偏石五年、邊人賴以歡給、
大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請行屯田、
增東宮官、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爲
太子太傅、王文、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蕭
鎡爲太子少師、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
子、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于閣下諸學士
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惠、遂以太
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𤥨者、謀
殺庶兄堈、左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𤥨大懼、謀于
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
見濟爲太子、疏入、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
下廷臣會議、且令釋𤥨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
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群臣廷議、王直、
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即日簡置東宮官、亭慫濙

直四人、太子太師、溥、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五月
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
爲皇后、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詔曰、天祐下民何文淵具封
作之君、實邇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
于萬年、大赦天下、更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先
是、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
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默
然、蓋帝所言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
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
八月、熒惑晝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冬十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爲吏部尚書、兼翰
林學士、直文淵閣、○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客星見
輿鬼、
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吏部尚書何文淵
罷、以王翺爲吏部尚書、
文淵罷、　上命衆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
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

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召翔為吏部尚書翔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托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何文淵字溫則號廉靜寡欲一部大治召為刑部侍郎行禮合浮卻之好中者為立卻全施後廷臣部尚為吏部侍郎遷尚書擢用人才識蹤始露時科道交章劾文淵含蹤奸邪乞治其罪因易踏有功乃令致仕

年富為吏科給事時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值民流聚十數萬詔撫捂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抑僥聚風俗為之一變

愛當則正料思犄言家覺遷事直而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陝

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時有旨買羊角為上供燈九疇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毋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

九疇為禮科給事時議論持大體有清操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弊擢運司同知九疇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權家渠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令內報鹽場竈丁數千人走闕下乞留聖都轉運使嘗坐水勞竈于日水治不若使君滿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行婦人來何列家者去而既婦家訟荊與弟殺婦荊訴服罪延弟荊兄弟已而竟斬

秋七月也先弒其可汗普化而自立為可汗

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疋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又以己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綱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公忌之登憤邊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為官措置至是以病召還

命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士

鄭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其法至今便焉

九月召薛瑄于南京為大理卿○冬十月也先自稱

大元田盛可汗、遣使貢馬、
徐理更名有貞、陞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侍講徐理上言、人臣避國諱、子孫避家諱、臣幼誤犯祖諱、乃更名有貞、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有貞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

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貲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
按、有貞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悵惘、因以玉帶獻於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内家習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至是遂舉治河、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漕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
冬十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葬西山、
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詔求直言、
是時自冬徂春、雨暘弗順、積雪連旬、春分已過、暖氣尚遙、乃下詔、

三月、賜進士孫賢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等、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内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言、王振竭生民膏

血、修大隆興寺、極爲壯麗、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時京城内外建寺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丑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時値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畱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下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祖廟神靈、皇帝勝算、迎歸上皇于南宮、

豈遠臣未知皇上于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国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冊封皇上爲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見皇上于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国家感孚通於神明災

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

五月下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于錦衣獄黄霧四塞

鍾同方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遂上疏請立沂王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章綸發憤亦即具疏陳修德弭災等事曰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于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與皇上同氣且曾親受上皇之冊封上皇親征戎虜

被留虜庭嘗詔肯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遠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皇之法也臣又竊觀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俟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于宮庭萬姓愛戴而懽聲洋溢於四海上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煅煉逼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

悒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幷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

出兵部觀政進士楊集爲安州知州

楊集以鍾同章綸二人下獄、上書于謙、略曰、姦人黃玹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淸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屛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所立上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爲雲南經歷、復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按上皇復位之後、下御史部獄、杖殺之、徐正受凌遲之刑、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秋七月、敕儒臣纂修宋元綱目、○改李賢爲吏部侍郎、

賢爲君監錄、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錄上之、

太師李賢、宣德八年進士、才藝有名、使山西、見御史蒞政淸公容新學庭禮務竣節簡議言命任之

道亦于紫庶禽獸、夷狄、理一分殊、愛有差等、指揮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一石、韃官斷得實支十七石五斗、韃官一當華官十七、有差、京師韃官奚啻萬計、冗食傭賜、其何能給、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胡迭亂、殷鑒不遠、乞漸分徙、正統元年、授驗封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頗弛莫甚于太學繕敝、莫多於佛寺頗措如此、可謂大哉、

時禁中有言、茂陵不宜闕在東宮者、上疑之、八年、上不豫、閣使殿召賢論曰、今廢事、顚上覃而、大者反摠奈何、賢對若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叩謝、謝太子、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諸議竟不得行、

巳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協理部事、出內閣江淵爲工部尚書、○

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馬昂破瀧水猺、陞右都御史、

時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猺巢、斬獲甚衆、

逮南雄知府劉寔下詔獄、

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橐、推其餘餌過客、得其歡心、且爲游聲、寔至、存梲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敷

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輒苛辱定
郡人、挺定出、中貴去、至韶、韶人為言南雄守、且驛
奏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
抗物使、毀敕、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
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
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
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定存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躍道子、燃燈起書、如獲至寶、生平清強、甘心貧窶、與古廉吏范丹李及無異、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以朱熹裔孫梃為翰林
院世五經博士、○秋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御
史鍾同、郎中章綸於闕庭、
莊謫驛丞、同、綸禁獄、同卒、于獄、骸掩圜土、莫敢收葬、
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
位至公卿、先世室廬、蓋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
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
務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進
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
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
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醯醬蔬菜
之屬為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以和藥、尤
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
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
要用人、似此才。尋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于謙骨相異常、甫七歲、僧蘭古春曰、此他日救時宰相、少讀書、不擇卷、過目輒成誦、文如雲行水湧、有奇氣、詩清麗、頃刻千言、先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孛來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益復蠢動、訛言萬端、變在呼吸、謙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扼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入城堡、仍留薊州、藩臬條畫、立奏劾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朝廟欸戢、寇盜削平、口不言功、蓋自欽飭、公遺骸、得都督陳逵密路守者、收瘞、于冕請歸葬祖塋、今趣祠地是也、

二月、以誠意伯、劉基裔孫祿、為翰林院五經博士、○
夏五月、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仍兼文淵閣、高穀王
文、並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穀進少保、蕭鎡戶部
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宋周惇頤裔孫冕、為翰林院五經博士、○秋八月、

徐有貞陞副都御史還朝、

帝用人多咨訪於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啣謙、

殿試順天中式舉人、

是年鄉試、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于謙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遂劾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例、高穀懼儼等禍不測、具白眞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特旨欽賜瑛倫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疏切照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事經綸、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遺者亦未止瑛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不報

冬十二月、削寧王護衛、

丁丑八年春正月、上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壬午、上皇復即皇帝位、

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圖富貴者、因起異意、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于左順門外、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衆還道中、作封事進奏、十有三日奉聖旨、待正月十七日早朝、禮部尚書胡濙、令辦事官報各衙門、于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草奏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子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武清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彬曰、

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盡圖之徐元玉亨軏等從其言會徐有貞是月十四夜也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軏遽佯言閗虜騎且薄都城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非常亨等篤說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勑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

矣吉祥遂以入白皇太后郎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斁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閣而不開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于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吉祥即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軏亨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

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有貞等前導密逕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傑之戰死闕下時大小群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期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鍾鼓鳴上皇御極矣于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爲復見

太平會本遂不進

時鋪座尚在殿隅諸臣爭推之至中升坐鍾鼓齊鳴群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鍾鼓聲問左右曰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群臣入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

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

武原臣徐昌治述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

皇太后勅廢景泰皇帝，復爲郕王。皇太后吳氏爲賢妃，皇后汪氏爲郕王妃。

逮王文、于謙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

別無顯迹。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遂決，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

或謂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不知謙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必圖迎復，則事將以上爲重，贊有褻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獲安，而上得以復辟者，謚定襄與于是也，然卒不免，悲夫。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兒者，以酒醊其地，酹慟，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醊如故。先是，杭之西湖瀏瘞底務卹貞勝旗其地，諸人曰：昔人其葬乎，吾甚冀于公謂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歲而敗，贓具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憮然曰：于謙終給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爲默然。于公謙爲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皆諸生過峻序，嗾而揶之，方詬攘間，僉事墮泮池，諸生皆驚走，謙獨前救之，起僉事。欲罪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罪，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護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謙由此顯名。

徐有貞兼翰林學士，進兵部尚書，直文淵閣。○逮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下

錦衣衛獄。○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以李彬爲大理卿。○錄迎復功，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軏爲太平侯，張輗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

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侄及諸義婿子孫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冒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曹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竊弄威權，恣

情妄爲亨任彪性尤貪暴淩傷公卿大排克惡方
上皇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天下寒
心
石亨嘗與彪遇相士於酒肆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家本軍官伯父巖無子亨嗣爲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英果沉毅善騎射有謀略
奪郭登伯爵以爲南京都督僉事
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
仕
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　上曰
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
腸可致仕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
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輔而家業蕭
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
然有古大臣風也直濙並請老去直器宇宏偉性
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
軸留意人才干請斷絶奔兢稍息居第隘陋曾不
爲屑意也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簡淡與居
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既去遣

子長寧入謝上念濙嘗疏請令百官朝延安門忠
悃授長寧官錦衣世鎭撫
王翺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
趙濙爲工部尚書○二月癸丑郕王薨于西宮○湖
廣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瑛
鎭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少監阮浪御用太監
上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
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
同殁已久矣血漬髑髏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阮
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
召寥莊于定羌驛爲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于獄
爲禮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爲僉都御史
以軒輗爲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爲南京左都御史以
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輗初爲進士差徑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自裹有司送製衣一襲卻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擢監察御史爲振冰蘗之聲爲浙江按察使所資之物一毫不取四時皆行一青布袍破則補之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買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怒[illegible]

木及知者水勝初爲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咨坐
水傍一帶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九疇河南
盧氏人斬觀
河南鹿邑人
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孙文中百
有四歲、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
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造其第致賀
以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移郕王妃汪氏居舊府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
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
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
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
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
人悉隨之蓋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按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執以爲不可遂廢立
憲廟在東宮意極感之所以禮之甚恭妃與
皇太后及錢皇后比相得既而遷之外王府東
宮令護持令譽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妃至正德初
方
卒
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爵
賞必覈無濫是時石彪倚亨勢中富危法逮詔獄
上素知富得致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石亨之爲也
漕運都御史王竑除名安置江下、
王振之黨有以振族誅籍沒爲說者、上大怒曰
振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定竑坐除宥詔
復振官命于智化寺北塑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
忠、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開徐
州運河○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封徐
有貞爲武公伯兼華蓋殿大學士
襄憲王來朝
先是土木之變襄王瞻墡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
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
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泰已立八
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敕取王入
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

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五月進內閣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
○逮御史楊瑄等及右都御史耿九疇大學士徐有
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
有貞得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
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
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
監曹吉祥以迎駕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

事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與亞學士商議而行意
欲籠絡附己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
祥固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坊內民有舉訴曹吉
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瑄疏劾二凶　上喜瑄敢
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吉祥在旁盛怒欲
罪之　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
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
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遂合詞訴言奴輩
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

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
置有貞及賢于獄楊瑄見二凶日益張與十三道
御史議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
諸御史于上前督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詰文
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甚悉遂下諸御史并遣右都御史耿
九疇于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頓死卒
一語不他及會京城雷雹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
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之門老樹皆折

亨之宅水深尺餘翼日惟降徐有貞廣東參政李
賢福建參政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等從末減
瑄戍遼東鐵嶺餘謫除有差于是臺臣一空朝野
愕然言路從此不通矣

二凶相繼逆誅瑄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
捍海塘縣西走馬堤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
鹽海塘皆瑄修築有功海鹽塘蹦二千三百丈工
尤巨傑忠尤大陞按察使力振憲度甫半載病
亟寮宋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盬片
言及私求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于楊源正德元
年七月源上疏乞安枯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闕
除內侍寵倖引勞拮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謫人
疏乞思患預防[illegible]又大怒厲源闕何宜亦學爲忠
臣乎將者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驛

擢哈銘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以隨駕功

李賢留爲吏部左侍郎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于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翺曰李賢不可放去翺曰既不去福建令徃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翺之欲賢遠去恐亨輩害之也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亨吉祥問賢所愕然而怒顧上意屬賢不得已置怨接殷勤或有宜召同事喜見于面若獨召

賢即不喜惟恐賢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僞方不介懷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

秋七月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寬恤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曹石造奏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名誹毀朝政多危語時李丁艱去曹石以貌似李一人持奏接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跡耳遂收馬及有貞下獄栲治酷烈竟無驗刑官不能折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

刑部尚書軒輗致仕

輗與九疇二人以廉介稱九疇以奏劾石亨謫官布政輗亦請病 上召至文華殿面諭留之視輗疾不可强乃與致仕陛辭 上復問輗曰昔浙江廉憲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輗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輗又頓首辭疾 上賜金爲道路費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廿州

初 上陷虜時也先嘗擁駕臨邊恨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謀也

李賢仍內閣辦事進吏部尚書○改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叅政

降內閣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

初岳正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 上皇復位改修撰吏部尚書王翺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 上遂允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好問年

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漷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 上上又言朕令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陽頓首賀亨與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力請上榜購告

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 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 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斂二人者謂正訐我短顧以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爲草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賣直訕君父不敬冂內批降正欽州同知遂嗾邏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論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季鐸都督遂奪正處

八月南京都督僉事郭登論戍甘肅○以彭時爲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

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

鎮江漕河孔道徑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言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并露墈故迹稍疏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壤地

利甚便竟停役從鶚言

令左順門閽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

石亨竊權干政每朝退輒入見武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輒入見乞請無忌 上厭之諭李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即毅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誦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

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
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
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
來學者日盛、石亨覺上眷疑、又知衆不容己、欲免
無計、有門客謝昭者、倣張寗令蔡京招楊龜山故
事、教以徵與弼、收上意、石亨諷與弼之高于李賢、
賢為草疏薦、　上曰、卿草勑加束帛、遣使聘處士、
已而見上文華殿、與弼辭官、　上曰、前與弼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

草茅賤士、誤塵薦牘、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寔不能供職、　上曰、官寮優
閑、不必辭、與弼辭益力、　上起顧李賢曰、此老非
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
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職、卽受職、必欲歸
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為
朕諭此意、與弼固辭、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　上
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
繼粟、終其身、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
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
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
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
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
俛首、自是　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
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　上備言于
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事
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

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于是　上
深銜亨輩、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
免、
也先為其下所殺、哈剌、因也先殘忍、荒于酒色、伺出獵時襲之、
十二月、進內閣彭時呂原並翰林學士、
孛來弑其主小王子入寇、
哈剌既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剌、而立小王子、為可
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孛來又弑
其主小王子、收來近邊求索、

始立易州廠、
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于平山、繼遷沙嶺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
戊寅二年春正月、尊皇太后孫氏為聖烈慈壽皇太后、
詔告天下、彭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彭曰、非兩赦也、謂宜因此推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老及人之意、如此恩典始與、上徵賢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悅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
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 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辭哀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囂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李賢力贊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
勑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誌、

孛來大舉寇陝西、定遠侯柳溥統兵禦之敗績、
召定遠侯柳溥還、着閑住○命僉都御史葉盛提督軍務、巡撫兩廣、○布衣陳真晟請闕上書不報
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學業、于敬字見得親切、寔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專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于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

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者聖人心與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敬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
冬、十月、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禦敗之、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浸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起韓雍為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
己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

賜封石亨生兒爲鎖定侯、
上躬理庶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
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石亨吉祥等左右干預、察
知無非私意、嘗自靜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
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
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
矣、上曰、但依則悅、不從則便怫然見于色、賢曰
于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上曰然、上又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

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
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
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
福、得成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
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
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由是
益薄亨、亨生子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命左右取金鎖
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上益疑亨

秋八月、令吏部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爲吏部侍郎、
李紹爲禮部侍郎、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
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
公石亨鄉里、衝補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
郎、復極力謀求得吏部、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
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
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
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

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
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
皆悅、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孛來寇大同、
虜既大獲利、又不見我兵去而復來、勅顏彪馮宗
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庚辰四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朝覲至京、賜布政賈
銓等十人衣服楮幣、宴之禮部、○以布政蕭暄爲禮
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原缺第十九葉

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事逮石
亨、上念其功、欲寬宥之、辭以家人傳說、怨謗有
不軌之謀、于是逮亨繫獄、死獄中、法司又奏石亨
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
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若朝廷許
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
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
禁文武羣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召軒輗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輗致仕去、上復思召之、輗嚴毅、遇人無賢否、悉
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
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
輿歸、僚儕聞輗來輒避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沈
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輗及魏驥廉平儉偉、不務文
飾、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
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以諸御史劾胄、右降江西右布政、上知九
疇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未
幾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以為南京刑部尚書、
代蕭維禎、遂卿優閑、至是卒、上又曰可惜、九
疇孝友純至、居喪哀毀、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燒香
讀書而已、交游不延、請寄不至于門、雖權貴亦敬
憚不敢犯、論事非是、確然不肯就隨、好善疾邪、別
白太過、以故與衆寡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
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雍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上諭之曰、善為朝廷
守北門、雍精悍倜儻、有智畧、特出己意經畫防守
城堡、部署將佐、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
修、虜不近塞、
閏十一月、以南直隷巡撫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
侍郎、
恭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饑、恭親督捕發
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陞
辨究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自尚

恍之後恭為特著、
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不行
救護、上謂賢曰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
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
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寔同聖意、上曰
今有此失法不可容于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
仍掌監事
釋徐有貞歸田、上以有貞為石亨張軏所陷特釋之、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鄒幹為南京禮部侍郎○夏四
月召程信為刑部侍郎尋憂去○五月江南北大水
○六月孛來寇河西總兵官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
伯孫鏜為總兵兵部尚書馬昂督軍務率師禦之、率
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懷寧伯孫鏜尚
書馬昂率兵討之吉祥欽伏誅、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
雲南福建殺賊帶達官軍能騎射收于部下天順

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後石亨事發言官者
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
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侄皆得大官、上初從其
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侄
昭武伯欽糾集凡都督鐸從凡都督鏞弟都指揮
鉉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
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
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是日夜漏二
鼓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

變、上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至四
鼓時賊兵合番漢石百騎直抵禁城禁門不開欽
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
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吉祥所最恨者先害之、
欽率騎于東長安門擊李賢于東朝房傷其首鐸
率騎于西長安門殺吳瑾及左都御史寇深鏜傷
廣寧伯劉安欽縱火焚長安左右及東安三門適
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討賊鏜
先登力戰諸將分道迎擊昂以精兵殿欽退屯東

安門鏘以衆拔戰自辰至午敗鏘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馳東大市街相拒至西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我師環結不動自相挑擢鏜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令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皆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遁遣兵追之皆獲是晚　上御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拉豫璣流嶺南

八月進孫鏜伯爵爲侯加馬昂李賢並太子太保贈謚吳瑾梁國忠壯公○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西分道禦虜虜得大利已去遂班師

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

上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召王翺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擢禮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

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于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金貿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曹欽反執王翺李賢時祺在旁欽問計之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　上嘉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九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逐孛來共立脫思爲可汗始入河套

河套周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

裒郝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

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爲蘇州知府、

鶚至蘇州、一切簡靜、即有建革必審覈再三、

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

戸部侍郎張睿陞本部尚書管糧儲、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

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己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千百人、能于陣前鼓譟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反側、人心洶洶、時榮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此二事忠義、一時鮮儷、

十一月、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

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斂、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宥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

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嘗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則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發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

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容端偉、少好讀書、博治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權厝景州時、時哭墓側、景人爲之流涕、已而奉母南歸、家窮甚、力學志不衰、知府黄懋聞其文奇之、召見衣破、甚試之學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不受、又以非理資舍餘材授之、又不受、太守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遣原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習制誥于東閣、景泰中進講讀學士、天順初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亨能用事、知敬原、朝衣青袍守笑、封行將爲公、易耕、原不答、允修大明一統志總裁、以母憂上道景州、咨父笑歸、令冀奉敢舟中、駁苦扰塲極、家毀竟病、抵家諍作、得贈蕗界、在閣六年、端潔不苟取、於性餘與不經

綺紈，篋中惟賜衣數襲，子宗堅試中書舍人，卒應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有歎落花詩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
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飢，忠以拯民爲己任，不待報，輒發倉賑之，間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按正統末，項襃毅以爲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土木之敗，爲虜所縶，北去，令忠飼馬，謀歸，久之，忠伺便，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攀崖歩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膚蔡刺者百數，忠不知也，及考李文達，及周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扈從，瀕死而還，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纓死于虜者何限，非諸公之勳名事業，有命于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辦事，○禮部會試貢院火，○石瑁致仕，以姚夔爲禮部尚書，尹旻爲吏部侍郎，○夏五月，日有食之，
空中有聲，

李賢密疏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于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
秋七月，尊謚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　上復其位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

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即命舉行之，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英廟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英廟在南城，鬱不快，后每曲爲慰解，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盡禮也，
錦衣衛指揮袁彬下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旗緝事，兼鎭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無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

自訐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摭彬王弘之故事上之彬既下獄拷掠欲置之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旗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門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天地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

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越後進封威寧伯佩印總兵削爵復起總制三邊久帥師奇與胡虜數十戰多捷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于乾清宮罷殉葬

上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四言積欽器服之事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看李賢彭時驚愴捧誦嘆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我朝舊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英廟之仁至矣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詔改明年元曰成化大赦天下

尊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為太后李賢

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衆皆默然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俯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二月降侍讀學士錢溥爲廣東順德知縣、兵部侍郎
韓雍爲浙江布政司叅政、
溥試蕭徵露詩、特授檢討、累至今官、溥所教內侍
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鄰、內侍每來謁溥、必邀
文共飲、及上大漸、太監王倫者方伴讀東宮、亦嘗
受業于溥、至是來謁、溥文意以邀、已同與、竟不邀
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
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
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倫來與溥

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
代之、賢怒、遂以聞、乃下溥獄、謫知縣、韓雍亦降叅
政

上大行皇帝諡號、曰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
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
達有罪、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旗遍行郡縣、
緝訪動、即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
謫戍煙瘴、卒死謫所、

加內閣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
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三月復岳正翰林院修撰、楊
瑄張鵬監察御史、○是月廷試進士、賜彭教等二百
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翰林院編修張元禎請行
三年喪、不報、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三團營、
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內食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爲之、尤善吟咏、有聯珠集行于世、
戶部尚書年富卒、改馬昂爲戶部尚書、陞王竑爲兵

部尚書、○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請罷內臣管事、禁
大臣與之交結、嘉納之、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
尚書、謚文清、
瑄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于禮有違、便于心不安、其出處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惓惓于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數十卷、多名言、文清罷內閣歸、中途絶擯、致其子惱見爲卿相而致歸途絶煙、亦明時賢事也、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

○廢皇后吳氏

詔曰、朕勉尊先帝之命、冊立皇后、不意太監牛玉曚朧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于母后前奏請立爲皇后。朕觀舉動輕浮、體度麤率、略無敬謹之意、豈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于母后、昭告天地宗廟、廢黜吳氏、退居別宮閑住、牛玉論罪本當處決、但念他在先帝時曾效微勞、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芳摹 〔卷十八 天順 三十四〕 知問齋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王淵王徽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乃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 上嘉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死謫南京、徽淵等謂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赦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李賢附阿權貴、籠絡士大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評以激怒于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州判、徽等雖謫、天下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

以抄沒曹吉祥順義縣板橋村、爲宮中莊田、皇莊始此。

調兩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李賢沮之、乃轉左僉都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

芳墓 〔卷一八 天順 三十五〕 知問齋

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地四千餘頃、收麤細糧七萬四千有奇、人謂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盛云、

虜阿羅出結仉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掠人畜、

擢東鹿知縣盛顒爲邵武知府、

顒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時人有清如冰明、

如鏡之謠邑介其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屬亦聞風趨赴聚以成市人皆目曰清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遊宦江東遂家金陵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允恭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故允恭友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母雨行至環家衣甚濕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母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歸環願母無他思是特兵後歲飢民嘗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勝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過而返坐定環令妻為製衣食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毋性褊急不怄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疾環親為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遜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積還道嘉與逢其于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悟知之但道違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為不群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在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從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領環奉母弼諫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絡而絕環具棺惻險窮如禮買地城南鎮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葬環後為營正所

與水部員外郎

孫忠鄒平人初名愚貢入大學歷介休永城上海宣德初以女配　宣宗賜名忠陞督府僉事又副年封會昌伯忠長學好施卒贈侯諡康靖五子長襲宗孫十人皆錦衣官一日　上諭撫臣祖宗來外戚不得預政令繼宗得典兵太后頗不樂的

為內庭寺人言防閔頗戚里戚共言至今循慨

錢承宗海州人五世祖塑從靖難功陞燕山衛千戶老子通嗣官正統七年　奉皇[illegible]恩陞中衛都晉同知束子欽嗣正統十四年欽[illegible]弟鎮北征沒於土木承宗幼陞都指揮使弘治二年封安昌伯

十八卷末

武原臣徐昌治述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〇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于冕謙婿朱驥等並還鄕、

李賢言于 上曰、自石亨曹此輩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卽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以下俱奪爵、

詔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

給事中張寧等上疏、起秉竑、隨御批以竑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

王竑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鄕、竑杜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竑聞之曰、秉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竑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鄕曲、矯激爲哉、李秉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而宜府四年、嘗上木鶴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鎭并掩骼十餘萬、其在遼東巡撫能節用、愛人恩威並濟、吏民畏服、又能識拔將士斥逐外、火來上無大宴、語入、即小入、輒先覺亦出奔、即止、以故邊民得休息、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秉及武靖伯討降山、建山至廣寧誅之、從其黨虜西加太子少保

二月、行耕籍田禮、

皇太后誕日、詔建設齋醮、

給事中張寧上疏、謂者恭遇皇太后誕日、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譴祉、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于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于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不報

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〇以旱災免陜西稅糧

弗提衞都督察阿奴奏進海清、却之、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于畋獵、却之、

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從之、

兩廣蠻叛、以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浙江參政韓雍爲僉都御史、率師討平之、

時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庾嶺入廣西、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鬬、雍曰、不然、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衆從雍、會諸軍出東道、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火攻、斬俘四萬二千有奇、盡降其餘黨、刻石紀功、班師、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帝幸太學、釋奠先師、○夏四月陞張寧為汀州知府、岳正為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徽等俱遠謫、張寧會六科申救、忤賢意、復有忌岳正者、托歷練之說、票旨俱陞知府、

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其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人、有覃苞索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戚勸寧行、卒不往、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正倅貌修能、雄文直道、重體發回、爵意大用、銜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卹民隱、尋見[illegible]、高林黜閣家有則、孤踪無玷、岳正文章氣節、名滿海內、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不盡用、正倅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

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應麟、驛丞黎瓊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隸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始甦、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浙江江西郡縣大水、

戶部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于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米、俟來歲分撥官軍支[illegible]、庶民不困于內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

享〇十一月承天門成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彭時資樂易與人無爭問學敬謹粹溫休休好善秉謹持誠終始未嘗一二妥僉郎僉未嘗有音樂愛惜天物片楮寸墨未嘗輕費非其義一毫不取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廖莊性明易直表裏洞然好剛尚氣言辭激憤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雖時抗忠獲罪而名聞天下詔收監供用平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〇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〇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者〇二月李賢憂去〇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〇三月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〇論平蠻功封趙輔爲武靖伯陞韓雍爲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勑差御史同延綏巡撫官點選土兵

延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亦力設家有不待驅使各毋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强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于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鄉道此定久安長治之至計〇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慶陽延綏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希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

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寔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

延安知府王鑑奏乞撫按分巡官時常行邊詔可

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餘里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

乞分巡行邊禁革姦弊。

江淮飢、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查得兩淮鹽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引、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楊所收船料鈔、暫改收米、以備賑濟。

林聰爲刑科給事中、劾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內臣喜寧金英害、風裁稱陵、復辟超擢右僉都御史、賑山東、沉陞右副都御史、平浦江淮鹽賊、天順五年斷欽反起大獄、迥冤濫冒功者至斷乙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聽時署院事、力請禁戢、乎軍譬嫌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讞獄詳明、爲繫益振、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鈞陽及御史强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諡莊敏、聰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撓、抗議多備、直聲大振、宦歷所至、頗澗風采、晚更爲謙厚、稍示包荒、

五月、李賢起復、詔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據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

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寵、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于後世、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後倒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笑于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强盛、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

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集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

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定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巳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巳地也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內批降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

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以武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與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劉千斤平之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一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鄧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畧截剿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又破之擒千斤龍

虎等

初錦衣千戶楊英奉使河南還之疏請選良吏賑恤撫綏所以解散之衆願占籍者聽還籍者宜給禁良民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鄧本端追論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陵徐福

進朱永伯爵爲侯封李震爲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

敕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征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

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誠
仲衡上言兩軍交戰生死定于呼吸彼摧堅執銳
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
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死者爲奇功生擒者
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
不難滅矣奏入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王復等
奏以爲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
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　上是之
八月調禮部右侍郎蔚能爲南京光祿寺卿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進貢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
寺卿在光祿三十餘年每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
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餘能私謁少卿韋
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
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鬨以吏
奮身如能與況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朶顏等三衛又以開原
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令之野人女直分守

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酋長及族目授
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
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
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每入貢賞賜殊
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
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
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
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
松子地也自北虜也先猖獗而海西女直野人之

有名者卒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
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
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
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至
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驁遂動海西之夷擁
衆入寇
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
卻之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

復奏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舊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山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鶻堡移出鷯鈴塔白落城堡移川龍營兒

塞門堡移出務椰莊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于各該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椰樹澗兎剳梁各添哨堡一座就于隣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于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築墩臺共十座接連環縣俱于附近軍官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

大學士李賢卒

賢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

定之正統會元博學能文性尤孝友微時若家貧授徒資束修爲養既仕分祿亦其非惡色温氣和與物無忤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略無阻忌

是年追封漢董仲舒爲廣川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沉爲崇安伯真德秀爲浦城伯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

以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進程信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山都掌蠻（即今都蠻）

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繇戎縣貴州軍繇芒部雲南軍繇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諭賊恃險拒敵飛梭下壘

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太壩、貴州軍已踞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

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

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修身修行恐懼預防之時、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召羅倫為南京翰林修撰○秋七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為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

秉督兵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孫稚鵝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遏其來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掠若女等千人、班師、邊境稍以寧、

十一月、致仕吏部尚書王翱卒、

翱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于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贈太保、諡忠肅、

翰林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㫤杖闕下、調外任、

時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謂莊㫤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天子仁聖孝養兩宮、然大孝養志、吾輩合諫、于是三人同上培養君德疏曰、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懽心、然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至于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

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衆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省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 上怒杖三人闕下各左遷朝論稱爲三君子時修撰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體亦謫官人稱翰林四諫

改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于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周太后弟周壽封慶雲伯周彧封長寧伯諸子皆授錦衣指揮各受姦民投獻奏討爲莊田周彧又欲得奪眞定武強等縣民田勅刑部廣東司郎中彭韶按畝韶至眞定繞田周覗徑歸上疏自劾曰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慮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所勘眞定地土我太祖皇帝于洪武二十八年奉旨百姓供給繁勞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以此眞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韋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不准奏討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每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幷韋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地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

異亢旱高處全無水澇則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鹻薄者數年一收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隷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若一畝只量一畝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無所資其于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異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

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緣臣等不曾依詔丈
量合當有罪疏入逮下都獄科道宮交章論救得
釋
禮部會議景泰廟號詔不必行
荊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
已北狩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迫于都城使非郕王
纘統則禍亂何繇而平先帝復辟遂不得正典禮
乞勑禮官集議追加廟號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
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曾未半月又立

親王爲天子今高瑤此言誣先帝于不明陷陛下
于不孝昔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
廢未聞復爲漢某王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
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
遭幽閉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
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希求進用高瑤此
舉非欲尊禮郕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疏入　上
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虜酋亂加思蘭入大同寨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

軍帥師禦之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爲南京大理寺右評事黃
仲昭爲本寺右評事莊㫤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奉
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已見過爲言論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
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繇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
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于從
諫之美不無少妨也章上遂改調南京

＞莊㫤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
上培養君德疏疏入謫桂陽州判官以家艱去居
定山凡三十年召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
得風疾還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晃
爲兵部員外郎
晃于謙之子以父功陞武職天順初謙殺晃戍邊
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夏四月內閣陳文卒
文卒謚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御史謝文祥各奏
言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

惰伴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于肆行無忌則天下
國家尚奚賴哉　上姑宥之
項忠馬文升討擒滿四檻送京師伏誅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
叅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滿四賂以掠資即
解數日又復中以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賄已又
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
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為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
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夏
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遂敗四盡奪兩鎮軍器
賊益張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
軍四萬往討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
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命新總兵星馳赴援儻
不日破賊則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
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
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
也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
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憊矣止
京軍便信大不平是月丁丑忠與文升討擒四十
二月捷書至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
四等凌遲
五月京師大旱　○命祭宋丞相李綱於邵武府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睿皇后崩內閣大學士商輅等議合葬祔廟禮上
疏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
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
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

容議矣今位號彰著于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
所宜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
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
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惟皇上
所以若是者必于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與先
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竝配臣等考之前代如
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于其嫡母呂太后雖
得罪于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
易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

于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
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皇上于慈懿皇太后昔日
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
廟之祔稍有未合于禮則致貽後議有權前美禮
部尚書姚夔等復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
宜葬于先帝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
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恭惟皇太后聰明
仁慈之德聞于天下自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
于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今特偶于慈懿一事

見有未盡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
至于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萬一有不能
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或者曰慈懿無
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巳
常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
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況宣宗晚年追復恭讓
之號悔恨莫及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
皇太母決從衆議而不惑于他言則皇上全大孝
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歆享于上群臣慰悅

于下 上未允夔率百官伏文華殿哭泣 上乃
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
太監潘洪奏中兩淮餘鹽不許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
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庭可損國課以益私
家乎
秋七月巳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閣道
旁西北行衡勾陳尾跡後炸散
降御史謝文祥為南陵縣丞

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御史謝文祥以岐乃
禮部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文祥于
獄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罪臣
歸田里以謝言路 上不允刑科給事中白昂等
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寔誠為狂妄若或因此而
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懸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
來忠言亦不允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小臣不
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全
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從輕降用

陞巡按江西御史趙敔爲江西按察使
敔巡按江西將代値歳旱荒戸部請勅敔賑濟候
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八月京師地震有聲○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冊宮人萬氏爲貴妃
萬氏先以宮人侍上于東宮讒智善媚至是冊爲
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陸英掌其宮事妃父貴
授都督同知兄通爲錦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
入掖庭禮侍萬安認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士

希進者羣趨其門時儲位久虚内閣彭時上修省
疏言宮中根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爲
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不可專
委旁近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開封彰德衛輝等府睢鄭等州滎澤陽武等縣
皆有蝗蝻之災恕上疏曰蝗蝻生發固然天災寔
關人事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今蝗蝻爲患
于河南者縣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

人致天譴告耳考之于史宋真宗罷諸營建而飛
蝗盡絶伏望陛下以天災爲可畏以地方爲當重
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
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
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財
不妄費民困少紓庶幾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
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己巳彗星昏見西南方○
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皆以星
變陳言嘉納之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
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
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叅貳者
外間傳聞陛下于中宮或有叅貳之者姚夔嘗以
爲言陛下謂内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
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官牆雖深而視聽
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
宮尚虚又四方旱潦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荊襄流
民所在刼掠人心摇撼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飢

之奏、不衆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飢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又言朝廷于僧徒、過于信待、毎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財、建無益之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梭轎、導用金吾、乞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飢民、

御史胡深等、給事中黃旻等、以星變論劾商輅等、命

會官廷鞫、贖杖還職、

胡深等六人、論兵部左侍郎商輅・兵部尚書程信・禮部尚書姚夔・戶部尚書馬昂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請選兵將討毛里孩、下兵部議、寢之、

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討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冬十月、吏部請以身言書判四事考選監生、從之、○免江西秋粮

進內閣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郎、

御史林誠、亦以星變劾輅不職、并昇泰中易儲事、輅乃退、　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宥言官、　上喜曰、輅眞大臣、誠得不問、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十一月戊午、夜、彗星滅、○以薛遠爲戶部尚書、○進項忠右都御史、馬文

升左副都御史、○陞雲南巡撫副都御史王恕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虜索羅忽乩加思蘭、入榆林塞、遂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于固原、

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纓妻黃氏貞節、

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遣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三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孝存殘備、適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擲路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尸浮出、兒尚存抱、人咸悲之、

巳丑五年春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吏部尚書李秉致仕以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爲吏
部左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

秉剛介不阿皆進者皆黜之又以天下庶職不稱縣諸監生冗雜乃以稱言書判四事律之四有三焉者爲上四有二焉者爲中四有一焉者冠帶同家人益怨爲大臣有是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道路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轉輿臣又見一齋歸句崔恭爲戶部主事有能聲擢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所當爲興革郎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恭役夫六萬人搶工罷廉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恭克平坦易中無芥蒂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愼惜人材獎後進廉諸介府人知嚴憚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
宿
閏二月巳未雨霾天氣昏濛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
宿○葉盛毛弘奏報章綸高明考察不公之罪置不
問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北民耕於地畝收税數斛議者欲横取半税明不可因河徙無常税額不以平陸忽復巨浸常税猝按何稍民何以堪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卽家賜敕使宜計賊明力疾赴閩進兵擒其巢大破賊誅其渠魁餘黨悉平卽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我殺三宿去司空剛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帝益徵宜取起賊平疾作宜所退自稱五宜居七

是年與狀進士任刑部主事進官刑部尚書謚康僖先是斃在刑曹惻民多冤獄疏請恤刑得輸古其多參金甲科皆曰爾本無子以恤刑一疏陰功甚大與留三貴子像棨生長應樹次應坤李應坡皆進士

三月賜進士張昇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極刑監候決
元吉凶暴貪淫專肆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
訴有縣學生蔡誼因巡按御史趙敔發策詢及民
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敔亦未敢問其族人張晤
與赴京具奏 上特命官勘實刑部尚書陸瑜等
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
謬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
出追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

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
止稱真人延至于今子孫爭襲致成釁隙今元吉
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并毀其府第章
其所設僭勾都目諸人 上如所擬
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諡忠文
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萬安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
猶子時內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
不至故安得先入泰暴疾死

六月朔日有食之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

夔資候山立議論河懸稚才偉度遇事立斷獎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交議不避親故土木死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揆存正大經將弘達埜心衛端介慮事嚴悟沒于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埜忠肅

秋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八月內閣大學士劉定之卒○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請禁投獻奏求軍民田地命待勘區處

李森等言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朔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地今彧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小民賦稅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閑田名曰求討定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

九月南京翰林修撰羅倫致仕○徵士吳與弼卒

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以平江伯陳銳爲征蠻將軍充總兵官鎮守兩廣

兵科給事中郭鏜論劾禮部尚書鄒幹等置不問

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兩不言顧以後奏甘露請言瑞應跡其所存蹊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　上姑置之

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癸未昏刻月犯金星○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五月京畿大水○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傑請禁姦徒投獻告訐迯科從之

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逃難之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徒陰結王

免陝西九年秋糧

以李仲言先已收監察御史

府官旗巢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徼倖王府輒便標
封界至古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
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横擾
矣
陝西巡撫馬文升請遣主事計辦榆林糧草戶部覆
命有司依期完納從之
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非糧可以堅壁
清野而坐困虜寇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
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侵犯我邊曾

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
誠莫有過于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
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
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警
疑之患
命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朔望隨班朝參在監讀書一
年乃許歸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
狎群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
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
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獲覩禮制退則
從遊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從之
孔弘泰美丰儀善談論評騭曲直朴事成敗多奇
中憲宗見束玉帶問曰二品爲郡玉帶束乎對曰
臣家門故事累朝
恩齎不敢廢也
命建西山六佛關以六科言已之
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
襄流民强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今乃爲不
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關果有福利

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
哉 上亟已之
六月朔日有食之
孝宗皇帝生于西宮七月初三巳卯日
初皇妃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
楚上命紀氏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痞報示非胎
也而嚴門官照管至是誕孝宗紀妃乳少太監張
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西內廢后吳氏護視惟謹
虜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虜將軍總

武原臣徐昌治述

憲宗純皇帝

辛卯成化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

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邊患輔臣請與十萬師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不可楊信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捜套之議

襄陽賊李胡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是歲大旱荊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爲亂忠總督軍務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爲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時有作平荊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加吏部尚書姚夔太子少保

是年屢有災變夔上弭災修德疏曰伏惟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伏望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社之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愼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

夏四月巳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

八月勅修舉預備四倉

洪武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比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爲虛文是以一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修舉

命工部右侍郎李顒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

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居田產皆爲渰沒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爲潮水衝塌常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上以命顒

冬十月，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聰以吉安好訟劫盜，方欲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于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爲人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俸，俸嫉寅，奏發其不凶惡及侵欺官錢，請遣委牟俸等執聰下獄，其日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藎以聰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伞廷美會藎勘問，還奏比受贓枉法例充軍，以破例等搆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訐訴不已，上以聰命多發，廷美等有所私，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產也，

彗出軒轅，

詔曰，朕以涼德，祗紹鴻圖，敬天勤民，罔敢或怠，所冀臻於至治，用召嘉祥，乃者彗見天東，光甚西指，仰觀玄象，祗懼實深，俯自修省，罔知厥咎，豈朕涉道尚淺，燭理未明，而刑政之不善與，抑用人有未當，而賢否混淆與，聽言有不察，而是非乖舛與，將用度奢侈，賞賜無節，妄費府庫之財與，營繕頻繁，徵科無藝，致傷軍民之心與，爾文武大臣，幷科道公同會議，務在切實可行，庶幾君臣上下同心協德，盡交修之道，

內閣彭時上疏言時政之要，一罷綁其，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斷事功，七清理三營，革壞減退豪勢莊田，

陞陳選爲河南提學副使，陳選督學南畿，遷河南提學副使，會侍閣汪直巡郡閣，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寧尊於都御史邪，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生表率，不可循常範，兄遊詞氣直而諸生羣集，若外不可犯，送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

時北虜入河套，勑盛往議方略，上言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劃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寔邊，選土兵以助守，上從之，

十二月皇太子薨，謚曰悼恭，

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恕上開河事宜曰，臣看得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

深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又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莫若隄岸之外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于內行舟仍于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又看得楊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安富等二十四鹽場其鹽柴草

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艙修近年以來河道淤淺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貴柴米價高客商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濶八尺深三尺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澇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

丁丑夜彗星北行横掃太微垣郎位星○己卯夜彗星光芒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棓尾掃北斗三光太陽○上以星變避正殿撤樂○丙戌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斥之一曰正官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愛費以足財用

左都御史李賓請禁官司科罰從之李賓等奏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

壬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時年九十八驥諡文靖驥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治生產端厚孤慎簡約廉勤好別白君子小人好吟咏矢口適情不求雕飾逮年事共凡教諭驥愈恭謹監察御史梁防疏請如漢故事優禮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粲月三石及病遣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葬濟德雅望海內遵尊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星

壁陣東第五星、○勑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勑王越等、俟盛至日大舉搜套庭、一勞永逸之功、○總督軍務都都御史王越上言、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裳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居暫還、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卽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成寧伯王越進士廷試時風塵蔽天、颺越卷去、監試陳御史爲請、得再給卷、初爲御史有名、後塞上功甚偉、世昌奏表奇邁、儻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寄、壓西北諸鎭、身經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眞僞、將品事勞、定諸胸臆、出奇取捷、慮成發中、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罹挫衄、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隨倪鍾屠滽王濬四御史、健將武按多出其門、又長於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吏、曲當事情、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衆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爲歌詩雄邁跌宕、若不屑意睦族、敎舊賙窮恤貧、援接卑幼、如恐不及、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墻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陸瑜致仕、以王槩爲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門達鞫之、達鍛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其死、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 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王槩進士、敏達有才、暢習吏事、遷河南按察使、所至衆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廉使淸勁、鋤豪猾蠹、有恩有威、上喜、立命還任、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讀、廣西叅政、

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塋、上聞從之、

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卽死、朝廷賜塋、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愼勿以塋事累鄕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

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 上曰、朝廷恤
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
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虜寇平涼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時追虜至于黒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努溫答力
理國事、○九月、虜寇犇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
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時馬文升徵召諸路兵按伏瀑泙渤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縣曰得勝坡

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
旻爲吏部尚書、進葉盛、陳俊爲吏部左右侍郎、
朝廷好寶玩、
是時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
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一
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兵部
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
尋舊案、大夏先入得之、藏匿他處、都吏尋之不得、
忠笞責都吏、令復入、如是者三日、水程終不能得、
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
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
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
亦萬計、縱得珍珤、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
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哉、忠竦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
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
夏果至兵尚、
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
按新會縣民劉銘梁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郁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于銘家郁遠出傭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縛之斫其腦投江中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尸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視之斫痕宛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于水即自投水臨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骸李遂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尸棄之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尸于海濱乃訴于官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馮俊特爲具奏上令有司即誅銘狗旌表莊氏
三月、北直山東民飢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
月、朔日有食之、○免山東秋糧、
遣吏部右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東鎮東海之神、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槁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瞔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勅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劉吉往祭告諸神以祈雨澤

五月進內閣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崩職事神陵豎旨勤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缺 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潛疏乞終制詞哀可經則所以事君可知矣 上覽疏許之久居苫塊患風痺寒熱卒

建給事中韓文等于文華殿考訊尋釋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啓釁列其罪狀存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語頗涉兩宮 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寔惟爲國 上怒解尋釋之

甲午十年二月罷支運爲改兌

是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曰改兌

三月吏部侍郎葉盛文莊卒○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都察院事

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秋七月刑部尚書王槩卒改項忠爲刑部尚書○十一月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

十二月以翰林編修李東陽程敏政爲侍講

敏政文信才雄氣果沉思曲算事不輕洩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信報不可從征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輒自專非分有奇禍以府夕耕登父母及貴花鳥書畫不接耳目割田五百畝爲義莊贍姻族人

一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政功崇異少時讀書一日數行下以奇章薦入翰林登甲科益攻學問淹貫經籍成化以治間翰林稱敏政學最博贍李東陽文章俊麗演前仕行寘地稱敬攻爲宮坊侍講康陵東宮少詹事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鄉后蒼不從禮萬言號曲臺禮戴聖等皆受業今祀于記廟不從傳王通胡瑗身立師道百世如新宜加封爵從祀之別祠啓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程珦朱松從祀

均水災免福建秋糧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府梧州承制專決嚴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雍乃引疾乞歸

乙未十一年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卒謚文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巳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文日徙紀氏于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懽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御批備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議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勑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恢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面奉手勑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乃定府名曰祐樘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 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與衛往治爲貴妃所誚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

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兵部尚書白圭卒改項忠爲兵部尚書以董方爲刑部尚書○九月朔日有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

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樘爲皇太子

十二月尊郕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郕王監國時事

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
亦泣遂下詔上尊謚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
右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跟隨指揮郭景帶伴戎達
公差入京謀領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
回雲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貨尋令百戶游雄等
護送景幷達等枉道臨安蒙自至交趾於是沿邊
一帶及腹裏寧州通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

恕至聞之劄行僉事方進設法捕獲郭景景訴皆
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人敢不依從景遂
懼罪投井戎達等對欵承伏恕具疏劾奏太監錢
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評上行私
不義孰甚乞明正其罪以爲生事邊陲擾害夷方
者之戒
二月朔日有食之○加內閣商輅太子少師吏部尚
書萬安戶部尚書○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
朱英提督兩廣軍務

六月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凡六十里）
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
恕復上疏曰錢能在雲南假地方爲名差官盧安
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
夷人所得之物十分尅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進
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
恐郭景說出眞情差人齎帖脅郭景投水身死臣
思向者學士商輅嘗言却貢獻無非爲蒼生爲社
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奏詔旨已頒行于天下

而錢能不爲意公然以進貢爲名方命擾人莫此
爲甚○時王恕劾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
院覆奏聖旨命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朱鑑領
齎旨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鞫問
忽有雲南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復齎白駕帖與
鍾郎中宋百戶並錢能交通內侍詐圖輕脫也恕
復上疏曰臣伏見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
字號又無各門關防臣實不能無疑臣以疏遠孤
蹤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當履虎狠之尾撩虺

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乃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今日錢能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

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文升抵遼東、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覘之有備、遂不復發。○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

○京師有黑眚、○妖人李子龍伏誅、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眚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而來、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皆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潛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迺愈、驚擾夜各持刀杖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脩尾、狀類犬狸、兼旬始息、○一男子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稍長遊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山鄉

傳與妖書、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逃道士方丁與引至京、萬軍匠楊道仙家、因與內使鮑石、羽林衛百戶朱廣等往還情洽、皆爲所誑、乃貨綵潛住太監韋含外宅、引雜宦豎入內、登萬歲山上殿中、甜息御床上、而莫之禁、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約刺事旗尉、日伺察之、旗尉亦以投禮爲名、求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與事卯台于開太監處、賜賜遂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綱袍、翼善冠等物、合被逮至錦衣衛獄、遂殆絕、諸宦侍袍見合死、告不輸情、惟子龍并心就死、處決子龍等、但如律、而諸宦侍皆發南京淨軍、

大學士商輅奏停內廷齋醮、從之

輅等奏、祖宗銜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邇者傳聞　皇上又于北宮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　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　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薊州總兵馮宗疏請法司問發軍徒充兵、及招集逃

軍等事下兵部議

馮宗奏朶顏三衛與北虜交通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乞行法司問擬謫戍囚徒量充補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内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

九月撫治荊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

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荊襄東通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修築城郭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專聚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西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 部如議行之尋加陞右副都御史賜之璽書

冬十月京師地震○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仕

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以舊印爲土魯番所劫也

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爲大理右少卿提督鄖襄等府軍民事

荊襄流民自永樂宜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御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爲民民於是傑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竹山置竹溪縣鄖津置鄖西縣漢中置白河縣陞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南商縣又析唐縣爲桐栢南召伊陽三縣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又置湖廣行都司以爲保障諸州縣皆選才以克復處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荐御史吳道宏堪代巳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

置西廠

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 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頗近侍太監汪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旗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從之出入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來以聞時稱

建都指揮楊曅以殿死人命逃匿京師其妹夫董中書璵託錦衣百戶韋瑛營解適瑛正欲從汪直

事而無出、即潛報汪直、直黨星夜馳至、拿家翻一飲發官旗掩捕韋瑛等就縛、令衛之、發驗監禁、搜得白閣擬送各當道土宜、明且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馳備嘗刑具、如所謂琶者錫衣褫酷之刑、每上琶通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妾供寄在其叔武選主事仕偉、遂令捽縛來、拷掠如暴、又令當罵數十人圍守仕偉第、方緊明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命皇懼衣起、及四五妾鄉并囊至廠、追搜囊笈、備拷答拷掠晝夜、苦楚負逭不已、哀號徹天、過者酸楚、三日拷掠死於獄叶江者御史相驗則罰、韋瑛乃什遺載太監同瑛馳往問時勘提官已械繫父致仕指揮秦等並來、瑛至畢家盡沒貨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過驛撼虎豐有司斷贓狼藉、送迎勞作、又使得舉舟藏斷結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諭爵、楊言面奏、侍以按路、巳而自敗、人爲快之、秦至死于獄、

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

浙江山陰縣地湧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珝戶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

劉珝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慈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呂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從俊嘗曰、余以妖僧繼曉奢術貢邪、肆興土木、不從

狂躁、上干宸怒、萬數俱縛下詔獄、尼綠爲伍、惟公立爲上解、乃得滿謫、嘉靖二年、言官薦公孝友、卒、化於鄉閭、立詔祀公、

改原傑爲南京兵部尚書、

時傑方撫治荊襄事竣、回任、忌其來者沮之、遂有是命、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汪直並令韋瑛執繫西廠獄、○御史黃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

五月、罷西廠、

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懼、商輅上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王英輩、因條直十罪、若不早爲革除、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朋任、以全其身、將韋瑛、王

英拿問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拘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

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同司馬項忠遇諸途既過始覺、

追回下輿謝過汪不爲禮既辱項于朝復尋事遣辛直上部堂辭色甚厲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嗔項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直信任之、得授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雖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動靜、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于鎮撫司問刑、直嗔忠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秉構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爲民姚璧降調璧爲先尚書姚夔之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謫璧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

御史戴縉請復西廠、

縉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

陞御史戴縉爲尚寶司少卿、

縉欲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先是萬與爲楊暴進金帯一腰于輅輅郤峻斥不容入門汪直因以証輅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遂爲首相、

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時王越等一二大臣首附汪直、諸大臣因之、俯引結納、行異己者、嗾御史馮瓘等排之、詐各自求、于是董方薛遠李賓相繼而去、馮瓘陞大理寺丞、

山東左布政使陳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至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遣子理既至罰馬俾復蒞戎政各官輸罰馬價皆剝諸軍士不復顧忌馬文升防胡還京以十五事上陳因請禁巡撫官罰馬于軍職遂與鉞有隙

京師雨錢○滿剌加國遣使貢馬

冬十一月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

戊戌十四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福建右布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釪江西按察使趙敔以不謹黜

任

鍾清劉釪趙敔時以清慎正直爲中外所聞俱列不謹君子惜之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時有東宮內官覃吉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勸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豎專權黨錮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皇莊五處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阯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將執政欲擢將學林文以彥所對簡約遂寘首選

致仕南京翰林修撰羅倫卒

倫嫉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時行道爲己任都稱建德如也出仕貞作恒以百官祿爲衛受俸耕折薪錢自聚遂以爲例倫不受既辭疾歸結茅居于金牛山聚給于不受偶對客長至留飯其妻與其子同餐粟飯之旁舍借之比鄰火日已近午赤應然不以爲意

日與學者講學纍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謚文毅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建州夷尋還京

散赤哈率所部十數餘人詣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關原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說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路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令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將建州三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金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其來犯邊勢漸猖獗守臣以

間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勢、宕
皆顧戀私家、不樂遠蹈、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
千、下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厰集諸堡、
江西人楊福以僞爲汪直伏罪、
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
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皆以詞
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皆操
兵盤詰、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尉
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勑旨、三司而下、迎候

惟譴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鎭守太監盧勝等
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
如此、
八月、召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機務、
戊戌早朝、東班官聞甲兵聲、
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
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　上命御史
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宗加於嘉興府有司亦備燕飲、首夫人受之、縱崇
嘯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怒、鼓噪集衆
步出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
不息、姦宄由而出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
留一二童子而已、巡按至、坐不過三日、或過境不
入而去、鎭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告曰、此地民貧不
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
府當之、不以累公、鎭守歎服而去、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鍉爲庶人、
王母平氏、妃周氏、妃父周恂、先是王有疾、恂入問、
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
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
以託之、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

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
以私忿發其事、　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
淩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
賜自盡、徵鍉追降爲庶人、
冬十月、加內閣萬安爲太子太保、○逮江西吉安知
府黃景隆至京、下詔獄、
初知府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下獄死、或爲有陰報云、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吏科都給事中趙保等、御史王濂等交章糾劾傑遠潛住京師、貪祿複用、替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

夏四月、致仕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

雍曾奉命錄囚、揚山學教諭貴勝夫視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殺磨兒、會黃河傍有尸支解者、磨兒父執兒尸也、教諭辭不得解、竟誣伏、雍疑不決、遣人跡蹤、得磨兒、教諭得釋、雍剛經簿律、洞達就要、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雖於矜說伏而事簡心平、每有惠澤、江西嶺南莫不與如神明、愛如父母、橋詞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五月、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六月、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郎訊遼東虜情、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

文升撫夷遼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動、積恨文升、會汪直亦至遼東、鉞戎裝遠迓、除道篩廚供帳、鮮備賄託、傔從見直叩頭、孤趨狗媚、無所不至、文升獨與汪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詆文升、鉞乘間讒毀文升于直、直誣奏文升、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夷、皆由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上、仍遣汪直及刑部尚書林聰、郎訊遼東、遂下文升于錦衣獄、文升上言賓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侍講學士汪朝宗下獄謫戍調官、

俸與陳鉞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邊于遼、鉞以訴諛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直還遣尉緝俸貪暴事跡、坐贓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逮俸姻家侍講學士汪朝宗、俱下獄考訊、追贓備受慘酷、俸充

鎮遼衛軍、朝宗謫廣東提舉、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為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寔有力焉、已不為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為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循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于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贓證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敢辨明、

冀以異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戴縉爲右都御史、屠滽爲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御史劾所理者柴炭之事、而起保傅之任、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逮浙江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
戶部尚書楊鼎致仕、
論建州功、加汪直祿監督十二團營、進封朱永爲保國公、陞陳鉞戶部尚書、王宗彝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鎭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直立功固寵、巳亦倖進、虐張邊警、妄請出師、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過汪于廣寧、汪誣以窺伺、乃就繫、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兵猝至、北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迓、　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
監察御史王億陞湖廣按察司副使、
時王億見戴縉以頌汪直得陞、效尤進言、汪直所行不惟可爲今日法、可爲萬世法也數、乃吏部承汪直風旨陞億、
十二月、建州夷寇遼東、
建州女直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遼陽、清河等堡、殺虜男婦、皆支解以徇、或稚春少蒸、以洩其忿、掠牛畜、焚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入自保、不敢與戰、陳鉞方冒前功、恐沮陞賞、乃隱匿不報、于是遼地騷然、屯堡所迹、弗克耕樹矣、
御史許進上言、各布政司開科、乞命翰林官主考、

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
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致仕
先是戶部尚書楊鼎致仕、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至是幹復亦命有司給月米人夫、如楊鼎例、
庚子十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趨部管事、○二月、滿虜都寇榆林、○三月、復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于威寧破之、封王越爲威寧伯、

太監汪直喜事聞邊將有榆林之捷遂薦王越朱永相與說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遂前等議出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使隸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進附時有謗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按王越逢迎汪直躐取爵位許進又從而附會之

兵科給事中孫博疏請禁革東西二廠緝事旗役不報、

時汪直開東西廠事怒甚、呼傳旨加詰九人皆爲博危之

夏四月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滿、沒田漂蕩民居○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起○秋七

月遼東巡按御史强珍論劾前巡撫陳鉞詔罰俸、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陳鉞等啓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强珍所劾不過停俸贓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欺罔之戒、

逮遼東巡按御史强珍下獄、謫戍、

陳鉞怨王越掌院、不行阻止强珍、汪直巡邊回京、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奏越風旨、見劾、直怒、即遣腹心指揮往遼東同後巡撫王宗彝審勘虜情、宗彝阿直意、誣珍妄奏、遂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獄、會多官廷鞫、無敢爲珍辯者、竟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罰俸、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汪直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事大之體不嫌叛逆之形未見時劉大夏亦在職方以利

害告余尚書力言沮之事乃寢是時汪直東搆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二方兵連禍結已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幸而本兵協力阻止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逮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巡撫河南、

紘以進士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薦知雄縣又笞中官捕獵被誣謫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調歷晉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再陞陝西時秦府旗役肆橫害軍民紘悉擒治不少貸

上不能堪訂紱凌親王上怒逮紱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紺一匹玫衣較事亨還言紺貲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紱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體紘與抗答疏直多帶儀役援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紘賢不罷上乃釋直

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冬十月余子俊致仕改陳鉞為兵部尚書

俊開霧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俊一言立斷出為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無冗繁難治俊酌酢從容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乃為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瀕田病旱迅不得畜為出府金責清強吏鑿山開水轉灌田千頃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符機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猶大除延綏鈞陽楓三巡撫皆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必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勘嚴東宮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

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踩居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

南六科給事章玄應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尚書陳鉞憸邪乞正典刑不報

南史許進具疏伸御史強珍之冤劾汪直陳鉞之罪留中不報

卷二十末

昭代芳摹卷之二十一

武原臣徐昌治述

憲宗純皇帝

辛丑成化十七年春二月陞鎮守湖廣都指揮同知王信為都督同知總督漕運

信以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慎請託不行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子弟舉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禮部以地動千里有大災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備廣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隄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

陞周洪謨禮部尚書徐溥禮部右侍郎

周洪謨進士祖父皆儒官有學行謨少有奇質歷官翰林宮坊專心問學為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為奇譎語而言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條暢吏事應對賓客出入經史成化末月當食不食眾議宜賀公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弘治元年致仕賦閒有勞贊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諡文安

三月賜進士王華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〇夏四

月勑司禮太監懷恩同三法司審錄囚徒

西胡進獅子遣中官迎入

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陸容覆奏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騑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况以萬乘之主而求異物于外夷寧不貽笑于天下後世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

秋八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寇

〇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巳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正巳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于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應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會同于斗宿

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

冬十月召余子俊爲戶部尚書○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請以宋儒胡瑗從祀下禮部議

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皐縣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講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

壬寅十八年春正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軍務帥師禦之

子俊分兵戍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

山西巡撫副都御史何喬新大破虜于灰溝召爲刑部左侍郎○三月改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應天鎮江常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等處災傷恕上疏曰臣自奉命巡撫節奉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及織造紵絲紗羅等項數多該用價銀動以萬計在官錢糧刮剎殆盡見年里甲因而逃移民情窘有不堪臣又見各處進貢禽鳥花木等物經過去處亦甚騷擾臣惟朝廷之上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今當進年災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可以減省進貢可以寢罷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感戴聖德寔爲社稷之福○時又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爲害恕又上疏曰

臣始以爲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府地方飢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旣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弟今大江南北飢荒殊甚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

時又令司設太監杜福友傳　上旨著國子監生湯榮軍舍孫智前去常州府着落府縣拘集民人

段銓家小取要截江綱古書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恕又上疏曰帝皇之學與韋布不同帝王者身兼治教之責而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夫經各有其要詩三百一言蔽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惟曰敬而已佛氏之書其要不過慈悲老氏之書其要不過清淨曰慈悲曰清淨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發

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而無也今陛下勵精圖治不遑暇食如于退朝之後清燕之時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而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心贊助化理何必徧諸家之書而觀之乎

妖人王臣伏誅

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艮行成化初銜銜于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贍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遂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往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巡撫王恕復上疏曰臣見應付王敬關文內開准與長蘆運司餘鹽七十引仰惟聖意蓋欲將鹽兩平賣價收買藥餌書

籍免致科擾下民此陛下仁民愛物慮患防微之盛心也豈期王敬王臣等自離京師抵南京經過軍衛有司運司驛遞巡司等衙門無不科擾所得不可勝計比到南京清江廠上新河凡城裏城外搜括殆盡王臣又撥本官將原賜官鹽夾帶私鹽强發一萬五千五百引逼取價銀三萬一千五百五十兩又有私鹽數十船逼取銀幾千萬兩宜州衛不肯領鹽却將指揮責打嚇去銀二百八兩又發鈔四十塊與池州府逼銀二百二十兩又發鈔

五百塊、與杭州府得二千五百兩、一百十塊、與嘉興府得五百五十五兩、且無物不取、城市鋪店、爲之關閉、村落人民、無不駭散、又令蘇州府縣、遍遞大戶、索要玩器幷金銀等物、又威逼常吳二縣、着織綵粧五蟒大紅紗五百一十二疋、每疋該工價銀一十五兩、止給與銀六兩五錢、反要機戶每疋解扛銀五兩、機戶破家蕩產、苦不可言、且五蟒只用于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況此蟒物、人皆見之、必以爲不祥、而憎惡之、今織之千、衣非至

尊所宜服、亦非宮中所可服、不知王敬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織許多件數、將何爲也、及到無錫縣、王敬親率王臣等下鄉、打開大戶鄒賢家門、捉索金銀、住坐二日、聲言將他家抄了、嚇得鄒賢兄弟二人、銀五千餘兩、其餘捉拿華文熙等、鎖打勒銀、難以數計、又嗔知縣熊經拘人不到、要行綑打、本官將官庫銀兩替各未到大戶應出、又取武進胡溥等、江陰蔣鎮等、每名要銀、皆千七八百兩、又稱朝廷有密旨、着我去徐中書等家討要玩器書籍等

物、非獨上虧國體、抑且下失人心、臣又訪得王臣止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俱得好官、虐聚廩祿、有玷名器、昔文成五利、以邪術欺漢武、今王臣以邪術欺陛下、此忠臣義士所以爲之痛心而扼腕也、臣奉勑巡撫、職在衛國而安民、覩茲弊事萬一、事出不測、以遺君父之憂、雖死何贖、是以不敢不言之、　上乃詔差官逮王敬充淨軍、王臣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

復罷西廠、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始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雖內閣萬安亦謂宜罷、　上乃復罷西廠、中外欣然、

夏四月、許琉球陪臣子蔡賓等南監讀書、○五月朔日有食之、

故刑部侍郎林鶚子林得乞送國子監讀書、不許、

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夏尚書等旁近邑盡驚疑、鶚榜縛其魁、事遂解、否且用兵、或起大獄、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嶺南有徭寇急、諭兵食、捍境、七寇不得入境、未幾卒官、貧無以爲斂、黃文毅謝文肅二公經紀歸其喪、鶚秉[illegible][illegible]茂造次必恭慎、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

寢必夜半漏盡卽起、騎下科簾、交游不苟、事親程淑人極敬愛、毋不說、跪請移時、必毋諭乃起、

秋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洪武中死節雲南、○刑部尙書林聰卒、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官刑書卒、諡莊敏、衆泰論諫之臣、以聰爲稱首、後與汪直構、遂東守臣獄、益多偏徇、○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李侃執筆大慟、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聰後尊顯、諫言相傳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於獄、章綸廖莊職雖貴、咸號貨敗節也、然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卿、不治、阿於中官、署狀、無疵名、

九月、金星晝見、○冬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洒掃、援孟氏例奏請、給與之、

汪直有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錦衣衛指揮吳綏謫戍極邊、兵部尙書陳鉞、右都御史戴縉並除名、

時汪直久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卽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每于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先與王越吳綏戴縉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卽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

人、獨有王越不得預、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偸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瞞地發兵、連夜出境、到于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虜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啓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邊、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尙可容耶、　上納其言、卽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逐直幷其黨、罷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十二月進萬安太子太傅劉珝太子太保劉吉太子太保俱武英殿大學士、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蠟、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二月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

召項忠復爲兵部尚書尋致仕、

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布政司參政、

大夏居職方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

官有欲荐大夏者遣人來言冀得一往見大夏巽詞謝之卒不往陞大夏福建參政巡海海道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計備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夏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參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軍民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引用方術以收錄異書爲名質緣傳言不由吏部而與人官鄭時所疏專爲芳發也故芳譖而謫之、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旣敗文升得雪其冤詔復其官、

命有司修治周公廟墓歲二祭諸葛亮范仲淹呂大中大臨大鈞各祠俱歲一祀、

秋七月謫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先是鎭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

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實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彫傷國本爲害反大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鎭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梁海者太監梁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舛事輒邀名方命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謫韶貴州

九月傳奉陞上林苑監錄事邵義爲蘇州府通判管事、

江南巡撫王恕上疏曰、臣查得蘇州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皆見任無缺、今又陞鄧義前來管事、是爲額外冗員、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依例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六品也、且不由吏部銓選、而傳奉聖旨陞授是官、則攀情不能無疑、二三年前傳奉聖旨、議者皆以爲開此蹊徑、後將難止、但未有爲陛下言之者、是以陛下傳奉之官、一年多于一年也、臣備員巡撫、久處于外、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言、將恐奔兢之徒、遞相效尤、各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爲、正路蓁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閭里之民日益困、而天下之事日益壞矣、

授南海貢士陳獻章翰林院檢討、予告、獻章正統十二年舉人、屢上禮部不第、乃棄舉業、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布政使彭韶荐之、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聞報稱于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

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乃得受職、

十二月、罷傳奉官、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貲緣而進、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略

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奏入、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

是時四方白丁殘廢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皆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出、於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傳奉梁芳之門者爲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官乃至八百人、一日內宴、鍾鼓司丞應役一人、老部擬貲解戶乘小差、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撈船之疾、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淫朝廷錢糧、船曰、若是要塞船縫、須是無樹方妖、天顏少[illegible]梅悟、遂皆革罷

宿州民妻王氏脇右側裂生一男子、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杖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充淨軍、
銘本汎直所歸、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
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時東宮毎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爲勞、謂講官宜跪、講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起立拱聽、此 皇儲尊崇御訓隆禮師傅、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爲諛、而欲講官跪、講坐聽、知尊君而不知所以尊矣、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兼督糧餉、
子俊上言邊務曰、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
時子俊爲車、費用不貲、而進重室戰、初試之日、困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
三月賜進士李旻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處士胡居仁卒○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邊備、
繼宗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與府死、宗巡宗曰、此曹罪皆死、卿未死、亦宜[illegible]

與食飲浴沐、蘇活人無算、
改陳俊爲南京戶部尚書、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陞貴州左布政使彭韶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値大旱、韶議折收作糧、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毎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糧、毎石計加耗船腳等項、折白銀六錢、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應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虧損、甚爲便、
督撫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英在兩廣、專務勞來撫輯、約飭將士、不許輒進兵、

諸峒猺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之具、黜省節縮、十去其五、一年戶口生息、 上手勅褒嘉、召回掌院事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時各省災傷、禮部議令各處僧道、願納米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與賑濟、山陝二學生員有納米者、廩膳上納八十石、增廣納一百石、俱赴陝西缺糧倉分上納、本布政司起送國子監讀書、挨次選用、軍民舍餘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戶納二百石、副千戶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揮照例加米、定與衛分帶俸、又命侍郎耿裕、徐溥祭告西嶽西鎮西海大河之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惟陝西山西連年災傷、閭閻小民貧難、殷寔者少、雖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能濟衆、又召募僧[illegible]

貝人多銀兩急不能得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去山西河南賑濟如內帑不足尚念貴戚近臣及在京巨富之家那移前去待後召募有銀之日照數補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

遣大同總兵都督許寧巡撫僉都御史郭鏜鎮守太監蔡新下詔獄、

一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降、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恤之

八月、刑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黻下獄、謫官、

先是、僧繼曉者、以淫術蠱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貧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計、乃言于 上、發內帑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毀拆民居、剏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萬安附之、于是林俊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大于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邊民騷擾、陝西山西河南連歲饑荒。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道。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恝不加意、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己、而不言。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無賴、撰誑楚府事、敗挾挐、卻乃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貧緣、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彊益寧。以此啗 陛下。尚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入。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憲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益寺、臣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斧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

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于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以此言進于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臣誠不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獄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

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事提覡擲恩恩以首承覡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竟歸臥稱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等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黻謫知州

九月朔日有食之

馬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請復林俊張黻原職

恕上疏曰臣恕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　聖德尊顯天下乂安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切詞氣過直冒于　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拏問臣恕非爲林俊等游說也寔爲國家慮爾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饑而死此誠　陛下憂勤惕厲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

心之時柰何興土木之役爲佛氏之居蓋天地生成萬物　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　祖宗京都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于　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于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建佛寺于皇城之側還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數十萬兩似

爲過之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
者是林俊能盡忠于　陛下而不顧身家者也人
皆私議以爲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于朝獨
張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于　陛下欲陛下
納諫旌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寘之于法臣
恐人皆以言爲諱設有讒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
誰復言之伏乞　聖慈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
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
理兵荒之政疏入留中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
憂中書杜昌文華殿辦事
命有司歲祭故巡撫廣東僉都御史楊信民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詔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
巳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
不許朦朧再徵
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郎張黻爲南京左府經歷
〇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應詔

陳言謫官

張吉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
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
修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敖毓元上言四事
曰愼選大臣愼選臺諫佛老當去名爵當惜皆爲
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〇戶
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滅
內臣以淸朝政兵部郞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爲
閹竪干政妖僧蠱惑援庇壬憸竄逐忠良所致疏

入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餘人姓名于屏擬陞則
紬其級不則遠惡地于是吏部不敢擬陞焉
放僧繼曉歸田里
繼曉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
百道許之〇吏科給事中李俊等言梁芳韋興陳
喜輩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李孜省鄧常恩繼
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答曰梁芳韋興陳喜姑已之李孜省鄧常恩
降職繼曉革爲民〇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僧

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五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飢民、不猶愈乎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勑繼曉齎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二月、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恕應詔上言、近年工藝之人、逋逃之徒、邪說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又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舍

人梁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又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說、世亦常有、近者員外郎林使經歷張黻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衆、亦被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爲寬貸、洞燭其誣、而不可欺罔也、竊惟諸司之中。固常有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行

術者。又言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久、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太監、鎮守江西、家人常川在彼生事、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又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産銀冶、府分其間、或有頑梗之徒、嘯聚爲非、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場、布按二司官員、毎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煎銷、進爲民便、

召彭韶爲大理寺卿、尋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韶應詔陳言曰、臣恭忝風憲之官、幸遇 聖明憂治之日、謹以政治終始爲 陛下言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于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少有加罪、此 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靡不憂心、古人遇有天災、

旨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
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
之愼至矣至于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
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
歲給之力然以是施乎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
若泛爲行之則入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
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時詔被命召爲大
理寺卿以疏論貢獻仍改巡撫
陞太常寺丞張苗爲南京通政使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
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問何爲曰得旨馬
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
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
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偏居
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聾聞其言不
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瓘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
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
與瓘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

耳改命覃昌傳旨恩因諷余肅敏執奏從中贊之
余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庭無人王端毅者爲
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歎曰天下忠
義斯人而已○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傳旨上獻乞侍郎 上曰苗本出承差若侍郎六部之佐不可授可授南京三品
三月泰山屢震
時椒寢漸繁李孜省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內
閣劉珝密疏言國本不可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
山震動應在東宮 上大驚遂已

命禁民間產女溺死
溫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
產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
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 上曰人命至重
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
一至于此此寔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稱
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鄰
里擧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五月廣東肇慶大水

左布政使陳選馳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之〇六
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〇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
卒〇余子俊請築邊墩從之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發兵夫修築
墩臺
八月朔日有食之
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劉珝致
仕
珝與李孜省力爭易儲之事雖卒沮其謀然亦以此不得安于位珝尤鄙萬安爲人時時對客罵安負國無恥安聞積恨與劉吉構誣以時辭內閣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遂乞致仕〇三人稱劍

貪狡劉珝任躁劉吉陰刻

十二月進內閣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詹
事彭華爲吏部侍郎直文淵閣
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並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爲腹心
丙午二十二年春正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時政
疏不報
王恕再上疏曰臣伏聞近有　聖旨禁約今後不
許擅便奏討歷官及蟒衣自有此之後諸色人等
俱不敢進貢物件希求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
罔不畏天之威駿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
忻鼓舞稱頌聖德詠歌太平然此數者誠能持之
堅禁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不治
安宗廟社稷何患乎不靈長四夷八蠻何患乎不
賓服羣黎百姓何患乎不蒙福如或持之不堅禁
之不久而有所變更非惟失大信于天下抑恐難
保無虞于將來
二月朔日有食之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
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
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于額外借消退而京儲
困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
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
惟務更張無益于事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奏余
子俊于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
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邪嗟怨臣等切

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胡寅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疏入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察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講尹龍除名

尹龍尹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每與所親

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珝善珝與安並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掌銓衡一時選法通敏賢愚皆悅劉珝既致仕去安遂托李孜省譖旻于上復嗾所親科道論劾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拷訊革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擢浙江參政馬寅爲山東布政使

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書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道卒

先是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悉宜停免 上諭戶部從之選又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瑤呈鞫犯人黃肆招稱王凱父子招集番商結交太監韋眷出海通番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眷積怨選每事裁抑誣選黨比高瑤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

反異復脅選所黜吏張褧令誣執選褧曰死即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驕制發粟意在侵欺褒奬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張褧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

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
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
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
愛怯勢保姦。勘官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
佐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
非選有加于臣也。眷乃㕘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
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
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嘱行等逮臣
於理。彌日搒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

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
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潛遣養子容以選死報眷。
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奏入。不
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爲己之學也。所識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眞大位。抑南遷之說。及回鑾。盧忠妄言南内事。并黃竑易儲事。多阻之。已而曹石用權。輅數裁抑。讒搆論削職。成化初。復官。嘗疏勤政八事。及陳弭盜七事。力爭慈懿喪禮。請復景皇位號。號統詞引立東宮。疏止王皇齋醮。疏汪直十罪。以罷西廠。卒。諡文毅。

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吏部尚書。○九月。南京
兵部左侍郎馬顯請老。内批南京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王恕同致仕。
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貴。
民飢。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
可見年老無爲。華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事
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　陛下每容

其言。反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華去
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竊
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爲
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　上以純出位
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
府推官。
陞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孜省之爲也。○以南京
禮部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直文淵閣。○冬十月。
改耿裕爲南京禮部尚書。以李裕爲吏部尚書。徐溥

爲吏部左侍郎倪岳爲吏部右侍郎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謫寺亦隨廢至是梁芳請更地建之視舊寺益加廣

進內閣萬安少傅劉吉少保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太子少保

司禮監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十二月召余子俊復爲兵部尚書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三月賜進士費宏等三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甲申夜金星犯元宿○巳丑上崩于乾清宮○九月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弘治○上大行皇帝謚號

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冬十月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

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言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臣願 陛下放之田里以休其勞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淸肅紀綱必正風俗必醇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臣願 陛下置之左右以展其蘊然君子之所以不

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擠遺
也臣願　陛下大章英斷總攬天綱一以　太祖
高皇帝爲法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于
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
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孔子之言蓋推
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
可以未改者爾若事關係重大勢不得不改者自
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形跡之間哉舜去四凶堯
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心

豈異于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
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
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
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
何理也哉臣願　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
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
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　陛下言之臣
之痛心實在于此疏入不報
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登
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術
則梯以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誦其如此者三年
文思警拔數千言立就丙午領鄉試第一鄉人集
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偏病三巴第
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
引爲己附使弘璧延欵于家屬題壽鴆文祥即奮
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
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輙斥且詈之惟與鄒
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
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疏曰竊惟帝皇爲政

特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法貴立不
可使小人玩之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
福聽其轉移伏願　陛下密訪渠魁明彰國憲擇
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
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
近習不得分矣頃者法司惟徇己私不恤國憲豪
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
必深鈎鉅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
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强罔赦法立如此則禮度明

而小人不敢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入誰與共理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張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秉忠貞兼優材識伏願 陛下起竑等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補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 旨詰責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稟 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將丞着歷練因補咸寧

陞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楊守陳爲吏部左侍郎彭韶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

葬茂陵詔議升祔禮制

勅諭禮部 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 皇妣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禮部侍郎倪岳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禧祖爲始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因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追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爲高祖以上益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定惟古制令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于

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主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上從之

召太監懷恩于鳳陽掌司禮監事

十一月尊諡母淑妃紀氏爲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于奉先殿之東別闢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

時有縣丞徐頊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及當時診視大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已之

尚安致仕以徐溥直文淵閣、

先是萬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日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惶遽歸第、

李裕罷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尋

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十二月尹直致仕進劉吉徐溥俱文淵閣大學士劉健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科道交章劾直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故罷、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大學衍義補陞禮部尚書○虜寇井涼蘭鞏○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李孜省下錦衣獄死、

陞通政司右通政黃孔昭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孔昭先以都水員外調文選郎中持衡清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每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衆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黃孔昭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既長建寧守賀沚知其賢薦於淡訓導不果歎曰士有志用世乃籍人薦舉耶退居讀書刻苦特甚志忘寢食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即著廉名、

麻峪山有銀礦守臣以中旨橫索民心震恐延撫都御史屠滽上疏極諫乃寢、

朝鮮國王李娎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乙酉朔日當食不食胡煥等請賀不許

封興獻王、

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蒞人。不剛不柔。有張有弛。若乃尊禮孝莊。追尊汪后。蠲恤于謙。其于愛惜恩怨。親景帝保護無介蒂。粹然于天理人欲者也。

昭代芳彙卷之二十一終

昭代芳摹卷之二十二

武原臣徐昌治述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調何喬新爲刑部尚書、陞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參議、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資直儒以講聖學、二荐賢才以輔治道、三遵祖訓以處內官、四典禮樂以化天下、疏入、允辭、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兼提督十二團營、

文升陛見、召至文華殿、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益自奮勵、知無不言。上特倚重焉。

超陞貴州左參政鄭時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時先撫陝西、在成化二十二年、上疏觸時諱、謫官、上知其忠、蓋陞之、

復廣西按察使閔珪爲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珪前撫江西、被妖人李孜省誣、其不勝任、左遷、故復之、

閏正月、命修憲宗純皇帝實錄、○詔天下舉異才

二月、帝耕藉田、

時耕藉禮畢、宴羣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即斥去、時論偉之、

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俊由南京戶部改南吏部、歷九載、請老、至是卒、○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起用降謫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上付吏部、皆起用之、

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曰、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

所以辯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懸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殿有事已具本者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求其當而無苟且凡文武大小官

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將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斥逐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議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眞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輪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南安知府張弼卒

弼讀書不治章句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泄每發於詩文翰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爲異寶

六月朔日有食之○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奸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回爲民然盜竊貲財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

自娛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遣錦衣衛檻送京師伏誅

虜把禿猛可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秋七月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戎政修明小王子死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貢馬三年三貢每貢不下二千人皆猫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大同宣府河西皆無虜患

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八月詔議孔子從祀、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
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改耿裕爲禮部尚書、張悅爲禮部侍郎、
陞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
先是太監李良典御廐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兵部職方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陸容蘇州崑山人髫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晩歳斷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情虚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綮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于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愼復據哈密、番酋阿黑麻也
調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通政司知事、
給事中陳壽陞大理寺丞尋改南京光祿寺少卿、

時言官論荐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及劉吉又南京科道荐王恕入閣乞罷劉吉等言尤急切及王恕起爲吏部劉吉代萬安專政遂不相合恕有所行吉輒從中沮之有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南京教場典軍數少不准破調劉吉票旨調紘昺外任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恕奏荐戶科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荐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
壽任科萬貴妃寵族人橫其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干國是壽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旣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鎭守内臣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言壽忠鯁輕去就宜起撫陝及至陝清勁鏜畏斂戢、
沙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
初正統中沙狐狸隨　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色動及駕

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沒用事納婦生子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人見上上恐其詐下所司詳驗莫有識者𤞑狸曰 先帝嘗賜我一繡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己酉二年春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

改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滽還掌院事○陞僉都御史秦紘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謫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

先是御史湯鼐差印馬赴內閣會勑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裹面不從鼐退卽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裹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啣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鼐壽州人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子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附內閣若發其事御史魏璋卽草疏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鄒智者因入智名下詔獄智親身三木謹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備積之具當事者

恨智坐智鼐槩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史部尚書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因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後鼐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

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痴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進紫宸其辭新詩有曰書被所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忠萬死更何悲

改禮部主客主事蔡清爲吏部稽勳主事

治上時事嘗見三劄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其後錄用殆盡時庶吉士鄒智謫官海南淸復以詩送之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于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貲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逆逐刺麻

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省侈靡凡數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內官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伏望陛下自今伊始于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

命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

韶上鹽場圖詩疏略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糲飯不能飽飡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偸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

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

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改張悅爲吏部侍郎 ○夏五月定陞用科道事例

吏部議得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取事例兼用進士除補永爲定規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請會試取士南北中卷復宜

德丁未所定數目從之黎淳奏洪武永樂年間會試取士不拘南北自宣宗章皇帝命內閣大臣會議始分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爲北數北直隸蘇松等府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南數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盧鳳等府滁和等州爲中數取士以百名爲率南數五十五名北數三十五名中數十五名永爲定制近因成化丁未會試四川左布政使潘禎建言中數人少將南北二數各退二名添與中數祖宗成法妄加損益宜復宣德丁未所定數日禮部議潘禎言允當宜仍舊上從之

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徒求直言○秋七月陞福建左布政使戴珊爲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八月陞中允周經爲禮部侍郎

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 英憲及弘治三朝皆處于外所至聲績褒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祗應論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衆猶諫沮鏞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土兵鏞笑卻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遂

入林菁行間願從夫已逃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逃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皆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鏞呼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叅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明日賊

役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衆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劫順可付之與吾同返賊卽解縛還其巾褐諸生奔號去鏞拔營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冬十月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守陳卒

守陳在吏部偏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疏宜亟退伏林泉上不許守陳孝友方正與人交篤于信誼居常恂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皆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阯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致仕大學士劉珝卒○二月封后

稱生進 侯縣死 贈公爵 子襲爵 嗣侯後 以弟嗣 文東功 封爲國 公

父張巒爲壽寧伯○三月賜進士錢福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築高郵康濟河堤

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昻治之

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昻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秋七月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

鐸上脩明教化六事一曰擇師儒二曰愼科貢三曰正祀典四曰廣載籍五曰復會饌六曰均撥歷

冬十月追贈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太傅謚肅愍命有司祀之○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

時刑部侍郎彭韶上言正近侍愼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四事

命有司廣積倉糧

每十里以上務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疏禁京師胡服胡語○何喬新致仕彭韶陞刑部尚書

時御史鄧庠因擠與內閣劉吉銜喬新、恐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並下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鞫景姦贓鉅萬、抵景法、覈景爵、景圖報復、尋摭他事誣紘、紘亦被逮坐免、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

章懋于內庭張燈下詔臣賦詩、謂莊昶黃仲昭曰、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歷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責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上怒杖王人閣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嘗論學者須大其心胸、必有窮理工夫、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論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具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孤邈氣運、推濂洛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北其家安得不悠久、平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尾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則謂于精我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秋八月、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劉吉少師、徐溥太子太傅、劉健禮部尚書、俱文淵閣大學士、

按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我朝翰林皆史官、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又爲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

九月、皇長子厚某生、

冬十月、以詹事府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濬上時政疏略曰、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于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于震動、在京師邊防爲急、夗食鳥動物、得氣之先、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疏凡十餘萬言、

十一月興獻王、徙封安陸上親弟九人王居第二

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爲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起

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給事中張九功等所上五章、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朝廷召還秦紘以正賞罰以爲勸戒、今柳景該追贓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于秦紘則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伏望

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還秦紘如此則賞罰攸當、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

黃紱曾祖思讓事　孝陵掌太常事以罪編琅沅州又徙戍平越紱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廉直遇事廳緊部重作時貢不恒必欲行已意寛以是得名譁千臣者大猾任俠絹推貴驟人嘗奪民蘆場萬畝綱竟並去斷蘆場歸民過崇慶忽旋風起與前擁不得行纔社卽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冰而高城隄夢中若[illegible]俾言州西寺云紱密訪州西四[illegible][illegible]行寺宿孔追[illegible]言爲與域曰起率吏兵急核寺監繁消俾崇贊中[illegible]人以而狀其惡詰之無蝶印登賄至觀上晒洗之隱有中痕紱曰是盜也部試諸凰諸僧不能隱盡丹其新狀益寺西有巨塘役役艮痲人沉塀中衆共分共蓑貨有春欠則以份其妾女匿妻女隱穿中态淫毒久矣紱書陂

律殺僕致其寺逆撫廷綬行逆將見[illegible]中飲馬婦片布遮下灃大懸術首數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北何而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燈健兒素貧苦又素忠朴閻公懲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虜亦不至低有詔毀庵寺緇令汝尼盡轉軍門給配軍中壯無妻者北公去延綬有攜子女拜道徬送者、

錦衣衛都指揮朱驥卒、

驥性廉究厚濤儒書史時重妖言禁有妖人興惠者爲書或衆爲邏者所發誅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恩耳餘皆愚民何辜得旨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陣人傳示妖書者欲蹤其事觀貫函以告驥斥之曰此妄巧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賴以巨梃加之以厲其威驥獨否兵部列疏獨稱驥敎厚不刻、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濬安仁伯、

以白昂爲左都御史陞撫治鄖陽副都御史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壬子五年春二月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强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爲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

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

三月、立皇長子厚照爲皇太子、大赦、

錄太廟配享功臣子孫、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查取開平王常遇春曾孫常復、寧河王鄧愈玄孫鄧炳、岐陽王李文忠支孫李濬、東甌王湯和玄孫湯紹宗、與校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鎮遠侯顧溥爲總兵官、討貴州蠻、

廷瓚以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其後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

夷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說、堅因不踰界、入市不貳價、四境晏然、府如中州、尋擢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勅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講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士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平、

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內閣劉吉致仕、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欲稽遲勒賄、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勅令致仕、

始開鹽商納銀運司之例、

國初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戚、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運司、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開中之法遂廢、邊地遂日荒蕪、各邊米豆無人輸運、價益騰湧、邊地自此難整理矣、

荊王見潚以不法廢爲庶人、徙置武昌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者、悉復其任、

○三月、陞浙江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決○以衢州孔彥繩爲世翰林五經博士○賜進士羅欽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陞佀鍾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

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肯徇人、內閣丘濬忌之、恕力求去、遂致仕、于是言官交章劾濬媢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亦不聽、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直剴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

君實直諫如汲長孺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
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
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陞禮部
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

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嶽于渾源州詔從
禮官之議

馬文升題東封太山爲東嶽在今山東太安州沂山爲東鎭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岳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鎭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鎭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爲北鎭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岳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鎭在今山西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禮部尚書倪岳議曰北岳恒山祀于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輕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今都燕請別議五岳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岳上從禮官議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陞吏部侍郎張悅爲南京
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三年刑部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內閣徐溥亦忌之遂謝疾乞致仕去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韶文學經綸廉潔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心

八月改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周經爲吏部左
侍郎吳寬爲吏部右侍郎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
居一人烈婦三人

鄭元合肥人五世同爨兄友弟讓不求異財朱勇陝西安東所千戶五世同居徐梁臨川人自祖義以梁凡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需靈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間言黃鏞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千指合門雍睦各旌之曰義門王玉泰州人世業醫自始祖谷至玉凡八世共爨人無間言旌曰義門張氏太原衛大理寺副魏政妻夫亡哀毀齧臂過而已而自縊死潘氏睢州舉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柩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鮮符縣夏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自縊死各旌曰貞烈

甲寅七年春正月興獻王　之國安陸○二月河復
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治之

劉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
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
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長堤御

芳䕫　卷二十二　弘治　二十二　知問齋

芳䕫　卷二十二　弘治　二十三　知問齋

横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衝轉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復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權運從坳乃命興等協治之

論貴州平蠻功俶溥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院寺出總督兩廣軍務〇三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進先巡撫大同上言鎮守内臣石岩侵士卒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施帳降兗州府陞陝西按察使至是馬文升復薦許進

八月加内閣徐溥少傅丘濬少保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〇虜大舉寇陝西

冬十月復王越左都御史致仕

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

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媕婀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卒贈太傅謚文莊

文莊該博絕人無書不讀其爲己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

内旨起衛奉歎仕監王李舉大學士徐溥執不可止之

占城請封安南不許〇上杭盜復起

命副都御史金澤撫安群盜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並直文淵閣

東陽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戍籍隸金吾遂居京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京官

張秋堤成召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頴州東入于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毛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

土魯番酋阿黒麻自稱可汗役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illegible]師討之

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出大路之水草、牙蘭詗知逃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裕在吏部、若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惜毀譽、莫能清操守正、律身干謁斷絶、郎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與文九疇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儒雅修潔、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美、卒贈太保、謚文恪、

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

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冬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論哈密功、陞許進為左副都御史、劉寧為左都督、彭清為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徒取空城、無益邊事、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陞、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詔求直言、

戶部主事胡爟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饑、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陛下深居九重、未知之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左道惑亂聖心、齋醮靡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交相賄托、言官瞻前顧後、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請停齋醮燒煉、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叅外不得一覲天顏、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主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藥祖師殿、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災異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修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逐

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
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得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
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
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擬議
開坐、
改南院右都御史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陞應天府
尹樊瑩爲南京工部侍郎、
雲南晝晦五日、勅劉考察雲貴諸吏、罷遣什餘人、召還部爲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瑾誣瑩

妄理隆平侯事、及擅減上供布、收贖奪其官、比瑾誅、卒已三年、詔復其官、
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
庭、○二月、改右都御史屠滽爲吏部尚書、
三月、賜進士朱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妖僧張金峰等伏誅、
按峰初遊陝西鄠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與等、各有名號、製布帛爲旗、祭以翌後刻日爲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吹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時行道負縣民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
以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陞徐瓊爲禮部尚書、
下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錦
衣獄、尋釋之、
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上怒、
差官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大怒、并逮
泮等繫獄、有御史張淳公差回、恥不得與、亦即上
疏申救之、太僕少卿儲巏上言、龐泮等不諳事體、
觸忤聖心、即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
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

惟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
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
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
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
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
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史、不能無疑、因一
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
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遜
之事、意傷于急遽、辭失於婉曲、原其心、蓋仰賴聖

明在上者有以聽用其言起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其情固可矜而言亦不可略也况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與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賫守道徇義者少避

芳巢　卷二十二　弘治　二九　知問齋

利避害者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益非人主之利也自洋等下獄科道一空當時署印盡委之人科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觀瞻所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疏入上乃釋之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不忘練武防閑之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蓋人無食卽死馬無草卽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難團營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馬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于此時也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所造盔甲太重弓難開射

芳巢　卷二十二　弘治　三十　知問齋

其刀尤短小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搪塞有名無實雖軍馬充足兵甲利堅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共箭舞脚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至于馬匹尤未操

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爲住操是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墻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强亦分付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衆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

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　皇上念京軍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務要日逐用力開張依期演習其馬匹又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便于馳驟兵馬精勇軍器堅而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寔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丁巳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三月帝御文華殿召內閣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

夏四月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以父成死事陞廣東新會縣丞適廣西猺賊流劫雷廉高肇勞殺其將及新會令縣其民築堡聚相保遂禁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尋府盜賊充藏滿進副使平山後賊置化縣又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又平新寧平大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博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其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十餘陞按察使進湖廣右布政使奉勑經治兩廣地方民稱爲三廣公及卒朝廷論功陞其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

召陝西巡撫許進爲戶部右侍郎

時道士以黃白術于湖廣李總兵不遂訴總兵反汪直欲爲巳功建李百戶至京假成獄下法司獄進發道士奸郎日縱道士于市東月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

有司疑生述生酷訊生誣服進閱牒疑之托他事徧取商曆入閣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儈原進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進服儒生得釋不死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秋八月帝御平臺召內閣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于哈密

以孔鏞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桀驁多智數雄視諸苗

有養子阿剌、膂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着力、遇數百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飄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淵、跨越之、如溝澮耳、二人謀助相挾、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爲都憲、受命鎮巡貴州、詢諸人、人以溪凶橫、且私于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諷咨轉力、乃得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併和監軍總帥等、皆廻護之、鏞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

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召而禮之、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通不答、往復數矣、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鏞笑曰、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鏞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獨籍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候句朔郡將參揖時、號于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汝何

以與賊通、王驚諱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鏞曰、吾今貰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併不免汝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剌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當更得一仵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總旗、鏞曰、諾、吾令授汝檄、令偕陳入見、亦言其難狀、鏞曰、爾等第誘之出、乃計令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伏牛房、何出擒之、且刻其期、

遣他兵來援、又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爲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傻步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因

領剌、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剌怒曰、何都堂能沮阿剌足耶、溪剌與陳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覩十砂俐溪莊槳、命飲酒、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盍往訪之、溪曰、何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剌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風迎待、此來何為、溪剌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剌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剌、剌徒手搏傷數十人、竟就擒、并溪緊之、時援兵至、諸寨兵亦集、鏞又風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剌、即因之徑馳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于是一如鏞命、解至三司、鞫之論死、剌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為解救、鏞言吾不究若事、猶能解乎、溪剌死、溪有二子、悉擒殺焉、

十一月、火篩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蔣節禦之、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貯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遂為邊備之長利、

昭代芳摹卷之二十二終

武原臣徐昌治述

孝宗敬皇帝

戊午弘治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聖德、 上嘉納之、

三月、進內閣徐溥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太子少保、謝遷太子少保、加馬文升爲少傅、兼太子太傅、屠滽爲太子太傅、白昂爲太子太保、周經徐瓊徐貫閔珪並爲太子少保、○以程敏政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太監李廣建毓秀亭於萬壽山、

亭既成、適小公主患痘薨、衆咎不敬、劉欣以符水遂穢宮中、皆歸咎於廣、

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謚文穆、

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瀰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凡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淺、有缺木剛者不以公移顯行、雖關官亦用手簡直遞其典、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悉心、於机默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如此、嘗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受其父兄者、侯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諛辭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狀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官在家無一事可述者、爲一從人所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也耶、用是述予生平歷官而勒諸石、付兒輩等藏之、以伺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

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爆焉、或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八月、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王越卒、越前奏請壽部、釋起用、至是卒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

奚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爲甚、蠹耗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

○時議修清寧宮、有欲調役山東七千人者、戶部尚書周經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也、請以戶部羨銀、僱役、

太監李廣有罪死、清寧宮災、有評亭建年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命內侍封其外宅、獲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遂籍沒之、科道官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呈、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篩影、重市而一人乘女籍、事雖得發、有徙諸若之名、一一傳於朝野、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詔寬恤天下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哈密、

三月、賜進士倫文敘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逮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華昶林廷玉下詔獄、敏政致仕、昶廷玉調外、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昶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昶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中閱卷可疑、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官廷鞫、黜舉子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謫昶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程敏政尋憤卒、

五月、陞刑部侍郎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張敷華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于土木、華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怪、年七歲、即指麾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

陞德安推官胡世寧爲南京刑部主事、世寧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稱四君子、嘗上言曰、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奸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以傅瀚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陞浙江右布政使雍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泰在浙江時、勢家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鹽商檻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羣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稽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譖泰於時相、而言官遂劾泰、以擅笞將官、罷退居鄉、曲別墅、不涉城市、

以吳寬爲東宮講讀官、

寬以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東閣講讀、寬奉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

一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借曰暫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上嘉納、寬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猶反覆明論、冀聞悟。

陞國子祭酒林瀚爲吏部右侍郎、謝鐸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

林瀚進士、爲翰林編修、祭酒歷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請託不行、陳伯獻嘗稱瀚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息相于者即之、始知其禀然不可犯也、子庭㭿、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諡康懿、次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

冬十月、虜寇榆林寧夏大同、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寧康王覲鈞庶子曰宸濠、初封上高王、至是覲鈞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殉色、凌宗室、潰亂無禮、養死士、爲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時詗中朝事、因以罪削護衛、

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殘神木堡、○以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夏四月、以張元禎爲翰林學士、

元禎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忻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禎貌卑然、纖弱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賾隱、多所獨得、論說揭揭、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與遊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切、

帝御平臺、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時上勵精求治、健亦身任天下事、又引李東陽謝遷同入內閣、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敏達、謝方正、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煖閣、召健等面議大政、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但聞　上數數稱善、健等見

太子未壯上體清羸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
謀遠願省機務發使天下隱受其福
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謚襄敏
廷瓚進士爲淳安知縣聞民疾苦專慈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歷官處事求務得人不疑雅量鄢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莫能及
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强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
强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
乃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成伯居

鄜紫荊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
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部尚
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
單○秋七月虜寇榆林平江伯陳銳以失律罷還保
國公朱暉代之○許進致仕
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邊備事宜
奏曰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
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之

衆蹂躪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盖緣
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路道曠
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
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萌城諸路
皆其入寇之所逼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逼西
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創業之處沿邊諸將
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既不能
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遂使進獲重利退無
後憂乃者上廑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奈何四

年三舉亡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
圭儋爵以優游于朝行賚帛與金以充牣于私室
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殺傷我之士卒悉諱而勿
聞掇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未嘗致其敗北輒
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
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
卽權門之廝養而膏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
之卒卽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且延綏邊
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

彼既有門庭之踰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算精銳盡調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跋步千里夫運

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若豈宜然哉至於兵馬所經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應付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徒欲鼓勇而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倖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驟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至此倡彼和牢可不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爲不若師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乂安也

陞少詹兼侍講學士王鏊爲吏部右侍郎

王鏊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嘗奇爲天下士爲侍郎會虜火篩入寇鏊上禦邊八事一定筭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後巡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尚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山東震澤波汲名高北海乞與褒卹贈太傅謚文恪

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十二月火篩入河套○陞浙江左布政使孫需爲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按陳名小奴年十五爲王三哥妻生二男一女三哥採薪歸至門疑虎患潮然三門柱迫虎至山前嚙擊之虎遁去嚙負三哥歸死鄰里哀而葬之陳痛甚稱欲郭子素通要之陳紿俟服闋至期設祭哭又紿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妻岩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聞巡按御史吳一貫疏入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郭城縣地震尤甚聲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餘口朝至望後尚未息縣東呂八里編地裂水有聲震開裂縱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

火篩寇榆林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而斫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尅責、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碍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

兵部集廷臣計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兵部尚書馬文升會議上言、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歲和番、以脅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年、既而虜酋癿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于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將所議內修外攘禦寇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

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臣寇、或腹裏嘯聚之强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〇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所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將爲首務〇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死力、若非豊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〇一照得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攢草馬匹

一廣軍當供轄四省八府之民轉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〇一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一將一官奉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皆當協和行衆〇一法令者風厲天下之大典法令行則人心懼人心懼則文官奉公守法而讓於供職武職人隸軍恤士而樂於效死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效者也〇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玩而多致敗績〇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鷙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一倏然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銃鎗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車多不齊用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勝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避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〇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〇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之精在乎操習必使弓馬閑熟武藝超絕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旗幟耳熟金鼓左右前

後隨將所使，如驅羣羊，方爲可用〇一足邊備〇一用兵之法，部分既定，委任得人，自克成功。

二月，以保國公朱暉爲征虜將軍，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帥師禦虜，至河套而還。

陞南京鴻臚卿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時火篩數犯邊，堡失事，鎮城且閉，壽兼程履任，先恤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寶敎士先行誼而後文詞，修濂溪書院，檄取其族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許業畢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上言正祀典、重科貢、革冗員、塞捷徑四事。

鐸忠誠孝友，性氣屹屹，好善嫉邪，不偕世曲，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家孫附有餘財，周賑宗戚，疏食布衣，囊無長物。鄉人方正學殉[illegible]滅族，沉鬱有年，鐸不避忌諱，收緝遺文，行于世。嘗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衷克夷狄，收復諸夏也；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秋八月，火篩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瑾還京，以

武安侯鄭安代之。

是月，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

九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父謙，南京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嶽，而夫人姚氏夢緋袍神人入室，驚而生，因以岳爲名。岳爲吏部，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下詔消沮，卒贈少保，謚文毅。父謙先謚文僖，國朝父子稱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

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潘蕃

總督兩廣軍務〇冬十一月改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〇十二月起秦紘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巡撫陝西〇樊瑩復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〇改王繼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江西盜起命南京操江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賊平遂改巡撫〇三月賜進士康海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〇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謚襄毅

關中水泉鹵故有龍首渠久湮廢忠開渠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募工疏鑿灌田七萬頃上達滿四叛不[illegible]引有衆二萬據石城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illegible]巡撫都御史陳价逮詔賊忠總督軍務同[illegible]劉玉進討伏危例又戰死我軍遂退[illegible]戶狗陣[illegible]定衆觀望破兵廷議亦欲[illegible]移[illegible]講勿劫師主議者[illegible]中[illegible]胡子若劉千斤業偕流[illegible]遣人持榜人山論降師[illegible]不[illegible]制[illegible]遣鄉者四十萬人縮[illegible]不[illegible]府[illegible]綫也衆悉體民隱曉[illegible]邑不荒違子紀系謝皆舉進上

禮部尚書傅瀚卒陞侍郎張昇爲禮部尚書

虜大入大同塞

時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逵謀出兵搗虜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止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悞

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

文在戶部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歎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

冬十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提督陝西馬政〇十一月雲南晝晦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謚莊簡

悅坦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訥訥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遠矣每事爲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致仕

歸處舊居、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率子孫至于作貨、日費不敢少豐、以助薄俗、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爲南京刑部尚書、

減清寧宮修理軍夫

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即撥旨來詰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職也、延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諡文肅

喬新、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郡中稱治、新幼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初南京禮部主事、歸楚、父卜地不得吉、有欲鬻其塋地者、新衆謂此吉壤、新曰、彼人必不得已、而鬻吾父、吾不忍、遂新執法嚴毅、凡中外貴有力、請寄一切不得行、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鄒御史者、凶橫、欲躐大理丞、不得、恨之、命猕外氏與鄉人訟、郎誣得金錢、與行賂、輒下上共手、要地人、又從人中土之新杜門引咎辭位、下諸很連人詔獄、竟治無蹤跡、飛沕白、

以張元禎爲翰林學士、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命大學士李東陽修歷代通鑑纂要、〇二月、進內閣劉健少師、李東陽太子太保、謝遷太子太保、俱大學士、

謝遷、餘姚人、翰林修撰、望重、諡文定、及遷二人、文定、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文定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致去、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隨致仕、嘉靖六年、春、復召入內閣、尋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一年卒、年八十、

吳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

夏五月、京師大旱、

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以旱災引咎乞退、不允、令開陳兵政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民生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

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内臣占軍數多九曰賞
複於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嘉納之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
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啓
朕大夏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
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
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安遠法
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諮内閣可

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
順上稱善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時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劉大夏入内庭奏事
大夏至跪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内侍臣卽
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
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

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
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
于 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
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毁譽他人也其今口求
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説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
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
名第一榮敢蔽賢也
内官監太監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
戶部覆奏鹽課爲邊備救荒而設 祖宗時未嘗

輕用從之
南國子監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懋謹矩度嚴操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貴州苗米魯作亂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
御史督兵討平之
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嫡子欲自襲夫職鎭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
詔遣中官于武當山設像修醮尋已之
劉健等上疏稱聞玆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
此衆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

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不遣。

冬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四十篇。

詔建寺塔于朝陽門外，尋罷之。

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囚籍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覩諸往事，可爲明監。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疏入，俱罷之。

十一月，陳壽爲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奧帖木兒守哈密。陝巴奔還哈密。奧帖木兒居甘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

茂烈先世瑞安人，戍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髫年喪父，輟舉業，侍母，不與群兒伍。甚入公署，夜歸讀書，倒持其弱，豈止之，乃從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學學聖人者也，如顏淵之克己。帑之自有，豈非學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以丙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母老乞終養。疏曰，臣

生十三年，父善辭不幸早喪，行孤弱式，無母勤劬茫。又襲身別無丈丁。米聖恩行收京學，年自老臨別，丁寧言辭悲切。臣倘罪於此二年矣，頗以慈闈我邁夕，將婦飛得恩，循可以再新年作可以多丹。況臣又無男嗣，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一念寧謂與講師隊。思母所報十之心亂，母復思臣，則深身之微臣使心可憫，疢心也，十可疲也。上憫其情，特許之。乃力其有，鋪床敞席，不斷一蚊帳，母自治唯唯之一歲給籍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取食粗糲。茂烈甘然適甚遠。安孫輔孫，其諒薄皆人甚之不堪者，茂烈泰然自是。日坐牛字，究條五經四書之學，驗身心勸母膳錄。常曰，儒者向上上夫許文特五耳。上嘉陳茂烈清苦，今有可用給米三石存問。爵夫以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建微臣亦荷數惟，豈獨臣一家之事而已。弟念臣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母臣之家，而臣素得以自遂其貧。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毫返哺至情固欲自盡，竊月米之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卒，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强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都御史王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翁仲，卑而所處允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詔議祔葬祔廟禮制。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悞，乃上疏言，成化初事，出於一時，臣子姑爲委

曲將順之意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宋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後來雜亂無紀極耳若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

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恐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還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好爲處置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寬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然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仰抽出奉慈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

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

六月總制三邊軍務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紘在三邊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砦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

秋七月虜寇大同

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

珊為都御史時 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每有開折天威頻霽上知珊清慎時延宣接勝咨詢輒移晷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復而加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為動容一日珊私懇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與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

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大夏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珊德性和粹與[illegible]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歲入所出寒暑不變服中外所至有聲績

勅吏部都察院朝覲考察務秉公明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謚文定

吳寬忠信宏厚廉靖方[illegible]好古力學文翰淳美溫[illegible]惟勢榮利退避不[illegible]及[illegible]事進[illegible]而體裁具存[illegible]

[illegible]

若儒炎而意味雋永明與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寬無愧焉

九月上御暖閣召輔臣講軍法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健對曰臨陣以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若止許以軍法嚴令從事重治如此方可謝遷曰軍法

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

復詔輔臣入見令日講勿顧忌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發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

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
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上又
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
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
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伏謝而出是日天
顏和悅似以講官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
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
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命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
經略邊務
己丑十八年春正月召劉大夏戴珊入對各賜白金
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戴珊面議是年春二人
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鋌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
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
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
之且懷愧懼
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
之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改張敷華爲刑部尚
書○三月賜進士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巡撫江西副都御史林俊以憂去
俊嘗題爲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見寧殿下
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
者臣有以仰窺陛下聖仁廣大惇敘九族盛心而
寧王據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觀鎮巡奏議欲俟年
豐定奪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士

夫及耆老公論謂寧府多此舉是中外人心皆謂
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爲此以
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
堦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
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
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
琉璃冉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
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
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

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
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毀之矣毀之非孝子
毀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拘儒不識通變
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
寧王靜思悔悟必有剏於臣言依望聖明篤念親
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旣毋涉
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
義爲世世頌美寧王素不喜佞至是益銜之佞尋
以憂去

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書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李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
患己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
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臣竊伏思陛下則眞
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
地者蔑以加矣傷躬勤勵延開若不給矣乃猶曰
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失之欲焉恒不自
安也乃於是下詔佈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
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

於尋常者萬萬乎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
也爲害者三而不之袪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
長也二病一曰元氣之病臣竊觀當今士氣不喜
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辭則目爲老成
又不喜人直遇事負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
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
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
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
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

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
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
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
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
禮義則倖人進無廉耻則國無防倖人進則因循
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
必積漸不可救藥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
之病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邇
近又朋比雖藩夫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

官主之夫一虎十羊勢無十羊況十虎而一羊哉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雖除也今皇城之内逼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田野小民無故循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誠欲服心安莫如剗内官之權欲剗内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叠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强本也然至正統巳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見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

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増而用之者寡矣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内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内官參之内兵又其尊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宦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執非内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執非寵托㝵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之吏恩不下流也今百姓賢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見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夫内府供用有常數也空有常節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劾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又經内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富道不若言以聞有司

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莫郤步以求前耳三曰庄場織民之害臣伏覩洪武詔曰直隷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之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毁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内舉騷然不寧矣昔晷廐焚子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兢畝尺分而剖之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窮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六漸一曰匱之漸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倉廩不足不曰

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詔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和買而不足於是運空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輒匿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偏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帑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二曰盜之漸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楷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容令將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三曰壞名器之漸[illegible]

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而今乞
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陞其子黜其祖者陞
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大學士萬安前侍先
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
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勳
耶夫薰蕕同器不知不薰蕕汚並賞誰肯爲廉四
曰弛法令之漸姦者犯人王禮擅搶奪僧貨物損
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
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直矣以

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
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
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
忽也五曰方術眩惑之漸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
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强少疾者淸心而
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
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
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

令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天變屢見于上
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人國
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
能設一醮興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
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
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
防惟禮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以保全而使
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聽
其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

屋强奪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
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萬一法行陛下
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愼其
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疏入壽寧侯遂論夢陽斬罪十謂其訕母后也而
皇后母金夫人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
夢陽詔獄召三閣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
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
心無非爲國上領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救而

掌詔獄牟斌衆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其壽寧所
論夢陽十罪、悉置不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
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
罰俸三個月、後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近日外
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
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
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衛撻
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
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大

夏頓首謝曰、此堯舜之仁也、
又四月、帝御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面議一
應事務、當興革者皆在鎮巡、又曰、周季麟喪師失
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
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
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
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辦事之
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辦事、即

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
問曰、然則先生雅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服
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
錢鈔、亦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
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
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
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
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
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用心、若

止如此、雖鑄何益、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
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
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
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
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因極論
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
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
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
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illegible]

討莊田稅課朝廷務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五月帝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帝崩於乾清宮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

宣內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於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臣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 上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會 禮部舉行皆應曰諾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 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他讀些書輔導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復加慰諭而退越一夕而龍馭上賓矣

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詔曰惟我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

內治化之盛在古罕聞閒復憫念民窮勵精新政訪求利弊方將大有興革綸音未布遽至彌留叩地籲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有親承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羣臣軍民耆老累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謹以是月十八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上大行皇帝諡號

尊諡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廟號孝宗葬泰陵
虜寇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爲總兵官右都御史
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却之○秋七月加劉健
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起許進
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爲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后張氏爲皇太后
詔罷容輟營二局添設管事內官
汪循疏曰近日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
開坐罷容輟營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陛

下反令司禮監査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爲
陛下卽位之始法令之初著爲詔旨頒示天下宜
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卬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
三月卽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
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羣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
四方一民志哉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誠以中
官管事其害不小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
一方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
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者昭

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
事例誤矣英宗皇帝英睿之主但沿襲洪熙宣德
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
振售姦吉祥不軌聖蹕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
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
法也明矣聞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執傅臣之手
而托以陛下今少師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
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
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

也陛下當召至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
訪天下軍民利病羣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
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須布中外豈容不
信
遣承運太監王瓚崔通南京浙江織造
時瓚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
變賣銀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
六千引半與價銀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爲不肯
全與健等同奏曰鹽六千引又與半價自足用上

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凡鈔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行綑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到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司禮監追達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遽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內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起周經為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紘卒、謚恭毅○冬十月、虜入花馬池、陷清水營、

建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祁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上城北皇莊、祖宗時無此、成化以來始有皇莊之設、然不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於是愈困矣、

更議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遊議論、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要了、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恣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者、

十二月、命修孝宗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改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陞儲瓘為太僕寺卿、○翰林院編修何塘請修史職、命所司知之、

昭代芳摹卷之二十三終

武原臣徐昌治述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正月、改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兼理馬政、

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窺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

其間漢土雜處、偏兵連禍結、内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瀕、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内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勑臣經理、臣閱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備禦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

夏、以安内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又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則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正統以來、浸失其險、

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棄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矣、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

〇增一清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二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卧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及於鳳漢二府粗兼河東鹽課貨賣、

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

清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爲不宜全用覲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王怒之、又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詆三司、勿狥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傳謗京師、寧王一日宴於三司間、譏清不工詩文、清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梏擴、猶以一身上下關係、不欲竟墮其害也、遂稱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

其子與清附已、清力辭求去、

右都御史史琳卒〇天鳴地震〇二月、命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〇以儲瓘爲左僉都御史、總制南京糧儲〇三月、隕星如月〇夏四月、召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爲南京刑部尚書、以兵部侍郎熊繡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以焦芳爲吏部尚書、

時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篆儒士七

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又有旨速考選人役通送本
監考優劣馮文升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翰懸
留寨文升拒命大臣科道皆力爲辯事始白又兩
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
不樂外補憾文升謀諸李東陽諷同鄉御史何文衢
屢論文升文升遂力求致仕時吏部侍郎焦芳與
司禮掌印太監李榮并劉瑾相善故以芳代文升
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
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田保

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
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
政治之根本是年請老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
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改南
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

瀚又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惟
任大臣而不没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
所始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觀賢遠佞不假貴戚
力行先帝制私任公戒飭邊備皆若先帝不忘
慎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其次集衆議以
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宜
責以興軍民增貢獎以進人才修武備以衆宅盜
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土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
宿弊消馬政以防叛亂大僚
容以廣言路皆剴切無忌諱

五月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六月辛酉雷
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以先師裔孫孔彥繩爲世
翰林五經博士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慰留之
上初卽位東宮舊侍內臣劉瑾等導上遊戲內閣
劉健等上疏曰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
晩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

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
狐兎田野之畜不可育於宮廷弓矢甲冑戰鬭不
祥之象不可施于禁御夫使朝講久曠正人不親
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
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
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日
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
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
或至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修

省悔悟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省閱往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健等復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

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當此之時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言從中出略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仍畱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緩食靡寧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

秋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八月立皇后夏氏○大角大火搖動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陞許進爲兵部尚書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子不當廕而自乞澤者言官參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得恩典大夏恥陳乞今宜與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勅命已到大夏亦不以屑意後事竟不行

陝巴死于拜牙即嗣忠順王○冬十月纏霧四塞○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

劉瑾綺殺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劉瑾等日導上狗馬鷹兎、舞唱角抵、廢棄萬幾、時號八虎、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明日早朝、文客叩閣老諸大臣、令李夢陽具疏草、文請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不小之姦過

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欠當、自秋來視朝漸晩、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兎、或俳優褻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乞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

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閹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益持議不肯下、八人中有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

究之、上自處耳、衆懼莫敢出一語、惟健文曰、今海
内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
靡所匡救。上始踐祚。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
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究之耳、是
日瑾等業自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illegible]王
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
外朝多官劾奏、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
待明旦發旨捕劉瑾等下獄、劉瑾素敬李東陽、有
詩文名、而焦芳亦與瑾厚、遂以内閣堅持之議、泄

於瑾、瑾左右亦以王岳密奏告之、瑾等夜趨上前、
繞跪伏哭、以頭觸地、訴王岳等内外交通、欲害奴
等、上色動、瑾又曰、若待明日、瑾等不得見天顏矣、
須令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
又進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無忌
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
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又收
王岳等下獄、設内行官旗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巡
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

要地、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瑾黨長隨
王成等、追至臨淸少沙灘、縊殺之、内閣復上疏曰、
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
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上不允、健
等各上疏求去、先是瑾等、嘗奏言内閣專執朝權、
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内臣武職之事、至形於
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
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詈瑾等罔休、
惟東陽不出一語、故得不去、

李東陽乞致仕、上言臣等二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餞劉謝、欷歔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矣、東陽默然、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
鏊兼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芳性陰險、始附尹旻父子、旻敗、芳以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於是劉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王鏊入閣、東陽引之、
改許進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疏、杖闕下、
源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運日霾霧交作

爲衆邪之氣、陰肎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
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御史薄彦徽等奏留劉健謝迁、論及時事、逮下獄
罷戶部尚書韓文、及其子士聰士奇、皆削籍、
矯旨令文罷職歸役、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
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昻論救、言文忠憤
所激、不應勒停、昻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知
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文疏夢陽作也○逮尚

芳擧　卷二十四　正德　十三　知問齋

寶司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枷號、謫戍、
邏卒伺韓文無所得、適有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
尚寶司崔璿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按察副使
姚祥赴任、亦馳驛用人夫、俱奏之、捕下獄、崔與姚
枷號西長安門外、張偉枷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
院大臣、奏乞寬宥、始釋枷、充邊衛軍、自是內外庶
官皆重足而立、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
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不爲詭隨、劉瑾惡之、矯
旨令致仕去、尋卒、
以顧佐爲戶部尚書、劉宇爲兵部尚書、○起致仕吏
部尚書屠滽爲左都御史、○進李東陽焦芳王鏊並
文淵閣大學士、
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東陽以神
童擧、與程敏政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當時
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
一番詩文之徒、以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將起、
命劉瑾剖斷天下章奏、

芳擧　卷二十四　正德　十四　知問齋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瑾益恣肆、於私宅取
票旨、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者、塡滿其門、自科道
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
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
送內閣要票旨、東陽必極其稱美、
下戶科給事中劉蒞刑科給事中呂翀于詔獄、
戶科給事中劉蒞上疏、極陳時政數千言、皆剴切、
遂下詔獄、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乞留劉健謝遷
亦下獄、

逮南京六科都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二十人下錦衣衛獄、

戴銑等上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以安宗社、劉瑾大怒、矯旨差官、俱逮繫錦衣獄、各廷杖三十、除名爲民、

兵部主事王守仁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南科道官戴銑等被逮、王守仁上疏云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敕錦衣衛拿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

其間必觸忌諱上干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祖宗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因謫龍場驛丞守仁行至錢塘、揣慮瑾知枉道、不免於禍乃乘夜佯投於江、而浮冠履於上、浙省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遺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家人亦成服、守仁遂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外戚婁姓家中、詭言投江不死有神助也、乃赴龍場、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南京副都御史陳壽除名、

戴銑等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發居庸監追、罷其官、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謫官、勒致仕、

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贐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連瀚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

丁卯二年○三月朔日有食之○以詹事楊廷和爲

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與忠講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書外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嘗打發南京去、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謝病歸、

懋年踰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公移呈徽吏部不待報準醫果歸復二疏始得請將朝政日紊而公卿多卑佞不能安其職業惟懋見幾而去後起爲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南書致仕正德末卒懋幼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

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雖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闇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劉瑾矯詔、指劉健韓文等爲奸黨、榜諸朝堂、

略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蒨艾洪呂翀任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訥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

勅各處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

時新更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制害庶臣、不能禁矣、有太監畢眞者、初差天津取海鮮、至是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

夏四月逮巡撫江南右都御史艾璞下獄、編管南海、

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民人爭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矯旨逮璞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南海瓊州爲民、

罷禮部尚書李傑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亦尋罷、

時晉府鎮國將軍奏㰂賂劉瑾求封爲郡王、傑持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以忤瑾亦罷、

五月、陞楊廷和南京戶部尚書、劉忠南京禮部尚書、

時楊廷和因宋灝通情于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蔡民悅、以廷和代之、以忠與廷和同打發過南、故亦陞忠禮部、

起雍泰爲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時給事中潘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
秋八月世宗皇帝生于興邸，○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致仕，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尋卒，
源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瑾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遂矯旨逮送

錦衣衛，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加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宇並太子太保，
九月陞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
瑾以泰爲同鄉人，欲親用泰，泰不之應，遂斥泰去，而諸所嘗薦泰者，皆獲罪，泰歸，復居葦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稿事，不與上官相見，
泰爲吳縣知縣，特與濱湖湖灘田千頃，爲作堤，民受其利，稱爲公堤，吳民有[illegible]

容殺吾女，兩月既尸浮湖中，不[illegible]，使人視其尸，乃訴父曰，夫容殺汝女，汝安知[illegible]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illegible]他人女，冀得賂[illegible]不[illegible]服，
冬十月，以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和復謀于劉宇，託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瑾許之，下手敕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十一月，革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兵備憲臣，

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知天順間亦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仍舊，
復寧王護衛，
是時宸濠通逆瑾，賂金錢無算，故得復，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回掌南院，命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戊辰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
各布政司，皆揭借於京師富家，及回任，括取民財，

加倍償之，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快於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瑾慕海，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海曰，我豈敢各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倒屣迎之，延之上坐，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海固萬不及一者也，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脫靴哉，瑾曰即當斡旋之，海遂與之痛飲達曙，夢陽得釋，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除名，

進不阿劉瑾，遂矯旨除之，

以劉宇爲吏部尚書，曹元爲兵部尚書，○居滿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以王瓊爲吏部右侍郎，○二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致仕，

三月賜進士呂柟等三百四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呂柟初入岸，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既入翰林，朴靖端約，力學慕古，陞祭酒國子監，爲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條約，勤遵古道，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時有馬汝驥王道並有文學負時望，

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各部屬官，

時焦芳子黃中欲得大魁，既而取呂柟爲第一，芳入言于劉瑾，改清等爲部官，而授黃中以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

下長蘆巡鹽御史徐禎于獄，謫戍肅州，

禎初知江陰縣，吏部咨奏禎治行爲天下第一，徵爲御史，差長蘆巡鹽，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及禎復命，俟于朝門，適遇瑾出，又怪不行跪禮，即矯旨拏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以杖傷重，死于獄，瑾仍令查拘禎男徐朴發衛補伍，至瑾敗，始釋寧家，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淸下獄，尋釋之，賴李東陽力救

一清生而隱宮、不能御婦人、無子、然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背己、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

時以其築邊太費、王瓊輩爲言、以一清有高才重望、爲閣修邊、乃可以爲罪、乃共劾之

致仕吏部尙書王恕卒、○夏四月、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

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繡屏居山中、斷絕書

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及卒、長子已夭、繼子又夭、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狥公、不邀時譽、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　詔給繡繼子予端米月一石、謚莊簡、

時有工部侍郎潘禮、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稍聞晚節、直廬蕭然、不求安飽、詔給米月三石、一南京工部尙書劉拱辰、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隸、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尙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瑞、樂人、以傍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起、天順間、范以聞、賜米、○臨清李

劉守拙寬簡、與兵部寡合、不予、升、貧不能舉妻子、不免飢寒、守臣爲奏、聞、給米終其身、○沙河陳實、少厲清節、提學御史顧潛、檄府貢實、遊京師、實不受、聘自效、及爲御史、寒約如故、人稱爲長者、御史○饒州孫需、歷官南京吏部尙書、自首清風、翛然不滓、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節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都御史劉孟、荷校東西長安及吏部門外、

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示衆、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京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尋釋之、

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

以進、乃是言劉瑾等亂政事、瑾遂下殿、大文班詰問、無肯承、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當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晩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逮前任戸部尙書韓文、下錦衣衛獄、罰米放歸、

韓文母姙、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巳而生子、因

名文清心寡慾，凝厚雍粹，又齊勵充養，識量益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霆擊，至死不撓，首倡上驅逐劉瑾，保養聖躬疏，故瑾憾韓文不已，仍矯部械繫至京，下錦衣獄，計欲殺文，適有投匿名書于朝者，乃不果殺，坐贖米先後二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乃放歸，

秋

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楊廷和，父瀚，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進士，力諍大禮去，削籍，子慎，正德六年進士第一人，亦以論大禮杖闕下，謫戍雲南，

逮前任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錦衣衛獄，謫戍，

劉大夏為兵部時，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司禮太監李榮為解得免，宇恨大夏，言于劉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調還田州，納賂劉瑾，瑾核潘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岑猛為田州同知，逮大夏、潘蕃至京，中下錦衣獄，將坐以激變，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滽亦曰，大夏無死罪，瑾怒，乃與劉宇謀，發肅州永遠充軍，大夏即買驢僱車以行，出都門，日觀者如堵，所在父老涕泣，士女攜簞飡進菓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

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泰素清貧，奉表入賀聖壽，止以土葛遺瑾，遂矯旨，令陞職致仕，

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修撰何塘為開封府同知，

芮朴實直遂，見瑾長揖不拜，塘亦伉直不屈，瑾皆托事調為同知，

下陝西舉人郝序于獄，發戍，

劉瑾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為都督，母為夫人，欽賜造墳祭葬，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所撰，該部不敢執奏，諫不敢言，戶部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陳乞祭葬，而無賂饋劉瑾，遂謂洪武禮制無此條例，下序錦衣獄，問發充軍，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以爲祖宗例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前無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

冬十月、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〇十一月禮部侍郎掌國子監祭酒謝鐸致仕

十二月、起致仕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祭酒尋

卒、復起致仕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

王鴻儒聰悟天成、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儒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儒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給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未幾、發解河南、筮仕南京戶部、出納介廉、推舟暫稅、皆有條式、便公私、辯蹟遂著、衆益占其爲全才、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儒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己巳四年、春正月、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尋致仕、

時劉瑾擅權、賄無所通、瑾銜之、每擬以危言不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寶乃得致仕去、

邵寶資性淳慤、學問該洽、巡撫江北、有淸譽、在江淮、不事皎察、赫赫漕運、大小將佐、皆嚴憚不敢苟黷、及致仕、孝親睦族、獎誘後進、隱修之才、細巨皆適、

追奪纂修會典陞職官、

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纂修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爲壞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悉追奪之、

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降爲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

夏四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焦芳專事媕阿、劉瑾驕悖日甚、無可奈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劉瑾猶欲中傷之、鏊惴惴至家、瑾敗、得免、

鏊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蒔年較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寂然無聞、若有所爲、公孤志懷綸忠、幾脉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媕阿、一有建言、逡然不爭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臥空山、晏然窮蘇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短、無裨于世、自潔

其辦跡其所至益知桑者陽一節而不如柳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亦應變之宗者乎

降南畿提學御史陳琳爲揭陽縣丞、

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佐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遂謫、

五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班固死、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任、載筆以從、隨其言之動、皆規見、而直書之、之後世史官、皆易世之後、集而後奏誅、而分曹書之、以修前代者、我奏其之論、聚皆實乎、分曹之人、家臣之意、其皆公且正矣、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雖得其實、而亦莫獨其情僞、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其才不能書、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復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

梁儲等陞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調翰林坊局官爲部屬

劉瑾惡諸翰林修孝廟實錄成、例進秩、乃陞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凡瑾所銜者十餘人皆爲南部員外主事等官、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田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不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邊州縣百姓買米賠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各邊爲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于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此起矣、

六月、陞南翰林侍讀學士石瑤爲南國子祭酒、○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

陞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

綵陝西人、任文選時、焦芳爲侍郎、甚相得、芳乃薦于瑾曰、張綵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瑾即歷陞巡撫副都御史等陞吏部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

劉嘗勸瑾令天下諸司、但遣覲者、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納其言、遂禁察債遣者剝削之弊、一時以息、劉人皆言于瑾公左右用事者多壞甚、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

秋八月、遣榮莊王之常德、

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逐遂王就國、

九月遣御史甯杲殷毅薛鳳鳴、捕畿内盜、

劉瑾用事、益專恣驕横、霸州、文安諸處、群馬強盜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差杲等令携家眷、責以滅賊、爲斯、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

人歌舞爲樂、瑾邏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内官張忠姪張茂爲大盜窩主、杲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捕盜功、陞杲與毅皆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

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横索金錢、熊不應、謫海南衛、奪其誥劵、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庚午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討四川流賊、

時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伎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於是復命洪鍾總制軍務、督陝西四川湖廣三省兵征之、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阿附權奸得之、

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

劉瑾專政、欲謀不軌、慮永軋已、一日伺間言于上、謫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勸解、

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
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鐇遂起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孫景文爲僞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旗，肆行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

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
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雁門，
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字民，時都御史屠滽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所事，滽曰，順德有大鐺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本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富產也，太監怒，取金去，滽歷陞左都御史，入爲吏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滽猶銜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貨，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訐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枉道荷軾，不死，戍雁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

四川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破賊於通江縣，
林俊發官兵及調儸回石柱等處土兵，生擒廖惠，共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合，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五月，焦芳致仕，○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寘鐇，
一清與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

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可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幷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曁公千載三人耳、永曰

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械送京師、

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與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爲外應、鉞稱病臥、陰納游兵壯士、候保勛等諸兵至、從中發爲內應、俄而蒼頭書童、沒河潛入城、言保勛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奔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臥、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迸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留周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堅臥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卽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眞等鬨之、卽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其子台溍、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鎭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

六月、京師旱霾○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漳川欒至州縣皆震、

八月、寘鐇伏誅、楊一清仍總制陝西軍務、

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寘鐇錦廣等至京、

劉瑾坐謀反、吏部尚書張綵錦衣衞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皆伏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並削籍、

張永獻俘至京、遂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共

訴于上前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
形已具宜早擒之永因出懷中疏奏瑾大罪十七
事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我等皆爲虀粉矣陛下
安所之乎上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
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
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起披衣
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
內獄尋有旨降劉瑾南京奉御諸大璫曰如此彼
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何張永令科道劾瑾劾中

多指文武大臣阿附劉瑾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
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況爾兩班官乎今
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搖動人於
是科道官劾瑾罪惡三十餘條疏入遂下瑾鎭撫
司獄坐奸黨律乃逮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
六人獄詞既具綵上疏稱冤盡發李東陽阿附劉
瑾之事東陽大怒與永謀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
其亂乃改謀反律瑾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
肉嚼之悉誅其家屬

抄沒則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衛蟒帶二束金湯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龍四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瑤印一顆楊玉等六人皆伏誅張綵死獄中乃暴其屍家屬流嶺南

大學士劉宇曹元皆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並除名爲民

劉大夏韓文許進並復官致仕○奪神英涇陽伯爵
復陳熊平江伯○詔焚諸與瑾往返書劄文字
論平寘鐇及誅劉瑾功
寘鐇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楊一淸

之謀也

外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而科亦自擬爲已有一時黨惡如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皆冒以邊警仇鉞封咸寧伯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容封安定伯大用弟大寬高平伯大亮永淸伯永成弟馬山平涼伯誾弟陸永鎭平伯彬弟魏英鎭安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李東陽楊廷和各蔭子一人爲尚寶司丞楊一淸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蔭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亂政時禮貌過于卑屈詞旨極其稱贊及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命魏彬掌司禮監事
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次大

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
議、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
處盜賊蠭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華寧府護衛、
罷工部尚書畢亨、起曾鑑復爲工部尚書、
畢亨請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墳、且云内官修墳、不
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遂矯旨劉瑾祖墳
不必拆毀、畢亨着致仕、
九月、召南京吏部尚書梁儲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尚

書掌詹事府劉忠並兼文淵閣大學士○進楊廷和
少傅兼太子太傅、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梁儲少保
兼太子太保並武英殿大學士、○以陶琰爲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彦名等作亂、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
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内侍得
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
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内官

家人混入禁内、至豹房、覩上遊幸之所、及爲寗杲
所逼、遂聚衆拒捕、瑾誅、杲亦得罪、係獄、時兵部尚
書王敞不通政務、行有司擒捕、獲齊彦名收安肅
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
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
冬十月、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
進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進入子六登仕籍、南戶
部尚書誥、武英學士讚、兵部尚書論、皆其子也
以誅逆瑾詔天下
内侍谷大用兩具疏遵　祖制辭免兩廠辯事

十一月、致仕南京國子祭酒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
隋○陞傅珪爲吏部右侍郎、
十二月、陞盧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卒○尊太皇太
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爲慈壽
太后
致仕給諫賀欽卒、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給事中賀欽嘗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又州以
守臣貪殘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

坊入東街、縶賀黃門欽、往諭曰、渠輩既知悔、惟不
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亟直拜跪求生、慎無
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言軍至、且勒衆復
呼譟、曰賀黃門無護語、又趣跪欽里門、欽曰、城中
擾亂至此、鎮城爲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
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專讀五
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
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
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

辛未六年、春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
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以喬宇爲南京
禮部尚書、○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手江津賊、
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天泰王、俊調兵討
誅之、
二月、起致仕副都御史鄧璋爲戶部右侍郎、○三月
賜進士楊慎廷和子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劉忠以省墓還、尋致仕、
忠性峻少通、行方狹、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

主會試事、事竣、即省墓、已得請、陛辭去、上一日摘
會試錄所刻文字差誤處、以示李東陽、蓋中官有
讒之者矣、忠抵家聞之、遂疏乞休、
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制軍務、右副都
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
章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辭、致仕、
五月、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諡忠宣
忠宣之爲人、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
敬輿、簡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

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範也、白沙陳
獻章。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子。吳廷舉。謂古人
有愛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庶足以當之。
命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
務、帥師討畿輔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賊勢日熾、有趙風子名燧者、
霸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等攻
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
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所擒、因降爲盜、於是

燧與劉三、楊虎、邢老虎爲一夥，分掠河南；劉六、七、齊彥名爲一夥，分掠山東。吏部尚書楊一淸建議推用大將征討，乃舉馬中錫、張偉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

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

以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致仕。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謫南京刑部生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主事。

召編修何瑭復任。

何瑭以長揖忤劉瑾，今復翰林院編修。

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監督副都御史。

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見官軍追擊，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鄢本恕來見，回營，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回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六月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己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并十六旧帥諸賊二十八人

同至彭世麟家赴宴，伏兵盡擒之。捷聞，陞秩賞賚有差。

巡撫四川右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鬍子擁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數月之間，復猖獗，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鄺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砫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其

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砫等兵，分兵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賊首任豸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方四并餘賊二千人，俱遁入思南境內，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侄私人脊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倖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論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益已平，內批俞允，臺諫疏留不報，蜀人號哭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相繼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不能定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

時流賊日熾，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以鑑代之，

逮張偉、馬中錫下錦衣衛獄，

以中錫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捕中錫、張偉下獄，論罪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閑住，

冬十月，賊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

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諸兇以二千騎屠棗強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以伏羌伯毛銳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師討賊，

當時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本庸劣，銳已衰老，谷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夜失輜重，無算，且失將軍印，適許泰領兵至救援，毛銳僅以身免，

逮山東巡撫都御史趙璜，真定巡撫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

凡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陞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為武定兵備僉事，

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各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兵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賊攻徐、宿等州，靈璧、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郤永敗賊阜城、遂等

夯蒙山副總兵李瑾逃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
及蟒衣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
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鐵山衛及日照諸縣至宿
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祥被執攻
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破永城夏邑虞城
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
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
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穎兵營河上虎憤率
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

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爲主
鹿邑人陳翰降賊僞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
燧爲副元帥翰爲軍師長史
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
鉞爲平賊將軍充總兵官仰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
賊○賊破上蔡縣知縣霍恩死之遂破西平縣知縣
王佐死之復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
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加楊一清少
保兼太子太保

陞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
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
外號秉直陰實樹黨過傀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
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上方好佛自
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畝爲
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
號並倒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
陞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江浦清五日

召毛銳還
毛銳敗績於眞定罷其總兵召回京以與谷大用
同事遂不問其失律喪師之罪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文升卒贈太保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
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
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
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人
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値事變臨利害

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遣太監陸誾監鎗督諸軍討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誾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軍士心賊勢方炎民讟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誾監鎗傳旨令珪致仕尋卒

江西南昌知府李承勛擊破華林寨賊遂擊碼碯東芳寨

鄉等寨賊皆平之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子浴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實麾下有智略任用之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明令俟報至則承勛令上官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直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挐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所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杖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碯寨東鄉賊皆平之

二月賊掠襄陽遂破泌陽官軍及賊戰于西平大敗之

刑老虎病死趙燧等併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斮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趙燧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死二千餘人奔鄢陵焚掠而過至滎陽氾水被其戚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燧率衆過河

我軍潰散、殺毛葫蘆百餘人、
延綏榆林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追至六安定
遠、賊復敗、
賊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至汝寧、遇
湖廣上軍、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
又敗、劉三率衆萬餘人、走商城、
賊寇鄧州、知州周尚化等拒却之、
夏四月、官軍與賊戰于嵩淺坡古縣集、大破之、賊馳
至河西務、復越臨清而南、

三月、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徒屯於扶溝之南關、以
二百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卯、六七等過呂梁、官
軍追襲、師集于鄧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暫夜
半師行、旦遇賊衆五千、官軍奮擊、賊稍却、且戰且
走、至魚頭集、破之、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
屢敗、隨所在嘯聚、寡而復衆、四月初、河南賊來寇
定遠、六安哨騎東躪巢縣、驚僞陵寢、丁丑、官軍與
六七、彥名等、遇於嵩淺坡古縣集等處、諸軍併力
鏖戰、大破之、斬首及傷死逃散諸酋渠殆盡、六七

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間道馳
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
越臨清而南、
夏五月、武昌衛趙成擒趙燧檻送京師、伏誅、
燧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屢與官軍
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
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爲僧、且投江西賊、覓渡
舟、遇武昌衛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五月、丁未、賊劉六等度東林、纔三百人、遂奔河南、
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湖廣巡
撫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
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爲風
折檣、擊死于水中、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
泝流劫掠、
賊沿江東下、犯鎮江、通泰等處、退棲狼山、復過江西
九江、安慶等處、仍東下掠常州、江陰等處、再泊狼山、
○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死、齊彥名爲遊兵所

誅遂旋師

劉七等仍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魏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執之、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衆逕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舟數撇播、盡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蕩僅存八船、其衆顛躓、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乃登山圍聚、或下崖散遁、飄為通州諸

處守備所殲、通州與賊切隣、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總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遊擊郤永帥宣府兵並進、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巔古垣、憑高控險、鎗矢礮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偪、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誓死決戰、分軍為三、劉在山北、郤在山南、皆戴盾踸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下山

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勢慼、遂赴水而死、彥名為宣府遊兵千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截沉水賊級、有遁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旋師、

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誾弟陸永為鎮江伯、咸寧伯仇鉞進封為侯、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為錦衣衛正千戶、

冬十月、進楊廷和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召邊將江彬等入京師、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狡險、狠惡不可測、時從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于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陞左都督、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標引入

大內操練。又附十振耀國威。劄西官廳爲都督。○
上欲調邊兵。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行。
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府部科道交章諫沮。不
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旨。乃上疏
言十不便。凡此一事。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
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居輔導
之地。若阿諛曲從。則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塞
責矣。龔口竟以內降傳旨行之。
十一月罷四川總制洪鍾。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
川軍務。
時麻六兒等賊久不能平。巡撫四川御史王綸劾
鍾縱寇殃民。故罷。
十二月內閣李東陽致仕。○致仕都御史艾璞卒。
癸酉八年春二月。以儲瓘爲南京吏部侍郎。卒。
儲瓘淳行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游稀寂。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瓘恥焉。引疾求去。瑾誅。不數月起。瓘時雖諸倖依附遷用事。瓘益不樂。明年又乞休。改吏部南京。辭益力。共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江西桃源洞賊執參政吳廷舉等。討擒賊酋以出。

時桃源賊作亂。撒平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自
雲南副使陞江西參政。發憤欲設謀平賊。乃往撫
諭解散。反爲賊所晋劫。以威不爲動。久之伺得賊
中要領。誘其左右有謀勇者使執賊酋以出。遂率
官軍進討。
夏六月陞王瓊爲戶部尚書。○江西桃源賊平。總制
陳金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秋八月拜牙卽叛降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據哈密。
冬十月虜入宣府寇。○以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寧本內臣家人。姓錢。有寵於上。賜以國姓。
復立皇莊五處。
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
淸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騾馬廟。一在淸苑縣閻莊
社

昭代芳摹卷之二十四終

武原臣徐昌治述

武宗毅皇帝

甲戌正德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輦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羣盜平之○二月、帝始微

行、以數巡邊幸江南、劉健輒泣不食、歎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

三月、賜進士唐皐黃初蔡昂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復寧府護衛屯田○夏四月、內閣費宏致仕、

伶人臧賢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楊廷和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及是寧王乞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于臧賢家、分餽諸權要、費宏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錢寧楊廷和、共謀去宏、

六月、以孫需為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為南京禮部尚書○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加彭澤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督甘肅軍務、經略哈密、

彭澤之至甘州也、曾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夷、

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通謀寧王、誣奏右布政使鄭岳、除名、

寧王既復護衛、益肆驕橫、鄭岳每事執法沮之、素為寧王所恨、夢陽有文名、寧王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歡、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

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通謀寧王、輒執岳跟隨門子拷掠逼誣、岳罪除名、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昂論劾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為休寧縣丞、赴任期月、尋轉應天府推官、昂能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命副都御史

琰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乙亥十年春三月、楊廷和憂去、○夏閏四月、以楊一淸兼武英殿大學士、○改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書、戶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闃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矣、

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以石瑤爲禮部右侍郎、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淸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掌院事、

時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剌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土魯番、澤卽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旨、

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者、眞定人也、澤爲眞定知府時、衕善澤、因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勳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决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靳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之、僱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谿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

朶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寨、殺參將陳乾、○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桂勇爲副總兵、帥師討朶顏、

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孛羅斡兒躇阿剌忽且旦夕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台叩扯禿等去、我師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

秋七月浙江右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時朱寧倚寵黷貨無厭以鈔二萬擅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方良永上言曰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霪爲灾。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一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

八月以毛紀爲禮部尚書、

謫光祿寺少卿楊璋爲瀘州知州、

上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畫眉食璋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上怒、命中涓詰責、令璋自來回話、璋穿白布衫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調外任、謫知瀘州、

北虜大掠固原平涼等處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闊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口、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冬十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〇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下錦衣衛獄、謫戍瀋陽、

時江西桃源賊亂久、寧庶人有逆謀、世寧上平賊二策、惟勦與撫、戰與農、救傷恤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穗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家。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遍。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恐有隱

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宸濠
親多才豈有皂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
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
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群臣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
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
巡撫之責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濁揚清易
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昌盜賊應撫應
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
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嚴
勅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
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
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
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
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
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
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旨捕世
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
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陰世寧變姓名間道

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
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愚戇天日共鑒兩京言
官程啓充徐文華並疏論救得出獄謫戍瀋陽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
舉兼兵備副使撫治鄖陽諸府○命右都御史陳金
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為僉都
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二月虜入榆林塞又入
宣府復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夏四月安南陳
暠弒其主賙
五月風霾大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李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東
陽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等就
邸第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
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於床上
起頓首曰荷諸公矣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
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

大學士、
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使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斬費主之、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爲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寡謀賄哈密城印許送段幣一千五百疋及印來以綵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剌朶思遣速壇滿速兒怨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

密差剌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遣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奸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銜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堡殺掠人民甚慘、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留內閣楊一淸不報、
先是一淸在內閣以時事多弗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淸乃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任一淸當審人臣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難得不宜因諸而遽允詔吏部知之是月毛憲差往湖廣册封及還京復上疏曰臣奉命往湖廣遼府册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偃卧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

徵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
十一月以黃珂爲工部尚書、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獵於南海子○三月賜進士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舒芬江西進賢人于書無所不讀勵志聖賢之學端居終日夜必記過自檢其爲文志氣渙發甲進暢達己卯以首諫南巡廷杖謫福建市舶司副提宋管已復官修撰甲申會議大禮再杖于廷乙酉卒年四十四贈諭德諡文節
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夏四月內閣斬

貲致仕、
貲主會試考言官醜詆、致仕、
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六月、巳巳朔、日有食之、○陞毛澄爲禮部尚書、王鴻儒爲吏部左侍郎、廖紀爲吏部右侍郎、顧爵壽爲副都御史、
澄方正端愨、有濟務才、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和粹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召大學士楊廷和仍入閣辦事、○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並除名、
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允暨兵科都給

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因段堅以識澤爲刎頸交、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風旨、以爲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事已勘明、更勘何事、奏上、澤罷免爲民、李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時蔣冕毛紀票旨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爲民、
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怨曰、[illegible]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瓊以語[illegible]、[illegible]爲君致彼君私家之、于是[illegible]寧[illegible]後澤過[illegible]瓊激怒之、澤後大[illegible]、寧由是銜之、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王泉亭、數日乃還、
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頗極壯麗、乃邀上幸焉、
秦王請益封壤、不許、
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

當草制、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承命草曰、昔 大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驍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惜、但得地宜益謹、毋收歛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秋七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逵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懽宸濠因以其子爲儀賓及安福舉人劉養正爲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讖緯宸濠賓致深信之

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中外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必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奏允以故濠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八月帝幸昌平至居庸關監察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諫帝仍回鑾○陞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爲副都御史賑饑湖廣○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命湖貴巡撫都御史秦金鄒文盛合兵討平之

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雨雹星隕

江彬許泰等皆有寵於上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關外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遂以衆圍和陽轉掠應州而去○南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

憸邪之志從諛導非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當府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猝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

江西樸木賊謝志山等桶岡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

討平之○湖廣柳桂賊龔福全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僉副使陳璧參議黃質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王守仁進討頼州浰頭賊池仲容等平之陞副都御史

十二月封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以應州破虜功也

改江南巡撫都御史王縝撫治鄖陽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帝還京○二月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崩○帝復出居庸關遊幸三月還京○夏四月帝至昌平謁六陵遂獵于密雲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還京○六月江西大水○秋七月帝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虜寇寧夏塞入花馬池大掠泰隴

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弑阿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也

八月帝在大同○九月帝在大同○冬十月帝自偏頭關渡河西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

時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僉欲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狥王瓊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

命僉都御史孫潤巡撫順天○命右都御史楊旦總

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己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二月帝還京

乙酉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

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命內閣草敕楊廷和等上言大學士毛紀為疏曰此詔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

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迺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惡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其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疏上不省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敕儲奏曰敕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敕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敕是以

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敕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擲劍而起不復促草敕○武選郎中黃鞏疏六事其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皆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其一曰崇正學仰

惟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留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之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其三曰正名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自輕如此奈

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欲與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

敢言仰今江淮之儀文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其五曰去小人謹按今之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駡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其六曰建儲貳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伏望陛下早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纖體有人國本以固寶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著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上疏諫曰臣等切見

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爲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衛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將其財力以供萬一羣衆嘯呼爲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

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徇國況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於是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連疏入又有旨

十徐鏊獨疏以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獄舒芬張衍慶陸俸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敘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瓚等七人各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垂罵擲死喋晨夕出入不敢待辦色有貢諛參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污帝廷須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繫舒芬等一百七人撻午門外各三十四月己卯繫黃鞏等六人周敘等三人各撻五十餘十七人俱撻四十時死於撻者陸震何遵劉校林公黼余廷瓚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珏凡十二人

以王瀏儒爲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門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弟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空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縊死葉元保躱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綁縛餘黨星散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寧王宸濠

先是宸濠謀逆妃婁氏衆泣諫不聽大集羣盜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眞鎮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太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爲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

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掎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稱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峰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邏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為宸濠伏遮諸奸所得致宸所燧不得已乞休不從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

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逵議先召兵勦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至宸濠林墓中竟不可踪跡燧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逸賊亦以防變宸濠恐賊獲干已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勅嘉奬宸濠差人送金寶於臧賢處分餽權要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日隆太監張忠馹馬與

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於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為不軌奏内稱寧王孝議爺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議爺不朝也上疑之上知濠差人晋京師令太監韋霦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從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旗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究治以

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眞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厥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客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過廷和宅入問曰適間宜召崔駙馬何事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明且瓊至左順門崔元

入内見敕曰爾滔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空宣諭文武羣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不能違乃宣諭而後行

加王瓊少保兼太子太師

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

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鎭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爲擒我也既宴罷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鎭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發怒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晴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僞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搥折燧左臂併許逵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鎭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參政陳杲劉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鎖于獄僞置官屬急走人令畢眞反杭州爲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皆憤悒不食而死

燧係姚人巡撫江西開命歎曰投艱于我死生以之竭二家竟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宸濠人且暮作爲皇帝諸省臣附黨以攀賊依倚者相助爲聲勢燧旁黨處人奸黨告變輒告賊人燧有心計周防密書芳如燕不得知

按宸濠之叛天從之也倘溺衆新起之勢南康九

汀之破竹兵不再行蜀建業天下事未可知矣幸其逆帑日娛頃刻堅城之下有喪其鋭以促其亡此正天奪其鑒震其魄以為不義之戒云

遂長身巨口豺聲蘭頷沉靜有謀略府宸濠蓄逆暴橫內外搆結莫敢誰何身禁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遜揃孫先發後聞孫以為不可使賊反有名及被縛顧孫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刃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惟抑令跪竟不跪遂死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為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師夔守之、

興獻王㷻封後謚帝○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鋭指揮崔文禦却之、

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乃晉宜春王拱樤典寶萬鋭等守南昌、僞敕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機、分諸賊為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婁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鋭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鋭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徇、張文錦即誅鵬家、賊勢遂怯、

逮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錦衣衛獄、尋釋放敬

言官合詞論蕭敬泰用盧明陸完錢寧臧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及宸濠戰於鄱陽河、擒之、

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覘變、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毋回南贛、卽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知府

伍文定、徐璉、戴德孺、邢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于樟樹鎮、及奏晋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賊黨數百餘于知縣馬津、亦方率兵擒賊、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候、守仁入城、

擒宜春王拱樤、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焚燬、樓劫民間金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寶物、爭取無餘、伍文定聞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邢珣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即欲歸援、乃移沅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於黃家渡、伍文定、邢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為炮火所燃、乃鼓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與十三、賊衆敗走、宸濠退保樵舍、

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諸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婁妃遠投水死、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旣坐檻車、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

守仁餘姚人、父華成化狀元、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浙江鄉試、謫龍場、居夷力學、學益進、歷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守仁首誅通賊監生吳讖、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諸巢、賊大潰、盡殪

之、釋其脅從千餘、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悍黠、計擒其魁、連破三浰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開縣置官司、諸賊藪盡為治境、又岑猛叛兩廣、其黨盧蘇、王受、因守仁開示恩信、自縛來歸、又八寨劇賊、誅斬爲計、仁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尚衆遄集、擒首斬馘、獻凱帳門、左右尚不知也、

八月、帝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泰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

太監張忠者、亦欲因此邀功、上喜親征南遊、遂下

詔曰、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

赦、祇告天地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

正名討罪、詔未下、我兵已擒宸濠、守仁捷奏至、上
已出師、駐蹕良鄉、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九月、帝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
暉、帥師江西、勦捕宸濠餘黨、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
等、謂當縱之鄱湖、伺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
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
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
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

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
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
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
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
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
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
以濠付之、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
在南昌、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
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晝夜呼守仁名

嫚罵、或衝導啟釁、守仁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
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
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勿令
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
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歎乃
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
忠泰大不樂、且曰、我軍皆附于彼、奈何、遂班師、泰
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將、賜姓朱、
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為

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為右參政、○冬十月、帝
在南京、○禁民養豕及宰殺、時以俗呼豕為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
十一月、帝在南京、○十二月、帝在南京、○以鄧璋為
南京戶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
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
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
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

任晉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毋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求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

彗星見○二月命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上南巡未廷試○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帝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

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郎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積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帝在南京○五月帝在南京江西大水○六月帝在南京○秋七月帝在南京○八月帝在南京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帝至鎮江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

九月羣臣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

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帝班師還○調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

○禮部主事鄭善夫上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奏近年月食其初虧復圓時刻分杪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

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

必視四百四十一分。然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

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已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理明

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及其逆黨拱樤等並伏誅。○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起費宏以少保戶部尚書。仍直文淵閣。○以石瑤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二月。浚白

茅河〇三月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係甚爲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羣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於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

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

數人共之、而可以述和平之福者哉、
丙寅、帝崩於豹房、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
上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迎 世宗入繼大統、爲武宗皇帝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 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圖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彌留、殆弗能興、夫死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

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文武羣臣、其協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用副予志、
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霦、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部諭金符趨安陸、迎世宗皇帝、〇江彬伏誅、武宗崩、皇太后秘未發喪、既定議嗣統、遂以武宗命召江彬入、彬偶不在武宗左右、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執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

部諸邊卒散遣歸鎮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詔
籍沒彬及錢寧家産
陸完秦用並發戍
時錢寧盧明臧賢並死于獄中陸完秦用本與寧
王交通以內閣楊廷和曲庇得充軍
夏四月癸未世宗皇帝車駕發安陸
帝毋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帝鳴咽曰謹受教發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饋獻命從官約束扈衛毋擾民
癸卯車駕至京城外行殿是日卽位

內閣楊廷和主議欲以世宗爲孝宗嗣繼孝宗統
令儀制郎中余才具儀請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
殿次日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命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是日日中登極
遂詔天下以明年爲嘉靖元年時久旱俄而大雨
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兆云
詔褒錄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及
論江西討宸濠功
燧等死節阻於奸倖久未褒贈至是遂贈禮部尚
書謚忠烈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逵贈副
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敘其子瑒錦衣百
戶進正千戶燧逵俱立祠江西祀之○時楊廷和
自以擁立有功竊柄作威素與吏部尚書王瓊不
相合而王守仁復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
者皆王瓊爲兵部之功也廷和大不悅故守仁久
不議賞至是上錄其功封守仁新建伯兼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守仁連章辭
免以謂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

人之美矣廷和竟寢不行且以賜宴勞費爲詞嗾
言官論沮守仁因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
鐵劵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惟伍文定得陞副
都御史蔭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
德孺死于水珣璉卒被斥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
皆考察去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
終格不行
逵回夷寫亦虎仙送法司問○下吏部尚書王瓊于
獄謫戍起彭澤爲兵部尚書李昆爲兵部侍郎陳九

疇爲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陳九疇、原論寫亦虎仙謀反坐死、時寫亦虎仙與
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突入長安左
門稱冤、下錦衣衛、會同三法司訊、朕寫亦虎仙死、
適武宗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
得見、上賜國姓、隨上南征、至是詔錦衣衛、拏送法
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廷和又令科道官、劾瓊遂
票旨、以瓊勾引奸夷、欲令法司因此中傷之、法司
以科道劾本、原無勾引奸夷事、且事干夷情、關係

重大、不敢從廷和、怒法司、乃以米兒馬黑麻火者
馬黑木皆與寫亦虎仙罪同論死、竟與瓊無干、御
史楊秉中與彭澤同鄉、素厚、見瓊係獄兼承廷和
風旨、上言瓊害澤致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票
旨取澤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
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瓊謫戍
邊、寫亦虎仙死獄中、
改石珤爲吏部尚書、尋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以喬
宇爲吏部尚書、

時給事中史道論楊廷和爲淵藪元惡、彭澤附廷
和奏乞治史道罪、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
乞下吏治、遂下道錦衣衛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
中于桂、御史曹嘉相繼論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
扶同奏啓南北科道、亦交章論劾彭澤阻塞言路、
時廷和廻避、蔣冕毛紀票旨調曹嘉外任知縣、于
桂淮安知府、有太常卿楊一瑛者、阿奏廷和時望
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桂導其流、曹嘉揚
其波、懇留廷和以慰中外之望、廷和出視事、閏給

事中、閻閎與曹嘉史道相合、仍令給事中、毛玉御
史劉廷簠劾史道曹嘉閻閎危疑忠良變亂國是、
廷和票旨再謫史道陝西僉縣縣丞、曹嘉四川茂
州判官、閻閎已陞僉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事
中孟奇御史吳鎧十九人、相繼論救史道等、廷和
皆票旨責之、時稱史道閻閎曹嘉爲館中三傑、楊
廷和蔣冕毛紀爲閣中三黨云、
上大行皇帝謚號、
尊謚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

皇帝廟號、武宗塋康陵、

內閣梁儲致仕、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藏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施德于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校敍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反多結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閱偶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附郭没未幾子孫或不免寒乏正德中兩蔭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建近功蔭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袁宗皐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卒○丙午遣司禮監太監秦文等、捧箋奉迎母興獻王妃于藩邸、

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戊申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稱號、

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璁卽詣禮部侍郎王瓚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摘瓚失調南京禮部而以侍讀學士汪浚代之○五月癸丑禮部尚書毛澄等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璁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

上考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壓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

咨不報令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當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時聖母將至以徽號未定駐晋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皇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

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毋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與其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熊浹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聰之議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楊廷和

等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晋中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爲邪說願罷斥之不聽

賜進士楊維聰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既賜進士第楊廷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濮議試題希旨者多入選忤者斥爲奸邪自是無敢異議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以老疾辭遣行人齎璽書存問

之○詔陞章懋爲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起何塘爲山西提學副使以居憂不赴任○詔追贈取用正德十四年諫官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之

詔革冒濫軍功官職

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

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於是中官弟姪如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先封伯爵與加陞都督指揮者數十人俱查出追奪誥劵削爲編民其餘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盡行革退

八月癸酉聖母至通州

上以聖母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上斷由大明門中門入謁廟朝

議謂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非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非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備爲儀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奉迎曰朕既奉天命卽天子位朕母何不得具皇太后之服乎遂製造如禮往奉迎焉

十一月起用大學士費宏至闕

給事中熊浹上大禮疏

疏曰皇上繼承孝之倫序乃以弟繼兄非以子繼父也比之宋英宗爲仁宗子者不侔矣夫禮者因人情者也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乃以諸王禮處之於情安乎且藩邸舊臣昔爲長史審理者今進爲大學士少卿矣昔爲承奉儀衛司官者今進爲太監錦衣衛官矣顧聖父聖母乃獨不得尊崇乎臣愚以爲必當稱帝后而與獻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兼盡矣時費宏初至闕以熊浹鄉人懼廷和疑已乃自誓附議

十二月除進士張璁南京刑部主事

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入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瑤語璁曰愼之必大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予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既難我也璁怏怏而去

起致仕都御史林俊爲刑部尚書

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應詔上言新政八要

上登極詔天下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林希元因上奏曰臣聞冬寒之極
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于權奸
之手、至正德十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承大統、
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
而爲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
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今中外臣民
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
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
躬宜加愼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苟、恐姦人有所不

利益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
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媿無術。茲因進香來
京、覩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
固將取其有益身心於天下也、臣有數陳爲君道
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人以資輔
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消言路以定國是。曰急
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
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
厚邦本。總名新政八要……

武原臣徐昌治述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
後殿豈非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有未
安者天意昭然於此可見矣給事中鄧繼曾主事
高尚賢鄭佐亦言火之爲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
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紊於禮曰逆廢禮甚矣陰
極變災廢禮之應也　上乃姑從廷和等議稱孝
宗皇考慈壽聖母本生父興獻帝母興獻后而皇
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
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略有二其一謂武宗崩
皇上以興獻王長子爲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濮安
懿王事稱興獻王爲皇叔別爲興獻王立祠此禮
官議也舉朝是之臣愚以爲未敢是焉其一謂孝
宗傳位於武宗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
嗣與濮王事不同此張璁霍韜議也舉朝非之臣

愚未敢以爲非焉禮者天下之公共璁獻議曰昔
堯以天下傳于舜舜繼堯統未聞不以瞽瞍爲父
舜以天下傳于禹禹繼舜統未聞不以伯鯀爲父
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孝宗不
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袞衣臨
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
或未安故皇上嗣豁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
之統也非繼武宗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
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
爲迂也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
萬世大公案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
法於堯舜非治也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今踰年
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擬議之未定乎爲
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
立廟於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是
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
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
不悖其庶幾乎○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草疏曰

伏見延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興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説、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爲父子也、今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絶矣、今興獻帝別無子也、爲是議者、皆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説者也、蓋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興睿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二疏俱中沮不果上、

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

一言道問學修政事、二言當問賦額登耗、官簿增減、三言諸司吏胥弊竇、宜一一嚴覈而整飭之、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御史朱衣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議毀京師諸淫寺、

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邵氏冊寶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佑啓、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

壬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廕子錦衣衛指揮世襲、

給事中張九敍等奏曰、陛下入繼大統、實属倫序、楊廷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爲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意無所加、人力無所爲也、

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功邪夫侯伯非開國之勳不可遽封錦衣衛官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

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

日本諸道爭貢

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

間與瑞佐忿爭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

安南黎譓走升華府

譓立七年為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為國莫登庸立譓幼弟廮而相之尋又弑廮自立國分為三

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

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黄渡尋以近京師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閧海上無寧日矣

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獻王主祀不報○秋

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

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

楊廷和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華守仁父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逆瑾竊柄士大夫皆趨之華獨不往及守仁劾之瑾怒遷守仁而素慕敬華不敢加害）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謚文懿

南京風雨暴至

江水泛溢官廨城垣大壞民多溺死敕論文武羣

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併遣官巡視賑恤被災家
立皇后陳氏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康肅溫仁懿
順協天佑聖皇太后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淶等四百一十人及第
出身有差〇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興獻帝后
尊號加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
極尊稱恐未足爲孝而反爲聖德累矣今必欲行

之是徇情也丁巳上御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
費宏授以手勅面諭欲加稱興獻帝爲興獻皇帝
興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親承
天語諄復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迎皇上之
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
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大學士楊廷和疏謝溫旨
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苛　皇上下道于獄
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
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
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
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俟鞫
明處分是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
廷和疏謝溫旨慰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杵連石座碎之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
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

神者也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達禮
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然是失也綱
常所關誠非細故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
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爲是豈
一體之義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
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興
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
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
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

尊親文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尊親爲孝宗子
乎則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
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疏奏上曰此關係天理綱
常便令文武羣臣集前後奏章詳議尊稱合行典禮
內閣楊廷和致仕○林俊致仕
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頀上疏曰五星之聚
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

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
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靡不受福無德靡不受禍聚
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與聚井宋興聚奎
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
在德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己約躬使人心
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占書又曰天下
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
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意也
南京諸郡大饑人相食

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饉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
戶姚堂以子齧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
殺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徐
豫楚間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
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
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勑操江伍文定擒
捕
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
上以災歉不宴修撰唐皐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

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
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
爲闕典不報
大理寺卿鄭岳奏
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
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
滹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瀍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
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畎澮或爲陂塘下通
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部侍郎

王承裕覆議行之
詔旌道忠劉濟賜祭葬復其家追念首倡誅瑾之諫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參衆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則皇上爲親弟武宗爲親兄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尚書喬宇楊廉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本部疏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議上上曰還參衆論再議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陛下遵祖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厥大統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乎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召席書桂萼張璁霍韜來京
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汪俊等上議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嘗恨桂萼之徒肆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益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興獻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顧罷議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陛下歲時遣官致祭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安陸祭祀無庸改議上曰朕祇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瑤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任洛等太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

卷二十六 嘉靖 十二 知問齋

俊求罷去上切責之曰你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丙子詔止席書張璁桂萼來京

張璁桂萼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昭聖爲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與獻帝與國太后謂之本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爲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既稱與獻帝與國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字且本生字爲別服制

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竊謂禮官初率廷臣爭一皇字何至今日可加臣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覩勑諭已加稱與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又不過巧飾考孝宗之初謬耳使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既稱皇考獻皇帝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兩考之禮乎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察也極矣誤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號已有勑諭還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之禮夫別立稱廟如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爲不當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啓之也又奉聖諭今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爲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

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懼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爲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疏奏留中

丁丑定安陸松林山陵名顯陵○戊子復召張璁桂萼來京以席書爲禮部尚書

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

旣言皇上旣受命於武宗則卽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當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處也今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竊謂興獻帝生前未帝豈可沒而廟祀大內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璁萼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皇上可不思所以回天意哉願罷免上曰卿朕方倚任其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之

禮部侍郞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

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謫官

呂柟陝西高陵人性孝友儉朴內克外裕行方辭厲在朝在野隨寓盡道所至學徒雲集爲理學之宗門生侍側數十年未嘗見其倫語惰容經書子史並有發揮

鄒守益江西安福人仕至南京祭酒卒贈禮部侍郞謚文莊守益傳王陽明致良知學海內多宗之

員外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辯一篇被訊

御史段續陳相疏萼等假議禮干進南京尚書楊旦等侍郞陳鳳梧等都御史伍文定等各上言俱被切責

巳酉上兩宮尊號癸丑詔天下○蔣冕致仕

五月處決土魯番火者馬黑木米兒馬黑麻○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

張璁桂萼至京師

璁萼同上疏曰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七疏又不止三日言而不輟者也茲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亦甚

乖違謹復條七事○時六科給事中張翀等十三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萼等行取來京黃綰張璁旁噬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席書陰爲間諜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聽

六月丙午以桂萼張璁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吏部尚書喬宇奏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顧乃俱承翰苑之命願亟罷黜上

原缺第十七葉

之又所遣董役叅將賈鑑望風峻法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脇鎮巡爲奏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天祐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户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

檄桂勇督城中兵討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又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多間因事捕誅逆黨折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乙亥以更定興國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勅多官○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

戊寅何孟春等倡率百官赴左順門跪哭

上朝罷齋居于文華殿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敍吳琪張瓚陳霑張縉蘇

民余瓚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釴王相應良金皐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褆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黄臣胡渢凡十有六人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忠陳克宅譚纘劉䄂張錄郭希愈蕭一忠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

張鵬翰林有孚凡二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
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猷李舜臣馬晃彭澤張
鵬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
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鄭漳顧
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黃
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
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
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懋張懷翁磐李
文中張潔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蕭應金凡廿有

二人陶滋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萬潮劉漳楊儀王
德明汪溱黃加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
郭持平余禎陳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
芳張峩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
許路戴欽張俭劉士奇祈勅趙廷松熊宇何鰲楊
瀧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
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
劉璣江珊金廷瑞范鎰麗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
車純蔣珙鄭錮凡十有五人毋德純蔣同仁王廳

原缺第二一葉

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姑於午門前宣諭罷俸五
品以下各杖之○辛卯上命錦衣衛復繫楊慎王
元正劉濟安盤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七人責之曰
楊慎輩倡率叫哭撼慢君上震驚闕廷大肆惡逆
乃命加杖之編伍削職有差何孟春調南京工部
毛紀罷上責之曰爾因辭奏諫歸咎朕躬豈大臣
忠愛之道
國子監祭酒崔銑罷
銑言陛下無輕正親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

已可縱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罷之
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
耿九疇禦却之
晉府西河王孝感
王名奇溯母嘗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湧出病愈建
祠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
墀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為孝感下所司
勘實命勑獎諭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為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九月壬戌禮部尚書席書等議上孝宗皇帝爵稱
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等上議 太祖傳統至孝
宗孝宗爲憲宗長子傳武宗無嗣獻皇帝憲宗次
子孝宗親弟也今上以獻皇帝長子遵太祖兄終
弟及之訓受武宗遺詔入繼大統孝宗伯也宜稱
曰皇伯考孝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
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皇帝父也宜稱曰皇
考恭穆獻皇帝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

后武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如此允合
天理之正深即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奉
獻皇帝主別爲稱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
矣議上上曰大禮屢經會議未有定論今議合于
天理至情安從正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
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還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詔諭天下○丁卯石瑤上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
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

一理事亡如存即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
之寧不少動于中乎宜如鄭岳徐文華議上曰大
禮會議已明石瑤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
豈大臣體國事之道乃罷鄭岳徐文華俸
壬午工部尚書趙璜等請罷改遷顯陵之議
璜等言邇者百戶隨全等各奏改遷顯陵臣等竊
謂顯陵爲先皇體魄所安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
靈秀萃焉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在焉不可輕
動三也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順以爲法

禮部尚書席書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
聖人孝思之志但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
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
可不信從也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敢不盡言
上命罷議
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
上疏曰群臣有罪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
律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
聖德也下禮部議聞

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土魯番
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虜侵掠陝西
諸塞殺吏民○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
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夏四月巳亥命禮部議立恭穆獻皇帝廟
上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慊光祿寺署丞何
淵遂奏請於太廟內立世室以爲禰廟崇祀獻皇
帝與祖宗同享太廟遂命議禮部尚書席書等奏
曰向之奉迎獻皇帝神主入祀大內者以獻皇帝

止生陛下一人廟祭不可缺也不敢以祔太廟者
以獻皇帝未爲天子天統不可干也大禮既定聖
心甫寧何淵議立世室崇祀獻皇帝於太廟臣等
竊以爲非禮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
皆百世不遷我　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懿熙
仁三祖各以昭穆祭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太
祖擬文世室　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
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于太

勅建進士與興獻祠

箴敬一以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

廟不知何說也上曰既別廟奉祀皇考凡歲時朕
率百官孝享便會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擬名
七月甲申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十一月定世
廟神路由廟街門入○以提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太
子太傅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丙戌五年春三月賜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一人及第
出身有差○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軍務
上製詠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詠春同

德錄○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
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
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者櫽括成詩六
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秋七月甲午命改建觀德殿於奉先殿東○九月巳
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詣世廟
乙亥六年春正月勅修大禮全書○二月改觀德殿
爲崇先殿○大學士石珤致仕
石珤靖方介恪潔已好修士類信嚮時時召對平

壺暖閣議廟樂再議廟儀又議聖太后皇后謁世
廟儀守正義力爭又三封內批清修無玷毀譽不
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秉正嫉邪進禮退義兄玠
同舉進士累官戶部尚書
禮部尚書席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六月定世廟樂舞兼用文武

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請討田州

岑猛既賂劉瑾得還田州爲同知兵威復振侮凌鄰郡與泗城州互相仇殺及殘落龍州地方擾亂都御史盛應期奏猛反請討之未報姚鏌代應期再請得旨遂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張佑等五將軍帥兵入㵎分道進討歸順知府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希儀通伴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長子邦彥守隘實爲內應希儀因得擊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人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無所之亦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猛喜不疑璋詭猛曰大兵已退并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貲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死次邦佐出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目韋好陸綬馮爵岑鈞俱被擒斬惟盧蘇王綬未授首捷音上聞論功行賞

三月贈死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廕一子

初宸濠有反狀瑞州知府宋以方籍集民兵以備濠濠使至不爲禮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濠反械以方至舟中以方罵濠不屈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謨上其事得贈廕

議行馬政

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頃者有司怠玩潑不簡閱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

逃移而種馬至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於此宜令
順天府屬覈地應天府屬覈種其地亡馬有者卽
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昔有今亡者俟秋成日
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議行
京師兩錢
上聽講大學衍義製五言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楊
一清清等依韻和進上命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
七月丁丑更定大禮全書爲明倫大典○命王守仁
總制兩廣軍務勘處田州賊情

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
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
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
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
而行
八月內閣賈詠致仕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
張璁掌都察院事詔訊李福達獄時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削籍福達竟脫死
虜入寧夏塞都督尚書王憲總兵杭雄禦却之○九
月巡撫兩廣都御史姚鏌致仕命王守仁兼理巡撫
兩廣等處軍務○十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大學士張璁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召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璁請
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張璁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請皇親莊田
戊子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代王憲總督陝西軍務
詔張璁等推問御史馬錄獄

李福達以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戍逃還改名李
五又易姓名曰張寅會御史馬錄窮治之已而錄
與巡撫江淵疏論上怒械繫馬錄一時論救諸臣
俱被逮繫命璁等推治之奏言皇上於馬錄欲從
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繇是欲
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
之死臣等復何敢救護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
之張寅猶可以宥當死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
則太重擬以故入人死罪未决之條則太輕故在

馬錄、相應處以烟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爲必就馬錄死地、罪止一身而已、永遠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死猶死、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服矣、

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

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

以求千古之是、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上嘉納之、

陝西僉事齊之鸞獻蓬、

言臣自七月中、發舒、霍、過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晩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蓬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取啖之、螫口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貢獻、乞頒示臣工、始知民瘼、

夏四月、內閣謝遷致仕、加張璁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都察院事、

王守仁至南寧、約盧蘇王受來降、

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韜晦、見田州巳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使入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卽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

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戰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鵻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深山絕谷、猺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難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鄰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

猛獨詿誤觸法、雖未伏誅、問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簡、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之、

進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張璁請宣諭內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我

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宣宗廟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憂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貲巨萬。此非招權納賄、何以至此。況其他乎、至於內閣例以日期爲先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

輙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此者乎、

張璁請平潞州、

臣昨承聖諭、欲挈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裴

度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窮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已而淮西果平、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之有陳卿也、裴度爲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爲西淮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臣嘗謂李克己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蕃堂堂天朝。不與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

試命禮部會舉京官各省主考、
六月、命都察院刊布議大禮敕于天下、
七月、土魯番滿速兒乞通貢、
是時、王瓊代憲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
方暨撒馬兒罕及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
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
酋虎力納咱兒糾兎刺倭、肅州、游擊將軍彭濬兵
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
恭上祖妣皇考聖母尊號、寬恤天下、

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爲大、人君爲治、以孝
敬爲先、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勤
儉齋莊、其尊稱未盡、我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
彰、寬仁純粹、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禪內
治、誕育朕躬、深恩罔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
洪仁峻德亦曷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
誠、又未少罄、茲復參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祗告
於天地宗廟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
追上皇祖妣尊號、爲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

原缺第三十六葉

道
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
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昔萼之力、萼議禮致位卿
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與可傳檄取之、乃陰以
意寓書授新建伯、若專爲思田者、使審探安南要
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秦尾稍及之、萼遂恚憾、會
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及恤典云、
守仁勳恭盡瘁病劇而歸歿于道路爲國死忠亦可已矣而言者猶以擅離重鎮咎之世之忌功如此也○按守仁建大勳擒宸濠靖田州平八寨勳節凌霄庸功益世至隆慶間而得贈伯諡文成一

特公論竟何在耶。
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皁爾之見一貫之
微、學聖君子、勗哉勿僞、尚書胡世寧因爲疏解上之、
上嘉納○國子祭酒魯鐸卒、
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以鐸清節著聞、特
令治葬謚文恪、
冊順妃張氏爲皇后○上親製顯陵碑文
通惠河成、
糧運既至若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

兩兵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之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

石瑤卒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更謚文介、

己丑八年春土魯番乞歸哈密通貢、

王瓊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官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頭南東在

肅州北山金塔寺寧東都指揮枝冊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億中國霍韜上議曰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順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我城池須閉關絕貢益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明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或曰令陝西饑荒時當拯危尚

慮不保離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或曰然則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三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或

曰弘治十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覇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二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枚死不贍在甘肅且凛凛何有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

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粟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入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

頹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遂日入寇一遇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蓁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下兵部議胡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界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兄子米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

所虜乃叛我卽戎及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寧王者等耳內閣不聽竟從瓊言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揷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尾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

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頒大學衍義於廷臣。

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穆孔暉等各獻賀雪賦誦及詩歌。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秋七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

八月張璁桂萼並致仕。

霍韜上國是疏曰張璁桂萼臣昔以議禮同進今官璁萼既去臣豈宜獨留仰惟 陛下任用璁萼

眞如腹心惟一萼不善保全自作禍孽自取黜斥夫復何言惟今日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則不敢不爲 陛下詳陳之嘉靖六年張璁入閣桂萼入吏部適有地震之異臣貽書規之大臣專權不可不防璁萼雖以臣言爲是後亦事多專主臣復戒之權之所在衆之所嫉也積衆所嫉禍發必驟璁萼曰我惟知有朝廷不能顧身家矣惟爾怕禍爾自保全可也臣答曰爾今在職知者則曰擔荷艱危不知者則曰遊機際會奸險傍觀者則曰靜坐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璁萼曰 聖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廿心矣何暇顧禍福臣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爲衆所嫉楊一淸雖有過然爲衆所信一淸奸贓罪狀難盡稱述惟臣素不忍攻詰之者蓋以一淸素有名譽足以牢籠海內又善與內官結納故內官與文官和安不生疑變亦一淸之力也若璁萼用事則纖弊不容攻擊太過致人人自危此皆璁萼之短也是故璁萼每詆詰楊一淸臣每勸阻之不意一淸璁萼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排

謀已密勸不可解矣是致一淸鼓嗾言官攻擊璁萼濫及善類臣且述璁萼之過幸 陛下垂察焉璁萼初議大禮天下之人無不攻之且欲殺之大臣宿望惟楊一淸及故大學士王鏊與之同耳臣嘗謂楊一淸素有時名得之在位足爲臣等分怨若王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以風天下璁萼言不能用復力攻詰一淸以自取敗其過一也璁萼遇人素無禮其遇內臣又徑情直行無所欲曲內臣有所干托不惟不能應其所求復峻詞拒之故人

人不堪其過二也臣嘗語璁蕚曰人材可惜凡先年廢黜之材固宜爲朝廷收用之今日未遇之材亦宜爲朝廷收用之璁蕚不從遂致賢材尚多淹棄如給事中陸粲行人司傅岳倫本美材也不早收用致楊一清以禍劫之以利誘之遂能使之變易白黑以搖國是去年議禮凡攻擊璁蕚者皆已得罪今附順璁蕚者又復得罪如是則百官安所適從也將使朝臣皆操戈以向大臣然後爲不附黨耶又將使州郡有司皆抗逆詔令內外上下互相抵牾然後爲非承望風旨耶甚矣粲倫之言足以釀禍亂也此璁蕚不能爲國取材其過三也今日善類蒙禍皆璁蕚得罪一清所致其過四也若楊一清不能存老臣體面因一怒之憤鼓搆朋奸以亂國是過亦不免惟臣先日不能箴諫璁蕚以弭禍變則臣罪亦重伏乞 聖恩將臣先黜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再勑吏部法司將各官被劾罪狀逐節研審有何實跡如眞干礙典法卽置之市曹爲奸黨之戒若衆人被劾俱無實跡係言官被人唆使所致亦明於辯理庶爲善類之勸惟 聖明察焉

八月張璁桂蕚召還○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冬十月虜吉囊掩答掠楡林寧夏塞王瓊出兵禦之虜得利去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掠井坪應州○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

庚寅九年春正月皇后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詔議分祀天地典禮

夏言疏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定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勑多官集議以求至當 帝嘉納之霍韜言親蠶爲亂成法分祀爲亂朝政 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 上責憲附和降邊方雜職

三月下霍韜于都察院獄尋釋之○遂定南北郊及

朝日夕月禮、上令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爲聖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〇楊一清卒兼死之前猶自疏辯言身被汚斥死不瞑目上聞而悼之

始立先蠶氏之祭〇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于京師、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宸濠之平、孫許殉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機宜、嘗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鬚眉、而不驚、以徵保全睢陽與誅勦宰賊者、實世一例焉、

禮官李時與璁萼議、

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

桂萼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宸

改正孔子祀典、

易象爲主、籩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璁議也、

五月、虜入漁陽塞、又入遼西塞、又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〇土魯番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

冬十一月、南郊禮成、詔覃恤天下〇十二月、大學士桂萼致仕〇更張璁名張孚敬

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孚敬、

張孚敬、永嘉人、議禮稱 旨、驟列台輔、慨慨任事、持議正直、雖屢被嚴責、而剴切益堅、啓謀讜論、同列多不與聞、在閣三十年、不進一內侍、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侄、元戾中貴戢戢斂束、道有不合、

卽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旣有 溫旨、旋踵復入、霍文敏素伉直不輕與、入而獨重文忠云、

辛卯十年春三月、虜入大同塞

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爲不可、力阻之、

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

初禮官請行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顓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

夏六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張孚敬致仕○九月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虜寇陝西遼東○冬十月虜入大同塞分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督兵禦之虜得利去

始定七廟之制、

夏言言禮今羣廟之主而祭於　太祖之廟是爲大祫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大祫宜奉　四祖　太祖皆南向　德祖居中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東西並敘　列聖左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　太祖別於羣廟之主足以伸　皇上尊　太祖之心而　懿熙仁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　上曰善

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剛貞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與大政侃侃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孤作至建關將都新河及開關以弄輸邊二議尤爲謀國不苟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賜酒饌珍餌

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因命府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雷譴延平悖婦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餒弗給每欲自盡忽一日自雲中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照耀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堵

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徐達並　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九月無逸殿豳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

壬辰十一年春二月召張孚敬進華蓋殿大學士

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又道松藩漳臘寇四川西境○三月賜進士林大欽等三百一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進李時吏部尚書○秋八月張孚敬復致仕○令巡按官不得奏捷

重刊二十一史成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

意、
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才。三曰愼刑獄。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
言汪鋐小人之尤、邪險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弃、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詔獄、鋐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頻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捄、上以宗明卽主使之尤者、倂鞫之、楊名戍邊、宗明謫外任、

○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
帝怒、逮繫卽訊。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子行可刺血書疏帝動念曰一家忠孝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兎、汪鋐等各獻詩章、
清馥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進少師、仍內閣辦事、
方獻夫致仕○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蠲

月而卒○冬十月、虜侵鎭遠關、守將王効禦破之、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叛、殺總兵李瑾、
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總制侍郎劉源淸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爲捶刑、既役、與鎭卒季官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衆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
御彝倫堂、
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

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
侍講廖道南獻聖主臨雍崇教頌○復楊一淸官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鶴齡革爵、
甲午十三年、廢皇后張氏、立德嬪方氏爲皇后、○南京大廟災○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命各省鄉試考官只用教職、京官不必差○閏二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土魯番請放還牙木蘭不許、

五月內花先鬱埆蔺成、進綵
花察發去○秋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
金縣○八月、吉囊始錄青沙峴出花馬池塞、
九月、廣西田州土酋盧蘇弑其主岑邦相、鎮安等府
州土舍岑眞寶等、攻盧蘇走之、歸順州土舍岑獄襲
眞寶敗之、提督兩廣軍門置不問、
十月 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
士張孚敬等、命和賛佐戒進之辭、以進
建九五齋、精一堂、命孚敬于東室紛敬一二字及誠

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
十思疏爲圖、于是孚敬等恭詣恭默室、睹龍馬神龜、
丹鳳三圖、復誤賜觀文華殿頌及詩以進。
乙未十四年、春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
三月、賜進士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第出身有
差、○夏四月、張孚敬復致仕、
上遣中官賫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玆賜和一服、以此祈愈、朕慰朕懷、孚敬奏謝、進行八物、送歸里、月廩輿簷、存問有加、
召費宏仍內閣辦事○遼東軍民逐都御史呂經、召
馬永爲遼東總兵○六月、吉囊入榆林、掠內郡○秋
八月、吉囊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始令雲
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能吏部尚書汪鋐、
先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鋐奸邪誤國、鋐上章自理
上慰留之、召費宏李時諭曰、鋐九卿之長、被論如
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
上意諷鋐、鋐始引疾、賜還、乃出翀等疏責諸臣、
丙申十五年、正月、初鑄宗錄關防、十五歲給恤刑官

○詔復彭澤官、秋優加恤典。
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撰禋頌上獻、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
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
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因
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淸爲南、昌平爲
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
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
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端陽節宴百官奉天殿賜勛時言艾虎牙扇等物頃
之、上遊龍舟命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復賜宴無逸殿、
○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銀佛、
像、○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秋八月、更定悼靈皇后稱謚、諡孝潔皇后、
九月、始定莊肅皇后稱謚
上御文華殿、面授夏言御筆定謚、孝靜皇后、爲孝
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冬十一月皇儲繼生、申布恩宥、○詔廷臣議征安南、

○費宏卒、○十二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
學士李時爲太子太師、華蓋殿太學士、以少傅兼太
子太傅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爲武英殿大學
士、○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問不入貢緣繇、
閏十二月以七廟成、詔天下
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朕以冲恩
宗末、仰叨上帝下簡、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
之重大者、祀爲首焉、奈郊祀褻合、祭于屋下之文、
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功德不別　太祖莫尊朕

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首建圜丘
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刱昭
穆群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爲當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群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
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
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祫禘祭之禮于太廟、
以祀　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毋侍饗祖宗、以
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祫之典、
季冬仍修大祫禮于太廟、　皇考止修四時之祀、

以避豐禰之嫌、奉安既成、用覃恤典、
丁酉十六年、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　穆宗莊皇
帝、○進武定侯郭英、從享太廟、
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
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
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
廟廡、
科臣胡汝霖劾嚴嵩械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宜具奏
自明、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議處安南國疏、

十五年、冬十月、哀冲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遣使、詔發兵討之、下廷臣議、或曰、宜究其故、乃敕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是年三月敕使至梧州、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疏曰、臣伏覩陛下寬仁惻怛、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繇、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

十一年、內國王黎賙為逆臣陳暠與其子陳昇所弒、國人立賙弟黎譓主國事、以兵逐陳暠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譓立七年、又為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譓幼弟黎懬相之、既又弒懬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典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繇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若欲興兵、必以黎氏為辭、為之討其亂賊也、為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為也、而謂聖明為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弄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斷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傜獞猺獠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萬一師老財匱、傜獞猺獠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

可四也、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善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為大言耳、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敢冒昧陳之、

夏、兵部擬以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征安南、未行、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聞之上撫按諸司曰安南之役命將出師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乘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陳氏滅黎應弑黎等以亡國游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舉下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齋居之繕治兵甲以候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水塹

險塞為重柵而守之又敎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波通舟處皆樹木樁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甚預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弑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為遲如其不然待大將粢贊至日傳盡羣言以圖進取方略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僖

淸先為編修守正不阿瑾惡之落職瑾敗復官

罷各處私刱書院

以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偽學私刱奉旨改毀

戊戌十七年春正月帝祈穀于大祀殿○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賜進士茅瓚等三百二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虜入玉林川又入黑山門猫兒庄總兵梁震擊却之

○四月景雲見

禮官嚴嵩等各為景雲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大旱　帝躬禱雨御製祝文焚之不應復于宮中默

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

秋八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顧鼎臣為文淵閣大學士

鼎臣嘗奏崇植先賢系冑以隆道化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修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　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illegible]

於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請比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

鼎臣直隸崑山人博學多能陰陽醫卜音律之類皆所精通篤于孝友與人交洞見肺腑倜儻好施樂引寒士遇事敢言後以築崑山城禦寇有功賜專祠于鄉

以方士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

典眞即仲文師事致一眞人邵元節、特元節病乃薦典眞、上命史[illegible]二部給誥印

眞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

方士之有謚自此始也謚而四字毋乃太過乎

九月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薦大號于天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更上太祖高皇帝謚號奉冊寶加上尊號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更上太宗文皇帝謚號

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成祖

加上恭穆獻皇帝謚號祔享太廟、

更上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特享時祫皆出主祔享於太廟祭畢則歸主於原寢、

大饗皇天上帝於玄極寶殿奉皇考獻皇帝配、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崩、

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觀、

內閣李時卒、

己亥十八年春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安南不果行○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鑾毛伯溫爲行邊使出帑金賞塞上將士、

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廕子有加　上親按謚法、以危身奉上謚文忠益特眷云

謚文簡曰、孚敬天性孝友、氣度剛毅、持振紀綱、有偉遇特、及當事不避嫌怨以往、剛慨不回、遭遇　聖明建明大猷、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衣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燄中閹婢有焚死者越三百乃行次元村行

居後火帝大怒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

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衆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蠲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夏四月、車駕還京

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率家兵逼賊殺四十餘人遂定、○五月以翟鑾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諸承天合葬于啓宗獻皇帝陵之是日梓宮錄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迎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宮遂登舟、直抵承天登岸合葬、

改荊州左衛爲顯陵衛始添設典郡留守司、○秋、勑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

征廣東議征安南、○八月、虜入宣府塞○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卽可親政、

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

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擊拷死瑾誅贈秩廕其子一人、

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鎭兵稍斂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又入榆林塞殺守將[illegible]

隆建總兵江桓下詔獄

太常卿穆孔暉卒謚文簡、

暉堂邑人有俊才好古文[illegible]

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恩請
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年酒令浙江御
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例
逮繫新城知縣吳瑗詣京杖于闕廷世戍邊
瑗爲新城知縣有周剛者戍後妻言列其子鉞不
孝狀瑗收鉞撻之命屠儈江道朱咒支解之身首
手足異處鉞弟鈍走訴御史金濂檄保定府收瑗
置對因得周剛戍後妻言鉞非不孝濟爲奏聞
禮科右給事中錢薇削籍
奏言所選宮僚不宜仍用奔競之徒宜斥去貪邪
輔臣以肅人心改命在廷會推孝悌博聞德行顯
著者 上詰以今內閣置題以重國本宜諸輔臣又
奏請陛下以聖聖之德運制作之權禮樂事新建
芳萊

知閎齊
役方殷騷動京圻催科海宇大同變叛也收未退
三邊吞殘猖獗未靖水旱蝗螭天雷地震日報災
異言官大臣不能協恭和衷而積
趨成黨互發私科 上怒削其籍
初 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勑稿進覽覺
稱 上因責夏言不敬言具疏引罪 上怒甚
言欺慢不恭且選宮寮不慎人望審疏違式不給
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年諭劄繳進毋匿革其救
階少師令致仕尋召
選爲少傅復入內閣
○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祀
載令秉與親蹈宅建廟祀載祀典從之

武原臣徐昌治述

世宗肅皇帝

嘉靖庚子十九年春、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

夏四月、風霾、

三月、虜入榆林塞、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尚文駐兵青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塞、得我神鎗銃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穀畜火器、遇婦人輒殺不掠、四月、風霾、旨下兵部、議防邊方略、言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

起故右都御史萬鏜、勘處湖貴苗亂、

秋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于蔚州

虜入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於木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冐遇虜於馬連堡、又敗、凡留宣府境内者、幾兩月、撫臣守臣行賂、竟論功陞職、

能武舉鄉試、八月、虜入大同塞、大殺掠人畜、

虜覘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虚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逃出城、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嚮道、丐乞入詗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理險易、兵馬强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囊俺答、二酋分道入塞、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窊、青屹峪、侵至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由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岢城西南、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塞、各賊未遭挫衄、延住腹裏數日、不出、我兵追逐不滿八千人、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紘轍、兵部尚書張瓚不以爲意、謾曰、虜且遇矣、

武定侯郭勛誣奏戶部尚書梁材、削籍
命提督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總制陝西軍務、
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
邊塞大掠固原、撫按羽書沓至、天和爲虜隔、途月
奏不至、既乃告捷、於是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
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內閣
以謀議帷幄、夏言加少師、翟鑾少保、謂本兵曲盡
方略、坐收全功、張瓚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千戶、
劉天和麻城人、以御史按關中、忤鎮守監廖堂、被誣詔獄、謫金壇丞、累遷湖守、稍治平第一、擢穀有

謀風裁凛然、盡心國事、鞠躬盡瘁、其經略西戎、夷人不敢忘中國大義、非天和之德望才略、致然哉
內閣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十二月、虜入大同
塞、○提督兩廣侍郎蔡經奏進安南莫登庸投降圖、
并解小目許三省等赴京、
毛伯溫、仇鸞、既至兩廣、會同兩廣撫按總兵等官、
會委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往福建漳泉等處僱
募兵船、分委布政揚銓、參政蕭晚等、總理分理錢
糧、按察使歐陽席、查革姦弊、按察副使韓楷、督率
押運、案行兩廣雲南三司守巡兵備副參等官、訪
行安南、長慶諒山府衛、永安文淵等州、各父老、省
諭莫登庸莫方瀛、頃者上表乞降、若支吾不實、執
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弘宣吊民之意、參政翁
萬達等、申請提兵壓境、宣布朝廷威德、乃分兵三
哨、共漢達土目官兵、一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
員名、總督參贊等大臣、親詣南寧府、調度兵權、相
機行事、於是莫登庸洶懼、遂申稱登庸死微細民、
限於知識、竊先國主黎氏末運迍邅、相繼淪沒、至
黎譓播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

俗、誓以國事付之於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求
及奏請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
滔天、並容自昧、登庸子方瀛、不幸遘疾而亡、國人
狃於舊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負罪益重、
無以自解、以此登庸有罪、黔首無辜、恭候南關、紲
繫出境、登庸不能躬自赴、請死謹遣親姪莫文明
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詣關待
罪、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
敢有飾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土[illegible]民

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又題爲遵奉明旨以議處安南事臣會同總督軍務咸寧侯仇鸞參贊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議照安南夷國莫方瀛先次具本乞降已該臣等查議會題并將差來小目阮文泰等案行南寧府收發蒙希衙門居住聽候處分今莫文明等復齎降本赴京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

辛丑二十年春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

二月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賜進士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宗廟災

初震火起仁廟風大發仁廟主燬俄而成祖主又燬延爇太廟及昭穆群廟上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帝后主亦奉景神殿

夏六月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仍與世襲十三路地各置宣撫司聽都統使管轄莫文明阮文泰等賞各有差遣回毛伯溫加太子太保物取回京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鸞賞銀及紵絲仍照舊提督鎮守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秋八月虜入大同塞

八月吉囊先入大同塞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璋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入關將樊繼祖總督宣府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北侯城村

力戰死虜遂至山西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幾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

九月添設鴈門寧武偏頭三邊總督

兵部會題賊犯山西東幾至井陘西幾至冷泉南幾至潞安犬羊之跡殆遍山西雖山東河南幾內等處俱當振搖度勢審時誠可疚心合無吏部推用兵文職大臣一員前去山西專一提督鴈門寧

武偏頭等三關贊理軍務、兼理糧餉、制可、
復行武舉、分別邊方、腹裏名數、
實有將略的、分別邊方腹裏取人、乃照會試南北
卷例、如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裏取二十
名、
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
冬十一月、遣兵部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陞
山西提學副使胡松爲山西布政司參議、三關備用、
松奏都御史史道、總兵官王陞、陰納賂虜賊、戒令
勿殘已地、上負朝廷斧鉞之恩、下膾夷虜驕橫之
氣、中失邊城士人之望、雖寘諸極典、不足以盡其
辜、及修障塞、懐携二、愼選授、廣間諜、嚴備禦、核屯
成、等事、故有是擢、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
劾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郭勛互爲奸貪、
近因勛敗、抗疏陳訐、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脫
禍。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洎本兵議遣大臣、總
督薊遼、 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鎭、乾沒

[illegible]金代塞上古松數萬、林詔便於樵採、而虜騎長
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
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申二十一年、春正月、給事中胡賓請出通倉粳米百
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饑歉、從之、
二月、宣大總督樊繼祖、大同總兵王陞、白爵以行賂
俱罷官、巡撫陳講、史道削籍、南面總督翟鵬召還京、
是月、虜掠蘭州、○三月、復以翟鵬總督宣大、保定、及
山東、河南軍務、○夏五月、翟鵬罷、
樊繼祖以九十萬兩花銷、餽遺時宰、言官交章論
劾、竟不之罪、得歸田去、翟鵬質直端勁、不善附權
貴、通貨賄、再出總督、疏乞兵糧、時宰票旨罷鵬、時
右清紀郎周鈇言虜必再至、乞早爲防禦、計謫鈇
盧州府知事、
六月、虜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
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數萬、經朔州、破鴈門、掠
太原、

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謚文簡、

柟高陵人、督學敬所、[?]方學尊古、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目逆士第一人、除修撰、逆瑾以同鄉欲引用、已俗以人關、柟絕不往來、瑾恨之、且欲中傷之、會瑾敗、得已、後累至今官卒、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內閣夏言罷、進翟鑾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時嚴嵩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夏言阻且擠之、遂結怨、造謗聞於內、久未發、會日食方復、圖聖諭即下科道云、夏言敢肆縱恣天性已成、言官係朝廷耳目、莫肯指實糾彈、應論降者調降外任、應留用者通加罰俸、奉旨、翕佑等三員并高時都降一級、調邊方外任、何允魁等九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二十六員姑且留用、各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選未久、姑從輕罰俸兩個月、

召翟鵬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虜駐大營於平遙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丁酉至于七月庚午始去、

時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益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虜、虜掠我牛羊衣袱男女、巡邏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輒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射傷、棄劍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因宦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賊見我兵死傷眾、無援、久戰力竭、遂蹦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宣臣並死、又分掠定襄盂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雁門、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虜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二十餘萬人、牛馬羊猪畜二百萬、衣袱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之、

萬鏜條上勘處湖貴苗夷方略、

鎧具疏曰此夷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
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箇月勦
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博訪各賊
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絕險之處嶮寘
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
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効鎧又
有書與中朝人士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
等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囘千數百里徑梧所居
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

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
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傴背莫能入也賊
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
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
率皆險僻幽竄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
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
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
其天時之難如此況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
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從出于設者
無幾至于貴州舍酉陽平頭之兵愈少而愈難矣
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
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
夷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
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
退則突出刼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
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
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
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

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
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夷者誠
有以也
八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嚴嵩進
武英殿大學士仍掌部事
嚴嵩入武英殿預機務
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獪
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虐焰
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今輸粟卅斛與

准折銀、
上曰、屯田鹽法實足邊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
勅督撫巡按榜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
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
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
癸卯二十二年、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科臣周怡劾翟鑾嚴嵩怨藉寵靈恃恩修怨、奏上、下
獄、

七月久旱、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
感雨詩以示群臣○虜入榆林塞、又入甘肅塞
九月、南京右御史何唐卒、後追謚文定、
甲辰二十三年、春二月、賜進士秦鳴雷等三百十七
人及第出身有差○詔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
是秋、虜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禦之、虜退、時虜
酋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覘佛郎機銃、獲誅
之、兵部遂請散各鎮防秋兵、
江南斗米二錢○大學士方獻夫卒、謚文襄

秋八月、內閣翟鑾為二子登第、被論削籍、以少保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許讚為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張璧為東閣大學士○冬十月、虜破宣
府塞、入紫荊關、逆總督翟鵬、巡撫朱方下詔獄、
以兵部擊防秋兵太早、故虜遂深入、鵬謫戍邊、行
至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撻
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死錦
衣衛獄、
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雩壇黍五出者、

一
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謚、宜著為畫一之法、
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
為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
存、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
位之義存、
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保少傅
如故、
仲文以真人膺宗伯、領三孤、

乙巳二十四年春正月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幷聖
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
詔中外嚴禁侈靡
虜大入楡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論
戍○楚世子英燿弑其父王顯榕遣司禮太監溫祥
駙馬都尉鄔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錦衣衛指揮使
袁天章即訊之
楚王顯榕選配吳妃生子英燿嘉靖十七年冊封
爲世子出緝熙堂讀書十九年英燿選配陳妃復

啓引宮人方三兒于緝熙堂宣淫陳妃啓知吳妃
轉啓楚王執方三兒鎖禁英燿懷恨又令劉金啓
接樂婦宋么兒于緝熙堂宣淫楚王聞知劉金憂
懼遂惑英燿曰後王位不穩英燿怒稱我先了他
府中誰人敢說二十四年正月元宵節英燿啓請
楚王飲酒英燿令謝六兒等執銅瓜田尭等執棗
棍伏緝熙堂後楚王即座英燿舉手劉金將舉謝
六兒等擁出突用銅瓜棗棍弑王身逝王侍從人
朱恩等從廣智門城上用繩縶下急赴巡撫都御

史車純告王遇害情繇車純同巡按御史伊敏生
具奏上命溫祥會同撫按官究問英燿弑父情實
題奏聖旨着告于皇祖斬首以示仍焚棄身屍不
與埋葬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
紀掖縣人受遺詔迎上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休家居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詔有司存問及是聞卒輟朝一日
秋七月新太廟成
宗廟災仍建九廟奉睿宗皇帝入祀

罷帝王廟元世祖祀
冬十月內閣許讚乞致仕削籍張璧卒○十二月起
夏言仍內閣辦事○壽寧侯張延齡决西市
夏言復入內閣延齡遂死西市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
太常寺卿魏校卒謚恭簡 校稱爲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等書
丙午二十五年秋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
總督侍郎曾銑請復河套

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詹應旂公忠任事疾惡如仇、詔復京秩、

吏部侍郎董玘卒、謚文簡、

玘博學能文、性峭直、

倭寇浙東、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illegible]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乏食、出沒海上爲盜、於是王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紈治兵捕賊、紈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達官家爲之、紈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於是諸不便者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報欸、必欲殺紈、紈憤閩卒海道副使

柯喬都指揮盧鏜皆論死、繫按察司獄、自是舉攻劫盜唯手肆起、益無忌憚、

戶部尚書王杲謫戍廣東肇慶衛、○逮山西巡撫孫繼魯繫獄卒、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諫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都督馬昂獻既娠女弟、抗疏請誅昂、還其女、久之得遷歷中外、勞績甚著、年七十有四、

丁未二十六年、春三月、賜進士李春芳等三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夏逮貴州巡撫王學益下詔獄、

湖貴亂苗藍鐺議撫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廣、巡撫姜儀畏罪、上言王學益兵失期不至、遂下詔獄、以李義壯代、學益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欽順泰和人、學術醇正、操履端方、爲名儒宗、

吏部尚書周用卒、謚恭肅、

用吳江人、偉亮有節操、晉掌銓曹、搢紳望其丰采、

六月、曾銑劾仇鸞剋欽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

仰上請各奪俸

陞湖廣巡撫姜儀三級調廣東布政司參議、

冬十一月澄城山裂東西移四五里、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逮赦楊爵

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爲墓誌果卒

爵狷介清苦忠直性秉無干名競進之念若家時有告違於官但以懲挾臣乃故以奸過從適爵方飯有客從一盂而一箸見挾臣即與飼食官旗人繫之爵即與偕行諸官詰曰爵亦内別乎爵曰去矣紛復繫官旅咀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磊落爲爵之致世罕其匹、

皇后方氏崩、

曾銑陳邊務十八事、

曾銑劾總十罪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十二月京師大風霾、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逮陝西總督侍郎曾銑下詔獄奪夏言輔臣官以尚書致仕、

先是曾銑劾河西總兵咸寧侯仇鸞奸賍鸞逮下獄會澄城山裂移有分崩離析之象又京師大風霾上敬天畏異以爲謀問輔臣嚴嵩遂言夏言左右曾銑爲此議者遂有是旨、

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珏代之、

以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劉儲秀爲兵部尚書秀尋削籍以趙廷瑞爲兵部尚書

半年兵部更四尚書時王杲簡諒廉平孫繼魯清修苦節劉儲秀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内閣之意言官之口

三月曾銑決於西市逮夏言下錦衣衛獄、

仇鸞恨銑發銑匿出塞喪師諸事以賄夏言得解、及言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銑論死西市夏言行至丹陽仍逮入京論死繫錦衣獄仇鸞竟釋不問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謚文簡

讚靈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故謙厚不伐嘗以兩世掌銓大懼盈滿云、

秋七月八月京師地五震○九月陞提督兩廣兵部侍郎張岳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是月虜大入塞至于居庸關○十月夏言死於西市、

嚴嵩言虜寇吳入以河套故報復也遂決言

乙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李本爲少詹兼翰林學士並入閣辦事

三月皇太子寃壑薨諡莊敬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秋虜入宣府大同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庚戌二十九年春三月賜進士唐汝楫等三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苗賊攻陷印江縣治陴

詔切責張岳

岳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撫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上責岳岳乃力主討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捷至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擲無遺具以捷聞

虜俺答寇大同總兵官張達出擊副總兵林椿赴援皆死之起廢咸寧侯仇鸞爲總兵加宮保鎮守大同

俺答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椿聞達被圍引兵赴援亦敗死虜乃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皋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皋謫戍召尚書翁萬達代宗皋總督未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爲都御史代耀巡撫起廢咸寧侯仇鸞爲總兵官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

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答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

虜入古北口召諸邊將勤王命文武重臣分守都城閏單中拜仇鸞爲平虜大將軍賜印總督諸路勤王兵以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官兵截殺尋逮兵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下詔獄論死虜得利復繇古北口去

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巳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乙亥薊州巡撫王汝孝報虜到

古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
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
遂檄召諸邊將勤王丁丑黎明錦衣衛指揮使陸
炳分布官旗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字四
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
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
西侯蔣貴總督之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命
僉都御史商大節提督五城御史專一巡視以防
內變又命僉都御史王儀率兵駐守通州戊寅大

同總兵仇鸞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
門外上賜仇鸞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二
襲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陞楊守謙兵部左
侍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仇鸞驕縱軍無紀律往
往入村落反辮髮詐稱虜刼掠民財時鸞方被寵
任凡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上
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饑疲令付大將軍
撫處而鸞殊不為禁丁汝夔乃下令禁勿捕大同
兵有捕至反挫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

於虜也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辰至河
上辛巳渡河西行結陣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
騎傍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
門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俺荅縱歸上番書言求
貢及朶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
城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令開門
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大教場宣府趙
總兵等兵在小榆河與賊前哨對壘及諸將互相
觀望鸞亦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與虜通

許以開馬市虜掠滿載去汝夔周章恐喪師亦
令諸將勿輕與虜戰於是諸將逗撓不戰者皆諉
言汝夔有禁民間傳聞皆歸罪汝夔怨謗大作恚
胥遍衢陌事稍稍聞禁中時仇鸞逗遛移營東行
雖去城遠實不見虜守謙防禦京城營城外東北
隅恐衆寡不敵故按兵不戰上謂鸞遠出禦虜而
守謙愞怯不出師故及汝夔皆屢詰責壬午零賊
公然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掠人畜癸未虜至鞏
華城西北循出輕騎近京及西山口殺掠甚衆上

虜怒、御奉天殿、宣諭群臣、用申逮兵書丁汝夔、侍
郎楊守謙下詔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以都御史
艾希淳代領守謙兵、是日虜住西北郊、乙酉、革兵
侍謝蘭職、方郎中王尚學、戶部尚書李士翱、戶部
十三司郎中周彝等職、與工部尚書胡松俱戴罪
冠帶管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上
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持未肯上、
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
沈良才等、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

死律、又以畏懦不戰、逮通州都御史王儀下獄、削
籍、以守禦不固、逮薊鎮都御史王汝孝、汝孝獄斬
獲虜級、得以後功末減、謫戍廣東、丁亥、丁尚書楊
侍郎、死於西市、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是日虜半從
橫嶺口出懷來、張家口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至
昌平北、猝與仇鸞遇、鸞不意虜返、倉卒未陣、虜騎
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鸞幾為虜獲、以裨
將戴綸、徐仁救免、趙總兵夜遣健卒八十人往天
壽山四面放銃、賊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己丑、虜

循潮河川仍出古北口去、諸將不敢逼、九月、命戶
部侍郎駱顒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
創、賑貸之、鸞及諸將各罷兵歸鎮、鸞自劾追虜無
功、詔獎諭、加太保焉、
始置戎政府、制印以仇鸞總理京營戎政、仇鸞請
大舉北征、遣使諸邊選兵、以隸京營、命戶部盡取南
都十三布政布司庫積貯聽用、
初成國公朱希忠提督京營、王邦瑞論罷之、乃以
仇鸞代命、瑞協理、為鸞劾、革去提督內臣、時鸞恃

寵所上疏、即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祖
宗舊制、凡戎政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鸞議、鸞
擠之、遂落職去、鸞趣北征議急、禮部尚書徐階極
言事難成功、且後禍不可收拾、議乃稍寢、
內閣張治致仕卒、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
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宜惟
其時、宜先正其名號、表請冊立、不行、

二月苗酋龍許保吳黑苗率衆刼思州府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降張岳右都御史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罪任事

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戍吏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守城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兩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縣小徑各道人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

邀擊擒斬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叛逆者數寨各兵擒斬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

仇鸞請虜貢遂設馬市于宣大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下獄謫官

鸞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鸞力主其說乃于宣大開設馬市約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疋兵部車駕司員外楊繼盛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謂虜踐蹂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

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往北征　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以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無所用之孤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者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懈天下奮武之志其不可者五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者六伏戎之莽在在有之見縣

官愴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虜非深入不敢逆一矢去已半歲而互市終之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我竭財力而輸之邊虜負約不至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貨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者九大約歲帛数十萬不繼將何以善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以羈縻之而内寬吾以修武備夫果欲修武備而何所畏於羈縻此一

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費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圖倖目前之安以見効且務中彼之欲以求寛陛下

若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馬市者還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類懸俺答之首于藁街疏奏上壯之下嚴嵩等入臣議仇鸞跳憤曰監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爲密疏上意遂中變下繼盛錦衣獄就置詔繼盛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遂雀鼠之欲非平仍之策鸞力排繫獄

仇鸞欲兵部侍郎商大節兵來隸大節執奏鸞排之論死獄中

鸞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以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答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士無不知鸞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遣諸將乃欲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巳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卽疏排之逮大節論死繫獄中

張岳遣參將石邦憲討擒苗酋龍許保奏聞誅之時諸苗略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今購誅之諸守臣任轍等遂欲罷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

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檟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繇三里溝出淮河逕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

史道主市

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

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竊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翁萬達卒

柴山海衛人撫大同四年餘明與翁萬達周尚文皆稱一時之選虜憚之而不敢入逆鸞去大同逆鸞有虜患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爲東閣大學士

太師徐階偕永嘉張孚敬議撤孔子像抑黜王號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階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永嘉盛氣召階於朝房面詰之階徐理前說永嘉無以難乃曰 高皇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階曰 高皇帝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以據 高皇少時作也永嘉頰盡赤乃復詰曰爾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永嘉曰程子有云一毫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 列聖之 御容無毫髮不似

乎故而何以處之永嘉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階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非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咸爲階股栗勸階謝階弗應長揖而出

上輟嵩直廬賜階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佩佩輿行意不復如嵩時矣

階直隸華亭人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

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

宗室廣收民田爲弘業且把持有司不得編差徵稅請敕巡方查派里甲准田之稅郎充本府祿糧

倭賊破浙江黃巖掠定海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仇鸞請防秋行邊奏以兵部侍郎主調遣戶部侍郎主糧餉工部侍郎主器械各簡其屬皆隸幕府詔從之

鸞大作威福科條煩密法令僭擬動以軍法爲言一時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

詔罷大同馬市

秋七月虜俺答犯薊邊仇鸞病不出師命收其印綬

別遣總兵陳時佩之行事爲死伏誅、

六月、諜報虜復使劉遂爲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爲病劇、請輿疾出師、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奏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請收爲印、殺、別舉總兵陳時爲大將、佩印行、爲聞收其印、殺、大恚憤、疽劇、遂死、時上已心知爲奸逆未發、會爲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投錦衣衛指揮等官、知爲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

奔居庸關、稱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急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爲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爲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虜聞爲死、旋亦引去

裕王母王氏薨、行

八月、張岳討斬苗酋吳黑苗、以竣事聞、○始設湖廣川貴總督、以岳爲之、嵩素忌岳、久不敘功、卒于任、

十一月　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命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劾內閣嚴嵩罪狀、下錦衣獄

繼盛之謫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爲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爲也、公何以報爲、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寫具疏、誅論

相嵩、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爲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益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故、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皇帝、詔天下罷

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及嵩爲輔臣儼然以宰相自居挾天子之權侵百司之事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嵩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

芳數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五　知問齋

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illegible]爲禦邊之計

欲令孫冒功于兩廣嚴效忠嚴鵠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耶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典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是勾虜背逆者固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

芳數　卷三十七 嘉靖　三十六　知問齋

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與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敢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宮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侍郎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於考察京官之時適令吏部肆其報復戶科給事中厲

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遍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盜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竊陛下之心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一姦也通政司納言

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其惡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牙爪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之列考察之時又擇熟軟闒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勢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于

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連絡蟠結深根固
蔕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
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
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塗炭乎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
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
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
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

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
矣疏奏下錦衣獄○嵩授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
二王繼盛對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寧
不發爲嵩壞耶獄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至
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去藥食繼盛碎甕盌手破
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郎坐繼盛詐傳親王
令旨絞司郎史朝賓曰疏内但云二王亦知嵩惡
耳原無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
非有其事而徽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侮三

尺似不宜至此也遂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
學益形成其罪竟坐絞繫獄

是春倭賊乘風奔突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揚淮十郡
海壖並受其害○始稗柯裔盧鏜○倭賊彌滿海洋
歷破昌國臨山霸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衞所
焚刼定海餘姚海寧海鹽平湖太倉嘉定上海華亭
諸州縣

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康妃杜氏薨
裕王母也 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

倭賊犯江北殺掠海門如皋通州○工部侍郎趙文
華以禱海神退賊遂遣文華如浙行禱

改王忬爲大同巡撫
忬在浙中薦用諸將士築城堡捕豪猾浙人恃之忬去而禍慘矣

以徐州兵備李天寵爲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
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北軍務

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
盧鏜等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賊遇于
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

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泖湖攻其
前、鏜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
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
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
文華論經玩寇殃民之疏、則已上矣、冤哉、
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論死西市、
文華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爲提督、於己有力、陰望
厚報、而經寵以地方孔棘、不遑謝、遂誣奏俱逮獄、
竟死西市、
以浙江巡按胡宗憲爲巡撫都御史、○以南京戶部

侍郎楊宜提督閩浙江南北軍務、○復遣趙文華監
督浙直諸軍、
文華假借監督之權威、凌督撫三司府州縣官、搜
括官庫及世家大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
倭犯松江、殺縣丞劉東陽、
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
犯嘉善、○倭薄通州、楊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
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倭薄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用人禦倭、
言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
苦貧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剛區
處、必爲腹心憂、乞令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
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
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盗、有事則領兵殺
賊、立有功勞、並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
之人不爲賊用、與且有將材出于其間、
冬十月、朔、楊繼盛死於西市、

秋後論囚、王司業材詣嚴嵩曰、外間籍籍、謂楊繼
盛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爲救之、嵩令
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鄢懋卿、懋卿繼盛可留否、植曰不
可、懋卿曰、是養虎自遺患也、嵩遂以繼盛與應處
決囚上之、竟以十月朔死於西市、
俞大猷敗倭于吳松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橋、
虜攻薊鎭邊墻、警報沓至、　上遣緹騎往察其狀、見
楊博擐甲登陣、命止古北口、垣中將士守禦甚力、
上大喜、發萬金犒守墻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

各衣一襲、

倭寇分掠嘉湖。

乙卯三十四年、胡宗憲遣羅龍文、誘賊首汪直葉宗滿等來降、

胡宗憲欲乘時邀功、乃遣羅龍文以銀十萬、買王直等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餽嚴氏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汪直等罪不容誅、乃擬汪直葉宗滿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邊關

塞出境、仍狥宗憲意、稱宗滿汝賢歸順報効、俱從末减、命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初嚴氏父子受賄、欲逼將各犯作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汪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嚴氏父子咈然不應、竟票旨云、汪直背叛幻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俱免死、發邊衛充軍、

海賊犯乍浦陷崇德、復攻德淸、殺把總指揮梁鍔、六月犯蘇鎮、馬閘峰參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

江北巡撫李遂陞南京兵部侍郎、起唐順之爲江北巡撫僉都御史。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尋發沿海立功、以盧鏜爲浙直總兵、

則宗憲參總兵俞大猷黎鵬舉失事、逮送鎮撫司、兵部査報俞大猷黎鵬舉獲功數多、屢經督撫科道官保薦、議發沿海軍門、從宜委用殺賊、候有戰功、另議題請、

倭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掩襲、俱死之、

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蔭子錦衣、百戶、祀死所、

倭據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

事聞、贈錞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

蘇松參政任環及俞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

倭突入歙縣、流切績溪等縣、[illegible]縣丞爲賊所殺、巳

守鎮指揮朱襄戰死士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殺指揮祈嵩等共八十餘
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濬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
珍等犯福清殺指揮童乾震○裕王第一子生
論浙直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其子
錦衣千戶
時有徐藻本諸生以父翻避倭病沒俱怨集鄉兵滅賊雪父恨得旨名曰忠孝軍作浦亦作之戰蘄在行開功成不受賞
丙辰三十五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為南京

吏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
理戎政
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山西陝西地大震官署民屋盡倒壓死者以數萬計
兵部尚書楊博丁父憂去○趙文華還京陞工部尚
書○吏部尚書李默下錦衣獄論死
趙文華還京會兵部尚書楊博憂去欲得其缺默
持不與惟陞工部文華[illegible]論死繫錦
衣獄尋斃

加文華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叙其子錦衣千戶
以論李默加太子太保又以督浙直軍功加少保
蔭子文華初投嚴嵩門下為義子至是幸得恩寵
遂有輕嵩之意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於沈庄
憲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
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
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福遂寧
倭奴自福建福清海口入寇泉州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
丁巳三十六年正月立孝子夏賜祠
嚴冬侍父寢溫廁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如生存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不入臥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蕩起城叩市得之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為弟忍歐至斃恐傷母心含淚不言凡此皆人之所難者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災○六月初四
川巡撫副都御史黃光昇湖廣巡撫僉都御史李憲
卿貴州巡撫副都御史高翀同三省巡按御史怀承
朝殿樓門大木

先是工部坐派大木、如約一萬根、則四川、湖廣各四千、貴州二千、如三萬、則四川湖廣、各萬三千、貴州四千、茲歲趙文華為工部、以冐族任緝修趙祖鵬女嫁錦衣衛掌印都督陸炳、爲稚室、炳湖廣承天人、方承寵、恭文華、阿意止坐一萬二千、四川加至一萬六千、貴州四千、

工部尚書趙文華削籍、子錦衣千戶、謫戍榆林、

南京軍亂、殺南京戶部侍郎黃懋官

南京軍糧、舊額一百二十八萬、不歲支九十五萬

餘石、歷年餘存、積有三年之儲、南科給事中姜良翰遂謂糧積太多、題請改折、解北、自後每年以一半折銀解北、一半運糧解南、竟致南糧竭盡、軍士告急、而南戶部、又不爲之具奏、取回第日預計於月盡之大小、與軍妻之有無、軍丁之老幼、卒之諸軍唱亂、時南兵鬨變、倉皇束手無策、遂殺督糧侍郎黃懋官、而尚書蔡克廉、姑以庫銀萬餘犒賞諸軍、乃散

罷南京戶部尚書蔡克廉、以劉采爲南京戶部尚書、

虜圍大同右衛、

庚午、三十七年春三月、陞協理戎政右都御史鄭曉爲刑部尚書、

鄭曉、生而穎異、嘉靖壬午爲省元、癸未登進士、王兵部時、議大禮、杖闕下、有沓船舶、海岸多奇貨、武弁欲開市貿利、曉恐禍及地方、力爲阻絕、未幾而海寇屢擾、始服先見、大司馬金容溪屬撰九邊圖志、悉天下阨塞人、咸傳錄之、大同兵變、殺巡撫、曉抗奏請誅、留都兵變、嚴世蕃欲弗究、曉力言漸不

可長、改銓曹、特旨考察言官、獨任正士、黜嚴之親厚者、而嚴怨、嚴欲陞子尚寶丞、曉堅執不可、而嚴益怨、且中曉以不測之禍、張文忠爲相、欲用曉、而曉遂之、因攜陷、曉遂三疏請告、尋巡撫漕務、江淮値倭寇、曉練兵足食、俘馘甚夥、屢奏捷音、淮甸烽煙遂息、蓋曉天性忠孝、夙勵大節、簡易廉雅、直如長儒而純達、如元之而正、辨如微與而核、介如孝肅而溫、識如曲江而密、量如稚圭而察、子履淳、履準、履淳、進士名卿也、

命發旱禱祀高玄大雨沾足
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兵部尚書許論削籍令鄭
曉暫管兵部事〇逮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下詔
獄起楊博以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給事中吳時來論劾楊順路楷奉旨參看楊順忝
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才墻內墻外盡爲虜之
大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逾年累月經略無
聞掩罪飾功兵僞莫辨欺君禍國聖明已燭其奸
玩寇殃民神人共憤其惡路楷列官耳目專務雷
同論功前後異說論罪督撫殊科淸議難容官箴
有玷差給事中鄭茂會同巡按欒尚約查勘節年
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如宣大總
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子立皆發邊遠
充軍今照楊順情罪與翟鵬等相同具奏奉旨楊
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路楷勘無受贓情弊降雜
職邊方用〇又錦衣衛先鈌經歷吏尚李默推陞
沈鍊非嚴嵩意鍊知不免遂劾嵩貪黷嵩遂使王
瑞密令楊順致鍊死地令巡按御史路楷逮沒之

楷不候轉詳決罪遂腰斬鍊瑞陞至都指揮嵩罷
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斬科臣追論楊
順路楷俱坐抵死
夏四月倭寇陷福建福淸縣遂寇惠安鴨山知縣林
咸死之復陷南安縣犯泉州府城永寧衛城〇給事
中徐溥疏請久任楊博爲宣大總督暫管兵部事鄭
曉奏請大同少寧令博回部任事從之
時有南總督求入本兵厚賂嚴氏徐溥阿意久任
楊博以爲之地
上命徐溥三淸樂章
溥言天子祭天地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特不
過牲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淸乃邪妄謂一
天之上有三大帝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
天神非禮也
五月陞兵部右侍郎江東爲左侍郎署掌印信鄭曉
回刑部辦事〇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雲南司主
事張翀四川司主事董傳策疏劾內閣嚴嵩並發煙
瘴衛所充軍

初刑部二人都擬徒贖十三司官恐重聖怒更加
廷杖、寵曰、吾意欲爲社稷全忠臣耳、沽一時之直、
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乎、乃引前例
充軍、疏上、五日而後得旨、
大朝等門成、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即仁聖皇太后
己未三十八年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
進士、出身有差、
自四月至于六月、福建倭寇大掠泉州諸鄉、

逮大同巡撫王忬下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
權奸、以詩吊之、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
金、忬有臨幅絕類眞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寄
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奉旨逮
決、
裕王長子甍、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藉婺源縣子孫朱墅世襲五經
博士、

庚申三十九年自正月至于四月、福建倭寇復掠晉
江、潯尾車橋等處、遂陷崇武千戶所、○原任左春坊
左中允閒住郭希顏疏請建帝立儲、下科道官會參
三法司官按律論死、
時裕王景王並處京師、嚴氏父子齊有窺冀易次
之意、外議紛紛、惑人聽聞、郭希顏先以中允論兩
浙鹽運副使、大計削籍、里居十餘年、至是上疏、爲
天恩未報、處君父骨肉之間、願獻微忠、臣不敢言
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

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
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
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蓋自言者倡爲二王面陳嚴
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
可諉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大可慮
也、皇上何不降德音、使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
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賛愈力、何謂分封、臣聞同
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
隙所由成、故幼而雁號、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

出就藩封者所以鄉木也及將勅王就國削其衛
羣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何謂總攬盜分
封之典伣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
天人從容以建議立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
深思聖切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爲王之無他赦
草莽言計自臣始奉旨參看郭希顏本以憸壬久
遭擯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謗之私志在傾讒肆爲
狂悖之語奉旨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
梟示旨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

希顏不之知也時于家延賓客爲子娶婦衣緋待
之有僉臬亦衣緋來通謁希顏以爲賀已也迎之
坐未及語目左右執之出遂披赴都指揮司縛縶
之無何諸司漸集撫按官亦至乃昇赴市曹斬傳
首天下
詔逮繫祭酒沈坤訊治
坤家居爲倭寇督率鄉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者
衆有犯令者輒榜笞之爲御史林潤所劾竟死獄
中

五月刑部尚書鄭曉閑住
時刑部以通政司類送承淸衛軍餘蕭文學等狀
行在城兵馬司轉行通州昌平州武淸縣提人該
巡按御史鄭存仁牌禁不許提解刑部乃引大明
會典大明律問刑條例題奉旨着照律例行存仁
回京亦疏論曉欺罔奉旨着都察院會同該科看
議曉又上疏辨非欺罔旨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
曉便肆意辨瀆姑從寬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
六月賊掠安溪諸鄉叛民及汀漳永定山賊皆反

陞四川巡撫黃光昇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被
門通謁庭拜下風
巡撫淮揚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博學彊記凡六經子史兵法以至筭時無不精透嘗厭賴躬畫葬死而後已果卒于官詔賜葬祭立祠揚州
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陞前死節都御史燧子孝友長厚[illegible]死[illegible]之難終身不書寧[illegible]亦不爲人作壽文[illegible]

宮役服御表曰不成過、世稱篤行君子、

辛酉四十年、萬壽宮災、御制內閣徐階傳諭工部尚
書雷禮與工重建、
上以初年、疾疢時作、因爲祈天永命計、且冀歛福
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移幸西苑、建
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
至是災、
夏六月、改總督湖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黃光昇爲
工部右侍郎、提督大石窩○南京戶部尚書劉采致

仕、以工部右侍郎黃光昇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光祿寺卿孫植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初植爲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寺官勢益張、皇時以醮齋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尚御祭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清工其占役絕司禮尚醮之餽道亦每爲內廷所閣有太監取清當目之爲錢人、而廉歸亦閣于中外、將巡祝尤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役、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至是歲三殿工與、漕集久旱、大木漕艘杏不能前、河流且北從鋼甎廠等處甚兩、故有是命、將所司議請歲增役夫、施敢議日中原爲南北司睽、而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勁以萬討、徐之戶僅二萬、歲或拘役、民疲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役益以任滿、以有奏除役萬兩蘊悉以委代者、而口議不言○植歷官刑部

尚書、贈太子少保、諡簡肅、父孫理、正德戊辰進士、七

七月、萬壽宮成、
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麟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瑾誅、起知西安、以諫織造忤旨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規制、惻長者、自守介然、不爲吟感、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鄢懋卿五罪、
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
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楊州鹽商、幾至激變、
罪五、懋卿疏辨、令供職如初、

御田產嘉穀
壬戌四十一年春、逮工部侍郎嚴世蕃下詔獄、謫戍
廣東雷州衛、內閣嚴嵩致仕、
先是有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扶鸞之術、上聞、
召試之、事多奇中、因授以太常博士、戢衛、每有疑
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答是時天下民窮財
盡、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
告、答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子世
蕃大肆貪殘、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答曰、

指役以嚴嵩問答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金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掩囬聖意道行却其金不受曰吾有聖諭但是密封到卽焚燒非我所知答論由神非我所能預也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俾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藍道行賂傳其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鄢懋卿爲刑部左侍郎萬寀爲

大理寺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賂許道行扳扯內閣徐階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道行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須箕仙糾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天理何在人咸聞之不平鄢懋卿萬寀乃諉囑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送刑部擬罪僅發世蕃當州衛充軍去訖藍道行坐以造妖言行律擬斬繫獄

袁煒入內閣辦事○二月倭寇福建永寧衛城大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房屋幾盡

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福建叛民江一峰等盡發泉州諸山民塚○福建守備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進討倭奴叛民大破走之生擒江一峰等伏誅泉地始寧○改刑部尚書張永明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爲刑部尚書

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

三殿工成

景王薨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卽訊削籍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樹

先是　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卽以是日降

癸亥四十二年春倭奴圍福建興化府城至于十一

月陷之、

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應援、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遛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諸府、欲約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蹈亂、遂陷、

十二月、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力屈、死之、○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擣賊于平海衞、盡殪之、○倭賊別黨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又破之、賊出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

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甲子四十三年冬、虜寇薊州、遂陷密雲・三河・順義、至于張家灣、京師震動、

時虜騎挾許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寬乘無備、突攻墻子嶺塞、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選同紳倉皇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

逮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參將楊瀛、論死、

兵科都給事中丘舜廷杖削籍、

舜條上薊州防守事宜、上怒兵科以科論兵機爲職、楊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只以泛陳事宜塞責、着錦衣衛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以論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

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師、仰藥死、

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四十四年春、逮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illegible]

沒其家
先是御史鄧應龍論劾嚴世蕃貪狀、并其牙爪羅
龍文牛信等刑部擬罪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
文潯州衛、牛信山海衛充軍、世蕃與龍文素伍逆
回、時慮逆軍刑發誅往外竄刑圖富貴、羅龍文亦
集無賴、與江洋巨盜、陰相謀結、世蕃招集四方亡
命之徒、至四千餘、報讐殺人、流劫郡縣、羅龍文陰
謀率眾往合世蕃、爲逃、江御史林潤恐變生不測、
遂以逆軍恐辈朝廷、肆害漸成大亂、乞昭國法、以

芳拳 〈卷二十七 嘉靖 六十二 知問齋

絕禍根、上奏、查有先獲羅龍文、繼獲嚴世蕃、該尚
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
卿張守直、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希孝、參看得、嚴
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不畏朝
廷法度、自其括賄於九邊、則自督撫總副以至參
遊、歲有問候買命之餽、皆科尅於軍士、而邊計因
以久壞、自其網利於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
府州縣、歲有賀謝免禍之獻、皆誅求於軍民、而民
財由以久竭、狼貪而不顧國家、雖叛賊如汪直亦
納其賂、與志如典模亦黷其貨、罪積多端、惡[illegible]
慢奏、奉聖旨、世蕃龍文即便會官處決、盜用官銀
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盡數追沒入官、嚴嵩
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
削籍爲民、
內閣袁煒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
吏部侍郎、董份內閣辦事、○董份尋削藉去、
袁煒陰受嚴世蕃金三萬兩、董份受世蕃金二萬
兩、袁煒病甚、尚勉力入內、欲爲世蕃圖維、上即令

芳葜 〈卷三百 嘉靖 六十二 知問齋

出、着致仕去、董份兼令家僕攬商網利、科臣論罷、
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逮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
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官教職、知縣、陞戶部
主事、承委管蘇米倉、抗疏上言、陛下初年剗除積
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
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
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

修揭民膏脂修與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
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
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
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
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乃修齋修醮
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遺賀修建宮室則工部
極力經營買香市瑤則戶部差求四出若玄修可
長生何堯舜禹湯下歷漢唐宋無至今獨存者陛
下師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

獨神其術乎　上覽之怒甚抵於地已復取再讀
之爲感動歎息留中數月餘會　上有疾煩懣遂
批下錦衣衛拿問衛具誇訕供由奏行法司從重
擬罪司郎比擬子罵父律上亦知其非故誇訕也
部疏仍留中不下瑞亦繫獄未釋後至穆宗登極
始釋瑞擢大理丞陞江南巡撫歷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謚忠介

釋禮科給事中沈束于錦衣衛獄

先是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
持不與沈束上疏論之嵩反謂束市私票旨逮束
繫衛獄二十餘年時束未有子其妻爲携一妾至
張家灣則束已就獄矣妻不辭貧窘艱辛妾亦誓
死靡他竭力供餽嵩既罷相妻辯奏夫寃上批法
司知道至是內批釋放後歷陞至通政

丙寅四十五年內閣嚴訥致仕以吏部尚書郭朴禮
部尚書高拱入內閣辦事

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
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

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　二聖之
心所用藥品只須諭撫按進取爲便　上曰試一
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爲　聖躬
計二爲國家計　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
長途勞頓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己亥
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
本空匱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
輕舉以貽後悔繇是寢南幸之議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文姿貌魁偉伸呼有才尤長于用兵沈濮秘猝出入意表故隨試輒效人服其戡亂之畧

冬上不豫

上雖修玄西內然乾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尉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畏無或干百司事者

上嘗黎明就寢及巳即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洒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藥某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為

十二月十有四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疾大漸命內侍奉駕還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祈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禮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饈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為重不可擅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祔葬祔享各稱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詔下文武羣臣六軍萬民無不感泣

皇子裕王即皇帝位○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

武原臣徐昌治述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禮部右侍郎張居正入閣參贊機務、既而以勤上謹始十事、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上嘉納之、○刑科給事中胡應嘉等疏請躬決庶政、從之、○吏部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爲一等、應復官贈廕加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官贈廕、若楊最、王思、薛宗鎧、何光裕、裴紹、張源、浦鋐、曾翀、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愼、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等二十八人、上從之、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肅慈睿安莊[illegible]端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illegible]皇后、

冊陳氏爲　皇后、李氏爲貴妃、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用、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槚、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等、宜遵詔錄用、

刑部侍郎鄢懋卿戍邊、

詔削奪故眞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盡燬修建齋醮官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

上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一千石、

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江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珤爲少保、謚文介、

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諡端簡、
葬肅皇帝于永陵
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
修　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
官○賜楊繼盛諡忠愍予廕尾爲國子生、
上幸太學賜輔臣宴銀錠有差、○遣武英殿大學士
陳以勤祭先師孔子、○罷提督團營內使、
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房薄都城、
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

有成效請勿遣內臣輕變　先帝之法從之、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
靖中諫事玄修爵錮高牆至是復國、歲加四百石、
戊辰二年內閣徐階致仕、
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曰養聖躬、曰勤聖學曰勤視朝曰速俞允、曰廣聽
納、曰察讒譖　上怒、命廷杖削籍、上御五鳳樓午
察杖者而中朝閣吏戒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
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少
護蔽星閣人共罸之文熙且罸且救以出不得死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月冊立　皇太子、
廷試進士賜羅萬化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
監察御史詹仰庇諭中宮、廷杖削籍、
詹仰庇言　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

宮苑花欄龍鳳鞦韆駕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羣
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　上怒、杖百編氓、大
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收買眞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
書高耀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宮內藏之物、以伴當
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循環取利、
中貴大喜耀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賜玉、尋進
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眞珠金玉之屬、

汾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詘之請停取買忽
內降若閑住去、
己巳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時御史郝永劾奏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心術
狡猾、行事乖繆、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
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爲欺詐、博
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
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歷中外、民事邊情、靡
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

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
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
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
戒懼、二曰端遊幸、三曰戒嗜好、四曰發綸音、五曰
習奏事、六曰嚴票旨、七曰愼傳奉、八曰弘虛受、九
曰禁誣指、
召高拱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兼掌吏部事○刑部
尚書毛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皆致仕、

拱以廷論張齊、進問、愷擬張齊諸戍、爲阿附徐階
也、日凌侮之、乃各致仕、
詔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
履淳上疏陳時政、言四方多故、萬民失業、燕雲邊
代、中原之脊也、而鼙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
沃衍之地也、而洪波蕩析、四傾無煙、荊襄泰洛、形
勝之區也、強梗恐虜、而嘯聚、漸直閩廣、財貨之所
藪也、奸宄剽寇而師勞、夫嗷嗷赤子。聖主之資。若
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

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已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
如用賢、陛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
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預防之策乎、善
類失於振揚。廣開啓乎閽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
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迨其手握王爵。口銜天憲。威
行勢協。黨積黨成。奪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
愲悔於孤立。百職斯首而弁命。未有若是可獲承
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所濟。弘啓
哲以任君子。勿爲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悰

痞挾以昭陽細物之勤和庶政以蠻夷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殷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經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載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疏入上以嚴淳妄議朝廷積奸生事命廷杖下刑部獄削籍爲民

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宮私撤之○四月詔諭禮部遵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選民間淑女

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

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饑

時江以南霪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揚亦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贓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贓贖二萬五千餘兩振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以賑之

時潮溢海鹽孝廉楊森芳著捍海石塘議曰築塘捍海財用力役不始於近年也按誌縣東五百里有十八岡爲潮汐之限年久淪没海中唐開元間始築塘捍海遂名捍海塘宋咸淳間轉運使常楙奏築新塘捐私帑充之又名海晏塘迨至我 朝不知幾修築矣永樂乙酉通政趙居任調集蘇松九府財力正統甲子知府黃懋估費銀三十九萬餘兩更築裏塘勢若穩而實捍海之遠慮也弘治己未知縣王璽更築龍王塘二十丈上下疊砌側旁騎縫潮勢雖激塘鮮坍頹規制堅完式樣至今賴之稱樣塘云嘉靖壬寅御史王紳僉事黃光昇

令官民修塘贖罪倣樣塘規制更加高厚儼亘岡陵便宜保障之良法也夫何嘉靖乙未石塘全坍者百有餘丈半坍者如之都憲歐陽鐸遣水利僉事監築至隆慶戊辰己巳海溢塘大坍移文覆勘遷延日月故仇原安入京控奏奈值諸司見小欲速塞責告完壬申風潮大作宋庄天闕先坍益海鹽三面距海弥九突入海中宋庄天闕常奔駐白塔二山夾峙潮汐奔衝受害最大海塘一決則一瀉千里嘉湖蘇松諸郡載胥及溺若以勅費引嫌

以節省買舉經積年之收侵隨奸險之包攬減縮木石督迫役工苟且支吾無捍禦之計嗟乎覩河洛者安得不思禹功哉是有望於經國諸君子儘將每年塘夫徭銀買石堆積塘上遇坍卽修俱放樣塘規制築丈計之上也○又孝廉王文祿防海議曰海患關切浙西諸路故永樂之役計協蘇松九府非徒也厥後綜理名公因時區畫詳矣備會防止末流事先有備如必待其既溢而後捍之如物力與民患何每昔治塘無定額額自弘治始蓋

派均各邑夫里凡七千兩嘉靖以來則約四千而下之矣然猶藉之邑帑中鄉各邑日久弊生徵解不齊臬憲黃光昇督令府府以杜侵拖嗣乃以修郡城權一用之然猶關白水利職官嗣則又以軍用矣已乃沿視爲羨餘而贅罷之矣吁嗟乎百姓生靈藉此抵捍卽令風濤叵測日夜澎湃計又安能以一日忘哉爲今議請必各邑依時徵解本縣督委專官募夫採石隨到隨築或增補或拆修縱橫曲折相時經營每歲率以爲常自非大患溢此外不必另議則下無侵牟之奸塘有修築之實用以漸而不費役以時而不勞久之屹然底柱矣是貯之于官寧若貯之于塘之爲愈乎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

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祿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務許功敎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警

官邪邦寧越法干紀如律坐鵬舉狥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誥命宜追奪獄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者科臣王禎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

大學士殷士儋上吏部戶部事宜疏

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上理財疏○何起鳴上宗藩議

何起鳴論宗藩禮部覆議國初親郡王將軍四十九人女九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女二十八人而祿入已損於初矣迨至今日玉牒四萬五千一

百一十五人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人、歲費米八百六十餘萬倍於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既困於衣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則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育其子姓、則子姓日蕃、後必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妨民生計、然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暴之禁、格於祖訓、諸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踏躇而興嗟也久矣、安得君相同心、造膝熟議、破拘攣之格、

而盡復周宋之法乎、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不受朝賀○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兵部尚書霍冀罷、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擅兵之害、意至深遠、今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竊恐事危矣、請收其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掛印、事完則繳敕納印、庶大阿之柄上得而持、疏入、令會議、冀乃上疏言貞吉深監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又統其綱、分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楊鏘論冀、冀乃上疏辯、上不悅、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

三月、諭加造段疋、尋罷之、

復以郭乾爲兵部尚書、掌吏部事、本兵司屬各省用一人、一則身家之慮切、一則山川險易將領士馬熟

知○夏四月、京師地震、

刑科舒化以審熱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充南京淨軍、

御史邵陛議選將才、

五月、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詔廷杖戶科給事中李已、繫獄待訊、削給事中陳吾德籍、時已與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太監崔敏、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海內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illegible]買珠、傳帖屢下、人

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若不及今杜漸、
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
上大怒、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
德爲民、
買三近言長史毋偏重進士、署印毋濫授雜流
大學士高拱議重邊方有司、
拱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
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
者調用、以三年爲率、課最者比內地加等陞遷、不

職者、降級別用、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先、又
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乎修職者多、
都御史葛守禮疏議土兵
守禮疏言國初制虜、內恃雄關、外聯重鎮、自大寧
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名朶顏三衛爲我藩籬、
而夷情漸異、獨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
遂無寧日、始以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
即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
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
可用乎、
秋七月、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上溫旨慰留、而請歸益力、上察其誠懇、不得已許
之、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故事、復賜勑獎、令
其子編修陳于陛送父還鄉、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湖、
因詔釋戶科給事中李已于獄爲民、
九月、詔追治錦衣衛都督陸炳罪、籍其家、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

流毒、旨令削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爲民、家產
贓物、如數籍入、
虜酋黃台吉等入寇、○黃河決、
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反
爲河、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
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十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
把漢那吉、酋婦之所鍾愛、以娶于俺酋、遂挾其妻
闌入邊、崇古留之、監察御史葉夢熊乃上疏言把

漢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
將致結仇結禍、上怒其妄言撓亂、命降二級外補、
部考察科道官○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
仕、
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干聖怒、薄
示降罰、足以懲戒矣、令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令
科道考察、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消沮、願收回成
命、疏入不報、貞吉求去、遂令致仕
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

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
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以潘晟爲禮部尚書、
張守直爲戶部尚書、劉自強爲刑部尚書○加王崇
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衣、白金、世襲錦衣千戶、諸臣
遷賞有差、
時把漢那吉留於我、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沸辱、
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妖來、而擁十萬衆壓境、
總督王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

婦感且懼、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
無貳矣、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而執我
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
奏告郊廟、獻俘正法、以虜效功、增賜崇古爵秩、
辛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三月、百官謁見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隨外補僉事
文輝疏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
當戒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嫌隙遂起、

況宰相不以採聘爲賢、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
在去讒遠佞、使賢者行其志、願陛下愼選言官、申
勅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時高拱執政、
小人昔附徐階者、皆反面獻諛、下石於階、故文輝
特言之、奏入不十日、外補僉事以去、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
吏左侍郞掌詹事府事呂調陽爲考試官、取鄧以讚
等四百人、三月殿試、賜張元忭等及第、出身有差、
辛巳、月暈有珥、白虹亙天、左右戟氣、俱蒼白色○詔

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封虜酋俺答爲
順義王、
夏四月、浙江杭州府栗樹生桃、○戊午京師大雨雹
五月、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時春芳位居高拱上與拱不合言者峻擊不休、乃
五上疏乞罷許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卯雷震圜丘廣利
門、鴟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八月、俺答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
芳巢

等賞賚有差、
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
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
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鷄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
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
茶地以南猶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報可、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以譚綸爲兵部尚書
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十月、河道
潘季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十一月、大學士殷士儋致仕、庚午、天鼓鳴
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躬、
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竊窺聖容微減於前夫皇
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過
欲養靜之時、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
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
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
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疏上報聞、
十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芳巢

壬申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以王國光
爲戶部尚書○刑部尚書劉自強致仕、以王之誥爲
刑部尚書、○叙遼左功加都督總兵李成梁太子太
保、高拱加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加太子太師
俱廕子世襲錦衣千戶、殷士儋加少保及在籍輔臣
趙貞吉俱廕子中書舍人、○命錄顏氏裔孫嗣慎爲
五經博士、
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文武羣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于文華

左門、
召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加太子太師、
掌兵部事○遣內臣督織于蘇杭、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癸酉赤風揚塵蔽天○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
平之、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運、
詔謫尚寶司丞劉奮庸外補、

時奮庸條上五事一曰保安聖躬二曰總攬大權
三曰愼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疏
上外補謫知興國州、
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
時給事中曹大埜論劾拱大不忠十事請如先帝
處嵩故事特賜罷黜上責大埜妄言命外調拱乞
罷上慰留之、
夏四月浙江黑眚見、
時杭州府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閃電水

霞隨之屋瓦皆震林中烏雀擊死無算、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贊機
務○詔復胡宗憲原官賜䘏典、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漕議、
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大爲
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
徐邳爲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宜多方以守之
龍日井化爲酒○上不豫召輔臣入受顧命
二十五日己酉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

高儀至乾淸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上倚坐御
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于左拱等
跪御榻下命宜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
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
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功
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慈自孝
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上崩於乾淸宮壽三十六○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
靑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廟

諡曰英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
帝廟號穆宗、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
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
太后皇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九月葬昭陵孝
懿莊皇后祔葬、
輔臣張居正請　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以謹備
胡、
時國有大故恐敵戎心也、

戒諭文武羣臣
勅曰朕以幼冲獲嗣　丕基所賴文武賢臣同心
毋力弼予寡昧乃目近歲以來鑽闚隙竇巧爲蹊
取之媒鼓煽朋儕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
無用謂讒佞便捷爲有才但念臨御茲始解滯方
覃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
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
喻訕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朋比于淫
朋以蹇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
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
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宜齊讜直
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
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
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
域、
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以寒暑
小故廢罷、
上賜輔臣張居正御書

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
楫曰宅揆保衡筆法道古爲世名寶、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
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
憂勤惕厲卽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
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卽亂但取古人
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効昭然可睹矣、
一日內使傳旨至閣高拱曰旨出何人、上沖年、皆
若曹所爲、令當諫劾焉、保[illegible]接拱奏、保愬居正、視陵
地歸有旨、召成國公等至會極門、拱以爲逐保也、及
宣讀乃責拱專擅、勒令歸田、拱[illegible]出都、

武原臣徐昌治述

神宗顯皇帝

癸酉 萬曆元年

正月、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 經延、

御史鍾繼英上疏、罰俸、

時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章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輔臣張居正

隨票 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因敎之曰、但稱自閣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吏部楊博向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太僕卿李幼滋方病註籍、強起詣居正曰、 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卽令追究主使之人今稱主使者卽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居正乃票 旨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謫、戚猜衆口令錦衣朱希孝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駭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嚮而強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移時乃會問、故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行决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承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等懼事潰遂罷審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煞巳中毒瘂不能言遂處斬自是臺官懾江陵威望、

亦竟無敢有申言者、

二月嶺東平、

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路數十年時督撫殷石汀以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舉兵首事然徒嘗冦恐不大舉將爲東南憂于是大誓文武將吏進搗其巢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陰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

甲戌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

都蠻古瀘戎也自漢迄唐蒙通巴笮開楗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告急居正以曾省吾荐于上詔令往討之省有偉略微兵積術爲平圖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言官有以閫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閫事　逮治之于是顯奮不顧身受曾方略以平蠻自効凡越六月而麥霄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馘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而還

輔臣張居正進講章

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后知新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鑛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皐余孟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命吏部都察院引見新官員赴　會極門面加獎賞

夏翰林院産白燕内閣生嘉蓮閣臣等進獻上以獻　聖母太后甚爲嘉悅（中使謁傳自未上來年不可以異物啓其好）

皇考穆宗實錄成（纂修史官申時行王錫爵）

十一月遼東大捷

初東虜見俺荅已得放而獨已不得封遂犯亥請封不許故驕騁數者修貢至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鎮番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人犯輒大創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禪將裴承祖等將府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　聞論功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御屏

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群臣姓名、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

大臨親不勝衣、而識祝守介、為講官諄諄以正心窒欲、敬天法祖為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汰留多得其當、稱已寅長、罔失、而尤嚴于取予、卒之日、橐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進士、從子望齡己丑會元、

居正柄政、

上眷顧殊絕、毎日御講筵、講官出、就直廬、居正以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上有所欲言、正字所走出殿門、言止、乃入、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隆冬進講、以氈一片舖於地、恐居正立處寒也、上一日御講、一內使旁侍竊搖扇、上目之、還宮杖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吾為無家法也

乙亥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

一議分管責成、一議史臣侍直、一議纂輯章奏、一議紀錄體例、一議開設館局、一議收藏處所、一議謄錄掌管、一議補修記注、茲者職典修復、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三年以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其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抄一冊、送內門轉發、奉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

題擬折銀三萬兩、上嫌其薄、閣臣張居正等疏略曰、仰體皇上孝事聖母、篤厚外家、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若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
時 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皆親澀寝
翰、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 郊禮圖考、
疏曰、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定
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舉以歲首
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
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
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

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
年、一朝而罷之、于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
雖分圜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舉
大享之禮、而歲時種祀止于 內殿、是斯禮之在
當時、已窒礙而難行矣、況後世乎、臣竊謂宜遵
高皇帝之定制、率循 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
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
爲順、

丙子　萬曆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 廷杖劉臺、居正
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繼光總理邊垣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三營關
關日壯、悉益蘄盜爲虜、資嘗燭鎮之衆訓練於此、
弗足以容、戍者病之、乃謀闢城命、 上即位、詔增
備邊城、因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貳
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
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

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坯
南營以圈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
尺爲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
景忠、東曰賓日、西曰肇京、其譙甚麗、而闉次之、徂
暑外完、秋甓其裏、上下有陴、以爲之防、次年春二
月乃耨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
臺、下旁各闢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
牛馬墻、列孔以備睥睨、東闢場以積芻藁、從衛五

十丈其北有聚星堂舘東路諸將西則閱武之場、旁壁闢十丈長二百丈以益之、棠台故庫陋、茲高敞聳、諸將之廳事有五至、如歸矣、前為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約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宅皆操奇以佐之、因復剏城內外營房八百餘、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 進呈未刊、萬曆四年、趣准重修、十五年、 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

七月、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動、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賊竊發。 詔責有司加意牧養。將一 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 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上下交病、閣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之三、

上召輔臣面諭、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下議、

葬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

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跽面數之。當視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皇帝起。即命左右掖坐。亟取水為上洗面。挈之登輦以出。

工部尚書朱衡罷、以郭宸代之、

輔臣進 皇陵碑、

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先生所進 皇陵碑、讀之數過、不覺感痛、特欲墮淚、居正曰、 聖祖當年若楚若以天心為心、故能創造洪業、傳之 皇上、以聖祖之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上愉然曰、朕敢不勉行法祖、然凡事尚賴先生輔導。

上御文華殿講讀、忽問及 建文皇帝、人言當日逃遁、果有此事否、輔臣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當時靖難師入城、帝削髮被緇、從間道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正統間、忽於雲南鄧壁上題詩、有流落江湖四十秋等句、一御史覺其異、召而問之、乃知為建文帝也、御史以聞、遂驛召來京、入內、驗之、良是、是時年已八九十矣、後莫知所終、 上因命居正誦其詩全文、慨然興嘆、又令錄寫以進、

上御講畢、

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益抗悲單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特設宴、惟上念之。 上起還宮、以白 慈聖、即自駕往迎 仁聖。過大內賞花、侍膳歡宴而罷。

上御講筵。

分請帝鉛圖說，主宋仁宗不喜珠飾事，諭輔臣曰：國君好尚，不當在貨玩，而當在賢臣。珠玉之類，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他何用。又曰：宮中婦女只好裝飾，朕于歲時賞賜每每節省，宮人皆言用得爺爺多少，朕言庫中所積幾何，汝等要他何用。

左都御史葛守禮卒，贈太子太保，諡端肅。

守禮山東德平人，廉直淡素，不為崖岸，朝稱引國事，當吞徐以斂言折爭議，屹然中立，不隨人俯仰。落落如獨設言如行，有古大臣風焉。

雷震端門鴟吻，止甍地震。

河南道御史傅應禎上言三事，一曰存敬畏以純君德，二曰蠲賦稅以蘇民困，三曰擢言官以開忠讜，中引王安石三不足畏語，又請貸錢穀，舉用言官趙參魯、余懋中，命下錦衣衛獄拷訊，輔臣張居正上疏申救，已而杖之，遣戍于定海。

上御文華殿開講。

召大學士張居正問曰：傅應禎以三不足畏之說誣朕，命廷杖，先生何以不肯。居正對曰：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祖宗法度，朝廷紀綱。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付臣，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皇上曰：昨文書官特本詣閣，二先生何不出一言，想也是避怨。居正奏曰：二臣皆臣所拔以事皇上，當心為國，決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況此皆臣之責。上曰：宗等疏中說應禎有八十老父，郎取登科錄閱之，但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天顏始霽。

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直起居，御門早朝，立于螭頭之下。

張居正子嗣修在二甲第一，上啟封名擢置一甲第二，前居正以報先生功也。

丁丑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修、劉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詔修慈慶、慈寧宮。

首輔張居正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聖母萬壽，不宜時詘舉贏，令羣臣嘖有煩言。上入告聖母，得罷之。

六月，嶺西羅旁平。

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猺窟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闖其落者。國初鄧中國用創業兵甫能定之。至世宗朝，諸猺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椎據兩山，輒相冠掠，蔓延三朝，不可撲滅。首輔張江陵推轂大司馬凌雲翼，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夷山，推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

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建閩、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

仰惟

兩宮聖母、既已慎選賢淑作配、　聖躬、適聞　聖母慈意、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

大禮、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夭之咏、見于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齡十六、又率遵乎累朝　列聖之規、夫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今此　大禮、亦惟取裁于　聖母之一言耳、其日、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

上奉　聖母慈旨、遣　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計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伍百兩、紵絲十表裡、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　奉聖旨與葬祭加祭五壇、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帝命司禮監差官同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葬事完日、即迎母來京侍養、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發女、長數十丈、

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復杖刑部觀政鄒元標、

居正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等上疏、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耄、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

苦塊一 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矧位當天下之
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己而後可以正百
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 國家令甲
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匪丧有
律惟武弁戎行則起復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
處輔弼之臣即有從俗例可務亦三年未終而非一
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夫 皇上
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
則所望以輔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

曲體而俯容之耳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
日 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 欲斷閑而
懈心生不以彌圍儻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
惟勤精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
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
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
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咨其稍假營葬竣事趣
朝暫往遄來以副倚注斯 君恩親誼于孝臣忠
一舉兼得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

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
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後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
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蒭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至
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請如先朝故事特 勑
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賚限赴闕不得延悞如
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者庶幾洩其
痛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
人心亦可以無疑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

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 陛下誠于朝
講之暇悉心體察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
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
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
輔臣者踵出于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
輔臣即去猶之其留 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
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于以憂
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
和也哉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背言

其忘親貪位、江陵大怒、嘱大宗伯馬自強曲爲解、掌院王錫爵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怒不已、十月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疏予充日講、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錄鎖、且禁獄、逾三日始僉解發戍、爲更辛楚、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覩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二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爲掌詹、侍郎、護持甚至、

戶科給事中李淶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不允、

南京御史朱鴻謨劾輔臣奪情、申救廷杖鄒元標等、疏旨切責勒令罷歸

。上大婚時、慈聖太后諭內夫人等云、說與夫人居于知道、我今還宮、皇帝皇后、食息起居、俱是爾輩奉侍、務要謹分小心、晉宰答應的、并各執事宮人、勤謹答應、不可斯須違慢、如皇帝皇后、少違道理、亦須從容諫勸、勿得因而阿諛、以致敗度、勿得挾造他人是非、指鬥報復恩怨、如有所聞、罪之不恕、又諭內臣云、說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等知道、爾等俱係累朝耆舊老成重臣、馮保又親受先帝顧命、中外倚毗、已非一日、但念皇帝幼沖、皇后初進、我今還本宮、不得如前時時照管、新冊等重臣、萬分留心、務引君于當道、志于仁義、倘一動靜之間、不拘禮義、須要一一諫諍、務求納之于正、勿得因而順從、致傷聖德、爾等其欽承之、

原任大學士呂調陽卒、贈太保、謚文簡

調陽桂林人、深隱不輕炫其長、執政六年、與江陵處、逡巡退讓、上嘗手書樸惺老恤同心大輔、賜之、

命行人費 敕存問先朝元輔徐階、後陞一子中書舍人、

吏部左侍郎王篆疏、

請錄諸戍斥者、鐫名於察吏後、而榜之、以示不伏收、報可、

擢徐爵爲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事、

徐爵、馮保門下筆札人也、逮高拱論延其所撰、居正既擢用之、又使蒼頭游七、與爵爲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陳匡時五要

一曰、遵進之制當廣、二曰、驛傳之禁當寬、三曰、大辟之刑當省、四曰、催科之令當緩、五曰、臺諫之風當振、○世卿、居正所舉士也、疏上、居正以爲訕己、標切怒、首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力解、遷爲長史、既而大察去之、

戊寅萬曆六年

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詔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敎、爲此發思、爾一身爲　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愼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便可以祗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

上方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顔奏至、叙錄有加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

仁聖皇太后加懿安、慈聖皇太后加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江陵歸葬甫畢、荊中兩道請閱操、遂吉服上坐、一用總督軍門禮、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餘俱長揖而已、江陵之奔喪暨還朝、則先遣牌諭本關部所經縣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强進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

五月、張居正奉　旨還　朝、召見于文華殿西室、

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甚悉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命復其官、予祭葬、

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己卯萬曆七年

二月、河工成、

輔臣張居正申時行進言、文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上乃降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出入、踰年而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黄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

○詔更定時享祝文、

太廟時享、原設九帝后冠服、祝文內稱五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皇高祖妣孝貞純皇后、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皇曾伯祖妣孝康敬皇后、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皇伯祖妣孝靜毅皇后、皇祖考世宗肅皇帝、皇祖妣孝潔肅皇后、皇考穆宗莊皇帝、皇妣孝懿莊皇后、照得憲廟而下、既備列六帝后、乃又加以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五廟內實止大祖、成祖、英宗、三廟該祭、而熙文、則多稱二廟、于序位考、令仁宣四止其歲叅、大祫東壁下配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帝系圖、壽春王于太祖為伯、崇丘以下七王、西光賓應以下七王為係、自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為皇高伯祖、贄應以下七王為皇曾伯祖、倫序陞祭、且世次已遠、不[illegible]所稱高曾伯祖於祝盡　帝后、正稱敍崇、今諸王似應改稱本府宗于名義為極、閣臣張居正等奏議曰、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祀廟、帝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陟降之時、帝后尊稱、不宜從簡略、廟祫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歲暮大祫之禮、將時享祝文適列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加在之議、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其大祫配享壽春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安、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仍擬祝文、從之、

三月、戶部進　御覽、

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此不可不知也、于是閣臣因言、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況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

四月、詔停鑄、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酌減織造叚疋、

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

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

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郵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項又　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月免海內訢訢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

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悍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錙銖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竭朴窮民沒其膏血以寔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從之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

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湖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寶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伉直與人言必自稱名

庚辰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譔等及第出身有差

首輔張居正服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 從之

行耕籍田禮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修會典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充之

十一月詔度民田

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項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蓋多而國家受其病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詔荒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議請 詔行諸路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𤸎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而天下吏民皆幾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曰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良以羹墻如見自不忘繩志之思耳

目既與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基奎章廣謨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摸弘遠樞機周愼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踐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籍者 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
臣將 累朝寶訓實錄副本逐一簡閱分類編摩
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
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
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
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
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
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
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

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
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窺高深而何德致治
之方亦已略備矣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
行覩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
事事率繇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燕息深宮之
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
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
効萬分之一矣
建夷王兀堂連犯璦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我師
御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匠得獲級七百
五十四捷聞會上春祀併叙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
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李成梁各陞賞加格成梁予世
伯爵
輔臣張居正扈 上謁諸陵歸具疏乞休凡再上
上慰留懇切批後手書傳 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
再與此念居正因復就職
杖乾清宮用事太監孫海客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

溫太兵仗領局周海等俱削爲淨軍

馮保內侍太后外挾居正待 上左右御暫殊肯懷小與 上狎者輒牽下加笞責待孫海等不堪之甚乘 上飲西城至醉以言激 上 上怒甚脫視其側有二監皆保黨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取劍將殺之諸閹勸 上截其髮驅至保所保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 上醉已甚扶歸寢至曉保亟趨謁 慈聖爲膚受語 慈聖召 上詰責之 上哭謝曰此孫海客用誘耳 慈聖使保捕海等杖而逐之遣諭輔臣具狀切責且勸罪己 御札呈覧發行 太后召 上長跪數之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因令馮保取霍光傳入覽上心大恨海用削爲淨軍其司禮中貴及內侍皆勸令自陳 上裁去 留後疏勸 上戒遊發等事 上追於 太后不得已皆報可焉

辛巳萬曆九年

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華、武令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孝子王世名殺父仇、赴官請死、

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為族侄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閉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賜一殺節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予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鄉、醉歸、孝子乃迎而搏其所、賺殺、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價餽值、及宿贓首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米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為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簡為、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

四月、上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

上躬行大閱、

首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耆碩、以光聖治、

玄兎圖、

宣皇帝御筆也、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錫爵、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二十五人進、御覽之、甚喜、常熱趙國圖其副、勒之石、

壬午萬曆十年

四川張佳胤定浙江兵民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餉率至縻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稍稍爲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卒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稱因言汰冗費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蜚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準之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相率號于兩

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弗聽令予錢自如於是兵有二黠魁馬文英楊廷用搆其黨譟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跳逸闌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責吳自書廢餉狀以廉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二黠魁陽自縛以詣吳及兩臺使者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

廟議張貴臣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揃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勒還里候勘張既拜命即促裝銜辦而吳候代下苕霅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兵民蟻集幾與馮翊扶風埒蓋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掫諸受役者既惰不任又相率倩豪有力以免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獨擔子揚揚九衢徒手飫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呰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仕卿坐他法臺使者杖而囊諸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云賴子立響應至千

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焚燬其第刼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而警至張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云賴蠕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廛柵樵揭長竿裂所掠裀衣幟之衰白刃而向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

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
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
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
也柰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
衆雖已陽散而其儀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
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
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
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
受戢巳而計曰適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游擊徐

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
誤夫驅女死而不使女一飽女寧無快快也今者
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
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女曹倒爲我盡力
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
馬文英楊廷用寄謂之曰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點
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
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
即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二點魁亦踴躍聽命張乃

縱部伍明約束遂前搦亂民敗之于柴市橋火場
又敗之豬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章家橋皆
即行剿所就俘縶縶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
而仕卿在焉前巳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
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至轅門餘悉
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張上
疏具其事張念此悍卒猶未畏法急之則或生變
假他事以罪之或寄撫而黜之則法不振且人人
自疑因陽謂二點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

于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
帖然服獨二點魁者始鼓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
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藏若曹誅遂廉得各營倡
亂者名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　天子三
尺不貸女遂斬之巳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
故自新欸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腴食而驕于衆
又脇其賫既免而不及褁夫復何言又斬之使使
馳赦七營卒曰　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
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圉又召其與討亂民者

二酋論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衙者尺寸勞
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懽呼浙自是無警矣。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山五車口柱星以
南
將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
計聞、上大震悼、兩宮聖母 上、潞王賜賻
優厚、贈上柱國、謚文忠、
上初重江陵 御札不名以後佇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群臣章疏亦不敢斥名、弟稱元輔而已江陵歿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嫌斬政張蒲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者、幾而禍胥逆、無所不至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國朝
則常熟嚴訥興化李春芳江陵張居正、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股
軍膂則虎而翼鷙當路則狐而媚至子逢大敵則
鼠而竄耳、
時山西大旱、白姓死亡、平京開原城掘萬人大坑、三十五處處處都滿、
是年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方懸
購會逹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侁殺阿台
亦怨王台父子、釋逆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
仰二奴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成梁乃勒兵出塞
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
按女直子古為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
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
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
一東方諸夷之窟衙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弁毛
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
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逅故都督王台部也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
莊、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妃所出也、詔赦天下、
御史李植參馮保十二罪、
上命籍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先是太監張誠見惡于保、亡不得已斥之外、至是誠復入、適居正歿遂以保與居正交結恣横之狀聞、李植即面論之、
昨宮中自疏禹齋故乙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至江陵友競傳江陵宗史世舜禹授受、啓愚以此媚之、滴臺粹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為之周旋、遂落職、
編修張嗣修等具疏陛辭、上報以手諭、仍命司 [illegible]

絡不前後，十
餘里，不絕。
張江陵足稱才相，當時兩宮中禁，統御工察，制伏
夷狄，操權悉歸掌握，卿轄以下斂手而已，此其功
不無可錄，然卒不免賈敗之禍，身名兩毀，而莫之
哀也，則以恃權專恣，盈溢而不自制之故也。

御史楊四知疏劾大學士張居正黨惡欺君、權奸誤
國十二大罪。
上以輔政十載，始貸之，命錦衣衛鎮撫司，逆其惡
僕游七。游七者，罷家之子，都宗氏之泰宮也。
又有宋九者，聲勢不及七，而能作字，順為七主人代
筆，其富又過于七。又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
次之，皆以食桃之歡，而成其寵者
也。東海遺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山東道御史江東之劾奏
言錦衣衛指揮徐爵，盜竊威福，出入禁闥，操尾
於貂璫之前，假虎于狐媼之後。下鎮撫司訊問。

上憫念東南饑窘，命捐帑銀七萬兩，差官賑濟。

詔贈原任御史劉臺光祿寺少卿，還其籍沒之產。

以吏侍許國陞禮尚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四川道御史孫繼先奏請聖明錄建言諸臣。
大學士張居正閣奪父喪，例當守制，而翰林編修
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
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各言居正身列大臣，宜敦
孝行，父喪不奔，悉犯清議，奉旨廷杖，遣戍為民。并
姜、裁納御史李植之言，斥馮保；納御史江東之之
言，指斥徐爵；納御史楊四知之言，追問畏事之人臣，
知何罪諸臣，幷望上下心也，乞賜賞錄用，至於僻
居正，彼反，知南京工科給事余懋學、河南道御史傅應禎、

趙應元、傅應禎、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鴻謨、陝西道
御史孫一脈、戶部員外王用汲一體俱復原職。
上命建言得罪者，若起用。

削吏部侍郎王篆、都御史陳炌籍為民，罷吏部尚書
梁應龍。

御史羊可立追論大學士張居正罪惡，
謂其以私憾構遼廢人，窺伺其地金氏，後上疏
辯廢人庶女，諸寶萬計，悉入居正之府。上命刑
部右侍郎丘橓、司禮監張誠、錦衣衛
指揮曹給事中籍其家，并勘其事。

起傅應禎為河南道御史。

起原任兵科給事魏時亮為南京大理寺丞，旋陞都
察院右都御史，協理戎政。
劾上敘時綱領要務四箴，曰保國，
曰裕民，曰法祖，曰聖學。上允行。

起升吳中行右中允，趙用賢右春坊。

命削張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
狀布天下，謫其子編修嗣脩戍。

陞李植太常寺少卿、江東之太僕寺卿、羊可立太常
寺少卿，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
六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
身有差、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　仁聖上加康靖、
慈聖上加明肅、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

敬民懇減織造以寬民力、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中鄧元標御史范儁建
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
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
虜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
去李將軍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擣古
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
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
海寨誅海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擇日宣捷告　郊
廟錄將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蔭、
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兎恍忽太
等騎可萬餘、聯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歹商日尋于
闕、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
客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
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
夾四隅伏因遣備禦霍九皋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

圍聽撫、則張幟爲號按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卽鼓行
前、云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詣鎮北關請賞以三百
騎前詣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劒砍霍九皋中臂九
皋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撲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砲
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逞
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殲焉、共得級
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
五十二、捷聞告　廟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讐服介
于孫息肩可數年、

五月、潞王出府成婚封國地方未有　欽定、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故臣張居正家　旨抄沒、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保全餘孼 御史羊可立追論罪惡故也

六月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休、　上温旨慰留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居正沒後攻者紛紛惟光祖正言推之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慰留

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　皇上推心委任深得用人之體但討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爲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抱損而求免于疑忌在　國家之體亦宜稍爲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一李成材李如栢止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口矣

十月閣臣申時行等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

奉　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爲功耶夫聖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眞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

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　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胡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併祀我　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

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以戶部尚書楊巍爲吏部尚書

原任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諡文貞，國初輔臣以文貞易名，惟士奇與階兩人耳。

原任大學士張四維卒，贈太師，諡文毅，四維負文望，具幹才，當國正攬權，事之益謹，及江陵敗，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弛矣。

起沈思孝尚寶司丞，王用汲大理寺少卿，

起郭惟賢復任河南道御史，

以陳經邦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上沖年向學，優禮儒臣，經邦爲講官，儀度莊雅，進退雍容，詞章華瞻，上常呼爲白面先生而不名，

駕閱定壽宮於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興工，時鑾輿四出，供費浩繁，九卿皆有爰色，疏請停斷，始命興工，

吏科給事中鄒元標奏，言內庭火災，延燒慈寧，一時艱燬，致驚 聖母，憂勞 聖躬，但天下未有無災之國，然能修德，則反災爲祥，不修德，則禍患立致。而不可解，條陳修省六事。一曰保聖躬以寡欲。二曰親臣工以召對。三曰開言路以虛受。四曰諭百官以欽熱爲戒。五曰節財用以難繼爲懼。六曰拔幽抑以寬罪宗放宮女爲仁。不報，

上召輔臣申時行等入感思殿東室，命降李植等三級，先是植等劾江陵，已得歷卿寺矣，至是左袒[illegible]行[illegible]，力言大峪山非吉，上怒，降植爲員外，江東之、羊可立爲主事，

原任大學士李春芳卒，贈太師，諡文定，春芳與徐階同受顧命，奉 穆皇登極，因贊襄錄忠貞，誅左道，下寬大之詔，與天下更始，至建雨鳳樓，取太倉美金，增藏歲幣，設牙草諸珍異物，隨奏隨止，議建臺易關，陀許虜酋款關乞貢，此尤共制禦之大者也，

文書房傳奉 聖旨，壽宮工程浩大，應用錢糧數，未有次第，聞嘉靖年間，撫按官各進有助工贓罰銀兩，工部還查見在錢糧，有無足用，助工事例，是否可行，明白說來，工科給事中陳與郊奏言，世廟時，曾以朝門午樓工程令中外獻助，第門樓臨政所御，勢不得不朝夕急，其時虜患方殷，故爲一時權變之計，若壽宮吉典，

日月綿長，儘可從容次第。少裁恩賚，動可萬千，稍假歲時，自饒接濟。疏留中，

吏部侍郎周子義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恪，子義無錫人，平生獨嗜古史，爲祭酒時，猶殫力編緝，竟夜不寐，

兵部尚書王崇古卒，諡襄毅，崇古歷事三朝，先后官階十有九轉，以稱名者十二，以兵事者十八，而業偉達功最著，

四月、停止燒造磁器、

時民間苦旱、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浹旬大雨

六月、慈寧宮成、

八月、慈宮完美、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聖母遷御新宮、

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海瑞、

五月初抵南京、乃買冠服上任、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閣大臣、及歸本于君身、疏甫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遷、皆特簡也、瑞以爲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爲約束諸御史、甚嚴且峻、有一御史爲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頒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凜凜奉法、

房寰爲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狠籍、巽人號爲倭房、公寰故知瑞嫉貪、不少借、疑將發摘者、寰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盗名、誣聖自賢、惜君辱國、極其詆評、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污狼籍、私橐巨萬、談者欲吐、視同臭穢、聞海瑞之風宜媿死無地矣、乃强面目而反噬之、且天下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今裝之判、而反笑瑞爲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海忠介被論、李大武時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

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蓋城垣尉卒、乾沒其中、而豪家爲影射、紛紛不可詰、瑞力爲救正、使官民不相擾、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丁亥卒于官、而僉都御史閩人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兩泣動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

奇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
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
羹說與務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詔贈太
子少保加祭二壇
時忽傳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為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
上嘗惜衷虛下欺微有聞輒遣騎逮至詔案其獄事多不枝舒化為刑部尚書來言主術貴因不當恐若好以己為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得祿是以備罷　上韙之。

丙戌萬曆十四年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　冊立　東宮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
朕之降處非為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
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
朕豈敢私己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
故以是處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
充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
身有差弘志甚年少貌秀多刺時政且侵言官之積大臣畏而置末上忽拔第三
輔臣申時行等疏
奏曰竊見連日以來塵霾四塞多風少雨陰陽失
調臣等寔切憂惶莫知所措伏蒙　皇上特頒宸
諭淳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天灾
之寔此堯舜憂民禹湯罪己之心也臣等竊聞漢
臣有云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
順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覆思維方今

安民之要亦不出此 聖諭所謂妨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略數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參以見年爲率帶徵次之以起運爲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有撫字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宜令各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卽裁之不足而增者稍足卽罷之嗣後更不加派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差恤刑官員必使冤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務公平無以贓罰積穀爲詞因而假餘科罰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挽奢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望 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敦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布如我 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 袍服再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其他妨害民生之事不可枚舉然其說有二曰議論不一曰 詔令不行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卽當斟酌可否分別從違可行則行當止卽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爲之詞明知其見行也而請 旨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撫按再議徒使文書旁午郵傳紛紜有司勾較簿書爵應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業乎 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嘗禁饋遺矣而饋遺之故套尚存嘗懲貪墨矣而貪墨之餘風未殄卽華敍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薄海內外丕應而徯志也不亦難乎

七月水旱與常災役疊見

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

刑部主事孫如法奏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聞進封鄭妃生一子卽封何以釋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 上怒降如法邊獻

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 吉蘇濬以督學批行祀而翁元瑞請之也

南太常卿沈子木疏

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于誼不忍且嘗以天子禮葬矣近奉明詔褒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子德意未稱宜詔禮官定議或祔食懿文太子之側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八月、上視朝畢　召輔臣于　皇極門暖閣、面

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惻凡有關于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來行、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

奏門　因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則運道梗先年河皆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　命大

臣性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糧運無阻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暇師等處及直隷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隷河渠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隷若衝突不實濮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晝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必致誤事。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

鄖陽兵變、先是李材為鄖陽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鄖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為輿從營兵皆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參將署為書院擇以是月朔興工營兵標林王所鼓衆譟亂毀學肆位材閉門不出游擊以王鳴鶴以新選守備至詞參將米亂兵半或臥鳴鶴具疑秦甚肅參將止之鳴鶴正色曰上下自一意衆快然起立鳴鶴因諭之散既撫按將請

發府謝罪鳴鶴亦隨講李勤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材領之兵所請十二事材俱唯唯鳴鶴止材勿一槩曲狥材不從鳴鶴請委令矢就兵士城外備標及待罪貸部伍既分鳴鶴伏劍逐部曉諭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雖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為計衆皆感泣已而材下所允十二事於丁副使張丁惡鳴鶴之有定亂名也屬詞責參將米萬春言軍士所請之非分不許兵士爭人求旗門者詞之遂大譟諜丁走匿破寵中鳴鶴開之單騎往鳴日諭負反耶誰為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退望日諸將材終閣條之事實燕未從鳴鶴以他事呼撫林王所等十人入城縛之以殉亂衆帖息、

是年、那林孛羅引西虜恍忽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寨我兵往援、圍解、

二月、 上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乾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 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二書以資 君德、以裨治道、

三月、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道、留 覽、命查取 累朝實訓實錄稿來進、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

實錄、

四月、直隸浙江大飢、詔特蠲歲賦之半、出帑金數十萬給賑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涼爽、閣臣請 上時御講筵、緝熙 聖學、

九月、閣臣申時行等奏、

奏曰本月十七日臣等隨侍 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 皇上召臣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illegible]衝決、經理須在得人、臣等仰見 皇上一[illegible]不以國事為心、民患為慮

即堯舜其咨之憂俾乂之命、不是過也、但渾河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溝橋至天津直沽入海、當其汎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道、不近城郭、猶未足為深患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餘里、釋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而後入海、當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里之隄一瞬而成洪流、其湍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倍、 先朝時決時塞、皆命重臣經理、然後成功、 皇上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時豫章大侵、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人、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

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有生理去
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
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稍償
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
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
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
金兩家遂稍饒裕

○甘肅撫臣奏稱九月內有灰滿地方天鼓鳴空中
有成犬形者群吠有聲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威遠堡出塞申軍
令無殺降上寨棄其師入那林孛羅壁大將軍因縱
兵直擣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
裂中軸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
奇縛二酋不誅班師還

嚴覈雲南冒功之官

詔逮兵備李枏等罷巡撫劉世曾自劾不能備究
降那曾爲民枏與游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罪上

給事李沂論劾張鯨事情　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閣臣王家屏服闋有　旨召用

己丑萬曆十七年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

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
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共一名王
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
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及見不
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
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
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之營求進取是以盜

賊自待也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
兒祇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教之顧誠冀少立身
名粗傳芳治而不圖更以臣官爲累也世語悠悠
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公典上可告天日下可明
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
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
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柰何輕　朝廷序
天下之士如此哉

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

將王太僕子衡以填才居斛首高桂等疑之形于
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朋
奸疏讀 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救之
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東閣學士吏
部侍郎王家屏充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 視朝建儲
疏曰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蓄萊而廁丞弼臣有疾

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
知止老不耐事以及于風波姤娟之場 皇上矜
之察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其父母也夫父
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為報哉臣之區區獨有赤心
苦口知無不言欲以增 主德之休明保 皇躬
于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臣庶幾酎
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 皇
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 太廟時享其
餘 朝期盡行傳免 經筵日講至今未聞誰能

無疑疑則訛言生焉晝居邦寧或曰不如向晦之
安酒醪邦疾或曰不如勿藥之喜燕婉宮御或曰
不如前疑後丞之嚴玩好克陳或曰不如左圖右
史之樂夫以小人窺聖人以外庭測宮禁臣之所
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 勤
御朝講日親外臣使睟穆之 天顏緝熙之聖學
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 皇上有辭于天
下而臣等亦有辭于 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
時冊立吉期杳無明示臣初猶盛氣持將順之說

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孤因竊以人
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至深自古未有恃
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著者者蓋昔我 皇祖世
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四十載神
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色糲飯澣衣手不
操奇贏之筭躬不狎馳驅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苦
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庇民也 皇上即今
動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寶訓實錄觀之當時邊
庭警報大吏陞除與夫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

手批或一日而數下只宜或一人而數及臣以爲
如此則不必亟見群臣血脈通矣當　移廟在邸
時人情頗亦危疑然加冠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
而宮闈無別子號尊無私御臣以爲如此則不必
更議冊立大本定矣我　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
必在此　皇上即有隱軫難制之愛必不忍以家
法爲私臣等即有承望無耻之心必不敢以家法
爲市今　皇長子倫序有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
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冊立之舉去年未行猶

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猶曰潞王尚未之國也過
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延曰復一日不早下九
卿臺諫之議以順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
之口此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七月閣臣申時行等疏

奏曰臣等竊惟　國家政務莫大于馭軍治民而
軍民之所以得安其生者則以俯仰有資豐凶無
患故也況根本之地尤係觀聽災傷之年尤難撫
戢臣等私憂過計有不能一日安者竊見近日以
來自南京地方至浙直等處俱遭大旱河井乾涸
禾苗枯死群情洶洶衆口嗸嗸蓋連數千里之地
數萬萬之生靈有朝夕不保之慮此非細故也且
南京軍士驕悍成風嘯呼易起先年振武營之事
可爲明鑒近因放糧之時米色稍惡幾至激變雖
稍懲一二魁宿未能讋服其心臣等以爲節制貴
于素明恩威宜于並濟假令資儲不乏散給以時
如此而猶于制逆節誅之可也竄之可也若糧不
足支米不堪食彼方救死不贍而安能使之帖然

無譁故今日宜勑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將通見
在倉糧盤驗明白要見足彀幾年放支是否供億
食用如有不堪作何區處如無解到作何預備務
從長計處停當奏請施行至如各處災傷宜俟巡
按御史勘到之日戶部覆請優恤然非　明旨丁
寧亦無以見　朝廷子惠困窮憐憫災傷之意所
以安人心固根本計無急于此者

八月十五日輔臣恭請　上于萬壽聖節之日御
殿受賀　允行

十二月、禮官請舉祫祭、　上玉體未安、遣官恭代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恩、宋
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按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纓、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自路出奇兵定之、授武略將軍、值唐亂、領據長子孫、歷宋附居稱臣入覲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介川河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
是年、慈谿縣民邵二等、船到八都城名茅家浦口、

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
尺、血腥濺到船上、船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
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
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
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女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
克五十乞陞賞、
大理評事雒于仁上疏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上切責斥、行救止
焦竑上養正圖說、

正月朔日、　上在毓德宮、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
錫爵、王家屏四臣于西室、
時行等云、臣等久不瞻覲　天顏、雖有芻蕘之見、
不能一一面陳、今日幸蒙　宣召、臣等敢不傾吐、
近來　皇上朝講稀疏、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
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數數煩勞起居、但一月之
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
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

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
定省、只是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　冊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
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
間之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
行等又云、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
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
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
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曰、資稟賦于天、學問成

子人雖有膚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云少
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
上令人宣長哥來若先生每一見久之司禮內監
傳言 皇長子至矣 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
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
右 上手携之 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其後時
行等既見因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
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

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
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
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
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
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 上手
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
上早定大計 宗社幸甚 上復答曰朕已[illegible]
六月虜入陝西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為市每歲納馬易茶若為熟
番封貢後虜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
有輸納名曰天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
者尤桀驁據莽剌川以戎政尚書鄭洛為七邊經
略使切責順義王之東歸而擊火酋之罪革其市
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 召見閣臣等于皇極門內煖閣
面諭陝西邊事惓惓以 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為
言且切責督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

虞及牽制將領廢弛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
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云務要保守
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
邊忘備欲 諭本兵申飭各鎮 天語從容廟謨
宏遠
八月閣部諸臣恭請 上御經筵日講
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
疏曰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
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

不懼故山游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
當其時也今則封豕生心鳴鏑內嚮當事者亡羊
補牢亦猶未晚而舉　朝震怖惶擾止辦收收追
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稱辨守和撫介胄
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
其膽力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賈勇不在邊境
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
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
與趣今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酋一人在宣

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爲誅首皆逃責
于巳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竊觀目前跳梁之
虜惟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
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
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
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
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
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
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儉發帑
困于　國虛萬一諸酋尾觧該邊四面大征則我
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
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
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銳奉有　特旨全
付之以諸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
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
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
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
微情狀之間則權關在彼中功効在事後自當一

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
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

九月　詔停刑

閣臣介疏請止開礦（易州人周言奏阜平房山各處礦沙請差官開採）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東宮皇貴
妃親弟鄭國泰特疏敦請

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閱視當嚴九邊宜各差
科臣一員

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鄒元標調文選司

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御史荆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

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直、素有時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本官至、特署名題奏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

于𠅘愍改謚忠肅、

評事雒于仁告病、特旨著爲民、

十一月十九日、聖母萬壽、上出臨受賀、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有旨准致仕、

宋纁病、求罷不允、

一日石星與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查出共者羨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生後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服、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沽名耳、卷而置之、予慎行嘗稱聖明究度、宋纁獨似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上動心、寧可怒之、官舉竟還有做省若一槩不理、就如痿痹之疾、全無痛痒、氣乘可懼矣、

辛卯萬曆十九年

正月、時當廟享、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閣臣恭進寫完累朝訓錄、加恩內閣、

三月、御史周盤疏請雲南督撫李材釋放立功、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

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

疏曰、臣即日離闕廷、南矣、咸顏在望、首長路以踟躕。叅遲循新、積感誠爲涕淚。此臣兒女之私。非所宜屑屑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聆咨。屢劇　客問。則又見　皇上寡欲養心之效。臣每奉聖諭、以頭眩足軟爲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惓惓以此爲第一義、側聞究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惓惓以此爲第二義、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脈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盼蠁可接者。郊禮若惟遣攝以待來年、

而彷褆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
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古昔盛時
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聰聽而
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
居多即間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譴者天
地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請　皇
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臣異
同饒伸高桂等始庶亦知務蕘耿耿非黃君嚴而
怨已寬大公之道行衆正之途闢矣至于李材幽

圄日久罪不赦律臣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愁苦灼腸匆匆條此數事以當
去後千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誠

九月閣臣申時行乞休

奉　旨云卿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本
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瀆激以致朕怒卿等
見小人妄言紛紛求去即今四方多[illegible]正賴卿與
朕分憂今屢疏乞休朕慰留再四[illegible]道愈懇切
特准暫回　○其時併參者劉應秋黃時
鼎調攝　○裴章字誠錢一本是也

是年友商死○大學士許國乞致仕許之
禮部尚書趙志皐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萬曆二十年

二月西夏哱拜哱承恩作亂推軍錄劉東暘爲倫長
哱拜胡人也嘉靖中下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
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
崇古叙功賜金明年擒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
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
勑鈴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
聞報可于是拜始擁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
隸拜麾下矣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

承恩襲並懷悍沿邊皆惜伏之辛卯洮河告急時
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
拜義子千總哱雲等項之黨馨爲巡撫都御史拜
雖請老平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　國承恩自謂
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翹喜自負而撫臣馨
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刺骨遂乘閒
激衆作亂

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陛掌翰林院詹事
府詹事盛訥充主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埈等及第出身有
差、

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

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卽古高
麗、與遼接壤、修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
饒庚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昖湎于
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
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
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閒朝鮮弛備、于

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淸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
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逼釜山鎭、五月、潛
度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
卒弃王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
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
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且暮渡鴨綠、則盤且中
于遼、

六月、御史葉夢熊・常居敬、率師征寧夏、

分爲五軍、並一牟攻其南、牛秉忠・駱志忠攻其東、
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
敵、參將孟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並逼城下、哱拜
等自北門出戰、意視作勾虜、麻貴平參將馬孔英・
麻承詔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
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
深相結、日夜從着前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
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

援師至安定、攻平壤、

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

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海
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

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
贊畫、石星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
金行間、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

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束賜遣小艇挖堤
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
之殺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

厲城中飢民擁賊求撫安命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詔罷秩以夢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中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賂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二十一日若力兒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衆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緇酋二人會麻貴李

如樟等皆會張左右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卻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寨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爲短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洛志忠提浙兵至巳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花刻日攻城

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花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趣北關壓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裝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

遂入勞苦百姓大城悉定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寧夏平、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復與致承恩等獻俘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　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毀逝土窖中、特詔褒異、

十二月、　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內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

逮楊應龍詰重慶對簿、

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辦願自將五千兵報効部可釋回事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逆抗不復出

是歲鴈鳥集豫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燕雀從而誅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二十九卷末

以刑部尚書李世達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吳時來被論去也

刑科都給事中吳之佳等合請册立豫教、上怒、命六科之長皆奪級一秩、

南禮部主事湯顯祖星變陳言、參輔臣申時行欺蔽、上怒、降典史、

降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爲湖陽縣典史

先是建儲事、上原有旨、不許科道等官瀆擾、俟明冬傳後年册立之旨、故申時行與同官約、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守、稍需一歲、大事定矣、每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而工部主事張有德、忽請東宮儀杖、時行在告、次輔許國老而健忘、若不知有前諭者、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大臣、寧無一言、可乎、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進、時行聞之大愕、別具一揭云、臣已在告、不預閣中事、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中、時行揭中、不發科、而是疏與諸疏同發、大紘新任、時行令典籍從科中取回送閣、

次日科臣來索、以故事却之、大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而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杖正賓、而謫大紘于外、

禮部尚書于愼行力請乞休、以李長春代之、

吏部尚書楊巍罷、以陸光祖代之、

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疏請豫教、降旨削籍、

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會科道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鄧德謝等章纍上、于是兩月之內、嚴旨疊出、或奪俸、或謫官、或調南京、或謫外任、或降邊方雜職、或削籍爲民、後科臣孟養浩亦以册立爲言、且加杖一百矣、皆起于家屏之揭救、家屏不自安、三疏乞[illegible]、以挾君沽名責之、

大學士王錫爵省母乞假、王家屏予告、俱馳驛回、

昭代芳摹卷之三十

武原臣徐昌治述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正月平壤大捷、

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霸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驛迎沈惟敬、覘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擒之、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傳四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縱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僞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倍、倭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不知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煙蔽空、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冐著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馘首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甦閣十里、

閣臣王錫爵謹瀝寄誠請立　東宮

疏曰、方今　國家之事莫大于　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聒、改遲孝而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群臣不得激聒再攻、于是群臣寂然、及茲春今屆期、竟未先發一言者、蓋皆知　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輒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敢耳、顧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宮、其寮寀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定十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　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館點未暇、以至稽延日期、過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諸臣、首問及此、欲再援　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朝第一苦心、一面對衆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渙汗之言、蓋以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效犬馬報　主之忱、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輒、故此疏手自謄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趁此時　降諭、決在春月舉行、

來 聖諭今早覽卿奏揭帖悉見卿忠君愛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雅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違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决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並封疏

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啓爭端今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遵次奉行

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眞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子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日遲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耳

禮部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

臣昨歸寓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臣稱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言臣蒙恩如此萬里入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過舉將來萬世誤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議論與科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迎日 皇上

所論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 聖心愈難不得不略露前 論中所云背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由睿謀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甚而仰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所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而今結局止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 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遠引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

臣所以寧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急勸　皇上照此
而行早定　大典蓋誠有慮于此也
光祿寺寺丞朱惟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
冊立上怒甚革職謫戍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
旨免戍
御史薛繼茂土撫楊應龍因上書自白
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
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酋奏辨順逆懸殊行嚴查
奏毋姑息按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　詔遣

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
贊畫會應龍屬携黃白金入燕行間為原奏何恩
執詣綦江縣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
體不報
閣臣王錫爵請定　冊典以信初　詔
疏曰竝封之　諭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辨而直引
為已過亦自有說蓋連日繙閱　祖訓委無　皇
儲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從無　長子封

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在　世
祖廟曾封為王然封王之時歷于莊敬太子之下
竝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封
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
圜從善之盛德羣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
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之口所以
然者去年之　命既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羣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

生之時業已為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所
稱祇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
子之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祥未協又明露
彼將不能待嫡之意矣此　詔一頒深山窮谷九
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卻反別
尋題目虛　儲位以待嫡子此羣臣所以又大疑
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　宮
闈之隱情將慮及于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上寓
岀無此而　朝著紛呶　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

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旣有此含忍之心、莫若

決此孤疑之計、使 冊立豫教一旦竝行、百官萬

民羣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關白揚帆入犯、經略撤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

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駱志忠軍平壤、

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

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

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

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之食、

東師議款、

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執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罷壞瘠氣蒸濕瘟疫盛作遂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款議始用而倭芻糧竝燼衆生惡瘡鬪我師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列江上聲日張其西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屢屢可聽因得乘機張皇而封貢之議自此起時倭已去王京侯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底定 上乃詔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兵各鎮兵久疲海另以次撤歸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而跨亘羅界何西南山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盡全羅地界直吐止而遼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瀋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只有朝鮮迤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衛鄰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放無虞京師鞏于泰山矣、

閣臣王錫爵疏、

畧曰、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 朝事 聖明之

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

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大煩則亂、太執

則煩、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憂者、獨

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

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

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

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

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

對則爭。爭與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

代之黨禍。然 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

爭。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

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

一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

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

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激成于相激前奬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責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勸

劾宜審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夫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 朝廟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多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

而或原推未報或一斥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奬率繇此請 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勸劾宜審者此也夫威福還 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

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

閣臣請進講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臣李材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將軍討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扼南原劉承訓李寧移南黔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所並有斬獲

七月星變、
時彗星漸近紫薇垣、紫薇垣者于象爲君于地爲
藏神布政之所閣部力請 上于視 朝臨政之
外。慎 起居于 宮闈緩督責于左右寡嗜欲以
防疾散積聚以廣悲。
閣臣王錫爵等請發 宸翰免口傳、
請今後 皇上凡有宜諭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
示臣等容臣等即將據實條奏以候 聖裁臣等
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楽容臣等隨事直陳簡明
數語便達御前仍望 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

遵行、
勅諭內外羣臣、
項者 皇天垂戒災異洊臻草火飛流河水橫溢
漕舟損于颶風禾稼傷于霪雨至于彗星之變尤
屬非常朕仰承 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居思
過反已責躬兼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
簷蔀屋之下邊方荒徼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
以干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
來各處民窮財盡雖繇兵餉增加供億頻費亦多
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積逋之稅已蠲
而復征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爲精采以
刻斷爲風裁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勸懲
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爲有司
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爲撫按官之賢否其不恤民
瘼無益地方者即時議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
參奏拏問如有真心實政德惠及民者即寔振特
薦以激偸異至若有灾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

課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
聞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餘
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
行體恤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
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
短少貪將竊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追惟亂源豈
獨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痛湔夙弊嚴立科條此
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爲姑
息其衆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朕又念

東征將士荷戈異邦、三伏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醜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惻惻、前經略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候、旋師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知騷擾否、穀價不至騰貴否、卿要着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攘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率屬奉公、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　天圖治至意、

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錫爵、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錫爵對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老骨碎身、亦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錫爵又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于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連進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錫爵對　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卻怎麽處、錫爵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

閣臣王錫爵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

疏曰、今日文書官杜茂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

閣、　諭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教、冊立、朕已親允、況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念　冊立一節。不待　候旨。而日必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瀆、惟是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乃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日子啓最長。

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
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爲身之老疾而逆
爲不可知之慮乎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
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
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
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 皇
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先後緩急之間
一不愼而 聖心又悔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

並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 皇
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
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
其早出乎且此擧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
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
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畢臣位
亦斷以爲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
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擧行

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
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
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爾
部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
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一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

閣臣王錫爵請寬言官

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蔓詞旁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繼

有着革了職爲民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扭解
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臣等讀之不覺
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
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決
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言伸救卽此四言斷是
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
其所以欲寬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
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
謂三臣之言爲是今[illegible]之怒既[illegible]罰繼

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評一召等至于差官拿問夫扭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贓邊臣失事之甚始間一行之今忽為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即諸臣不足惜但念　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即科臣亦惓惓于臣等之去留今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矣

惟復建文帝年號

工部郎中岳元聲疏

奏天道一反常疏末祭石星力主封事有三原四駁五恨五難俍俍危言一時偉之疏入竊為民

御史馬經綸疏懇聖明優容言官

上方震怒舉朝莫敢言此疏感謝必遺嚴譴賴聖度優容止斥為民直聲大著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聖諭吏部

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痌瘝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況值此公私交詘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略否其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

插歸農防禦有備否自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職業費用侈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囂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賑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

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
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文吏又習爲飾虛取譽、首
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爲劣處、以強力幹事之
臣爲麤材、好議論而不好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
見、此尤當今第一獘風、最能誤事者、弭盜安民、得
人爲本、以後巡撫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歛
練、曾經歷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望、
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卽府州縣、及江防海
防同知等官、皆宜愼選優叙、毋得盡拘資格、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閣講學、
故事講必巳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
傳免、時 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講書成誦、
作字有法、毎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
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
臣誤出其上、 光廟囑內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
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
一節、講官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當直、
旣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 殿下、何以謂之亂德、
則然答曰、顚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檃括之、更
覺明切、
玉牒成、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
鴈糞、閣臣勸請賑濟、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聯有皇貴妃在侍閱
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
民、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

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
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
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優
國爲民至意、
閣臣王錫爵請 親行 廟享
疏曰、天地雖尊、猶爲衆生之公共父母、人人可以
致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之理、
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叩今二百年來、一

欽昇平之基是誰爲之開創奕世綿長之祚是誰
爲之啓佑而使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嘗于
前氣脈精神何所聯屬群蒿悽愴何所感通此甚
非所以綏　神靈而迓祠祐也例　郊祀禮繁又
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門數里之外若
廟禮止于須臾對越原無　郊壇陟降之勞而今
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風露之苦且　廟廷咫尺
一舉趾而可達又非有警蹕清道之煩侍衛關防
之慮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

四月閣臣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　帝以狡倭未
妥東虜跳梁遣官宣諭慰留
五月　上以閣臣王錫爵患病沉重特發銀五十兩
命靈濟宮道官自昭忻于藥王廟建保安醮壇三日
三夜爵上疏謝　恩
閣臣王錫爵救銓臣
疏曰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聞獨請添閣臣一事
發之自臣昨忽聞部疏發下以點用二臣方慶
國家得人不勝欣忭而隨聞有　旨切責吏部重
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勝跼蹐即床前咫
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
在于不能潛會　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　皇
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爲部院等衙門
也而該部誤以超用爲不拘　皇上所云堪任閣
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槩以已任者並列此
其愚暗之罪固無所辭然　聖意深婉苟徒以其
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
部也

閣臣王錫爵八疏乞休
上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久知卿有去志既
屢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
閣臣王錫爵獻忠
疏奏曰咫尺　天光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
而況臣之遇　主最奇業　恩最渥此歸之後死
生不可知恐遂無一言竟去哉謹伏枕口占數條
竊自附于鳥死鳴哀之義仰瀆九重倘裨百一伏
乞　聖明裁察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
聖體充腴　聖容睟穆百疾自不能干顧閒不時
動火火生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
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匹夫
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其自損耳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
祀乃其所藉以聯屬精神者　御朝之事天下臣
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脉政令待此而行人必待
此而定一刻臨　御勝于百刻批覽面决一事勝

于手勒百言
一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
身已去矣何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苦勸
者惟望　皇上稍捐成心自擇而自用之令一槩
重與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也名譽與
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使要名
也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
多矣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議論皆

為用而不為病矣
一章與留中與　御朝疎闊其害相為表裏以臣
言之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
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
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
一老成人乃　國家之元氣當審定其人品人品
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
不以睚眦投杼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
去則必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

一事各有主近乃有因一人有累衆人以後忤而
益重前忤者此　雷霆之威聞以為不測難以為
常常則玩玩則輕犯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
而臣下不勝其爭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
必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為穩着
一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
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之策不
在欸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

乞行該部立一勸懲賞罰之條以必行必速為上而沿邊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事知兵者任之

一各邊虜情宜恐其求勿受其納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可堅乃為長慮

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臣以為邊臣非大欺大罔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

一臣竊歎從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者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此非重獎循良緩督征斂而嚴為貪酷之罰則空言無益也臣言止此以 聖主在上賢能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繹思則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附文肅著復河套議

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晉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勢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晝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

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閉壘無關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為塞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開略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沙流順水揮鞭近塞度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蓄牧遂其生養將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

慮也欲一舉而復之難矣夫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奴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即不罷之役恐之以將從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于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

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廣陷沒事勢異也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宴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

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

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吾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盡以此數必仰內地錄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三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據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業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貴州增中式三
有若爲令、
議日本封貢、
時顧養謙代于寧遼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
力主撤兵、多膽略、巳石司馬星因朝鮮餉不給、并
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云、沈惟敬初
入倭郎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屏跡胥命、
後因　中朝無意許貢、示倭無信、郎經略宋應昌
嘗有終始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爲

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部
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詔小西飛入朝決計
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差伴抵京、石司馬優
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楊揚過、　闕不下、既集多
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
一誓毋犯朝鮮、
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東閣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
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諗存亡、關白或另擬二
字或郎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
賚有差、　目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
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充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愼行等及第出身、
總督邢玠兼傳至蜀中

察永寧西陽壓馬千斛皆與楊應龍通姻婭、而黃
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剪枝黨、以擻曉應龍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
並及于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漸北侵張海邑
失諸酋鬣食之會邑、失爲孽任英華仇殺、往投奴
酋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關都督歹商、是時海西北
關遺孽卜寨那林孛羅方連西虜攻歹商急、奴兒
哈赤以歹商歷仇、并連那卜二酋圖歹商、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東封使抵釜山

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袴子誅叛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弃印敕遁遼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誑揭倭情無變改　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七月楊應龍肆逆

殺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尸又掠石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勺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

輔臣陳于陛卒謚文憲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

二月復議東征

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敬辱　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　旨勘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略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　勅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警備

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爲　國而堅于持議迷謬通國之言猶□省

倘盡撤戍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麻貴抵遼陽

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略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密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略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

勢未可乘七月麻將軍至碧蹄前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超揭且行長營釜山淸正營西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繇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單馬路險絶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倭並伏勁兵水路必繇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益以機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

如破淸正陸路自西而東則繇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繇長鬐甘浦開雲長鬐水兵極單弱倭所恃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乃一軍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晋忠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四面犄角出正兵而兵糧不齊難輕動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放丸如雨殲朝鮮邢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

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揆事不諧聞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會行長之說踏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即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導始絶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

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懦不發兵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踰鳥嶺爲忠州西踰爲南原全州道相逼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

詔加兩京監生中額十名不爲例

十一月經略孫鑛渡鴨綠江抵王京共議進勦所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經略計令麻將軍同經理論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扼宜城又三協中摘馬兵千五百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

通釜寨其陸路則由彥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十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駱志忠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瞰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敵

江上須之經理聞新印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　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閒住以位密揭薦鎬奪情破倭故也

時楊應龍臨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縋城下縛割之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發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計久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爲經畧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動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侍郎曾朝節克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鄧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

劉綎逼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刋其糧稻焚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挍望晉乘勝渡江南逆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州老營壘戰下之

十月十一日董一元分派馬步協攻

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垛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柵湧入忽營中擴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驚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畧査參　朝議以師久無功洶洶撤兵大學士趙志皐請令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倭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分布　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亦意進勦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淸正發舟先遁

麻貴入島山西浦劉綎駱志忠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璘于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陳璘統蒼號船追擊幷焚死石曼子得級三百二十四水爲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殲焉

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偽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
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
驛站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四服面縛
一挨進金人代罪乃益蘇文所以戲唐太宗者一我
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然諸大臣其未之攷
耶
陳有年陸光祖俱卒○是月論遇皇太子婚
分差中官暨祿等各省收稅

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忤太監李道被
逮
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后冊立科臣王士昌
糾之署禮部侍郎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 明
旨相背恐釀無窮之禍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
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
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
練堡我師奔潰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罷我師
殲之于是黔撫臣坐退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
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
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

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
暫留成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浙閩
滇粵將士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
綦江失守賊勢如出柙乘勢長驅計半日可抵重
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綦江庫犒師
依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夫立石為播界號宜慰

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司兵清理遲回累
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
上聞破綦江追褫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
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　賜劍懸賞嚴旨進勦、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東征功次、
題叙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
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
十月劉綎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
賊微聞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

上以楚地遼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
師廷推江鐸往、
是時徵兵釁至總督大頒賞格廣招慰賊黨頗携、
給事中包見捷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至生變又論礦
店滋蔓又論遼鎮礦市爲患太烈、
一月三疏降爲典史未幾臨清百姓
噉稅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
時礦使四出合肥參怨教知府具地圖上言　高
皇帝恐傷陵脈故六合衛宜特重鬯山之任不敢
妄議開取奉旨凡係　皇陵來脈俱
不許開于是盧鳳一帶併免發動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
吏目劉玉鑾妻子並死于賊石砫宣撫馬千乘軍
鄧坎賊乘懈于三更時銜枚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
擊連破金竹青岡箐虎跳關七寨酉陽宣撫冉御
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
泉遁蓋三提有以牽之矣、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
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
應龍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使王
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以游擊周敦吉
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
路協攻連破龍爪海雲險囤且壓海龍囤而壘、海龍
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　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
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
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林焚溪
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遍降文誘我

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紿、而吳廣
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益
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
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
窮、崖知兵在頸矣、時久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
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綖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
城、應龍窘、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徬徨
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
翌日黎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
龍倉皇同愛妾二閹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首
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
幾絕、項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
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
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辭俘重慶、計賊去歲破綦江、
亦以是日、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綖功冠
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爲南川
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群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
十一月大風寒、
諸講官立殿門外、時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
光廟方出、禁其郭正域充講官、既入、大言天寒如
此、勿論 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
即如我輩、中寒得病、豈不爲越太甚、喝班役速取
火、禦寒氣、衛中官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擡出奉
光廟環向、始覺暖適怡顏完講事、
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寇請剉楊應龍屍、磔朝棟
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子駟其宋承恩以
先絕姻、釋勿誅
播人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
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
領州一、眞州、改眞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
並故縣桐梓、舊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
領州一、黃平、改置州、爲川貴要區、縣三、湄潭、餘慶、
而甕水重安合爲甕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
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許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差

以禮部尚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皐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

冬冊立 元子爲 皇太子時冠婚並舉

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献 皇太后徽號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是年彭宗孟舉進士歷山東朝城滕二縣令兩地敝尸祝之擢河南道御史疏論場事論考選及當纂宦禍併斥及時事要人等多有側目者巡按湖廣平反湖北訪犯之語禁戢承天璫翼之横滑驕爪多疏參括地非制至再至三力爭民不堪命而監轅闖指飭功令增解額爲捜贖鍰以清歎鹿帥授于民是科乙卯長子長孺叔子期生偕舉于鄉貽書訓誡語甚切至六年長期生成進士時減如初堅楚四年思親歸矜將軍對薇諱納賀甚不候旨拜疏歸予告其先閣滁人以累功陟授海寧衛指揮同知遂爲海鹽人

二月冊 皇太子妃郭氏

上偶失豫召輔臣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爲好皇帝有事還諫止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 上安諸事遂寢

熒惑入太微

各處稅監所進銀三十六萬兩

閏二月漕運等三十疏

言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粟民有餘貨自火酋内訌孛拜外叛而費用侈矣朝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祈席之赤子勤瘴海之外夷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其於中國毫有裨益哉楊應龍三叛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以法議勦議撫又撫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焉之志至於不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哉天不厭禍黄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泇河恐不足恃漕運可憂治之而必復故也百萬之費以十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夫太倉無一年之儲九

終歲之餓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試一思之無
嗷之民尚可當此礦稅乎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
賢乎高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一時而伸在萬世
此救時之策尚得其半者也
禮科張問達奏稱邪士李贄號卓吾者立言乖僻舉
止怪異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
有旨逮之詔獄火其所著書贄尋死於獄贄溫陵人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

伏惟天地之恩非環草可酬履心之感非披瀝能
盡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單推
此不遺舊臣之心因推推舊臣感恩圖報之心凡
事爲狂愚激聒有所欲衍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
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忱也
湖廣進鮮粗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吏科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
陝西黃河竭流三十四日○辛巳夜流星數百出參
宿入天苑○壬辰夜南京星隕如雷丙申孝陵災、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 勅封琉球、
禮侍郎郭正域奏錄嘉靖間 肅皇納諫止抑內官
弊政六條勅 上法祖安民收回稅鹽不報、
吏科項應祥敬陳八事、
一內外員缺二職官壅滯三獎爵濫觴四逐臣禁
錮五士風卑陋六國計空虛七囹圄淹禁八土木
繁興、
三月武選郎沈朝煥極言錦衣世官冗濫宜加汰、

五月御史王藩臣極論徐州稅使陳增之害、
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揭、
時奎襲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並言奎非
楚恭王子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於武昌圖宗詢
問物論紛然以爲假王下廷議禮侍郎郭正域武
昌人也右楚宗人言戶尚書趙世卿倉尚書謝杰
獨謂王非假正域請再勘輔臣一貫不可正域語
侵之輔臣鯉右正域一貫怒比楚王訐正域歸後
楚事竟寢、

十二月妖書事發

上怒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大聲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
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
諭內閣：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
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
念皇太子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
教訓，令用宣來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
看繹，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毋聽小人引
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
隨賜膳品四金，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欲藉妖書陷正域，為之下令大索，緹騎四出，逐捕給事錢夢臯直指正城，且及輔臣鯉，御史康丕揚佐之，邏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孔鉉下詔獄，考訊無所得，又圍鄉第，長安中人懍敢偶語，吳江人沈令譽以妖似捕治，訊連部郎王士騏、于玉立，皆坐斥，并捕高僧達觀，詔獄，觀亦被五刑死，錦衣周嘉慶遣撿閭門，慘掠，獄久不成。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

正月，敘播功，
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
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
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
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
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
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塞職二級，世襲，吳廣
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
餘陞賞有差。

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勦始，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口寔，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討三省征勦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闢要荒為郡邑，遂為西南一大奇捷。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
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
身有差，

山東巡撫黃克纘奏稅府太監委官解銀于路詭稱被劫、累地方賠償、

駙馬楊春元棄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

兩廣總督戴燿極言中官採珠之害、

七月、連日大雨、都城崩壞、武選主事徐鑾上言弭災實意、請收回礦使、

戶部尚書趙世卿諫言、蒼生瘝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倚官虐民、毒徧世界、

河決蘇家莊、水淹豐沛、

都給事中田大益疏、

畧曰、皇上[illegible]亂政、不減六代之季、屢疏泣陳、而皇上堅[illegible]兩耳不肯一聽、一旦亂作、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又疏畧云、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見四方之顛連、耳不聞萬口之怨言、而宵人奸棍妄謂小亂易治、搜括奇巧、蠱惑聖心、遂以憂危爲過計、忠赤之語爲恐嚇耳、積怨之民窮極計生、斬木揭竿、四向而起、張空拳以禦盜、能乎、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

冬長至日、南京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爲滁人乘上 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巳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及日巳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叙、内外守備會鞫、擬磔者七人、餘皆斬、時兵尚孫鑛、操江丁賓、

日本源家康復奉朝鮮書契尋盟、并縛送犯王京時發掘朝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往探

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兵事、關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還人報、項倭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事獨觸役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城、半往戰朝鮮、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款不絶、

愼嬪魏氏勸停礦稅、取君民同樂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

二月會試、以楊道賓黃汝良主試、取施鳳來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年臣見從治舉進士、歷官至山東巡撫、會孔賊作亂、臣見力保萊州城、晝夜防禦、被砲碎首而亡、時援萊者誤於撫之一字、不推萊几不保、青齊危而天下之禍慘塞、臣昌治出、一一揭備進撫賊誘顧末、崇南家宰謝陞疏聞、用勦賊道、癈地始平、

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遣官召用、錫爵疏辭、

閏六月二十四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尤甚、

京師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内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淹溺不可數計、内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内紫金城亦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嘉靖甲寅更深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民間田廬一切流蕩、詔發銀十萬兩、特九城御史查各坊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

是年召禮部尚書于愼行入東閣、赴京卒、謚文定、

以葉向高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顧憲成作寤語寐言、貽錫爵、

大略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混淆於平等而曰剖破藩籬是非直付之含糊而曰能脫落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張禹胡廣豈不恨哉

御史唐之夔言 皇上深處輔臣臥病百官屢疏不下司用人者人材日壅而日消司國計者倉庾日空而日急司兵事者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之症候也

撤稅使梁永回京

永在陝西橫甚怒縣令滿朝薦之相抗諸之上

芳摹

爲之逮治羣朝論救不聽尋 中旨撤回

十二月朝鮮王李昖殂

大學士朱賡請止礦稅

疏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齋捧官來卽說礦稅各處書來開緘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謗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

二月閣臣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惟用人理財兩端

今日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歷者不錄矣逐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意者 聖心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懸缺許多亦未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卽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illegible]旦緩急必至狼狽其一必謂

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靳不知爵位官職皆出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此聖明簡用不問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爲此以摧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厲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 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正繇于

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則更可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即大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意者 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贍錙。此何貴于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衍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朘取不知雞穀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即思逃徙兼之連年水旱到處灾傷百姓剜肉醫瘡以償租賦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羸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那捉襟露肘即臣在留曹所存者不能以萬計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餉軍士旦夕倚以為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黠日甚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 皇上威靈掃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今滇南苗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

皆稱地方因淫雨速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渰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番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頹暴骨漂屍悽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徧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

監課儀真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杭嘉湖三府
起劉綎雲南總兵討阿克
朝鮮國王妃金氏請立其次子光海君琿詔議之
稅使高淮差舍廣索錦州軍戶軍戶殺舍吏侍郎楊
時喬力言建酋叵測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回京
南京大鳴彈如濤聲匈餘日乃止
貴州苗仲作亂
冊福州演蘇九郎妻鄒氏一產兩男兩女
輔臣朱賡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懇可掬後謚文懿

十二月命朝鮮王世子琿襲封
補謚陳獻章謚文恭胡居仁謚文敬
東酋來寇太入犯總兵杜松率兵從寧遠長山出搗
其巢獲級一百四十顆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
時刑臺梅傳
虜忠順夫人妳撫臣言納貢恭順宜加褒恤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達虜在邊請賞
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
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云今日民間訛傳
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惶
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
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
而入其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望 聖明留神省
覽

薊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餓非但不
能禦虜恐生中變
兵部請申飭京營添設哨探閣部請 上發內帑
以給邊餉
羣臣請東宮出講
時輟講已踰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
畧曰往者閣臣得關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
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

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
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
無不委之閣臣寧不立見其斃此臣之所以懇懇
請補閣員也
吏部參科摺去諸臣
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
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
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
言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朝政清明庶官
輯睦即謂之治法紀淩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
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黨
隙綱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
傍觀繼而佐鬬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
生蔡郎朝衷紛務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變
白馬清流之禍然此為諸臣言耳　朝廷者臣下
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
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
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　皇上一切
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
決眾之使爭養之使鬨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
之故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犢牛一隻
兩頭三鼻四目二口
吏部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止內外大僚疏揭
一槩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
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
疏乞休
詔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
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試艱遠嘉靖甲午改附順
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
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己酉從言官請
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為令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
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
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蕃帰

衍冊籍日益浩繁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

閣臣葉向高請處置邊餉

揭云今日邊鎮之患惟建夷最為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即相率投虜天下事將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蓆食不下咽仰知　聖明亦必為此繫念欲講求

備禦之方顧所為備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酋雖強橫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薊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逕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況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

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與形怪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墻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毀壞無算山東旱蝗畿南冀保諸處皆大旱

倭并琉球虜其王寧取雞籠淡水侵閩廣

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御史過庭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偏染我居其君子人誰甘為小人

吏科張延登恭陳無黨之論以定國是

論人者不必為一網打盡之謀論於人者不必為三窟藏身之計旁觀者亦不必為黨同伐異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

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照千古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

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顧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惜也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充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　朝覲俸深各官、

京師風霾異常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

四月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賊四五萬侵犯遼陽

初二日戌時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

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飢饉欽降銀廿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寔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之意、

又諭內閣、

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

聖諭內閣、

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門厰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幣銀兩分發賑濟、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考察月期兵部軍政、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　賜祭葬如例諡文肅、

三月閣臣葉向高回奏南京刑部尚書李楨擅去、揭云竊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候　命而擅去既失臣義亦壞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楨、即楨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　祖宗朝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自須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槩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困苦無聊人人歎息而廷機又屢次叩　閽、莫回　天聽蓋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含忍寧耐以候　命爲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今李楨既以眞病去而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楨之所爲矣臣以爲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先體諸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其去明白　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朝廷之紀綱不失。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灾、

閣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令地方官多方賑恤、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

上靜攝將二十年閣臣請　御殿頒曆、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檯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盛眞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御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

十　月工部請　皇極門竪柱、疏曰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　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嘗至數千金甚爲可惜、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叙賞薊鎮宣大閱視功次、

故事閲祇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勵邊將前此一沓
已經寢閣今次名爲三年實六年矣、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閣
部因言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祔葬、
○時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乳牛産犢人頭人面俱
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
羊腹内剝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時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許氏哀慟不食次日覲
夫殮畢淚盡血出而死于柩旁先是乙未檢討王
梨節病危妻畢氏望迫自縊家
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

奴酋請遵　諭願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喇佃子
即前李成梁弃地也科議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侵
地先許貢教寧東方、　上報可、
代王元配無子御人裴生鼎渭王以其母賤令妾張
氏母之張有寵進爲次妃後生鼎莎王老兩人爭求
嗣、
閣臣李廷機在禮部署事時主立鼎莎至是人方
攻廷機遂有立長之說主立鼎渭刑曹郎李森熙
邪斯行等疏請逮允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論言
官無累藩國禮臣翁正春請行勘大同撫按可受
言無可勘渭渭背廝也渭母未報封而先
故渭母巳生子而後封先其昭昭者也

壬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
職以右庶子郭淐暫署印、
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踰期乞蚤完大典以昭　聖
慈、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庄田、
閣臣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
疏曰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俾　皇上轟臣而無

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死可以
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朝政一日不行。皇上即
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置不問。乃官
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按差。可終不
代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
古以來無此事也。今中外離心。人人愁歎。臣方深
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愈閉塞愈深。務與臣
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至于
閣臣家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一可信之

一人而自以爲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 聖帝
明王無此法也。
五月、署吏部印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僚考選、
六月、 皇貴妃發引、
鄉試主考獨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部閣屢疏上
請、至七月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
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
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爲令、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閏十一月初一日、以長至節、 賜羣臣宴、
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幷其兵、復侵兀剌諸酋、
內使攀殿駙馬冉興讓於大朝門外、興讓及敎習官
賈之鳳各疏奏辯、御史耿鳴雷亦言國體凌夷之極、
皆不報 興讓將冠帶置長安左門而逃、下 旨切責、左錦衣官訪拏、奪興讓父官、罰敎習官俸、
十二月、禮科范濟世奏請 皇太子代行祫祭禮
武人王日乾訐奏孔學與鄭貴妃宦中姜內相斬
盟坐況太子藥劉高奏請靜德、因審請福王之國

以下原缺

上即遵屢旨、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
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
先是科臣張延登揭云、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
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而來竟
其用、
九月、新簡閣臣方從哲疏辭、不允、
大學士葉向高奏爲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
挽、敬陳愚衷、共維世運、
臣竊覩年來中外所喁喁仰望者、不過曰 儲講

也、封婚也、枚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
臣補矣、滿朝薦等放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已多
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
大且難者已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況有新
臣受事、畢力營襄、其功效當百倍於臣、於此之時、
使臣工輯睦以事 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爲、乃藩
籬未破、攻擊仍煩、遂令二三大臣相繼去國、紀綱
爲之破壞、邦國因而將空、凡經年執爭、不過庚戌
之科場、荆熊兩御史之行勘、呂圖南之論劾、以此

三事牽纏不休始終無斂夫此等事務本不甚關
于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自無難處而舉朝爲之
閧然無有寧日果何爲也天下一家萬姓一　君
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
而晝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
人淛人云者人旣以此加我我亦以此自稱匪但
不廣抑亦不祥又何爲也人才之生最爲難得其
才堪爲大臣者又經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
當此大僚空乏之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甚易

進一人甚難凡有心胸皆當保惜
十一月廷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
閣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時　聖母違和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孝誠感
格果獲康愈羣臣齊慶奉候
皇太子妃郭氏薨
是年奴酋圖其壻卜台吉急因李所部投北關

正月諸司請定　福王之國水陸路程發損護送諸
應用事宜時吉期已近都察院亦催補河南巡按以
便料理　福藩公務
二月初九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
后午時崩逝
聖諭諭內閣
朕　聖母皇太后自去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
躋虔竭誠　祇禱在手　聖母前日每親藥侍饍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
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　聖體萬安
發旨擬行間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痛悼不已
卿等擬赦稿來看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
哭臨
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赦稿
疏云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據戶部侍郎李
汝華刑部侍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送各

欽隨與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赦多昔年　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惟災中事不敢他及，惟刑部所開禁宗一欵，須稟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訐奏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之罪，即重加懲創，原不為過，惟是坐謀反，則人以為冤，且重辟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才年，併其家屬皆被幽縶，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撫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臣等不得不

為開列，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淛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豁免，工部所開陝西織造羊絨、蘇州織造綾紗，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豁免，當此民窮財盡，邊餉匱乏之日，欲蠲額賦則無以給軍，不蠲則民困愈甚，臣等連日與百官哭臨，人人皆咨嗟歎息，謂　聖母之惻怛慈仁，皇上之孝誠哀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悲思感戴，又當如何。

尊聖母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

閣臣催請候補科道，

聖諭諭內閣，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感　慈妣恩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已，因日夜懸仰，刻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于下部，見今敷藥未愈，頭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尚在調攝，所有　尊謚大典，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衙門，　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羣臣，如儀奉迎，

朕在几筵前恭候，力疾親行上進　尊謚，以盡孝思至情，

三月，吏部具題　陵工在邇，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署印督理，

福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

初四日，頒　聖母遺詔于天下，臣民感泣，

五月，命閣輔率中書官詣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神主神位，

輔臣等歷稽　祖制，凡　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宗，

茲因一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于 帝后之側于禮未宜乃遵舊例題稱

十五日潞王薨名翊鏐後謚曰簡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愼行分獻禮

禮臣孫愼行題 發引擇吉

聖諭諭內閣

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王乃因思慕 聖母仙逝成恙未愈偶爾痰火上壅于五月十五日辰時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着該部查優厚例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詳議來行

閣部諸臣上疏恭慰 聖懷

言聖母崩 皇太子妃逝 皇太子第四子殤今潞王又繼之變故相仍 宸衷慘怛伏乞勉抑哀情以慰幽明之望

閣臣葉向高請申飭防守

揭云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員及旗役軍匠人等幾千舉國而行內地空虛不無可慮伏乞 嚴諭兵部行令該管衙門申明禁令懲戢奸宄以保無虞

閣臣葉向高感觸 聖孝乞休

疏爲第四十五上云臣覩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長樂之歡者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當違和之時虔請代之禱當升遐之日動擗踊之哀鴻名顯號極典上儀凡可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 靈駕啓行攀號擗送山陵襄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爲感動于斯時也凡戴頭面而爲人子者孰不自興其罔極之思而苟有人焉親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然立于 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即以臣言之臣海上孤生家世貧賤其生也爲嘉靖己未之年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爲倭所迫徒步奔馳産臣于曠野旁無一人自斷其臍復抱之而 野棲露宿饑餓不支更數日臣父始覓得之相與扶携逃生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

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母相繼淪沒未嘗受臣一日之養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踰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塋頹廢洪水漂流每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爲子不孝亦獨甚　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柰何獨使臣向隅而無訴乎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餘忠

奴又善歸以風之所歸者愈衆則其聯屬撫綏又至有法亂故奴酋之下北關直且暮間耳乘其未下之先而我急爲之救援則既可以恤小明仁又可以鋤强示武于酎豈不甚得若北關既併將奴酋之勢愈大志愈驕而我中國之兵力愈不可制貪目前之便安貽將來之大患其貽禍衍忍言哉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暮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捂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似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寀訐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晋請窮其事　上大怒因　駕幸慈寧宮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畢　聖上西向禮畢　上即倚左門柱設低坐身俯白石欄楯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練冠練袍　聖容粹穆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三　皇孫鴈行立左堦下羣臣跪候　聖上即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迸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閒我父子耶

尋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
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曰、陛下極慈愛、太
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甚悉
以爲別有爭執屢　目攝之　龍顔勃改數而責
之連呼緹騎何在者三　令中涓擎下甚有挺杖
交下者、聖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　旨怒
稍夷又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
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
成又何疑耶復呼三　孫至　御前舉示衆曰俱

曾見否閣臣因請　東宮出講復　應曰稍待禪
後罷　瑞王婚遲原無別意不過以　聖母之服
不便且　聖母臨終囑我冊立皇孫我說少俟之
衆官欣應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臣王士昌見
署大理寺篆亦跽在後復至前誦本内五犯名字
上云止照本内名數不許亂扯又顧問　皇太子
你有何話一同說來、太子云似此風癲之人決
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
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深
爲可恨。皇上又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
臣跽聽（尋誅張差於市斃龐劉二侍於内廷事遂發於是龐王之家宦補何以罪於外）
命相　皇太子妃墳地及東宮生母　皇貴妃墳、
北關脅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兒子莽谷兒大且執
建州夷六人開原遣諭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
發兵三千屯南關、
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撤奴酋與
煖兔合而遼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
依強援于煖兒適爲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

甲不動以觀奴酋進止、
戚畹光鎭薊所駐三屯置庫臨稍拓之并及文武
廟梵宮道院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
在雲端有香錢籌取佐軍費光不入一錢皆以飭
材具有東湖因濠爲險導以資灌溉護以柳堤有
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鷁可共游賞、
縱釋馬三道着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刑侍郎張問達俸奪）
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
京師地震、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

二月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人放榜後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以獎發除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釬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燁房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參游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後效

起居注之職向有一翰林官專任葉向高㢮其官而自領之、

然向高便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閣而遂廢有以日後史事爲言從閣云與日際修史官自予各部本章及之內閣批行者名目具載遺落後史官遊籠不敢至內付論閣不書皆爲史役編去所藏滿甚、

上軫念山東荒亂發內金十六萬兩臨德倉米六萬石平糶米六萬石差御史過庭訓齎往設法賑濟

按山東合省以連年荒旱二麥無收斗米千錢小民易子析骸且有父子相食者泰安安丘之間嘯聚數千人斬木揭竿幾成大亂撫臣錢士完按臣馮嘉會及本省鄉紳王象乾等交章上狀　上惻然動念慨發內金倉米命道風力憲臣前往賑濟斯時東省仕紳以御史過庭訓奉差屯馬慈惠素著力言之都察院特疏上請時漏下三鼓　上特遣內侍傳問云許多御史何爲獨差過庭訓辨事官劉賢回奏云山東人要他去　上即御批云過庭訓着上緊前去速行賑濟以慰東人仰望之心庭訓即星馳入境設法區處曲周民隱條陳凡數十上無不朝上夕下事無掣肘得隨力展布不數月而地方頼以全活者數百萬至如軍需國儲議留議還　皇上一一報可亦異數也夫　皇上方端居靜攝章疏大半留中而獨于東省之荒亂慨然發帑且于過庭訓之疏隨時批荅亦足見

正月禮部遵五年例議謚、
疏請應得謚諸臣、雍泰畢鏘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夢陽賀欽朱冠譚大初段民魏學曾朱鴻謨魏時亮龐尚鵬陳茂烈姜洪黃鞏汪宗伋林穌楊起元汪治楊慎裴應章李中盛訥曾朝節黃鳳姜廷頤何源陶望齡劉一儒傅新德沈節甫周怡梅录王宗沐張允濟李裳董光封馮應京敖文禎共四十四人乘請候 旨勑下翰林院撰擬謚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罪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陜西虜事、
疏曰看得套虜乞款邊臣許之仍議撫補前經華去七年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為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恣犬羊之求填谿壑之欲示我以弱至此乎

二月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皇長孫出閣就傅
三月初八日吏部奏 詔考察京官、
直隸巡按毛堪疏請近畿蝗旱甚慘恐 恩免稅以修實政、
禮部題請鑄福王第一子由 陽封德昌王印信、
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問斷監犯淹繫死亡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五月、冊立各藩、
應天等處大蝗巡撫王應麟奏請勘賑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刲羊豕禱神、有蒲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茭蘆、不及五穀有一朱姓者牲醴悉具見蝗已過遂寢、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鄰苗不損
正陽門箭樓成、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狀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
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為閣務煩重勢難獨任請簡

以除政本、
聖諭兵部近來虜情變動備禦宜周秋防事宜便行
與督撫等官嚴督將吏着實用心料理務保萬全、
宣府天鳴地震、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為田賦原平奸
民釀亂、
戶科抄參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里昧死陳言、
益為三縣田糧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
鼓譟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闕辨訴耳夫田糧

即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
有無增割冊籍在嘉秀之豪僧有無播弄通同不
可不窮詰弊情各置之法、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三災疊至
萬姓倒懸各官請賑以重鄖業、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鬭、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左□屯田災異洊加懇乞軫恤

改折以撫窮軍、
十月、命鼎渭准封代藩世子、
先是鼎渭生于隆慶五年鼎莎生于萬曆十三年
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因代王溺愛鼎莎謀
黜鼎渭捏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府各疏斥
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奉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子第三子薨、
潞簡王妃李氏懇請天恩特准襲封以重孤藩
時世子年已九歲、賜名常淓、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選李家峪守
備魏允高降罰有差、
隆德殿災、
纂修玉牒成加效勞諸臣侯拱宸等、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疏、
奏曰竊見數月以來、朝廷之上政事日壅章奏
日積、外廷之仰望益切、而批發益遲諸臣之陳奏

徒煩而允行無日臣內循職業外惕人言憂心如
焚莫知所以爲計事體重大者　皇上既以爲重
而愼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爲輕而忽之臣等懇
祈迫切者　皇上既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
容者又因其緩而故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
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所用夫其所催請者
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
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乎
始以因循之意寖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

脞之弊相持不已舉行無期畢竟朝政何時疏通
人心何時愉快而臣等尸位之罪何時可以少解也
礦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刧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
已追獲伏法
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紀家窪有異火每夜分即出
其六如斗色紅黃明亮燒煙直上約高二三丈恍
惚望之隱隱似有動躍狀尋復墜下散漫無踪
江南鼠異
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
四月奴兒哈赤伴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
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
傳檄清河薊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趨總兵
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
師前以萬騎廻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頗廷相遊
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虜東西騷動會正陽門
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

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
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銜往經畧
詔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
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遼報不至凡
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救廷議懇發帑金
發餉百萬大興問罪之師　上論內帑無措止括
十萬金佐軍興頃之謀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
虜二萬入瀋陽　詔斬奴酋首子千金世職
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

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畧以殺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爲辭，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諜，最秘。

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剋撫安、三岔、白家沖三堡。

經畧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赴堡報，疏請就近徵調。　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固

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　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壘兵，給冏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　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維翰革職爲民

七月，　賜死事總兵張承胤謚，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

二十二日晨圍清河，恭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賊冒板挖墻，自寅至未，墮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叛人李永芳招爲大罵，赴敵亦死之。

偵報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寧煖合衆近十萬。

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

又設援遼餉司。

八月，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命下，故皆逾期試初場。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

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栢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卻之，斬級七十六。

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

十二月，北關夷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勦奴酋一寨來告。

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

是月，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竪城上。

贈大學士李廷機少保，謚文節，沈鯉太保。

己未 萬曆四十七年

二月、經略楊鎬決策、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栢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誓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

十八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折、共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勵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大學士方從哲移書從師

柰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使逆酋得預爲地、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酋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敗蹻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竇永澄、麻岩死之、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刱四口、賊詭漢卒裝誘、隳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鬪於東方、松纛發、牙旗折、爲二、又大淸堡軍庫災、火器燬盡、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

揭會試榜、莊際昌第一、主試則吏侍史繼偕、禮侍韓爌、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

負薹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
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
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
廷議頗謂李如栢衰懦不堪登壇廵撫都御史周
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　上竟遣如楨往撤如
栢候勘、　諭經略楊鎬戴罪斫事趣宜鎮總兵劉
孔胤就近出關應援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
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
登遇覆盡殲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

岔比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庭請獎卹朝鮮　諭
以一旅屯沿江塞奴酋攻寬奠鎮江路并勑北關
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即襲老塞
大學士方從哲疏籍遼民為兵并捐俸濟餉御史楊
鶴因　上遣中使爲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綎家屬、
及塑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
宣武門外鬬鬧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躪鐵嶺撫

安堡、
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抗熊廷弼以祈推
胥後命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聲嚇僭號後金國
汗建元天命指　中國爲南朝、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
直薄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宰㥶新盟、
孤城立下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兎子河十九日
以三萬衆圍鎮西堡瀋鐵奔潰、
上起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

起泰寧陳艮弼總督京營召南兵部尚書黃克纘協
理戎政廷弼單騎就道改差御史張銓按遼、
遣給事中姚宗文査閱援遼兵馬二十五日奴兒哈
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
葢自開原既陷瀋鐵逃竄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
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
應時立破、
經略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
西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熊官兒

屯以提聞、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 上虔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緹騎逮治楊鎬、

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

上以遼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予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略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遏其深入、巡撫周永春

以奴酋挾宰賽爲質、且連煖兎諸酋、持論帖激粆花虎憨哭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

十一月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耳及背氣二道、苦色甚異、

是年武源舉碩隱劉詔爲御賓、其素扇高蹈仗義、扶危不能盡述、即如彭昭殺職揮使時防禦激川、夜聞倭儆單騎赴勤、詔憐其獨行奔護徒跣者、三十里、北入城已三鼓、昭殺驚詢何來、詔曰、與公同難耳、因把臂痛哭、爲友之風足爲世勸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爲民、

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之說、屢試不諭矣、貴精之說、乍聞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皆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蹦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一百里、如何能濟、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

四月初六日、中宮皇后崩、

五月、召見輔臣方從哲于臥榻、諭以枚卜、已有票旨、東事在克、大寮科道稍俟即發、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略閱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禦之、

上特發帑金三十萬兩、關陝永保援兵俱逝、

七月初九日、 聖諭內閣

前皇太子來大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朔見朕問

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
我心未嘗須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
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
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墳之側、極爲便益、朕
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悅、
十四日、 聖諭禮部、
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贊襄内治、四十餘年、仁敬
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
宜有徽稱、以詔來世、朕述舊典、與博採群議、茲以

天地宗廟社稷、遣官持節發冊、諡爲孝端皇后、爾
部便抄行天下、
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
臣練兵巡歷已周、謹陳事勢兵情、乞 勅該部酌
議、以重防禦、職至通州昌平二處、所轄三營兵七
千五百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俱無上等、略能荷
戈者不過二千、并可充廝養者不過四千、其真堪
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既驗閱三
營火銃器械、督營官分率訓習技藝、更委透曉陣
法諸將、督習軍演操方圓曲直衝五法、此臣簡練
之大略也、總之征調之人習于兵、華召募之人有
志向往、兩者練習猶易、僉派之兵類多老弱、恐應
退回、蓋凡征調來者、向入尺籍、加以拊循、使無携
志、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厚餉、即教習調遣、久
暫遠近、惟上所命、只開散之之難、未開留之之難
也、今獨異是、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糧六斗、
銀六錢、僅足糊口、無暇及于内顧、每年應家銀六
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編新餉、就而

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
餉、即于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
何必使戍者怨思、居者佻㑭、教習之難、如登山、留
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
聖諭内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
事焦勞、以致肝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王付託、惟皇
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保固皇圖、
二十一日酉時、 帝崩、

皇太子令旨查舊規報訃于各宗室其合行喪禮着
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註來看又　旨免
命婦哭臨并祭、
皇太子令旨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
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
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
撤回、
禮部啓爲查照無據之例亟寢非禮之封
內閣方從哲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

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
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隨卽詳考　累
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
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于之義貴妃事　先帝有
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議于
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
主者遂不及致詳耶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當
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
崇之末且　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
所留意者乃恩典尚有待而欲今不屬毛離裏者
得于其子毋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　鄭皇
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
如曲禮其心俾得相安、
神宗皇帝遺詔曰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
十八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
兢化理期無負　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民
生日促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
與天下維新而遘疾彌留不復可起蓋愆補過允賴

后人皇太子聰明仁孝睿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
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弘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
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今早就藩封大小臣
工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
特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解赴九邊
着彼處各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皇太子令旨
八月初一日　光宗卽皇帝位、

卷三十一末

武原臣徐昌治述

光宗貞皇帝

庚申八月丙午朔爲泰昌元年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詔告天下、

日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己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顧命神器畀於眇躬仰遵　㒺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牋之請、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承維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懐兢惕若涉淵水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彝憲是訓是行屬茲莅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

二日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餉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次以恩上

心以培士氣

輔臣方從哲請復王昺駙馬都尉、萬曆四十三年昺疏救御史劉光復辯煩切直、神廟以出位責奏革職爲民、

三日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甦民困、

四日起廢官、

起升汪應蛟工部尙書董從儒右侍郎、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僕寺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尙書馮從吾尙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科臣惠世揚疏、

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蟊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喩、

六日周朝瑞言愼初三要、

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遠奸佞、

御史張潑論相臣內外兼用、

疏曰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起家不專在詞林不皆此也黃文衡淮以

中書舍人入金文緻幼孜以給事中入黃穀愍
薛文靖瑄以御史入李文達賢方文襄獻夫以主
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爲拘拘也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
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共擇日具儀注
七日定朝儀
十二日朔遇仍照
舊三六九日視朝
八日御史申廷謨爲枚卜推舉疏
九日袁應泰巡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
一日充仁義謂宜復　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
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宜嚴治遼東敗將
逃兵之罪
楊鎬覆師李維翰削地李如楨如栢失機劉國縉
庸偷袁大有彭泉亂紀律不嚴皆當逮問正法以
也
上一日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虚公二字規臣嚴一字規君
臺臣張瀚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
之治
十二日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眞才
十三日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列爲十條
一隆孝思一早聖躬一備輔導一勤政事一通言
路一起廢弃一振吏治一謹閹寺一嚴武備一固
邊防
上諭內閣

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酒金大扇
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
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以後凡
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特諭
十四日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
十五日大學士方從哲奏建儲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鮓
充鮓疏救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
關奏擾逞臆沽名市恩費直錮繫高牆不赦
上尊號

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孝恪神明、仁兼位育、始以
勵精圖治、迄于久道化成、執勉勉之周綱、解恢恢
之殷網、用能使吏稱民安、府修事治、恬淨無微而
不被、戚棱靡勁而弗摧、府曆數于四十八年、永祚
胤于百千萬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名者矣、不
幸　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顧予寡昧、嗣
纂丕基、屬訪落之在茲、豈覲揚之敢後、爾禮部其
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擇日恭　上寶冊、以昭我
皇考之休于罔極、

十六日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
禮部進呈謚議文、
十七日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欽點何宗
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
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
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
召來同鄉首輔佐理、

十八日、楊漣奏四事、
禮科署事楊漣申明禮制、疏曰、臣等恭遇　聖明
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度諸臣處
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　皇上大翕受之仁、言無
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快睹太平之盛、不敢輕瀆、仰
溷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莫要
于尊　朝廷、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一曰正、朝
廷嚴肅之禮、我　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不凜
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

城之內、殿廷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
摩肩掉臂于其間、每遇　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
閑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雜如市、如
此景象、豈成法紀、近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褻慢、
卽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憲典、參
稽近奬、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
行、一曰遵　祖宗遺制、世宗務居西苑、撰述諸
臣、不離左右、議論批荅、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
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卽開蔽壅、諸司職掌、[illegible]

宜宣問一有宜問節使恪恭今　皇上聰明天縱
度始厲精臣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
聖祖不待臣等預爲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群情尤
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垂問如吏部則問其敘用
幾人特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
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
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將藏虛空之故作何
料理備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奴酋未

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畧
戰守機宜殺虜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
嘗自稱息心料理以竟　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
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爲担荷苟且延挨有負封
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時一加
詰問庶幾惰窳知儆職守無曠一日明人臣進退
之禮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問　先帝寬仁大度
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倒
覺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
之固至或服闋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遷或逡巡
省方而竟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
來之效尤無已伏乞　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
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核奏　國家之事權
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無
概從格套曲賜勉留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　先
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淝無顧忌言一事而旁
及它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

捉風捕影若使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
者今　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
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
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
等項亦須撮其大要共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
廉表特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
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
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以
上四欵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幸茲　朝政收視

易聽之日不避煩聒亟為申請、
十九日禮部署部事侍讀學士孫如游 欽奉 制
諭會同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大行皇帝尊謚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
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
寶、
制諭禮部、
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宜陰敎生而儷體沒則同

尊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
闈彝賛成化理朕自垂歲仰荷恩勤不幸 先考
上升曾尊養之勿逮與言風木深疚於衷今將屆
祔葬祔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禮儀來聞
勅諭禮部、
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繇因心之
孝莫解於衷亦以不匱之思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遡
厥之源則我生母 溫肅端靖慈皇貴妃恩莫大
焉朕昔在青宮旣莫親於溫靖今居禮幄徒有痛
於懷惓惓仰稽慈德恭薦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閟
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來聞
二十日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
二十一日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
疏曰臣切見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徭借資民力。
而剝民者則滋甚乘障守隧借資軍力而剝軍者
則滋甚臣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貨宮為甚所

以用貨宮者則事例為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
為甚所以用債帥者則文職為之開竇也自東事
議餉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
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
亦與斯民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輸于官
夕償于民輸者什佰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
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貨官此與自取何
異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砂磧所恃者將
領得人恤寒憶苦猶可得其臂之力耳乃官之得

也以債而取之其償也寧不以剝而與之故列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必關通於要路積功累勞未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沿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貲賄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稽其候夫稱貸而益欲無克剝以求償乎哉

二十二日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

以下原缺

二十三日

命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惠桂二府改于荆州衡州

禮部奏　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又諭選侍李氏封皇貴妃

二十四日

御史王遠宜上言治平第一要務

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綜核吏治而總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

給事中楊漣奏

畧曰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手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全是用藥差悞所致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藥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犹犹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至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典居之無節侍御之蠱

甚必文昇籍口以盖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庇
出婦布以掩外庭攻摘文昇者既益　聖躬之疾
又損　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
二十五日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　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
東煖閣倚欄凭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　上命
諸臣前連論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論速
封
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睹　天顔耳聆　天語

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爲重臣等自
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
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温懿敬讓貞慈參
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恭靖端懿温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爲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
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若論　皇儲
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諭
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卽從該監之請
亦未爲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

舉行
二十七日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栢李如楨逗遛誤
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
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御史左光斗奏
近據經畧揭報遼陽赤地千里芻粟一空人馬倒
臥道路枕藉米粟涌貴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

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日騰日貴爲今之計急截
漕二十萬石乘風訊之便運至本處令河西河東
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
作有穫再行區處此今日救飢第一着請發帑金
二十萬兩置買花布尤今日救寒第一着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
諸臣問安　上仍論册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册
儲原卜期宜移近蚤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
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

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
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
諸臣銀幣燒割
是日李可灼進藥
桐同楊嗣昌奏言
臣在從天開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至于鎮
江平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十而猶未
已商船聯不到關米肆几于罷市小民思圖一逞
堆柴封燒第宅誠東南一大病痛是在按諸臣隨
地講求以足食者足民庶民者庶國庶乎有濟不
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索之臣部臣部
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
姓索之何處豈可不爲料理。
芳案 卷三十二 泰昌 十五 知問齋
追奴酋子互潰
刑科魏應嘉會議奏
畧曰熊廷弼之經畧遼東也雖支撐一年
看近日倉皇狼狽隱匿不報不致謂無罪

九月乙亥朔
帝崩 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祇懼罔敢寧
居於凡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
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末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
承洪緒氣疲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纘述端屬後賢
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番嗣皇帝位其
恪守 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朔講一遵
典制冠婚擇吉番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
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
心協贊永保基圖
芳案 一一 卷三十二 泰昌 十六 知問齋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
着該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具儀來看
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
禮部欽奉 聖諭擇初六日冊封 皇貴妃李氏奉
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

禮畢，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謝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
以即日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令旨俯行　郊祀
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吏部等衙門尚書周嘉謨等上啓
恭惟　殿下暫居慈寧已卜日　登極自當移駐
乾清宮矣從此宮闈嚴邃外廷迥隔臣等即有保

護　聖躬何能自遂所恃　先帝存日面諭臣等
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之責臣等曷
勝慶幸第　殿下方在沖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
此朝夕　先帝防護自爾嚴密臣等可以無慮今
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撫愛之心不無
形骸之隔且　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娥眉粉
黛時凋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語曰不見
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為　宗社自愛亚
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近議　[illegible]

梓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
使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　先帝几筵之香
火一以肅　先帝閨闈之儀範、
御史左光斗上言
內廷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
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
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
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

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
置臣竊惑之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
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望　殿下收回
遺命仍令守　選侍之職或念　先皇遺愛姑與
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
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清而名位正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
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奉合將　冊
封吉期另行選擇

御史王安舜奏、
畧曰、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 臨御、儼
然步履數次 召見、藹然辭色、諸臣方日祈 天
永命、願以身代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㚒聞有
賓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
爲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先帝服之不豫、臣
不敢言也、忽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
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
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脣赤紫、滿面紅升、食粥煩

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
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
症、幾何而不速之逝乎、乃蒙我 殿下、須以賞格、
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
竊謂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蓋輕用
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爲
謬、猶可言也、以其爲善而薦之、不可言也、夫使賞
之不須、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何物小臣、恩典與
大臣等、臣益不能嘿嘿、奉 令旨李可灼、先

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姑從輕罰
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
畧曰、項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大行皇帝
明哲寬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
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卽食其肉、而寢
其骨、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
奉 令旨、先帝自在青宮、宿症未痊、又因連值
大喪、哀戚勞悴、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等嘗醫藥、

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禮
監查明奏處、
御史郭如楚奏、
畧曰、恭惟 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日唐虞、不幸
倏爾 賓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考妣之慟、無間
遠近、殿下以沖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
賴二三大臣、詳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
李氏以進御舊愛、徽加封之 明旨、爲臣子者、似
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山陵未襄、大行皇帝之

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拮据不遑、
床笫私恩、何忍獨急、非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
光斗皆言之、閣部執持、斷當緩議、
文選司主事呂維祺、係
諸臣視　殿下粹潤之姿、量戚之容、俱手額稱慶、
以我　君有子、社稷之福也、惟是　殿下一身。是
二祖列宗之所託脉。　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
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與護。
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傍。問誰釐

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閑院大臣此際
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式憑之。至于親近內侍。
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
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蓋防者不干
著而于微。杜者不于成而于漸。崔文昇不誅、李可
灼蒙賞。賞罰無章。　國無法矣。　選侍之封。蒙
旨另議。具奏仰見　殿下慎重至意。周嘉謨等本
中、移宮之語、誠爲篤論、　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
矣、

兵科楊漣上言、
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殿下、卽日登極、
用洽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擇吉者、固以　郊廟
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慮、乃人言　宮中、有
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
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　宗廟
神靈所託畀之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
請　殿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
妃之事。欲先擬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

職等之私願。忠于　殿下者也。今諸臣靜俟五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旣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
處東宮之禮。而怙侍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于
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法。今又奉有移宮　明旨、
若仍復借擇吉躭延、豈眞欲中外之　共主。遜避
一宮嬪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
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
後出宮乎、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臣
謂宜　勅令　選侍之內使、不得籍戶擇日、立刻

移入一別殿養老自便是守禮安分若李進忠劉
遜等亦當念 三朝豢養之恩有以效忠于 先
帝之子孫無謂 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
李選侍移居于 仁壽殿
改元泰昌
禮科李若星奏 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即定
年號之日尚 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為泰昌元
年 先帝即位雖僅匝月而善政遍滿已足千秋
大業豈後年號之不存書建文無年號至今人心
不平堂堂明朝豈又有此大闕大謬臣謂除明
年正月初一日為我 殿下紀元今年自八月初
一 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
先帝與廟泰昌每年月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

月終止則是 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之實數
又不礙 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御史張潑
左光斗等議只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而
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啟億萬年之祥開
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祔廟乎稱
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

初六日庚辰 帝即位
七日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隨 駕值宿
文武諸臣姓名
御史倪應眷獻萬世治安策
一曰保身一曰定志一曰講學一曰勤政一曰納
諫一曰謹微而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臣受顧
命而佐新猷兼有師傅保之寄焉責任何等重大
願以至精至密之心特通 帝座以至公至虛之
心總持朝綱議未定不妨斟酌以求至當議既定

不難擔荷以鎮危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則思堅
冰大小聯為一心宮府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
其所斡旋而靡不如意
給事惠世揚奏輔臣參方從哲十罪三可殺
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修
御史顧慥奏
畧曰時事之足厪宸衷者無如遼左一事竊惟奴
酋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蔓之勢
難圖始則諦言于守而以戰為輕嘗繼以失利于

賊遂以守爲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親全遼之情形但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

袁應泰遂撫遼東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奏乞致仕上温荅不允辭

御史馮三元奏

畧曰臣聞之人臣事君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況膺特達之知專閫外之寄騷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謾之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孰有欺君罔言逞臆行私蔑賢嫉能愁民悞國如經畧熊廷弼其人者哉臣謹按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試爲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爲司命而今日忩搬運以當奴明日忩搬運以當奴曾一騎不敢窺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乃八萬之資一朝而燼曾無防閑何其踈也向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一鼓而登發蒙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北關爲奴內患爲我外援金白告急道臣欲以二百萬爲之應援而廷弼不能用也坐使奴去腹心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此其無謀三也徒見不以禦侮而以浚壕行伍不以習擊而以執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貿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敵乎此其無謀四也瀋陽之犯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循陣誓師藏形設伏摧鋒制敵正在今日乃賊來而聽其蹂踐賊去而謬曰堵囬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要害走集也地在能守人力可劾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蛙噉蛇相次俱盡此其無謀六也遼人可用而不欲用礦兵可用而不能用及其失望而散猶曰遼東無人此其無謀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翦翦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遥也今之請數有翦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乎其無謀八也請兵請餉分固應然而動爲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有如我　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此何爲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一時之選而足己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

也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 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也

經畧熊廷弼乞 賜罷斥勘問

疏曰項臺省諸臣顧慥等交章論職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悞國一疏數職八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遣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遣必亡職罷而遣必存計 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遣必急急議罷職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

敢承

江西大水

御史申廷謨奏請賜民租

科臣楊漣奏

畧曰為熊廷弼者有二策焉思 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群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吾目不瞬全副精力誓當報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上方席藁待罪求賢速代諸 旨上裁祇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至于 廟堂之上亦當焦心遠計博採群謀寧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待用無臨用而尋人無得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其肘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來之心東事其瘳乎

兵科楊漣劾本兵黃嘉善八大罪

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

畧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劇何得三十日間

便已殂落道路沸傳皆知為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挾耳實不意其猝遽之中復為醫藥所傷而身輙一蹶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番殞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而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正不得以含糊結局

黃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渾流共清三日、

御史張修德糾經畧熊廷弼、

疏曰熊廷弼一荊南書生聽勘御史耳其先世非有剖符分壤之功又非有戚畹肺腑之親　皇祖因東事不靖起之田間不三月而授之經畧界之司馬是何等尊崇天下勁兵良將任其調取　國

家正賦加派一切金錢任其浪費且皇皇尚方勅賜軍門大將以下任其殺戮是何等委任內庫蓄積內府珍幣大臣所不能得者任其領受是何等恩賚吾意廷弼于此時上之當縛名王擒貴人以長纓繫奴酋之頸于闕下次則斬將搴旗設奇制勝又次則厲兵秣馬選將練兵遏門庭之寇于方張爲　國家保境安民乃無何而村落搶矣屯保破矣虜曾一入殺掠不相當矣乃人言嘖嘖嘵嘵强口臣猶曰遣將而中制者敗從古所忌且奕

雄舉事不肯俛首下氣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姑且聽之乃未幾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一片土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喪盡遼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今顧欲遺之他人從何處下手、

詞臣張鼐陳十事、

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持體、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古曰臣叛國亂大將死又曰天下大旱又曰佞臣在側國虧分、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請保全李選氏

戶科王繼曾奉　旨會議經臣去留、

諭內閣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

遼東經畧熊廷弼繳還上方請罪待罪、

遼東經畧熊廷弼奏　旨解任回籍聽勘兵部勘議
定奪仍料理候代員缺命該部即會推

十一月甲辰。泰昌元年

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署本兵
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葬　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
九月二十八日發引大學士方從哲題主禮部孫
如游監禮御馬太監王進忠掩土

武選主事賀萬祚言遼事宜恤遼人開屯田用餌以
佐行間節汰以清兵食

遼東經畧熊廷弼數疏陳列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
臣魏應嘉交章駁之

有欲罪以靡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脫卸者有
欲罪以捏造逆榜者于是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
文之疏　上日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
畧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
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
具奏

以巡撫袁應泰經畧遼東

刑部主事董繼周上言海運募兵之効請緩遼左

科臣楊漣奏勘事勿遣言官

御史吳應琦奏勘官必須另遣
疏曰大凡兩造具陳必取裁于主者今三臣往勘
必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 朝廷之心復以
文致開展辨則將來敗壞邊事者益何所顧忌風
聞言事科道職掌今言及遼事便疑扯借往則後
有掩敗為功指鹿為馬者誰肯復為摘發乎此三
大不便也伏乞 聖慈收回成命速下部院公舉
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地方將魏應嘉等與廷
弼屢次所疏事情會同彼中撫按一一查明確從

[illegible] 卷三十二 泰昌 三十三 知問齋

實具奏以正廷弼欺隱之罪其魏應嘉等仍各照
舊供職庶言官益殫忠猷而邊臣共加震懼矣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亟籌兵食疏
請力行 孝宗廟虞允文之議就各兵見在錢糧
簡各兵士馬汰其老弱虛冒必清浮費必減內而
司農司馬極力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洗刷倘
有不足當亟復屯鹽之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
于國家不必避乎勞怨明告 皇上慎儉德以懷
永圖與民若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者停之食

庫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㴶何宗
彥入閣
十八日考選科道
大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
謨魏廣微李先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鍵唐允恭
報可
吏部接出 聖諭
今歲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

[illegible] 卷三十二 泰昌 三十四 知問齋

有昨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甚重尚書孫如游
以一人獨任煩瑣殫竭忠猷悉心籌畫勤肅懋著
勞績可嘉今特茲簡任着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
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勞臣至意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為揆席特從傳奉舉朝
太駭聽聞謹合辭糾駁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
夤緣以維廉恥
二十四日噦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勤宮與嬪御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嬪御宮雖毀、遷侍李氏暨 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南臺御史傅宗皐奏論崔文昇用藥之誤、

御史馬逢皐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請正典刑、

科臣毛士龍臺臣方震孺王允成皆疏奏姚宗文諸罪狀、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勘熊廷弼揭、今同勘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廳有總兵諸將軍民審一人有一人口辭勘一處有一處結狀經一官有一官勘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增損一字也誠如是而逼眞敢不服敢不相下臣意氣雖頹經營久定即奴酋挾衆恃强逼處撫順而瀋奉諸將自能應禦道將精神儘能照管不至驚亂也若謂職之功罪小而封疆之關係大則又溺其旨矣使功罪無關於封疆也焉用勘正惟關係封疆勘而是戰守有所持循勘而非當事亟圖改正勘而功則寬臣以安衆勘而罪則處臣以懲衆如分功罪封疆爲兩是欲勘臣於封疆外也

禮科周希令陳十三要、一惕已事二論相職三斷部旨四別批答五親典禮六公賞罰七稟奏疏八宜和衷九愼保舉十飭京營十一責成閫邊十二增廣武舉

禮科李若珪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

經畧熊廷弼交代

疏曰業旨着令新經臣袁應泰刻期到任管事而
臣可以交代行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令
旗令牌册卷等項一咨牒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
則臺省諸臣參臣以破壞遼道他人欲勒臣于開
外自裁者既欲逐臣去又恐去後事體難料而臣
始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指之于　皇上與新
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城
而逃今日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
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客商增來幾許

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為賊
陷瀋陽棄城也今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守寬瑷
靉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
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
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
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
馬也海運俾貢車牛夫伕催趲置辦皆足供餽新
餉與臣毫不相干昨據餉司揭報自臣去年八月
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科糧并公費等

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米
荳止用過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縻八百萬兩
之說是從何來經畧經手錢糧犒賞宴賞欽賞賞
功優恤各存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新收贓帶
來犒賞開利助修敵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輸
助紙贖寄收南戶部等衙門輸助并三次欽賞內
除一百萬內分去餉銀六十萬兩九邊餉賞三十
萬內分去十二萬聽撫臣分賞額軍外共計一百
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管收之兩項通共一百三

十萬七千有奇職與撫按關臣陸續支費開除過
四十一萬一千有奇為新經臣犒賞之用俱聽監
軍道管糧廳細册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縻也此交
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計各邊不
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已上者以數百
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
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盔甲胸包臂手甲裙以
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鈎刀鎗又
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四十一萬餘計弓

以五千餘計鍬钁斧鋸以九千餘計鉛輪火人火
馬火鑵萬餘敵砲以十萬釘撅牌椿刺馬鍛等項
無算皆詳具各司營細冊中而職不能悉數也此
交代之器械也自丁家泊斬捕西虜而粉花三十
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媛兒二十四營而東西
虜不復交通年餘巳來河東有犯搶否半年巳來
塘報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閣臣姚宗文五萬
出關四千遼悉之力抑職稽糜之力也此交代之
西虜也去秋九月奴賊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
指點山川佯示進取而賊又畏不敢出四五月間
臣親督兵馬瀋奉修守以備賊賊亦懼甚悉撤東
邊反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剿項者
搶掠乘餘村屯糧食乃窮寇坐守救死之計奪取
遼陽已絕口不道欲攻瀋奉又畏我砲車打擊計
惟待我進剿背城借一而賊亦情見計屈矣此交
代之奴賊也然而其大景也何一件而非職大聲
疾呼爭口鬬氣所得來何一事而非職廢寢忘食
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而非職身親腳到口說

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重極難事體有邊
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
矣一時綱紀肅陳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爲
之好機括惟只將懦將庸兵弱兵少八字不得奏
手顧臣私與各道議便當尋一用懦用弱用少法
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搗襲以殺其
勢而亂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曾遣監軍道高出
親往瀋奉與諸將帥啓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
勢明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三大營于撫順
城下衛以戰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彼此相
持勿輕動別遣毛浙各兵出寬奠川土各兵出清
河人搗剿此兩處賊無重兵可衝行無阻而後豎
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不出一兩月間必有內應
而起者一應軍中箱棚帳鍋口斧钁繩釘之類已
檄諸將秘辦停當即土城不能遽築權用木城亦
檄諭每軍砍木一根聽候況賊中部落無食無鹽
無布又撤遷木石包築山城甚苦項又縮新寨十
數里另起一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舉動勢必

內潰然職向不欲明言以俟中外之應援今到此
地位不得不言而猶非臣做出幾說初意也然新
經臣到遼陽時臣亦細細商說頗首肯而不以此
爲謬此又交代之方畧也

給事惠世揚遇災陳言

上下交修之實則爵賞之當藏也黨禁之當開也
冗官之當議也武備之當修也民窮之當念也

南御史李希孔糾閣科

是時糾嵩宗文科臣毛士龍則有何舟撫枯之誚臺臣方震孺則有當局不言之誚王允成一疏再疏而又繼之以駁揭炳若照燭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于三疏盾明陰奸鱗甲二義推敲咨選扉弁阻抑考選諸罪狀不遺餘力但盈廷之議總之從閣逆一事而起

尚書黃克纘奏

畧曰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于法
彼方無詞今妄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
拾得珠結還與　遜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
寶者駢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别乎若曰　李選
侍事　聖母不恭過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
恕則臣願　皇上爲　先帝優容之葢父母之恩
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
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册封選
侍爲貴妃其匣中秋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
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
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給事中趙時用奏時事

謂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追尋者門戶之說是也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濶者勸進之事是也有緩之寔急而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也有急之寔緩而不可不議精者練兵之利是也若至重至大而當執其做者郊廟之禮是也若至鄙至污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入閣是也

試御史方震孺奏請激濁揚清

謂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疏疏兄綱漏于吞舟宦高于金鑄間有二三孤寒清節獨嚼菜根者又未見有十道數封尤選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而湖山余穴之子乃相率而獎其討拙命絕斷彩伯
撫心
誰實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皐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効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

一防推諉以責實職一明進退以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厲風節一愼起用以清朝甯一速覆結以防壅蔽一禁套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約考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

禮科周希令奏

畧曰臣妾謂已募者隨令出關未募者卽行停止將所省安家行糧抵作加派之數發遼東使該鎮士飽馬騰得餉更愈于得兵惟在將將之人善用將善練兵耳與其用烏合之衆充虛數不若用已試之將得實效彼將各有親丁可以臂指相使則李懷信柴國柱仍當調用者也聞寧夏總兵王汝愈甘肅總兵祁秉忠俱身經百戰且蓄有勇士壯丁十可當百項遼左新經撫有請二帥之意該鎮當聽其去毋相批留奏凱之日三鎮并叙可也一

御史張捷奏愼微決壅

伏乞聖明察外廷忠愛之微忱有深宮預防之至慮嚴勅一應中官無大無小咸懷忠良罔干外政而又使大臣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則宮府通爲一體而明良比隆三代矣

都給事楊漣敬述移宮始末

毎憶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間亦與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旨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于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乾清宮門内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臣冒犯忿詈謂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鬨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景象也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卽日登極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適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臣但云從來冲齡 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托。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至初二日九卿科道左光斗等有移 宮之公疏蓋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 宮又無復返 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 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 宮既不得不移自不得不以 新天子即位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 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 至尊安本分爲 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 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隨向諸大臣說 移宮自移宮 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容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深求蔓引大抵 主上冲齡方其旅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旅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保護 聖躬肅清 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臣子尋常事臣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言之豈得已乎哉乞採臣之戆言。更於 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 召見 諭安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及其若 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亦遵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

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眞極切覽奏其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

詔曰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

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
許而後悔暨朕出煖閣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
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
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進又不能及至前宮
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
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
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
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淆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
國爲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屏息紛

擾
南臺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
一防嚴宮禁一壯維城保護　皇五弟一愼內旨
一謹票擬一杜旁落一嚴部覆一勵廉耻一接群
臣一論和衷一親講祀
盜竊承運庫祭品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
奉　旨朕御極已來竭誠調護勞著三朝從來未
有朕眷任耆舊倚賴方殷卿乃連剴乞身情詞[illegible]

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着以新任職銜進中極殿
大學士就第仍准補六年考滿給與應得誥命兼
賜廕
詹事公鼐疏言
覽臺臣奏有以萬年有道聖人僅一月太平一天
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悼歎竟夜徬徨
又聞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怪異
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陛下共戴之恍以爲目明見之

事成千古不决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
早爲之辨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
思滌濯兩月之疇詞客締惟科臣楊漣疏中所述
情景最爲眞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賛
兩代光明謐靖之治
禮科李若珪奏　旨囬話恭選　大婚
都給事楊漣乞歸疏
日臣楚鄙竪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
當　光宗初登大寶旋膺老病之時臣痛心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旦禍發
于柔情不八日命危于奸竪宿弊復圖于再世九
鼎孤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
秋也臣是以有發明　聖體違和之餘一疏自分
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俯垂
采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于病危委
頓之時蒙特　賜于大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爲
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
亦何足以酬　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

乃因本月備述　移宮始末一疏伏蒙　皇上諭
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眞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
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詳加以　聖諭諄
諄備言　宮闈變逼之根因詳及兄禮篤厚之次
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
矣乃徵臣于此則有大不安者臣今日引分省循
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决去一着而
已夫以安社稷爲悅臣兒童讀詩書即知恭之而
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爲諱者又况移宮始末

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
何愧怍有何疑阻而决于求去也祇緣臣生平薄
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愛劇世競嫉之人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褒寵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
生之福力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　恩綸披上
方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帛歸望門以忠直二
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
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先犬馬本
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

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歎龍逢比干于當
年遭遇之窮苦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王眷以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
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脅鷹鸇之逐而終甘腐
鼠之嚇陰懷蠅蚊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恋主之
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著
臣也

卷三十二末

武原臣徐昌治述

熹宗悊皇帝光宗長子在位七年

辛酉天啓元年正月　上御殿羣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請開經筵日講

原任南京刑部郎中鄒元標起用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論鄭貴妃李選侍

遼東經畧袁應泰備陳戰守并議復撫順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

先責黃克纘以不可去之義繼誚楊漣以無罪去

國姝令忠臣扼腕李若珪以抄叅引義更令言官

短氣

發內帑五十萬兩遼東充餉

土星逆入井宿

享太廟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並明去　國之意

臣方條陳大禮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帶

領推算又爲帶領者重請勘合臣謂既云帶領則

一選婚之勘合足矣何必兩勘合並行一路哉臣

自行人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驛路慘害地方無異

虎狼有慨于中久矣況今民生困苦萬不能堪故

據疏抄叅慮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

冠婚冒破之機乃職欲遂其勢而渠已示其權懲

職以箝言官之口天下事尚可言哉

御史馬逢皐乞　嚴勅會議以定　國是

臣伏覩科臣楊漣近來一　疏再　疏其說甚詳

總爲前移　宮一事夫移　宮何罪哉無罪即功

罪在攻大璫功在安　社稷功大罪小宜留不宜

去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身止知

皇上爲重不知其他止知安　皇上爲急不計其

他　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

進矣直去媚者進矣　上曰適所奏事情俱朕親

歷諸臣其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

暫准病告心跡自白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
禮臣孫如游爲職所糾决意求歸、乃突爾上疏、求
入　講筵又再奉　旨入閣矣、似此舉動成何行
徑、數月以來、中旨之爭、頻見章奏、開。中旨者。
自用如游始則塞　中旨者必自能如游始
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
贈趙煥太子太保、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

皇極門豎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上行冠禮
御史方震孺奏三事
一曰　國本之事、張差是也、其次分門戶之說、又
其次移　宮之事、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說、
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言凡五事
御史周宗建奏爲直抒公論闡發其忠、
請諡先臣顧存仁顧憲成陶望齡王世貞四人、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揚爲吏科左給事中、
二月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愼言條議起廢、
起濮中玉南驗封郎、
武選司鄒嘉遇督理清黃、
復駙馬王昺𦜕養田租、
詞臣徐光啓練兵事竣加少詹以病乞歸、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御史高弘圖請　召還楊漣賈繼春
禮科都垣楊道寅敬陳愼始五要、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𥙿、
[illegible]應俄濟朱世守巡撫應天南贛廣西、
兵科蕭基奏夷謀叵測
臣見正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眞夷、總兵
賀世賢放進之報、越二日、[illegible]總兵放進收留
安插之報、一日中又有[illegible]索我投降夷
人之報、臣因而嘆曰、[illegible]何其輕也、

遼東荒已久何至今方困餓阴奴騎兩月絕跡而
西與降者曆至保無借逕乎夷虜居草野腥羶
是其性若有加許牛羊車輛何不往牧彼方乃遠
來投我據報丐人五六千此非一日一夜冥冥悄
悄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臣不能無疑即降者
真矣而狼子野心其可無慮乎
御史周宗建奏邊計
遼事之壞不壞于無兵無餉不壞于經畧將帥之
無人而獨壞于大臣之無識

日蝕二月初三日日蝕兩傍有耳如月狀光焰甚閃爍條然如玉環其大竟天自辰至午方散
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
奉　旨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欺罔罪狀甚
明刑章宜正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蔭
閏二月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綜論之出當乎牽制之文當決宮府之法當一政
刑之明當速保舉之法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遺佚
之材當收起廢之法當核補官之期當一文卷之
刷宜嚴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實錄
風霾詔九邊嚴加防備
御史游雲翼救急八款
簡戎政之任儲邊疆之才固出海之防設關門之
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遠哨探
之役

兵部主事陳國鑰　疏薦　旌祖陳榮孝行
榮遼陽人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開舌舐
可愈目疾爲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又
鄰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逆又郡
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瀕
達岸卒過其母官飭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
舟郡守艤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
郡守驚詰何以孝感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敢
忤母而已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城伯、
遼東經畧袁應泰條上夷氛正熾應援太緩、
吏部等衙門會議、
奉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
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
身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御乃背公植黨、本當革
職、念輔臣屢為申救、姑准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
罰俸二年、王大年罰俸半年、王志道等、姑且不究、
起孫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

史、總理糧儲、朱延禧南祭酒、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
上與下之情隔、大臣與小臣之情隔、京臣與邊臣
之情隔、腹裏與塞外之情隔、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
於曆法、宜起用釐正、
戶科趙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憂、
選練之無日、調度之失宜、招徠之難測、
昭和殿災、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回奏、
曰、熊廷弼有揮霍之雄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
陽險頹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
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民安于居、商旅紛于途、而
後之人因之為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
庶垂涕而思、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惟是
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怠緩、性不急則功不
成、況又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將于鄰、居採木
于園林、移石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甚者督工刻

期、于鄉紳、責科役、無蠲免、能無騰謗聲乎、
禮部奏言陵穴驚開石底、　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
各官看議、
恤錄首請建儲舊輔沈鯉、
贈呂坤刑部尚書、
三月、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
兵科蕭基劾閣臣姚宗文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瀋遼相繼陷、

先是奴賊傾巢而來，夜半渡河，深入攻瀋陽。川兵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攻，可以成功。既而賀世賢開門與李秉芳合，而瀋陽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為。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斬賊落馬者三四千人，賊卻而復前，後虜益衆，諸軍飢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而奴賊遂深入圍遼陽。經臣袁應泰親自出城督戰，互有勝負。既而賊分步兵攻小西門、馬達賊攻東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張銓東西分守。賊勢益衆，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賊所射落水，扶傷而走。城中火器幾窮，經臣與按臣及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泰徼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關外寄，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已而賊并攻益急，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何廷魁視其

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

起兵部左侍郎熊廷弼，仍前經畧。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四月，以李宗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

一寧前消朶議王化貞甚得兩虜之情形。一兵事急如火，凡東事本章，求皇上親覽臨下。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輔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一遣官分道募兵。一遣火器。一大工宜暫停上一承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亟免，以安民心。一述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以收驍雄，以散奸徒。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任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户千物少，詹徐光啓相度設防。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命右僉都畢自嚴駐劄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之。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宋純臣、李成名行禮，奏告大婚也。

仍山海城、
叛臣黃衣伏誅、
衣廣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于遼、遼陷不从、乃剃頭投降、甘心臣虜、逆劣引見奴酋、酋以大紅蟒衣之、與騾一頭、同三僕逃出、招撫過河、既抵加堵、撫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梟于遼衛、人心大快、
遼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
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論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遽推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

熹宗 卷三三 天啓 二

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阜寧、諡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用人急矣、不大破常格、磅礴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焉、若既用之、而復苛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況此時得一濟時士、如飢年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
罪援遼逗遛鎮將王威・遲奇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命科道尹同皐等分營簡練、
行納吉禮、
山東道汪泗論上言、
臣觀今日大勢、急着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
遼東巡撫新陞經略薛國用以病辭、免、衆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額、
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 龍飛首科也、

熹宗 卷三三 天啓 三

磔大逆劉保於市、
保遼陽人、素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遞邸報、至是事露被獲伏誅、
再發帑金二百萬兩充餉、
遼東死節諸臣張銓・崔儒秀・何廷魁・秦邦屏等各贈官、恤蔭有差、
二十七日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爌、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冊立張氏爲皇后、
冊封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
五月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 先帝梓宮發引、命諸
臣早竣陵工、
祠劉綖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議優敘原任按臣張銓父見任藩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降夷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鎭安插、
御史江秉謙糾之、謂文球閫外事權任握、未聞加
何運用、乃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

巡撫王化貞爲賊諜愈迫、我備全虛、疏入、命諸司卽議給應、
六月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雨降、
自冬及春、畿輔久旱、 皇上宮中虔禱、素服 御
門、 勅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雨千里、
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
詔加奉聖夫人客氏恩典、禮部奏無例可加、上切責、
已而照 皇祖載聖夫人余氏例、加給誥命、
敘黔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經略熊廷弼至京、奏定先着、
曰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爲先着、以京師論則山海
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爲先
着、一應兵餉戰具宜盡力全用于此、此着一定、賊
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
臺濬池以護京師爲名者皆非也、 上納之、賜尚
方劍一、品服、仍賜宴、命大臣陪餞、禮數特隆、
經略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薦臣高出、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御史李日宣奏請宗生及孔子後裔于大省加額中
二人、 上從之、
七月御史劉蘭等公疏誅客氏、
經略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降太監王安爲淨軍、魏忠賢害之也、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八月廕名臣海瑞子海晏入監、
鎭江奇捷、

先是標下游擊毛文龍奉遼撫王化貞令赴河東
等處招降叛逆隨安撫豬島廣鹿島等數處因聞
鎮江奴兵止千餘壯勇又各出抄劫遂與遼東避
難生員王一寧等率兵三百餘人鷄鳴薄城下又
先期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爲內應于是內外夾攻
賊皆驚落四奔擒其僞游擊佟養眞等文龍進城
安撫百姓因請兵糧接濟王化貞以聞
詔免行刑
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御史王心一切諫被責

經畧熊廷弼報于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
陞援王紹勳鎮江總兵爲主將毛文龍陞叅將爲裨
駐又州與鎮江聯合南衛東山晶進取○奴襲金州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
二十九日梓宮至沙河
九月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
地裂湧血
梓宮奉安陵殿
免湖廣災傷田租

鎮江復陷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經畧熊廷弼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
熊廷弼原議廣寧登萊天津三方並進時王化貞
誤信西虜之助而力主進戰本兵張鶴鳴然之熊
廷弼不能有爲因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臣實不
敢任此變局重擔臣行時與撫臣約曰虜酋大兵
果至我自不得不應如事尚未諧且自據守以待

明年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
鼓直前西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今
樞臣撫臣主進愚昧難決
十月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湖廣道徐卿伯奏論黔事
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
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偲張偲
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局始
爲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者往事之明効大

驗。況𤨏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猶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後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加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斃於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于無兵無餉之府縣於何悖乎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客氏既出復入不使有大被罰條

給事侯震暘請出客氏

既而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相繼疏論客氏上怒俱降三級調外王心一疏救亦被降調

禮部主事劉宗周疏

客氏出而復入以大內之森嚴恣一宮人出入非所以閑內外乃以人言之及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臣竊有感于宦官用事之禍矣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疏

臣以途次患病并黔捷冢 恩兩疏控辭再奉溫綸促臣速行諭臣原受臣衰朽幾生力疾前行臣渡河西自當匍匐扶擕一望 天顏祇謝 二陵惟是加恩隆典萬難祇承伏望 皇上亟收成命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而不知奇故舉綱疾裂一至于此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為今日計惟當廣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為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也

兵科給事蔡思充等上言遼瀋繼陷無如保廣寧為急務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

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越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

必死而逃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乎開鐵既陷且立功于遼瀋遼瀋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恐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下不足以當罪弁幾次立功幾次藏罪也何所 皇上速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殺無赦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副使袁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而殺逃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生路可將望也

上念遼左調撥川湖等兵并各邊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寒冱倍軫朕懷特發帑金二百萬兩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并賞之

又出帑金二百萬兩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毎遂酌量緩急樽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

經略熊廷弼奏

頃見兵部上疏要臣提兵出關臣敢不出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西虜視以爲輕重東賊視以爲進退兵將觀以爲勇怯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以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經略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面援兵三千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不知樞臣與臣何須兵馬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撫臣應住何地乞 勅兵部速議無使搖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爲賊所笑既而出關駐劄右屯

下

一月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代

上御殿羣臣朝賀

王三善巡撫貴州

贈故輔朱賡沈一貫太傅

起南都水司添註郎中曹元璧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暨孫瑋白瑜姜習孔李希孔薛鳳翔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以弘壽域

禮科周朝瑞疏雄縣知縣王綱謀以守正蒙誣刑科給事毛士龍更爲冤枉被陷

套虜入犯延安

圍城三日焚殺甚衆臨去曰不拿杜總兵過年三月大兵徑上西安事聞即有議拿杜文煥者給事

叅思先曰大將爲虜所忌平日必非媚虜者若因
讒言而擯所忌則大將之去適爽虜快之如國體
何文煥始從輕、
賜故輔王錫爵太傅、
申飭計典、俠谷訪杜私揭、相資格、核卓異、懲摘辨
陞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予以功在　國本故也、
皇極門成、
虜酋艮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叅將王承恩率兵將
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十二月四川藺酋倡亂、
遵義城陷、九月二十一日奢酋崇明通同楊酋爲內應、藉口調兵援遼、重賄以命奸徒、及播州餘孽、一時蜂起附援、遂將沿海營哨殺傷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無措、各自奔逃、頃刻逆兵運入府城、
石砫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
時賊求秦氏助兵、秦氏斬使、賊遂進兵圍重慶、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留綸華科抄、惶惑人心、將來年何竟可發臣部、斷附終汝洪也、
賊攻合州、
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衆禦之、攻執文

知縣張振德死之、
賊還成都、酋兵圍省城、逾二十日、壅路松林風息不通、
廣東道董羽宸奏
蜀于諸夏爲斗絕、北有劍閣、東有瞿塘、原有割據
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僭處、自雄、望丸泥而封之、蜀
一失守、無論滇黔非我疆土、其爲中原禍不淺矣、
總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贈恤遼瀋死戰武臣、
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蔭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蔭一千戶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僉事、蔭二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蔭二級、劉芳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蔭三級、曹崧儒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蔭二級、張部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蔭一級、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栩彭鄉彭應勝彭租舟各贈千戶、侯世祿等依擬、
吏尚周嘉謨奏言老臣去　國身輕犬馬戀戀主情
重、敬陳四則以祈　聖鑒、
一曰頤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
臣、四曰愛恤人才、
元輔葉向高祇謁　定　慶二陵還、恭進詩箴、上
宜付史館、

瑞曰、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
嘗曰、疆場之事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
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夕辨駁踵至其
執爲題目者只惟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
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
也化貞銳意進戰卽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不
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故今日之會議非經撫不和
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
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爲 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
愚見以備 聖裁、
惟毛文龍鎭江之事撫臣以爲功經臣以爲罪意
見大異臣竊謂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
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
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爲吏部尚書鄒元標爲左都御
史、
贈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

[illegible]講臣郭正域太子少保、
史官董其昌奏、
伏覩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戈內
向尤幸毛文龍持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
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奪鎭江擒逆賊佟養眞等
獻之 闕下且不費 國家一把鉄一束草一斗
糧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豈非制奴
一奇策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爲恨一
不策應坐令孤絕臣竊傷之、

壬戌二年

正月朔　上御皇極門受賀

贈尊輔余有丁太傅

遼東巡撫王化貞謹述始末

一月之前同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江奴發兵東往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思文龍前兵禀奮未給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寬毅之人共來幸勿拘果暑不興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心因謀取海州以應筮之吉會偵者至海州有鄉夷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臣因喜曰牛庄近易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今海州步夷不能來若以輕騎間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前后夾攻可大殲也奴氣必奪鎮江之旅必撤矣職實欲進各備糗炒行裝而從者皆畏餅餌以行實不虞及河而止進爲見可止以知難此亦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自明而乃以爲職罪也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過河之后將士有不

能破奴而逃回者盡殺之其軍前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則無幸矣

經畧熊廷弼上言

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　聖明亟如撫臣約乘冰急進免使兵因不戰而怨併急罷臣以正推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廕前總兵太保戚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吏科侯震暘疏

論沈㴶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媚不獨此也於楅末又以王安之殺咎劉一燝以楊漣徐光啓夏之令之罰責葉向高

享太廟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撒陳籌遼五要

一曰用短不如用長　二曰用雜不如用精　三曰用多不如用少　四曰用禁不如用畢　五曰用舊不如新

周順昌轉文選主事

四川巡按薛敷政奏報藺賊攻犯成都

命蜀中督撫按查勘科臣明時舉調募起釁根因

遼東巡撫王化貞疏奴衆臨河欲渡官軍擁命相持餉將匱乏饑凍可怜

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舉將才

二十日奴酋過河御史馬鳴起請固神京

奴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虜衆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化貞此時猶執認奴不敢渡柳河猶欲令部將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邀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為非計乃止既而奴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貫堅守一日夜奴衆被砲擊死者甚衆乃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承芳復環攻西平知守者為羅一貫欲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城中火藥盡自刎死西平陷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殲剃頭歸

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鬨然爭奪門走王化貞方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為倉皇整行李騎馬以行及門亂兵斷止將稱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得出化貞既出得功遂踞城附賊廣寧既潰化貞所招虜遂大肆殺掠遼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其幼小于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遇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微哂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紿慕戰不撤廣寧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整衆西行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時按臣方震孺在前屯堅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各道俱前後隨走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黄克纘條上京營急務

總督經略王象乾馳報邊變
二月起馬孟禎南光祿少卿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奉
旨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亟
吏科侯震暘乞簡別嚴邊守令
通政劉道隆疏參本兵張鶴鳴
南御史何荐可疏參張鶴鳴黨護王化貞喪師失地嫉妒熊廷弼陷之必死而后快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
駙馬王昺招練京兵
戶科陳胤叢捐俸預買煤炊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鼐充經筵講官儀制
員外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剖
略曰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
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
應援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與撫臣並轡而西
不能隻身剜敵急得無罪王化貞專制一方而未
見確有成謀初意虎踞外助而内應僥倖以安

不覺墮計乃復浪兵催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
而奔罪復何辭然臣竊歎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
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繇雖欲固
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
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是
二臣之陷于大辟者寔本兵張鶴鳴致之也
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起李懷信總兵大同
總兵楊愈懋吳守德出鎮延綏寧夏

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待
元輔葉向高輸俸助農
禮部侍郎來宗道充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爲常
奉 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
衛差的當官杻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
聽勘其道將等官着樞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
王紀爲刑部尚書
袁崇煥爲職方主事

清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
畧曰向經臣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
遼將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
然經畧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即有掣
肘者不妨委曲相濟、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
體守、臣不敢爲廷弼冤也、撫臣吞載之意可質鬼
神、第未察奴酋之利害、未免過信罔鄉之言、易視
奴、而以爲畏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奴之

叛命也、至手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封大藥
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
臣不敢爲化貞寬也、
舉經筵、
搜訪將才、
會試中式舉人劉必達等、三百餘人、
刑部主事王之寀奏、
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并論
方從哲、劉廷元、胡士相等、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
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
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邊備、而
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聞戰守于朝
給事中侯震暘奏、聖學驟報可駭、輔臣將順非宜、
閻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開日講、
大學士沈㴶直陳安危之介、
三月、命另推遼東經畧、

時巳有旨補熊經畧、邪臭遼章若辭且修郤于參劾、上怒其規避、章任爲民、令另議用
陞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薊津萊
軍務、
經畧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
臣以駑材、責之千里、既轉策授、加恐視峻嶒之頗
蹶、又驚勤槩扣、直令懺辭之難前、不行則以 國
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讒謗而
機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
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荊棘、

垣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

吏科趙時用陳時弊、

乘疏通之會為速化之機、尚未經任遽爾移升、家關可作宦途攫取。其如捷徑以致光祿太僕尚寶之三堂、淼淼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倒轉、閃忽不啻傳郵

四月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三法司王紀鄒元標周應秋會審。廷弼、進呈狀詞曰、王化貞全不知兵、用勝而反為敗、用間而反

為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稽窺賊作子、佼倆已知。乃敢曰口來聲要戰渡河。及至胡旂一鳴、風鶴皆兵。鼓輩欲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事已至此、宜伏上刑。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及再起經略、抵關以後、卻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符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今日一疏、明日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已。迫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言也。是以巧而武拙也。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仗義誓師、或提一劍以勘禍亂、或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為功、必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既敗、先奔榆關、即有蓋世之氣、亦不足贖喪師失地之罪矣。若引從前經略觀之、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非

同罰異非刑也。俱坐斬、上從之

我師復新都縣、奢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獻首特國貞嚴為盲兵所戕、綏陽任知縣督丁文明等進攻、又聞大兵且至、賊棄道歸巢、

湄潭賊降、

按湄潭為川貴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方、殺掠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地界、倫即投降、各兵進駐遵義湄潭一帶以寧、惟重慶尚為賊保耳、

起陞張孔教李若珪楊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廷試、賜文震孟傅冠陳仁錫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　切要事務、
一安遺民、一省煩言、一明職掌、一恤民附、一收人
心、
恤遺民、
在畿外者安插也、極其流寓京城者査明
分派各令安集、生儒准考試、發附科舉、
禮部尚書孫愼行奏爲綱常大分宜明、叛逆顯形難
掩、欲禦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囂、須除大惑、
李可灼進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春
秋許世子進藥、干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
春秋尚不少假、倂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

如何處焉、逆劍自裁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閉門
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舍吾支
辯、至謂朝攻李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實侍
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相要、而　皇上反可從
乎、又豈以護寶爲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必愛
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于何處明乎、
奏、古稱帥、方從哲素稱忠愼、皇考獨留李可
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所
進封稷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說貞
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
並議以聞、既而從哲遵旨中辨奏、肯覽卿奏、有
情始末、皆朕所知、遂方傳國本、權、臣感憫有之、
已有旨、令各官條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昨據
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鄒
從吾、太常寺卿陳于廷、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
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孫、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
起元、田生金、柯泉、鄭瑞、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寺
少卿高攀龍、鄭三俊、應天府府尹沈光祚、給事中
韓繼思、代中、陳爾翼、郭鞏、郭治、方有度、薛文周、章
允儒、張鵬、薛大中、朱童蒙、令過知、賴氏法、沈應
嗣、朱大典、武孟、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
劉芳、劉徵、步弘、吳其貴、周宗文、馮湛、姚鳴世、吳
甡、喻思恂、樊尚燝、陸獻明、孫傅宣、李日宣、
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等、共執法駁正之、
議撫西虜、
報寶和店稅、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

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遺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
南京太常寺丞註少卿匡大倫進　聖學三札、
曰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
壬辰、大雨雹、
時四月廿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
雞子大、落屋瓦碎、但殺草木禾稼、毀拆不可勝紀、
異常災變、
下令省修
四川縣令張振德闔家死難、有　旨、贈光祿正卿、蔭
子錦衣衛千戶、
振德蘇州人、繇貢選、縣令、遂走巴蜀、一家相從、殉

蹤澂茶三署邑篆三有乃祀當藍酋之變振儒市
出棘圍急趨還邑纔二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
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紀及
其女淑安淑慶北面羅拜盡投烈焰童僕嚴英顧
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
子張紀以應試先歸僅存一息
五月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奏目擊時事之非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一曰小臣忠告宜寬一曰內

臣竊伺宜防一曰外臣附和宜化
試御史蔣允儀奏培養士氣
吏科趙時用疏
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廕請卹之 恩例
濫觴已極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
以不速之來買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有宜
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支移與各部之註銷勘覆軍
國大計而且公然閣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
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數月以來不聞[illegible]

佔演習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焰甚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
張國法聯羣情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降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
一曰立議忌于煩囂一曰卑議忌于模稜一曰覆
議忌于恇怯
定道臣獄

看得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
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既聞且見之矣何
為抱頭鼠竄揚帆航海高出乃敢倡為捐棄廣寧
之說炫惑人心蔑視 國法罪更浮于嘉棟河西
之陷奴雖猖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于節完血化
碧為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胡嘉棟與熊廷弼王
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因服對簿他年何面目見
邦佐于地下
刑部尚書王紀疏

頊見御史楊維垣奸邪古今同憤去留治亂攸關、一疏爲臣糾徐大化疏中揷蔡京一段而發也、原是譏諷輔臣沈淮而不刈姓名耳、京生于千百年之前、淮生于千百年之后、細按其事、其結交劉進忠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也、畜養奴黨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也、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罷逐與安置呂大防蘇轍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之擯斥與貶謫御史常安民何異、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軍務經略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

復諸言官、

上曰、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給事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鵬自幼於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緯諸書皆妄言圖讖至于氣數一篇尤爲大逆不道以此亢猗惑惑人心謀爲不軌制臺房雖麗叔法容捕之正法梟示、

貴州土莫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討捕、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春水泛漲、一望瀰漫、賊不能飛、其出入必經之要路、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扎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我兵前此環汀而守、使賊首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來、于是監軍道岳志充楊述程會同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攻佛圖關、再戰幾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率領親丁及毛兵營參將楊克順等兵直衝賊營、宣府領兵秦明屏率部兵進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前去、賊衆大敗、入佛圖關下、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深溝兩岸、但手賊營二十一寨、一時俱空、

給事中張鵬雲疏、引張差移宮三案、參劉廷元方從哲、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　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議、

曰、先帝即位、王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即患痢弱之症、曾召各部科道官入宮、諭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補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宮問安、叩頭畢、先帝宣召輔臣、太子擇之壽宮等事、具問有

亦擬助卿寺等官、

命考選勿拘資格、即科貢亦一體與選、

川師克復渝城、

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鎮奏敗張副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領兵入城復獲餘黨、

山東巡撫趙彦請斬留班軍以靖妖氛

題原任總兵楊肇基一腔忠義満腹甲兵、素稔運籌決勝之才、特有沖鋒破敵之勇、容請督兵、

禮科彭汝楠以罪璫崔文昇啖口肆辨再劾之、

刑科沈惟炳譏申奏以釋羣疑、

奉　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

念　皇考、豈能恕然爾每當體朕意不必多言

復鄆城鉅野

督臣張我續請超擢城守恤錄死節諸臣、

翁爵秀楊汝昇吳弘業韓應龍程學程謝奇舉曹元龍冉兆鎚文焰此九臣者其膽畧才猷皆有大過人者也、乃若典文知縣張振德徐大禮王頤冉洪緒翰左重耀倪樹其韓應泰李世勲郁聯張如蘭盡倫以上十二臣者其正氣可以光日月、其孤忠可以泣鬼神、起義若鈴臨難不避、雖古之烈丈夫如睢陽張許輩曷加焉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

先是禮部尚書孫慎行疏參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既而都御史鄒元標亦論之、既而科臣張應雲汪慶百彭汝楠方有度沈惟炳皆交章論之、下部議至是、尚書張問達汪應蛟等公奏曰、當日進藥始末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輔臣視　皇考之疾凄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但可灼妄意進藥處分、即應重票、乃先票賞賚、繼票養病去、則失之太輕也、輔臣已自認其罪自請削奪為法任咎大臣引罪之道宜爾、李可灼非醫官也、以紅丸輕進而　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應提督、當可灼輕進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

李可灼遣法司究罪、崔文昇發遣南京、既而李可灼遣戍、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

幸我　皇上曠然遠覽、廓然兼取、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　賜寬釋盡復班行、然自五臣而外、科道則有朱欽相倪思輝侯震暘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繼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降謫、雖事各有屬、而愛　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君則一、望　皇上一原百原、一餘盡餘、

樨二十四日冊封范氏為慧妃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
奉　旨毛文龍因拿修養真修卜年遂按陶朗先
處監軍譏害毛文龍拏到劉一爝杜茂等刑部官
縱容通同攺几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
罪正法且劉一爝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
驕土官軍其情最大至今不行問理法司職守何
在王紀着革職為民
禮臣請視學釋奠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
貴州巡撫王三善奏餉缺堪憂
賊攻曲阜卻之
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妖賊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率兵民極力拼禦殺賊甚衆賊不能陷旋以援至拔營而去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遼陽城火
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塊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畜燒盡

陞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山東一日二捷
禮部尚書孫慎行歸
兵部尚書黃克纘亦歸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為　國臂輕擲可痛帥尾孤搖
宜憐
毛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
島既營之後則為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
尺一書諭文龍曰爾居島中山川形景聚米可圖
爾其墾溉屯牧與士卒甘苦是共練標師沿海嘯
偵以制奴出入就關嶺設奇潛伏扼奴項背與朝
鮮臂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
害務為率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金湯將
在皮島焉
八月太僕寺少卿滿朝荐上天人交窮疏
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　命倚重之大老以
構讒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詘王紀

執法如山之司寇以交章華職皆不顧借焉獨聦聴于三十劾疏之閣臣卽去而尤加異數焉一進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爲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一邊策耳狄夷索百萬之貲邊臣尤慮其少伍卒乞錙銖而不應一棄城耳且多年議罹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姤深而苛督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平反無濫條至于遼廣皆以爲奸細獻送不知遼陽之禍起于袁應泰之納降夷盡佔

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難遂縛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齎金以啗西虜而不先策應及聞奴酋過河便手腳荒忙抱頭走矣誅求于奸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王紀想亦訪知的寔不欲殺人媚人耳賦會飲之民皆髓血乃棄城數撫鄉三千萬如渚面之沙巧騙撫賞三十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 請蠲加派步步誅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不獨蜀黔齊魯已也閣臣誅斷共矢從前救正何至今日見有忌才壞法之疏則徑行其言見有極奸巨憝之疏則遽加罰矣平章謂何尤可恨者奸璫家居托數千金于盧受借署起平章入邸而盧受敗則又嘗寓于與龕遣御客日伺 内府交歡跋扈之奄借以招寵又助奄以振威樹黨潰裂之謀皆奸輔作之倆爲臣豈不知韓文諫于暴奄楊繼盛劾于毒輔然一腔血鬱極而灑誠不恐見神州之陸沉致陵寢之震驚也疏入落職爲民

禮部侍郎朱延禧姜逢元補經筵講官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少卿立祠歲祀

免磁器等稅

妖賊于弘志糾衆倡亂于武邑諸處保定輔臣張鳳翔請增兵餉飭以資剿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樓桃堝湯站等處賊級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無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

改經畧王在晉南京兵部尙書

以閻鳴泰巡撫遼東山海等處

二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爵
劉得功竇承武俱斬罪、
總兵達奇勳等釋放立功、
九月初一日、 皇考大祥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
太后神主、
左都御史鄒元標確陳其學之原以完衆志、
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
軻死不得其傳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之
臣等欲爲孔孟求衣鉢朱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

箕裘之說乎詎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 國
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
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
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
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
若只以臣等講學宜放罷斥逐視斯道太輕視諸
林下臣太淺矣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
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
倡聚和幾淆清議愆前覆軛不在臣等聞童蒙之

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
二十二日、冊封 信王、
光廟 選侍李氏冊封爲 莊妃、以撫養 信王有勞也、
免行刑、以中宮有喜、誕伊邇、
贈直諫吳中行姜鏡麟秩、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 垂念貞勞憲臣、
御史史永安巡撫李標督學劉錫玄戴燝周著萬
編田在孤拔似當從優議擢、
十月、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逆賊樊龍張彤黑蓬頭
等首級并生擒后承高何若海周興等三十一名、

給事薛大中、請權者顧李維楨周獻臣預纂修以光
典史、
都御史馮從吾鍾羽正各疏、
俱爲講學一事、關朱童蒙、
大學士葉向高疏、
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人奉
旨慰留、此就論其事、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
遂并其人而詆訕之、臣竊以爲過矣、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

御史蔣允儀上言賞罰宜新

奉　旨周著城守有功着即議起用林宰徐如珂

從優議叙其餘道將各官著有功次查明具奏

鄒城恢復元兇就擒巡撫趙彥恭報蕩平完局

巡撫趙疏稱總兵楊肇基當機審而謀出萬全料敵明而功收百勝東兗監軍副使王從義兗州監軍副使徐從治天津監軍僉事來斯行運籌則羣策羣力兼收督陣則入戰入克並奏山東都司楊國棟僉書廖棟天津都司劉永昌冒險冲鋒而力戰復搗巢穴以成功

昌治胞兄從治身歷行間叙平妖紀附刻之

徐鴻儒鄆城人祖父以懸鏡之術以水貯盆令男婦持齋而照現出前後幻象惇民眼熱心羨爲羅疊羅拜願爲之奴且片語縲金則數千緡刹那立至不但供賦之敵也而未肯輸也夫至重者民之命而彼能使之輕如鴻毛至愛者民之財而彼能使之捨如敝屣蠢者希未來之富貴黠者反側之雄心自以爲立于招搖之下而神器在握矣乃五月初與捶手聽耳語難縣令遣人勾攝逐殺縣使以反狀聞二十二日陷鄆城不守退保梁山十五夜連陷鄒滕二邑而賊首侯五魏七沈智夏伸逆等分踞稱王改元僭號僞設官爵而屠夏鎮而屍壅河流拐漕艘而糧米狼藉搶龍袍而借服無忌其他村鎮被焚掠婦女被繫虜老幼被刳析入儒被追脅者何可勝數從治初蒞沂即簡卒蒐乘矜戟鋋劍若逆知有今日者中丞遣都司廖棟楊國棟各統兵討之廖用火攻破梁山不能偵剿狡賊掩殺甚衆以此鄒賊益憤沂民夙有九黎之惑沒沒砦哉從治鍉鍪蒭庀羣司分信地堵三門而健留南門以慎啓閉與州守晉承眷登埤而守親莞扃鑰令百戶容訓盤詰姦細即于是日盤獲五名一爲州快王君正一爲大戶王三治其三人劉

二犯之伴也余見各犯偶然丈夫貌鬍如鼓意其爲良民第命搜之搜腰間各白布長四五尺許家丁閱然凡此眞賊也白布纏頭是其記號又搜獲妖書紅九及點名冊各犯免冠搶地曰襌進明鏡寶約在明從晚陷沂其自道署以及州衙學舍皆派居已定吾帶先來偵探兵馬消息以作內應送爾被擒頸延頸求死余問之愕然以賊且覘余等爲呆中死也恐留之因周必且被劫即鄒縛梟示慮城中是頭有徒不可勝誅隨大書告示限以三日盡數出城不然沿門查驗必無倖矣三日內面生可拔約有二千餘拔出賊知有備遂蟄蟀不敢移嶧以東一步而沂始無恙又從士民公請起大將軍楊肇基題請得旨而沂民益有恃以無恐楊大將軍六月初六日率本道家丁征討嶧賊而鄒城報急遂一面移兵救鄒而賈疾趨嶧初八日離嶧三十里而營賊聞風宵遁嶧此而復嶧縣余因道官招募民兵五百名防守之即以該倉餘糧給守者食用賊肆漸遠趙撫促楊將軍統兵趨兗剿各將領以爲恢復鄒滕之計適楊廖二都閫同舟臨波不相救助致火器輜重盡爲盜賊勢益猖且逼兗城而巢矣蒙兩院以從治借守道王從義並題監軍促令赴兗進剿從治止帶家丁一百五十名于六月二十九日橫戈按劍離沂而西遡雨加澍平地水注丈餘三十日過費縣山水瀑瀉洚霖不止時又昏黑河勢洶湧飛鳥不能渡余抱艇手柿而涉西岸七月朔宿銅池風雨晝晦馬不能前箭舍飄搖同于露宿初三亭午雨稍霽正路俱已成河或設浮或乘甕蕩流于奔流急浪之中惆心駭日幸而得渡即褰裳跨馬躡蹬摩籠馬跡蹇陷泥中須人力翼之而起歷盡崎嶇涂無[illegible]濟雖凋酒趦菜不得咬曰賊聞余往兗方謀逆我顧行從治若據虛若搏景以孤軍經賊巢出入俯安肉當餓虎之蹊而卒不犯其鋒至泗水時將賬戌杞曲阜炮聲震耳遂北渡河而宿一村舍大雨竟夜雞鳴振衣而起左右曰茫茫一片水雖七聖皆迷何處問途余冒雨逆河若

帶馬驍加駛遥望兗城隱隱在目迫至城下時已高舂又無一炮引路賊方充斥彷徨焉闕幸卯南關以進與王從義楊肇基執袂劇談詰旦出城迎趙撫進府于初七日共諸演武場誓師并真降亾官兵甫下馬而忽報賊過大橋即兗之南門外也大將軍遣將率兵禦之未幾而捷音至大將軍偵賊大營未動復引兵消本道家丁孫玉增等行至大橋與賊對壘我兵添而前賊披靡奔潰横屍遍野一日兩捷賊巢漸退崗山十三日中丞促大將軍率各營進剿十五六等日連攻不下十七大雨十八日各兵方樵蘇而費解衣曝日賊覷我兵不備突衝廣營廣營亂遂奔總鎮營總鎮營亦亂官兵被傷甚衆廣兵已殺十之七幸楊將軍收回潰卒誓衆轉戰急呼各營將領以爲後勁而賊大敗殺至南城下奪回馬騾若干每戰必我家丁衝鋒頭敵各丁稟欲護我叱之曰殺賊正以護我也並不許一人逗遛在後二十八日賊犯曲阜報至輕騎飛馳赴闕殺賊千餘三十日賊復擁衆欲犯兗我兵又敗之余與楊大將軍謀曰攻城爲下鬭賊之精銳盡聚鄒滕之中吾擊其首尾而中立救不如擣其中堅而後兩城之賊可圖也于八月初三日以守備梁汝霖一營佯攻鄒城大將軍領各營從間道疾趨黄陰燔其寨殄獲無算初四日連攻二頁岾紀王城界河驛以爲我軍從天而下也迅不及防人奮銳攫盡化爲煨燼初五日遂攻峄山層峰叠嶂遍滿賊窩而各營兢驅搗山至初八日山賊盡殲賊自此大勢已去兩城聲息不通而滕算始在我矣會監軍來斯行率鄒司劉永昌以步卒二千河南都司劉宗漢同之禮各馬步一千五百名至從治與王從義挈來斯行詣鄒相其形勢分布諸營而三道與大將軍派督四面繞圍三匝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厲氣循城一切雲梯勾竿木牌土屋與夫築臺填濠無不具備但見兵受傷而城猶故也蓋攻具輕則賊彈貫之立死攻具重則推運者先受傷促兵攻城如投苦海惟賊時出搏戰大將軍每每披甲先登大小四十餘戰馬

兵馬疲駭賊無鋭室可儀從治等引則披倫挨懸砂背馳赴各營撫慰軍心而誅破賊約行入九十里許抵芬乃恐帳房不蔽風雨夜則駁立雨中沾骸塗足奎食營虛通宵不寐或甫交睫而又被詐營驚擾備嘗人世間未有苦楚枕暴骨而履髑恬不爲怪滕彼彈掌所差黍粒其不中者眞天幸耳廿二日從治與王從義復自中丞分勅滕城以拴其鋒遂檄楊廖劉三都司于廿四日行廿五日札營界河賊于廿六日挑選數萬迎擊而我兵戰勝遂北直抵城下殺其關廟廿八日賊又悉衆來攻兵有恃心楊將拜請單曰死于走與死于戰等死也何如戰之尚有生理乃楊直前撲砍趕殺城下數萬賊止三四百入城城中哭聲動地共誅出城逃避遁歸舊巢兩伏山延袤十餘里至九月初三日三營將卒始入巢之遂復滕城令東昌府同知李自贊署滕撫綏疲敝之所以不付水火者皆縣魏門子周旋姬知縣難迫姬自裁即以符授阿母容傳城外而罵賊以死鄒之孟氏一門被害猶曰忠義出于家傳彼魏門子未嘗讀詩書而忠憤激烈爲宇宙奇男子良可異也初八日時將晡忽報賊來救鄒相去僅三十餘里楊帥曰令夜四鼓造飯五鼓行我自統銳卒千餘赴之楊帥宵征適值濛霧迷天不辨牛馬行至山下命放一炮而山顛吶喊之聲若虎吼兕嗥震動天地色漸曙一望峯巒蟻附蝟集不可以數計也楊將軍且戰且退援兵而報余等曰賊勢甚衆與我老營兵馬悉來再發河南一營并撤滕縣三營齊赴戈里初十日楊帥悉兵仰攻不尅十一日大雨初霽水迷路徑楊帥偵賊糧食屯在山莊蕭寺中相隨二十騎襲燒之賊因乏糧且峯高氣寒自是不能久住迨十二三日劉楊陶三都司各率兵至從治等時抱胡衛之廬衣不解帶蹀督各營圍困鄒城十六日山賊飢寒所迫已陸續夜逸而三道奉中丞命給免死票以任其去者無算擒獲賊首夏仲進而伏山之賊盡平入晝夜而刀聲炮響不絕大將軍嘔血數升功豈渺哉當時徐鴻儒方在山上東馳西

偽指揮如志至是大衆散壞挾數十騎遁歸鄒城從五號七等各散撤衆降城中東會諸賊有開齋向化者數百人徐鴻儒一夜阮之雖多方招諭不聽中丞檄道將急攻而兵士被傷猶故大將軍日不如築圍困之食盡必出降偵之城中止有半月糧耳乃令各軍捲捲乎郛許而荷舂錦樹栅開濠五步一舖更番夜守俾城內外聲息不漏廿二日遊賊過河遇張參謀領兵北往接戰而參謀兵大敗遂乘勝火徐州東關徐民發梁焚舟不克渡轉圍沛縣沛告急報賞印信手摺止背城已被圍四字余等議遣許定國江朝棟梁汝霖獅貂芳彭脩翼等率兵遄往廿八日馳至賊營賊聞我兵到即曰吾屬無噍類矣吾所畏惟東省兵耳連戰賊果大敗十月初四日捷報至而餘黨悉平止鄒城孤賊耳于時零露倘寒秋濤不備每至夜分闘三軍呼號之聲啾啾亂鳴不啻貯百蚊于一器也猶疑旬日不解圍我兵必懈然矣唸莫可禁矣中心如焚大將軍選善穴者二十人于東南城根下刻期鑿通隧道撤土崩壓成坎二人穴中昏黑晝夜引燭而照地氣薰蒸熱悶穴者不掛一縷掏出城磚城已穿有小竇矣劉都闡在西城脚下亦鑿一隧道賊知城將復壘且無以餌其口然後倔強意欲迨十五日遂餓斷詣軍門乞命因留其渠魁而遣饑從者往諭衆賊以不殺之仁十六日夜徐鴻儒單騎出奔仰有降賊引我兵擒之十七十八兩日余與王從義楊肇基分門點放其冊報四萬六千有奇而老弱婦女皆稿項黃馘懸然將僵矣本日回府稿賞官兵有差刑檗開吳議調鄒城令毛芬于鄒以定亂民械賊首徐鴻儒等解京獻俘送中丞過曲阜謁廟而後還沂、

左都御史鄒元標奉　旨馳驛去、　國情深疏、

東事當守黔事當戰、并發餉箋、

翰林修撰文震孟陳勤政講學以秤治本杜亂原、

摠憲鄒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葉向高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耆遺、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其位、空人國以營私、幾似濁流之投、言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

庶吉士鄭鄤昌言當採疏、

奉　旨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文震孟好生可惡、鄭鄤黨護同鄉、當重處、念朕首科取士、姑從輕俱降二級調外、

大學士葉向高懇宥詞臣、申救文震孟鄭鄤、

十一月　光廟選侍劉氏封爲貞靖賢妃、皇二第追封爲簡懷王、皇妹追封爲悼懿公主、

王牒纂修已完、　敕司禮監送館、

諭內閣、

前次降謫科道各官、但因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淆亂國是、薄懲示儆、況今朕壽冬至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奇各准復原官、着俗供乃職、不許仍前妄生猜疑、追聽玩偈

貴州賊酋窺板角關、大肆殺掠、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爲適當　獻俘之日、　請䘏殉難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魂、

撫臣徐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爲王事也、變起倉卒、百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死、鎮臣義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監軍督餉、亦爲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頭受刃、赴難如飴而死、又如李維周領兵出圍、聞變回援、甘心祖受而死、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

即逆酋叩頭羅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豬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蹂尸淫夷、冠履枕藉也、悲夫、犬豕盡嚀寧傷殘我將吏、腥膻徧地、不屈辱我冠裳、諸臣之死幸矣、尚可曰變出突忽、不得不死乎、兼督援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懋、晝遊之杜文煥、孰得孰失、而尚且責其輕進、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封疆之責者也、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果不倖于遜疆之張銓高邦佐潘宗顏乎、

擒獲海盗、

時浙江海中銅盆洋有大盗吳二等、駕船三隻、從日本飄來、起逐漁船、擄人打票、取贖、蘇撫院張抆繁寄令飛雲關把總楊懋中、計擒之、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蔭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十二月、御史吳甡災異疊見疏、

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

垣廬舍頹塌過半、人口牲畜殞斃數萬、

川湖總督張我續報擒燒安酋之黨、并遣將援黔、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

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爲不久、自援兵乖城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衆、我兵飢餓逃亡殆盡、不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之木柵壘戶墻、以坐困我、我所爲雀難于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狡酋之攻城益力、使此時糧米未匱、則兵尚可驅賊、尚可守城、而倉

者盤于六月矣而例米盤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派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盤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飢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子而食者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今止存飢餓之卒二千多偃臥不起夫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尋覓處矣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有之異變死亡幾盡士民尚欲困守飢餓之

極兵卒尚未大譟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　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藺交叛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避兵將幾何所糜費　帑金楚餉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未發一鏃一粒省直告急之疏報之　迺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至于總督張我續總兵杜文煥俱已亾黔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之理與張許結炅友于地下足矣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

刑部奏　肯逆犯徐鴻儒等處決劉栄壽剉尸王文臣梟示傳首九邊

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加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王從義徐從治加陞布政兼兵道

武原臣徐昌治述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吏科陳熙昌奏歲序方新乞推
廣德意重恤人才
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暘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北直巡按倪應春言盧龍爲　神京第一咽喉永屬
爲畿東第一困苦謹摘目前關切事宜
一議驛遞加工食以募舊役毋令偏累富民一議協濟永減免從寬以救窮黎淵粳之困一議權草豆屯田預市草一恤臣私抽扣馬夫銀濟邊又救羣紙張銀兩各官既憂盲責交葬又苦一飽無時一議徭役添衙門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一議鄉兵令日募兵明日加發民累極矣不圖所以安之輒追而練之不開門而走借戈而亂乎

黔撫王三善兵進龍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
御史周宗建疏
科臣郭鞏動輒以封疆爲名率合竟無了日不知鞏自召還之後有何憑恃而狂謀不倫至此
二月經筵講官蔡毅中進字學要覽
三月御史霍鍈奏國史期于傳信
疏論挺擊紅丸移宮當直書不諱并論熊廷弼王
化貞宜速正刑章

月貴州巡撫李標敬陳新撫救援之功
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費幾許心神當事竭防受
幾許怨謗總爲此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日久無
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民之兵盡是殺民之兵
護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陷穽是時鄉宦潘潤民
倡義捐資皷舞聽兵猶不免抄其家而殺其女職
猶念身家婦女數口授以刀繩聽其相機自盡尚
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死職又不忍殺之職
妾馬氏曰妾能生之亦能殺之願授火藥一霍足
了大事毋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孰意日
延一日有新撫臣王三善之兵從天而降收此殘
山剩水還之　天朝拔此憊卒遺黎出之苦海哉
戶科羅尚忠疏請編　建文年號追復位號并復
廟祀并贈廢祀謚仗節死事陳廸景清黃觀黃鉞王
艮鐵鉉練子寧陳思賢八人
御史彭鯤化陳時務切要八事
欲收人心先減加派欲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
勸在明賞罰欲用人材當崇清遐欲省議論當息

紛鬪欲師減事須省煩文欲興吏治要嚴官評欲
討戰守要擇勇將
貴州巡按史永安陳蕩平疏、頌王三善功
御史周宗建疏
郭鞏受魏忠賢指使中傷各臣爲歷者之書羅織
五十餘人于省則以劉弘伯爲首次及于周朝瑞
熊德陽等于臺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于江秉謙
侍數月以來斥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
薦去鄒元標馮從吾逐文震孟鄭鄤近且厄栩
僞行盡以弘欲一網打盡臣則其網中之人也
五月御史吳甡請舉 視學
治亂之原係于教化而風勵之術倡自 朝廷況
孔子萬世之師 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
海宇博求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徵詣公車如李光
縉陳繼儒之徒督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庶幾執經
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感時念殷
偶以字句未簡致被嚴罰陛下教養人才者外則
提學內則祭酒司業在文字考課之外仍存木鐸
警督之意今國學廢弛已極未見有胡瑗李時勉
其人者申嚴條教甄陶士類江河日下狂瀾安抵
至于各省學臣自譚昌言洪承疇文翔鳳而外指

不多屈
延復遵義
時叛賊尤朝柄楊術新鄭應顯據督府城副將秦
衍祚會同侯秦將一面親督大兵二千分佈各路
夾攻先將號于抱伏誘戰于九接灘尤朝柄令頭
目抹賽領賊拒戰被銃擊死賊即潰散逃走
復追南城外羅網渡斬級三十顆遂入城分扎四
門防禦出示招撫殘民至于城內民房燒燬大半
僅存道府廨署
安鑾率妻子部衆來降
朝鮮國王李琿爲其姪李倧所篡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朝鮮篡逆
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李倧之事不必議討不可遽封
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
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
其請 封使至 明旨詰問俟其輸服請罪而後
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積昭著而後 封之
太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冊并請
存遼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永寧大捷
四月十五日李總鎮徐命秦國佐等兵潛至永寧
城下[illegible]

百餘騎兵四五千人一齊殺至城下賊出四門堵截見勢將潰將房屋亂燒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周邦泰接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神大西門由除投降二萬既城越水死者無計城烟焰薰天逆酋父子合營列在江崖上賊兵已散大半

六月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

按羅平既土爲州在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四酋四既下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見官府于是設立把差議以漢人領之謂之歇戶稱司輒下正糧之外增添尅剝而歇戶又指一科十各夷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逞動矣至是平之

七月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

論鄭貴妃三王並封黨之者不謂非張差闖宫黨之者猶謂无罪封后遺詔凡稱先志者即重誣

神祖而陰爲阿附者也

川師進勦尅險囤破藺州并獲僞官僞勑

八月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雙翼獻俘

王撫力解省城之圍凡十八大戰而黔乃漸次再造其中據腹心塞咽喉不可不亟爲底定者無若洪邊十二馬頭與夫龍里一路蓋十二路馬頭西接安酋水外六囤之地綿亘數百里而當省會之衝龍里居新添平越上游綦布數百里寨而當省會之衝安邦彥敢于跳梁畧無顧忌者恃有此也乃宋萬化極惡窮兇精悍而狡僞總兵自稱龍里大何中蔚共成邦彥兩翌兩賊既除酋勢孤矣

九月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

加以劉愛塔之故將金伏等處遼民盡行殺戮逃難人民甚多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嘴接濟盤招撫遺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挑選壯丁列有三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達賊五六百餘守城于七月初二日統領島兵并帶壯丁黑夜上岸晝伏夜行于初三夜齎至金州南門城下各執火把吶喊放炮車聲振天達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

防紅夷

按彭湖爲浙直潮惠總要之路自金中丞割議力爭守此地閩二十餘年不受侵害浙直諸處陰受其福不知何時撤守竟至今日狡夷披猖適爾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

婦寺子侄黎藉世襲者千餘人不勝駭愕夫此等爵蔭非軍功不授當有澄汰之日今日與之既以爲榮他日裁之必以爲辱　皇上奈何予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乎

再起余懋衡南京吏部尚書具疏力辭

十月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疏

聖嗣誕生百官慶賀

諭停刑

平遼總兵毛文龍亟請兵餉

詔嚴獄禁

特李維翰等靭出入長安右門押鎖長枷
悉家人持之上怒命該科參經管等官
免河南進貢圍屏
逮登撫陶朗先
閏十月遼東巡撫張鳳翼以關外遼民漸廣請陳賑
恤消弭大計
冊封慧妃范氏爲　皇貴妃
涼馬佃報捷
涼馬佃地在江東奴酋部兵俱在佃中放馬安歇
毛文龍偵知領官兵分路齊進夾攻斬獲級馬
牛毛大捷
文龍調水陸官兵三萬衆二十日將衆程而
進分爲三敵奮力追殺斬級二百三十有奇
湖廣牛妖豕怪
陝西怪鼠
十一月御史樊尚燝飭鹽法議
上以川貴搗巢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叙
朱燮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仍舊總督楊述
中升俸一級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薛貞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論侯恂[illegible]
宰楊松年俱候陞京堂藏燝陞二級閔夢得王[illegible]

仁李仙品赫奕陳龍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繆國
維陳堯言向日升徐清楊世賞各陞一級周著楊
述程丘志充准各起用仍加陞一級
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
奴酋欲集兵渡河文龍即統各將陳繼盛許
山新等進兵牽撓擦險設伏斬獲級馬有差
僉都御史王洽程正巳徐良彥魏雲中巡撫浙江保
定宣府寧夏
御史李玄奏樞輔遼撤非宜　蘭留輔臣孫承宗
十二月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
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遵化事
烏鷄大捷○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
御史方大任疏
郭鞏于救刑者盡入以黨賊于救化貞者置不論
至其結交魏進忠反進譽言爲言路之奇醜至進
忠壯麗宅第美好田園不下數千百所又預營葬
地其制度宏偉過于諸陵又列文武臣像侍立左
右武像用甲冑文像用朝衣朝冠閹人安得有此

甲子天啓四年

正月王師進擒大方奏捷

巡撫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總鎮馬爌監軍道尹伸岳見仰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衆潰散焚大方老巢賊首安邦彥奔竄逃匿織金

獲逆首奢崇明

州師殺入龍場陣擒逆酋等

盜起長興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死之

吳野樵爲築朗生徐鑿逃匿廣德長興交界地方縣官日緝捕謀于正月初二日賀正同野樵等到縣放火戕殺一令一簿地方羣起逐之當獲吳野樵王召魁等餘黨逃竄

削蘇州同知楊姜職

芳春

姜素厭疏會織監李實惡其强項誣以違惧織造嚴旨逮之撫臣周起元力諍得奪職歸里

御史李應昇補救時事

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息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益賊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又疏 皇上試問罪璫遣而嫂出入者何人焉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拗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贓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附脫盜庫表裹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所幸天宥 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正多也

獲妖首王好賢

王森子好賢家溧州以救一妖狐令斷尾藏之招人令入聞異香皆願歸附稱爲聞香教主遠近響應徐鴻儒既敗而好賢竄逃今始獲

二月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

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八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

芳春

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地震各稱地從西北方震起向東南去牆壁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城垣墻垛倒塌常州鎮江揚州等府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房屋斜傾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時始妨

科臣程註請惜老成以重表率

請起鄒元標

命優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默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黔撫王三善被陷

撫臣入大方酋把陳其愚詐降被其罪予以參謀令都司安位母子提兵回省中途被羅鬼諸苗所殺

兵部以黔禍未弭陳戰守善後九事

風霾 上命內外臣工各圖修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刑科解學龍條玩懲貪疏、

撫賞一節不過藉此以紓吾邊鄙之警而未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雜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爲我出死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

大學士孫承宗奏、叙毛文龍之功請發餉以濟之、

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關地、

三月樞臣請亟推薊遼總督、

以孫居相爲兵部左侍郎濮中玉爲尚寶司少卿瞞鳴鸞爲尚寶司丞、

冢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銓部舊例一省用一司官南星建議司官賢者一省不妨兩用于是江右司官吳羽文現在部復調兵部郎中鄒維璉于考功江右科道章允儒陳良訓傅櫆等各山蹤揭力爭黨釁從此寢開、

秋闈在邇禮臣請酌滇黔試事、

上曰賓興大典雲南京官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科暫照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大學士孫承宗上彌邊寨疏、

杭州兵變、正月十七夜陸生員家開宴張燈大起延燒鄰閧許兩生與搶火各兵角鬪衆生員及市民遂入接待寺與把總爲難而把總舉銃爲號各兵雲集執生員而訴之杭嚴道將生員杖責羈候以謝亂兵而九營兵心憤憤不平循拆毀錢塘門外以北更傳十庫矣有一營把總出示約束營兵不許與戰而各兵手縛本弁遞營懸之高竿開弓發矢欲斃之而後使兩游擊疏拜求之得免、

貴州巡按侯恂按黔事竣薇陳奠安遐荒、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一在核田畝以定賦額一在禁兌扣以匯算政一在增佐令以藉分理

陞魏忠賢弟任一人錦衣百戶、

應天巡撫周起元奏、蘇松袍段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來法急公並未插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府官之俸開密訪之門又背違成憲侵漁歲收擅增袍船鎮徽寧廣各府驛遞怨咨萬一奸民構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

御史李應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

四月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
御史張鏻上言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
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受錦落馬中
道被執噎抑何其闇而䟽于計也乃何以大方深
入之後三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
何以羅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
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
在魯欽焉恫紀律䟽于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至張
彥芳之托病規避罪浮于三升而尹伸輩之抱頭

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泰方明棟于地下哉
島帥毛文龍擒賊將又敗奴衆于高嶺泌松牌
蔡復一以總督兼巡撫貴州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 勅專使
以重 册典
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
刑科傅櫆奏
職竊見憲臣左光斗科臣魏大忠并心比暱內閣
中書汪文言即經祀贓吏奉 旨拿問漏網之王
守大初充歙縣門役復營充本縣庫胥竊藏擬戍
營脫潛逃京師遂交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營納
今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為腹心大
中職忝諫垣不行驅除而且助其資斧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
刑科傅櫆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
其指歸着落何在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
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
魏大中亦上疏陳辯

臺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繼上疏糾自左魏諸臣
大學士葉向高懇 恩允放
大僕寺卿王之寀奏言宜討賊甚明
奉 旨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
始末自明何待再勘王之寀原以功在 國本不
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辯
四川女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
戰死侄佐明祚明突圍重傷上疏
五月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教化以省刑罰

福寧州軍變。激起于倉官林廷柱之盜糧軍儲。怨盡歸于州同徐士璟之受賂寢闢、
兵科黃承業請預儲將才、
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敘黔中解圍役城土司各官功次、
秦良玉、馬祥麟、秦翼明、秦拱明、冉天胤等陞賞有差、
蔭馬德澄子馬嘉柱入監讀書、
德澄爲刑部主事、擬劉光復未獄奉 旨降調。嘉柱疏訟功在國本錄蔭、
蔭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加魏忠賢原廕弟侄一人二級、
御史黃尊素疏、
考功郎中鄒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夫維璉之入銓也。冢臣趙南星破格之選也、亦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贊子佣之賢。敢撇撇以沮袁一驥之祠。寧失考選。寧忤權貴。進退何其了了。
贈蔭長興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等、鄉官丁元薦、
吏部侯恪、
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左都御史楊漣參魏忠賢二十四罪。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自忠賢等擅權。旨意多出傳奉。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大罪一。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子松柵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忠賢交通孫杰論去。大罪二。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唆言官論劾去。顧子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綢繆。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屏而迫之去。一則與沈㴶交搆陷之。削籍去。顧于善媚附之人。破格黜用。大罪四。國家寵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廷推南太常。比少宰皆點陪二。枚卜點陪之案一。復[illegible]

倒有常之銓政柄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崇朝爲
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諭
稍忤忠賢傅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
大罪七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
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德性貞靜荷上寵注
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
掩殺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將封中
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己獨其私比捏無喜
矯　旨勒令自盡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

有慶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忠
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包藏禍心大罪十　先
帝之在青宮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
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即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
防護之中不可謂無功忠賢矯　旨掩殺于南海
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大罪十一因而欲廣願奢
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近于河間府毀人房屋
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于塋地僭
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蔭中

書明日蔭錦衣如魏良弼良材良卿希孔及外
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有何軍功大罪十三
因而手滑膽麁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枷死皇親數
命動搖三宮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
椒房之戚又興大獄大罪十四猶借曰禁平人開
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
爭煤窑托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爲馬忠賢
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
真外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

拏黑獄三天拷掠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
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未也懸監榜之令
于臺省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
駁致周士樸卒困頓以去大罪十七未也開羅織
之毒于縉紳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
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
心大罪十八未也示移　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科
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
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再駁　王言幾成解組

大罪十九。寵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野子傅應星等爲之招權引納陳祿爲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理閣、救。大罪二十。尤可駭者東酉未靖內外戒嚴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㟴塢深計。不知九門之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忠賢謀同沈㴶創立內操。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安知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伺隙謀亂。發于肘腋。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歸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忠賢走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忠賢退有怨言。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倘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大罪二十四。忠賢之二十四大罪。總內廷之發其

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而遮飾。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竟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恩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

先是逋賊入逆特之木下併辭䞐乞罷而旋矯温綸慰留乃傳下嚴旨切責。遍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大中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黄尊素劉大任劉芳劉廷宣許譽卿房可壯楊思詢胡禾履胡良朱大典陳奇瑜翟學程熊奮渭劉之侍陳國璋霍守典婁淑孫紹統周汝弼吳弘業劉其忠陳熙昌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奇舉胡士奇劉朴楊玉珂劉光春萬炤南科道徐憲卿陸應期等。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太僕朱欽相撫寧侯朱國弼南公跡陳道亨等、先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媚寵之奸。一高下其手。而科罪之輕重攸分矣、特有陳思恭等反戈助逆黄[illegible]等勞之、

皇子薨、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血錄大方陣亡將吏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言爲民、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題爲　陵寢用工甚緊權璫造意故違、

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有毛將焉附之患。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　王爵、嗜子侄至一三世再世。賞厮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矣。國側目、幸有憲臣之首發、九卿科道之交彈、如蚤利權、恨　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職掌者、□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爲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

極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天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況　陵工原無額派。盼盼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盼于事例。而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陞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局中人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旦夕可至。臣因移文請發。忠賢怒云。外邊敢擅查內邊之銅。臣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用之錢。以若大之工程。而探于若寄之取。忠賢忌而寢閣。且併臣任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臣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因實見得庫藏之虛。　陵工之緊耳。忠賢所營墳墓。彷彿　陵□。使忠賢以營墳墓之慾轉而爲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營私剝之貲奉而□之

先帝陵寢費乃[illegible][illegible]材木雷動布金施聚耳
穀如流曾不聞一[illegible]乃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
聞一萬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卽不痛念不
萬目而于臣所 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
手之勞便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而纖
悉不似假人究必至于盡內廷之財而悖之出盡
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
忠賢不知有 皇上臣職在 陵工痛工程之垂
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濟 陵工之前苛有阻故

不識忌諱再伸前疏奉 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
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燝輕信妄奏請前旨已
明今又借言賣擾陷朕不孝且皇子甫逝便來激
聒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杖
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敘用

杖御史林汝翥

汝翥福清人以乙榜爲御史以小內者衝道擒治
之爲內臣所糾逮[illegible]翥走匿諸內臣以首輔葉
向高同里因伏索向高私寓備極窘辱向高上疏
乞罷役大索于京師汝翥數日後自歸于薊鎮撫
臣疏聞仍逮杖奉[illegible]百官乘肩輿

七月決萬首賊首

南禮科楊棟朝奏魏忠賢種種罪狀

加張玉典兵部尚書終養

詔進大學衍義補

大學士葉向高陛辭疏

皇上 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以
數十年不行之 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燝已

於杖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者不無過激而
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臣願 皇上當
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其
以前譴謫王紀文震孟等盡賜召還至于內廷近
侍朝夕在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勤勞至于中官之
邪正善惡歷漢唐以來昭然清史並未嘗漏却一
人如必以憤激作快意終至决裂而愈亂此臣所
忠告于內外之諸臣[illegible]古禍亂之生多起于凶
歲今歲江南洪水爲災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爲

夷之窟山東地方復若荒旱瘡痍未起溝壑又塡此非破常格勞來拊[illegible]必無以安民心而彌禍亂

河決

六月初二午時黃水洶湧叫山堤潰四散奔流沖裂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機餉軍需事宜

工部員外王振奇疏

伏見郎中身故萬燝者前以疏言職掌忤璫致干聖怒杖斃爲民閣臣申救無及臣堂官疏請矜宥不得致燝以若楚慘殞旅櫬血肉淋漓衾棺不具白髮無依士庶童叟共爲雪涕我 皇上聞之必有惻然感動者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師三捷

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夷二十餘名

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右侍郎[illegible]九聲等合疏

忠賢罪狀十有一[illegible] 聖德傷和致災況如廷臣傳採[illegible]無一[illegible] 陛下尚且[illegible]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illegible]諸臣反出忠賢下[illegible]皇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皇上于[illegible]

之理哉

吏科魏大中疏

近者傅櫆以六月二十五日聞喪至七月十二日方始辭莉復疏論璣不論職爱何斯路爲引何那人仍指一長安共來共往之汪文言謂職私人文言下詔獄瘐煉兩日無一指實何得以之爲阱于國中也

八月黔師勉屠頭寨

禮科屬將崇條陳將耕孔極

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曰財用匱乏之極一曰仕路躁競之極一曰老成凋謝之極一曰人心渙散之極一曰法紀蔑夷之極一曰名器濫觴之極一曰風俗奢僭之極一曰災異譴告之極

御史房可壯疏

傅櫆聞父喪越數日後復得櫆近疏一冊臣不覺爲櫆卷太息當披䟴躃踊之際而方寸不亂文采横生櫆之留形世[illegible]親之存亡二心有如此也豈五百金買傅繼宗之後厭見科第遂很

行狙依邪。
耕耤田、
黔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豕妖、
吏科許譽卿疏、
票擬授內廷封駁難執奏建言謫降歲不乏人甚
燥杖死言者短氣用立枷而士民稿項而斃苛繳
造而東南哭黎拱憂禁放日集內操未罷奇狼虎
之跡于蕭牆之內聚鳴金之氣于心腹之間何不

一深長思也。
九月、原任大學士沈潅孫如游奉 命各省搜羅誌
傳奏疏文集等書以備纂修編輯、
議死戰撫臣王三善恤典、
三善立解貴陽之圍迅掃大方之窟功在垂成以
接濟不繼陷敵而死血濺碧化骨逐沙輕忠臣固
不愛其身然未有
奇慘若此也。
雲南副使周三錫致仕、
命祭葬贈太常少卿[illegible]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
糾崔呈秀巡按淮揚貪[illegible]
御史謝文錦等疏、
恤 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闢言路而還沈惟炳
以原官、
吏科許譽卿亦有公疏、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illegible]請罷斥
大計在邇方與臣堂官趙南星澄清世道不意
臣堂官竟以會推晉撫一事奉 旨有議遣謫受
譴矣以 三朝夙望之元老任怨任勞力為 國
家慎名器抑僥倖且蒙不公忠之 旨以去臣又
何能辭罪乎臣若猶中緣默不吐以為苟免
之計實反之人即是欺 君之人臣豈敢蹈襲

[illegible]貴反之事而今皇南[illegible]
人千載之上哉疏入允去、
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微負罪愈驕、
魏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
聲施至今廣微何不退讀父書保其家聲乃倚三
窩與言官為難。
十月、奉 旨會推吏部尚書、
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以資望所屬列推喬允
升馮從吾汪應蛟 諭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
久失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

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璉
左光斗鉗制衆乜、[illegible]狥私、袁化中不無扶同都
著革職、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科陳良訓疏請寬會推諸臣
戶科陶崇道陳一得以弘治化、慎起居、去疑衷、慎名目、緊下情、

吏部趙南星疏、
崔星秀之按淮楊也大開賂門舉刺一憑錢神至
于多支州縣一萬四千兩則明明侵公帑以潤私
橐、
逆賊陳其愚伏誅、
其愚與安邦彥之兄、邦俊交契、故逆謀皆出其愚、而又偽降以陷王撫輸貴陽情實以速攻襲、
南工科徐憲卿以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恐可農部
覆之疏緩不切救、
邠泗盜平、

賊兵之后復有賊首[illegible]衆三百餘人近逃斬從治魏詢泗城陳兵[illegible]勦傳牌示撫衆賊賴附各栽安插賊首就擒。
大學士孫承宗疏敘關外勞臣、為總兵趙率教滿桂、
吏部趙南星疏、
晉撫謝應祥之推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臣南星
之口實與大中嘉遇無與明有天日幽有鬼神御
史陳九疇非病狂喪心安得為此無稽之言以蔽
賢乎、
十一月巡撫程紹奏報玉璽見漳濱、

九月初四日臨漳縣學生員王思極王燦同鄉民邢一泰等在磁州入里漳河西畔耕平地忽風大起旋遶直騰而上視之內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晶瑩異常光潔陸離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餘兩上有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奏聞命進表官齎進、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
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真見為地擇人欲開此
奬勸恬士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不謂陳九疇
誣其圖謀并誣及不說事之魏大中也、
福建撫臣南居益破[illegible]獲其城獻俘、
起曹於汴南都御史、

進王天瑞永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　嘉遇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允之
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
憮甯孫承宗以病乞歸
御史馬鳴世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
十二月復逮汪文言是逮也爲一時羅織之張本諸紳殺身之禍始
召還臺臣賈繼春徐揚源王志道等
吏科許譽卿疏
芳案　六日　天啓　三十二　知周齋
晉撫一事爲降用諸臣懇恩此職等六垣之言非爲首一八之私言也今沈惟炳降矣冢臣趙南星憲臣高攀龍相繼著回籍矣　國家未得撫臣之用而以一人之言去諸臣又使冢憲二老臣一吷立斥恐　祖宗朝所未數見也

乙丑天啓五年
正月禮科劉懋槙請賦
二月宴天下卓異官員
巡按陝西將尤儀敬陳籌邊七事
一酌移地鎮一易地而官一選有司一積貯爲本一酌補馬匹一鼓舞宜先一撫賞宜議一恤核墩夜
華刑部侍郞王之宷職追奪　誥命
御史楊維垣劾宷以張差一事倖功瑣瀆誣祖負　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
芳擧　[illegible]　十四　天啓　三十三　知周齋　字
三月奴破旅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春等邀擊其歸路擒斬甚多
初六日　上臨學釋奠　先師
擒賊首安應龍
殿試賜余煌華琪芳吳孔嘉及第出身有差
黔將魯欽劉超等深入水西兵潰
督臣蔡復一旣列諸將罪狀自劾復疏言協援無實乞專節制以轉敗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

四月科臣霍維華疏奏[illegible]挺擊紅丸移宮三案
斥楊漣左光斗王安[illegible]史徐景濂亦疏翻三案、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
策畧事有三、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
以坐困爲搗巢之機括、策邊事亦有三、一善御將、
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爲恢復之根底、
五月、御史顧宗孟陳清汰餉復營官、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申奏挺擊顛末、疏入起用、
王之寀逮訊追贓、
考事

六月初一日、册封衡、魯、慶、瀋、周、蜀、
德、光澤、永和各王府、
禮科葉有聲上司牧攸重疏、
邑賦京邊爲緊、無如署印者、盡放工食、不解京邊、
而于離任爲甚、後固將留此宿逋、而以需之後耳、
夫以後人代前人、徵比則後解益遲、以後人代前
人、余罰則功令不信、莫如于署印交盤册内、明註
原額若干、徵完若干、未完若干、解過京邊若干、申詳撫按、而
撫按亦即據此、以報部考核、庶乎爲署官者、有參
罰于後、不致蕩擲金錢、而爲新任者、有分數于前、
亦可安意催科也、
浙海官兵擒滅寇盗、
外洋有大夥劫賊、稱[illegible]稱、即僞用寬和年號旂幟、
入犯、韓將士用命、一[illegible]殄滅、

兵科陸文獻陳疆場積[illegible]之情、
下周朝瑞、袁化中、左光[illegible][illegible]大章、魏大中、楊漣于獄、
七月、修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
一固本之要、一行師之要、一屯守之要、一進取之
要、一勦撫之要、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
奉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爲死黨、
冏任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良、周順昌、窩聚東
林、替人吏部、貪橫異常、倪元璐、朱童蒙、原結汀文言、
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逮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
許配、繆昌期、知國法、林枝橋、收詞署、逆惟賄是
聞、縱子林亮世、私藏庵觀、收銀賣官、都著削了籍爲
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

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驛歸、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
賜黃洪憲祭葬、以酬講讀之勞、
八月、科臣吳國華、直科部郎曹欽程奉 旨、俱削奪、
御史張訥請毁天下講壇、
奉 旨、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仍
追奪誥命、鄒三俊[illegible][illegible]姑冠帶閑住、一切書院、
俱著折毁、

周如磐丁紹軾黃立極、○銓俱入閣辦事、

樞輔孫承宗汰關門冗餉七萬有奇、

冊封任氏為容妃、

決熊廷弼傳首九邊、

時魏忠賢以妖書誹謗等事、
坐蔣應暘而廷弼之死速矣、

九月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

曰定相術、曰儲經畧、曰選將領、曰阜財稸、曰惜才臣、曰尊言路、曰鼓邊吏

吏科黃承昊進佐銓政疏、

其一、嚴州縣之舉、其一、疏部屬之壅、其一、預邊才之儲、其一、清吏胥之弊、

考基　卷三百　天啓　三十五　知問齋

御史賈繼春請蚤定爰書、

奉　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
臣子何科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
王安、倡為移宮之事、不詩康妃從容奉　旨、而通
令暇蹤出宮、恩禮有虧、于朕　皇考、且不得為純
孝、卽于斬楊漣左光斗、何有于事、況與魏大中周
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黨護
廷弼、駿壞封疆、鉄案既定、猶力為出脫、託汪文言
暗弄機關、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以傳
首九邊、楊漣等、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
人、卽送法司、將　情逐一研審、

戶科陳序疏料諸臣

旨、孫居相身賈東林、賄屬節鉞、托名問倡、俱
至二萬一千有奇、[illegible]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
冊可據、著該撫按[illegible]助工、梅之煥以孫居
相為介紹、出趙南星[illegible]選巡撫、入王安之幕、因
結私交、并著削籍為[illegible]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盧謙、劾孫居相、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逮惠世揚、至許顯純等、鍛鍊成獄、與楊漣等同招、

十月　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

御史李蕃疏、

考基　卷三百　天啓　三十六　知問齋

樞輔以東事、自請督師、庶幾裴晉公之义、云滅賊則朝　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不知何以倏忽入都、以嵩呼為名也。　祖宗法度、雖百里小吏、亦未有不徼君命擅離職守者、況擁兵關外乎。

川湖總兵朱燮元陳會勦機宜、

上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　賜尚方劍、坐蟒玉帶、銀幣、經畧遼東、

誥敕房辦事中書吳[illegible]鎮撫司獄、

時值魏忠賢擅權、[illegible]抨擊不平、及楊漣二十四
大罪疏、肇節擬狀、遂加圈評旁批、通布工部吳[illegible]

期科勃後目作噂撤同懷賢以同鄉眼其不同有
事極必反反正不[illegible]句詞多激烈同官備應星
陰搆逆侯將乎且[illegible]搆及書底盡送忠賢
大怒曰其等宜見[illegible]把我述是矣

御史游汝潤參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
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

十一月、南道梁克順參梅之煥、趙時用、陳以聞

先是論者欲坐廷弼以逆罪之懷力言以明其無
罪而克順復爲風影之說若趙時用則謂其曾薦
廷弼陳以聞則
謂其結納楊左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參原任禮卿孫愼行、去輔葉向
高、[illegible]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

宣付史館

吏部接出 聖諭、

朕覽皇極殿暨柱升梁工程已有次第補臣客勿
贊襄匪書備至各官處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
悅特用加恩首輔顧秉謙加尚書俸仍賜坐蟒一
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坐蟒一襲兼官如故馮銓
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各賞銀幣段照新銜給與
誥命內臣魏忠賢銳意圖謀殫精襄事況多樽節
作者若心歲加蔣米一千二百石其督工官黃克
纘等各加俸一級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劉德
加通政使楊夢袞陞太[illegible]
僕寺卿、潘連等各賞銀[illegible]

臨雍禮竣、優叙孔聞[illegible]陞、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參原任御史胡永順、陸師數易
應昌、芳可壯、并通判歙[illegible]削奪、

削奪科臣陳熙昌詞[illegible]壯試錄內有扇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故及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磐馳驛回籍

刻宗藩限祿成書

成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

御史[illegible]時英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illegible]削奪

工部侍郎胡世賞閒住、

御史梁夢環參唐世濟閒住、張潑、徐如翰削奪、

逮楊州知府劉鐸

僧人本福偶携鐸贈詩三章、至京師、爲田爾耕、王
紹民邏執懸坐詩詞爲譏訕 朝政、下本福鎮撫
司獄而
并逮鐸、

禮科張惟一陳關門積弊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

巡撫周起元疏、糾蘇松兵糧道朱童蒙輕率孟浪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少保、賜廕建坊

十二月兵部奏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樹貳可虞、

以楊麒爲總兵鎮守[illegible]署遼東、

御史倪文煥參太常少[illegible]徐世俊[illegible]提[illegible]、

副使米萬鍾參議王[illegible]削奪、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illegible]州道副使韓萬象原任
吏科方有度爲御史王業浩所糾也、
御史盧承欽參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兵
科給事中、李遇知削奪、
御史王珙疏參方大任問徒追贓、
吏科趙興邦參御史繆國事李玄祚昌霍鉄等、削奪、
御史劉弘光、參談自省賴艮佐張篤敬削奪、
刑科蘇兆先參周希令蔣允儀趙延慶削奪、

賜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驛歸、
克纘持正不阿、見魏忠賢舉動日非、因議工程不
合、堅意乞歸、

芳摹卷之三十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丙寅天啓六年、

正月御史陳以瑞疏參太僕少卿劉蘭吏部郎中呂維祺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童述先閑住、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營務、十一欵、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削之臣、科曹欽程削奪、

經畧高第揄關修守宜嚴、

兵部疏、

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兒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札營、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復攻南推板車遮蓋用釜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綑柴燒油并攙火藥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行燒毀令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札營約[illegible]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覺華[illegible]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

海岸冰俱鑿開達賊[illegible]能過海、

二月經畧高第塘報、

奉　旨優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陞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陞賞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敘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欵、

兵科參看得三輔為　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節事至之暇豫也京兆所籌十欵似無遺著然非廟堂功令嚴赫而概求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以超閱如凡堅築深浚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礮石等項要必近地撫按加意　神京不特舉劾以此為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欵可舉行也顧奴酋討必因糧則清野尤為長策　中國討必嬰守則火攻尤為長城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illegible]器以禦、

逮歐陽輝下劉驛刑[illegible]錄前詩為歐陽輝所作 [illegible]

經畧高第飛報奴兵[illegible]
奉　旨據報奴酋[illegible]巢深慰朕懷還着嚴加
偵探亟修戰守實事以備將來
鹵簿大駕工完奉　旨魏忠賢加恩三等廕弟侄一人與做都督僉事
南道徐復陽疏參曾汝召魏士前郝士膏等
奉　旨曾汝召魏士前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驕矜臬憲郝士膏作令不仁寵親無尤典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戊辰慎言遣周宗建繆昌期

削總兵楊麒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勑獎魏忠賢復廕弟侄一人都督僉事時崔呈秀有關事懷忠一疏頌忠賢歷年剿兇威邊績復有功鼎建多績
繼以太監李實以欺君蔑旨奏
奉　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且
托名道學引類呼朋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
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除周宗建繆
昌期已經逮解外[illegible]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
差官旂扭解究問[illegible]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illegible]吏部咨文
將曹欽程參周[illegible]逆一研勘竟無實冤坐
修造書院俸薪公費等項千金猶未稱厭　旨清
苦之官愈不能堪矣
三月朵顏等衛夷人奴朵兒進貢
朝鮮陪臣金堤等慶賀
經畧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上諭吏部
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内應之奸非但封疆勝

負攸關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
謀大挫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算實出
于廟堂特封忠賢侄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為
肅寧伯世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以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
中后所災
發帑金十六萬兩給[illegible]充賞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illegible]養贍土田七百頃

行內監劉應坤陶文[illegible]駐山海參軍務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illegible]之原、以三案、督撫[illegible]慎行 王之寀張問達
時閣中吏兵二部俱以爲璫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
不便有四、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奉　詔咨奏。則動
關進止反有滿泄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名
之心。每不勝憂讒畏譏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
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况二鎮守三中軍。凡事
關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撒書旁午郡邑
考真　系三五　天啓　五　卯　闕齋
交馳。日益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衙宇一
應人役漸多。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
事爲福者地方騷騷四也。況一時創立後將因仍
正恐後人未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
耳　係王永光筆。
中使出鎮
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
林宗載周洪謨彭[illegible]崔[illegible]一陸文獻段國璋黃
承昊楊文岳虞[illegible]史年志變劉述祖高弘

圖李九官王業浩[illegible]張文熙許其孝梁孟環
李蕃李懋芳劉徵[illegible]謝陳世埈袁鯨王共盧
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鮑承謨陳朝輔李燦
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邊疆彌省、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參匯大倫魏說俐奪、
陞畢自肅爲參政代袁崇煥管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
封西洋砲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邊才儲之宜預、
考言　系三五　天啓　丙　卯　閣齋
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
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既托
足內地幸免蹂躪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
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
者留之、中有堪籍爲兵者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
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某將某營食糧操演、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旨上制敵方畧、
治西南夷之法惟[illegible]在勝之。遼東神京左
臂控制諸夷。奴酋才[illegible]原非英傑、邊臣失計。

王氏年六十一歲

守節三十五年。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

按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係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鶚翼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服所適，必躬親才進，及見父顏色和悅則喜，或有他事惟有不怡若默然，則退而展轉憂思，寢食俱廢，每日夜伺察數四，凡若此者，自近宦以致遠宦，自遠宦以至歸家，歷二十年，宛如一日，迨鶚翼病，秉介萬端療治，以至迎神買卜等項，輒至垂棠暮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顙為之裂，父病篤時，日不交睫，衣不解帶，常自閩兵引刀割股，家人掛閣就前抱持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介哀慟，即絕，家人以水漿灌口，踰宿而甦，是時卧病床褥，不及躬撫父柩，乃以卧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輟，令人扶掖于床上，微作嘆形狀，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遂近聞而哀之，自父殁前及匝月，竟柴毀骨立以死。

繆昌期卒于獄。

毛一鷺劾奏，毛士龍發戍，夏嘉遇充徒，姜志禮削籍。

陝西巡撫喬應甲參孫瑋削奪。

王恭廠火。

時將作火諸役，從廠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曰稱係廠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颶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滿廠[illegible]燒發，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此存吳二一人，[illegible]其奇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之跡，藥樓飛去，[illegible]之坑庫中軍器如故，剪火木塵封。

于酋款賞

塲西千兒馬同伊[illegible]吉娘子率衆執齎帖文索賞四百二十餘兩，[illegible]給賞首辭衆退，勢甚猖獗。

京師祈雨。春夏以來，[illegible]久旱雨澤未澍。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

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洊臻，未有如近日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墻傾，死者屍橫，恍藉傷者呻吟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廠不過火藥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藥之力也，目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天垂戒之意與。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皇上減膳撤樂，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臣請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大法小廉，靖共爾位否。問之懷忿逞臆，斷送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扞敵愾否。問之蠹國剝民，驕官奋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砥否。諸臣位置不同，職業各異，而撮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皇上固天之子也，[illegible]為畏其[illegible]，片念刑，便是和風甘雨。[illegible]今方祖述堯舜、

寧有缺事而亦有[illegible]者如刑獄繫生人命
並以上師中以半之也今繫囚半歸詔獄
追贓卽以逼命甚至秋後與不時並律發首與絞
斬同斃瘐快之中每足干和請自今以往輕重罪
囚悉付法曹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誘除減免之一
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至于軍
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土木不
如急軍儲議搜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旣搜無可搜
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搜林竭
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
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于軍前之輓輸罷其
屑瑟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　大傳宣　詔
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甄別
品流或以疑而或涸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
皆舉朝所欲言而臣不忍不言者臣奉　先帝遺
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illegible]故瀝血陳之
薊州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illegible]兩鎭參差之情
禮科彭汝楠請省[illegible]謹天戒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illegible]
朝天宮火此係　勅建殿宇于宮習禮之處
削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眞確下令安插之
貴州巡撫王瑊請　勅督臣撫鎭黔陽叅結西南全
局共復有十
六月雨降

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壓死傷頗
際
戌時皇子薨
發帑銀一萬兩賑王恭廠一帶居民
督師王之臣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緩題贊畫孫元化回部
兵部尚書王永光疏[illegible]
皇上祖述堯舜[illegible]以鍾愛而不忍
加怒者也乃一怒[illegible]常萬家傾覆矣許怒

中白縛獻其元兇[illegible]甲當事之苦心也安効艮
縛安應龍來獻在[illegible]壬盈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
其內附以俟其日之再獻何曲消道王鉉以爭蘇
應龍之故洪殺安効艮縛獻之使何與先依邦正
下曲靖城外致安効艮藉口殺他獻功之人復毋
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爲甚如王鉉者急當從重處
議以爲邊臣之炯戒
方震孺擬紋劉鐸李端一作遣戍 震孺後釋
候補杜三策徐應秋削奪
芳莫　外三五　六八答　右　知附齊
奴酋東侵毛文龍奮勇截殺收之千六百門嶺十號
河擒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東省蝗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尚方劒
福建地震
九月吏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
可招來之部落
一名器之當[illegible]也[illegible]之當限也一南兵之當
裁也一餉運之當[illegible]一部落之當招也

該總兵毛文龍[illegible]報
而奴犯[illegible]所住須彌島去奴寨二
千餘里遠不相救着職自己審處奏報以圖結
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惟
悉索以供之者專爲牽制一著今奴西向有如風
馬牛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但知之者職于上年
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必大舉入犯
詔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即經臣高第曾云得
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之先知已於
芳莫　十三元　天啓　六　加附齊
寧遠職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出奇[illegible]
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即督官兵至济江一帶督發
深入攻威寧營進發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舉
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糧餉不
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共不備即剋復城壁不能站
住據守 廟堂議論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
爲進勦之實事錢糧半飢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
不西去不工言矣[illegible]故一過河便言職不牽制
豈不念全遼不復[illegible]危奴賊不滅終爲 國

丁卯天啟七年

五月祠魏忠賢於國子監

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廠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東林黨人持疏詣司業林釬釬援筆塗抹即夕掛冠櫺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釬坐削籍

八月帝崩

帝大漸召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奏曰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及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廷臣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催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有逆謀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令皇弟即位名由檢初封信王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伏誅

帝素稔忠賢惡即位後深自儆備廷臣交章劾忠賢忠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既行遣使逮之並逮呈秀及工部尚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副都御史李夔龍忠賢呈秀自縊死詔戮其屍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籍其家田爾耕許顯純等以次伏法

十二月以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周道登劉鴻訓並為東閣大學士

帝以施鳳來等皆忠賢所用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貯名金甌焚香肅拜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帝閱奏便殿

帝御便殿閱奏章聞香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帝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昭代芳摹三十五卷終